

天涯劍侶（仗劍走江湖故事）伴霞樓主·著

劍侶遠隔天涯，都緣一縷愛恨，正因一縷間，無恨不成愛，愛中見恨，更見情眞意眞。奈何也，天若有情天亦老，悠悠歲月，綿綿情恨，醉芙蓉。一帳春不曉，生死判不判情恨，令世間，空留餘恨。

$3.00

1010

編者話 一部充滿「恨」與「愛」夾纏不清，而兼具俠義倫理氣氛的仗劍走江湖故事之三「天涯劍侶」，是今期特選刊出的大型小說，內容哀艷感人，情節悱惻纏綣。本文作者伴霞樓主先生，素以撰作哀感倫理俠情小說見稱，早譽武壇。是篇透過他生花妙筆及細膩心思構思下，把文中主角江湖兒女私情心中底事，剖析無遺，淋漓盡致……本故事題材正確中肯，難能可貴，請勿錯過

＊＊　＊＊　＊＊

我們自從加厚篇幅後，對定價雖然微有略增，但本刊對質量兼優之顧及，時刻毋懈，精益求益，毫不濫竽充數。因此，在過去十期發刊以來，統計一般讀者意見極力支持，可堪告慰，深表萬分致謝

＊＊　＊＊　＊＊

遠居海外的蕭逸君自從長篇「俠侶」完結後，今期起已又一部他的新作「崑崙七子」與各位見面，相信蕭君的作品，也毋需編者多所介紹，請先睹為快！下期裡，佳作頁多，琳瑯滿目。巨型小說是一篇馬雲最新作品國際特警故事「大綁票」，場面偉大，警匪鬥智，充滿爆炸性氣氛，一觸即發……

武俠世界

第101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救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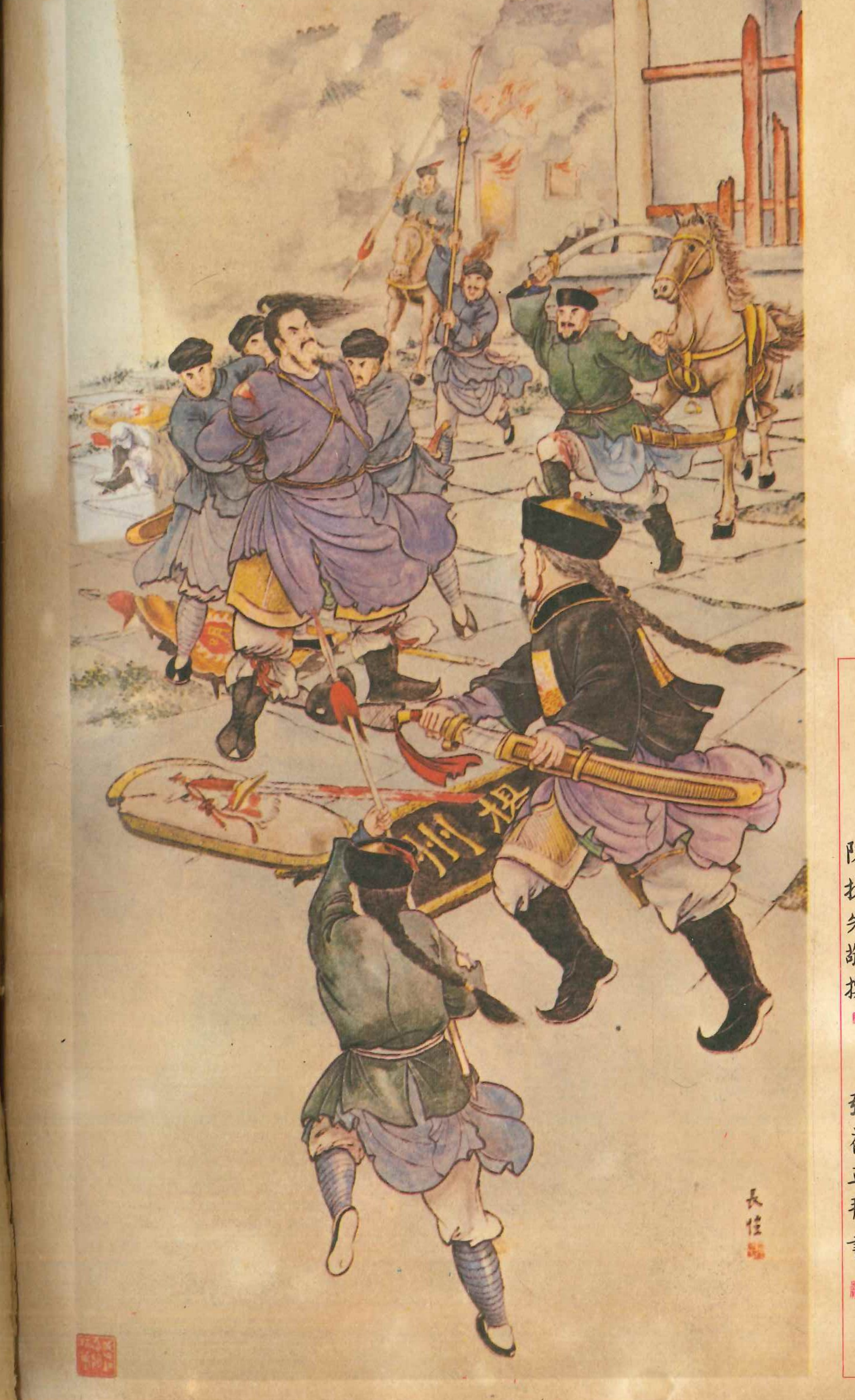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史可法（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清世祖順治二年，西元一六〇二－一六四五）

史可法，河南祥符人。初以攻剿流寇有功，官拜南京兵部尚書，清入關後，南明福王加武英大學士，開府揚州。清攝政王多爾袞曾致書勸降，可法却之。後清兵南下，可法被執，清將禮遇之，仍勸降清。可法怒曰：「我為大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哉！頭可斷，身不可屈。」乃殉難。可法因死於亂軍中，骨骸腐壞不可識，後僅舉其袍笏招魂，葬於揚州城北梅花嶺上，節義與文天祥齊名。

陳捷先敬撰

張葆正拜書

劍江湖傳奇故事

天涯劍侶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一、交趾惡蠱

「你是誰？」

「我是我。」

「我……又是誰啊？」

「你，當然就是你。」

「你，是你？我，原來就是我。」

「錯了，其實，你非你，我非我，非你非我，是亦無你亦無我，佛祖趺坐在菩提樹下，不知道過了多少年，多少月，一朝大徹大悟，原來菩提何曾有樹，我又何嘗有我，無樹無我，於是道成。」

驀聽一聲呵呵，有人說道：「你這老兒看來也有點道行了，其實也不過似悟非悟，不徹不悟，你心中有佛，佛在菩提樹下，菩提又豈無樹，有佛即有樹，有佛有樹，你已着相了，相由心生，有心有我，豈云無我，有我自有你，不也有你也有我，你就是你，我也就是我麼？」

「老人家，這又是誰啊？」少年茫然說。

老人也一聲「呵呵」，說道：「是你原非我，有他更有伊，你且看來，伊又是誰？」

誰？少年看見了，原來還有一個姑娘，躺在崖下，那山崖像屋簷一般伸展出來，一株古松更自崖上垂展出去，那枝幹夭矯若遊龍，廣蔽着下面畝許方圓的一片草地，想是長年濃蔭蔽日之故，端的綠草如茵。

原來他倚在一塊石上，不是石桌，桌邊坐着一個鬚眉皆白的老人，老人身後，疊峯在翻騰的雲海中，若隱若現，甚至連老人也在雲霧氤氳中。

少年的目光又迅速回到姑娘身上，因爲他覺得似曾相識，像在那兒見過。

老人呵呵笑道：「好好，總算不負所托，我已大功告成了，和尚，還不快來謝我。」

驀見虬松的橫枝上，突然滾落一個人來，少年大驚，那松枝離地怕不有五六丈高，那人又是橫着身子滾落的，更見他在空中手亂脚忙，這一落地，那還有命在，啊！

原來不是那人手忙脚亂，而是那人手中拿着一個大葫蘆，人在空中，還大大吸了一口。

咦！可不是個和尚麼，奇怪，像是有人托着他的脚，但沒有啊，怎生落得那麼緩，輕飄飄，像風裏的落葉。

和尚輕飄飄落在老人面前，老人笑罵道：「好一個小氣的和尚，可是怕我喝你的酒了，你要不喝光了，大概還不會落下來，好哇，敢情你是個賊和尚，趁我替你救人，你倒把我的酒偷了。」

老人突然皺着鼻頭兒，使勁地嗅了嗅，那鬍子也吹得更高。

和尚嘻嘻笑道：「甚麼偷不偷的，多難聽，我倒要問問你，你救了這兩個娃娃，開口要謝，閉口要謝，我和尚帮了你的大忙，你這老兒該不該謝謝我，我帮你這老兒謝我這和尚，不過半葫蘆松露酒罷啦，你不雙重謝我，倒說我偷你的酒，當眞豈有此理。」

老人怒道：「好個撒賴的和尚，我整整花了一年功夫，才收集得一葫蘆松子露，釀成了這麼半壺松露酒，和尚，你須還我個公道。」

和尚倒兀自笑嘻嘻，說：「好，我還你個公道，先說我和尚，爲什麼要謝你，這個小子自有師傅，女娃娃也還有娘，該謝你的，另有其人，我和尚也正等人家來謝啦，怎麼該我來謝你。」

老人氣道：「你不謝也罷了，倒說帮了我的忙。我倒要謝你，和尚，你要還不出公道來，你休想下得我這青松嶺，白雲崖？」

原來這裏是青松嶺，白雲崖。

少年搖了搖頭，甚麼嶺，甚麼崖，甚至嶺非嶺，崖非崖，與他又有何干，壓根兒他就沒聽說過，却是……這個邋遢和尚倒似曾相識，像是在那兒見過。

他又猛地把頭搖，但是搖頭也想不起來。

和尚又一聲呵呵，說：「現在說該你謝我，你名無憂叟，其實，你知我知，你有重憂，而且還有恨，偏你就是解憂，消恨。」

原來這老人名無憂叟，少年耳中充滿了松濤之聲，緩緩掃了那四外的松雲一眼，目有所視，耳有所聞，莫不令人心靈澄澈，具超凡出塵之思，身在此間，復有何憂。

只聽那和尚又道：「先說你之憂，無憂老兒，你雖醫術通神，能起死回生，但能生死人，肉白骨，却醫不好你自己的寒疾，祛不了你骨髓中的玄寒之毒，當年你採藥的北海之北，鮮卑之山，陷身玄冰之窟三日夜，幾乎成了殘廢之身，雖然僥倖保得性命，却再也祛不盡那奇寒玄冰之毒，是不是一直埋藏在你的兩腿骨髓之中，每年北風一起，你就有刺骨割膚之痛，行動艱難，大雪一降，你更動彈不得。」

老人道：「那又如何？」

和尚說：「你知，我也知，你非是不能自醫，是不過缺了一件主藥，那就是藍田火玉。」

老人嘆了口氣，道：「火玉都有，奈何落在黑魔女手中，此生是再也休想到手的了。」

和尚呵呵一笑，擋着那崖下的姑娘道：「而今你救了她的女兒的性命，那黑魔女一生恩寃分明，若知那藍田火玉對你有用，還怕她不雙手奉上麼？」

老人大喜，道：「甚麼，這姑娘是黑魔女的女兒？」

和尚道：「還有更令你高興的，老兒，你聽着了，你有恨，恨不能消，只因你破不了人家的十丈軟紅，不得隱姓埋名，但你知這娃娃的師傅是誰？邱鬍子一生就收了他這個徒兒，亦是他的故人之子，只要這娃娃代你一求，他那鬍子叔叔要是不答應，我和尚那時必也出來替你主持一個公道。」

少年登時恍然大悟，和尚這一聲鬍子叔叔，恰似當頭棒喝，宛若灌頂的醍醐，那往事，一樁樁，一件件，都上了心頭，他也知道自己是誰了。

他知道，自己姓姜，名問天。

他記起來了，那姑娘姓崔，名芙蓉。

那麼，他們沒有死，得救了，被和尚救到這裏來，被這無憂其實有憂之叟，把他們從死亡邊緣救回命來，不錯，他們是中了黑山老怪的劇毒，黑山老怪正是這崔姑娘的生身之父。

他要掙扎起來，但渾身軟弱無力。

那和尚原來是醉菩提，又已一聲呵呵，說道：「老兒，我可還你的公道了，將來也許有一日，我還得替你主持公道，你倒是說說，是你該謝我，還是我該謝你，要不是我和尚看在你長年好酒好肉侍候我，我才不願走一趟哩。」

老頭兒顫巍巍地站了起來，不知是激動，還是眞步履艱難，說道：「好，好，你這個酒肉和尚，偷了我的酒喝，倒越說越有理，我早知道這個邋遢和尚的手也不乾淨，這番你可上當了，那松露酒我不但還有更多，而且還是陳年的，不怕醉死，你跟我來，我那一鍋鹿肉，也該够火候的了。」

原來老頭兒先前並非眞怒，兩人齊一斜身，撲到崖壁傍邊，瞬已在崖壁上消失了踪影。

姜問天把眼睛閉上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麼說，他不是在做夢了，也不是幻境，和尚恰在他失去知覺之時趕到了，對他拍落了救命的一掌，並把他和崔芙蓉帶到這裏來，於是，這無憂叟替他們化解了所中的劇毒。

但崔芙蓉怎麼還未醒來呢？

他的眼睛又睜開來了，他也看出，雖然她像熟睡一般，但她面上再無透膚的黑暈了，又回復了她芙蓉如面的嬌艷。

他點了點頭，因爲他記得更多了，崔姑娘把那救命的香囊給了他，她又是更近

的面對着她爹，所中的毒自然比他更多，更重些。

好個歹毒邪惡的黑山老怪，竟連親生的女兒也不放過，下這樣的毒手，若不是醉菩提去得正是時候，她還有命麼？

但人家姑娘若不是把那解毒的香囊給了他，人家豈會險些兒喪了性命？」

他對崔芙蓉感激之情，頓時油然而生，還說甚麼闖蕩江湖，仗義行俠，前一日是醉芙蓉，這番是這崔芙蓉，若不是這兩位姑娘，他已兩番沒命了，可見江湖之險惡，武功再高，亦是不可恃的。

他豈僅像大病初癒一般，渾身軟弱無力，甚至連睜開眼，也感到眼皮子重有千鈞。

他又把眼睛閉上了，雖然疲倦之極，但神智倒更清楚了，想到醉菩提既然現了身，那麼，醉芙蓉當然不會有事的，她那份機智，眞令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醉芙蓉又豈僅救過他一人，更兩番救了秦中羣雄的性命，而且竟無一人知曉，反倒恨不得把她亂刀分屍。

他也總算知道崔芙蓉的娘是誰了，但這麼一個可敬的前輩，怎會有那麼一個不好聽的名兒呢？黑魔女，多難聽的名兒，奇怪，就算黑山老怪邪不勝正，怕她幾分，從醉菩提與無憂叟的語氣中，亦可知都對她有幾分敬畏，怎生他那鬍子叔叔從未對他說起過？鬍子叔叔必然知道武林中有她這麼個黑魔女的。

對了，說起來可眞慚愧，他在鬍子叔叔身邊這麼多年，叔叔亦是恩師，但他知道這鬍子叔叔人稱虬髯客，這麼多年，竟連叔姪甚麼也不曉得，若不是適才醉菩提說起來，他還不知道叔叔姓邱，邱與虬，那音倒近似得很。

他漸漸閉着眼睛想，也軟弱無力了，他感到那雲海在擴展開來，把他身子也淹沒了。

其實，他不過是倦極，又睡着了。

他睡着了麼？

但有人在他身邊說：「你醒啦。」

是誰？還吐了一口長氣，那人又是說了，道：「你也該醒了，已整整睡了三日夜。」

他辨出來了，崔芙蓉，是她，是她的聲音，因爲再沒有比她更清脆，更嬌嫩的聲音。

他一下子就睜開眼來了，一下子就翻身坐了起來，眞怪，怎麼閉一閉眼，渾身就有勁了。

可不是崔芙蓉麼，俏生生站在他面前，她倒笑了，而且噗嗤一聲，笑出聲來了，說：「還說閉一閉眼，你已睡了三日三夜啦。」

姜問天怔住了，是啦，他不僅心下想，咀裏也說了出來。

「我，睡了三日三夜麼？」姜問天茫然向四處望了望，「怎麼……眞的，我像只是剛閉了閉眼？」

身仍在崖下，只不過已不是靠在石下，而是在崖洞裏，原來那一眼可見底的崖洞，竟然深有四五丈。

若只是閉一閉眼，怎麼換了個地方都不知曉，那麼，是眞睡去不少時候了？咦，人呢？」

「那老人家和大和尚呢？」姜問天茫然四顧。

「甚麼老人家？大和尚又是誰啊？」崔芙蓉的眼兒睜得大大的，那睜大的眼睛多美啊，又多純眞？也多可喜，她面上的黑暈不但盡褪了，而且更加明艷照人，因爲驕陽灑滿了她一身。

「老人家是無憂叟。」姜問天說：「是他救回我們的命來，大和尚是醉菩提，就是胡蓉大姊姊的師傅，大和尚把我們救到這裏來的，我問你，小妹子……」

崔芙蓉說：「你怎麼啦，要問，怎又不說了？」

姜問天道：「你說我睡了三日三夜，是不是？」

「也許更久些。」崔芙蓉說：「我醒來已三日三夜，你却三日三夜也不醒。」

「那麼，」姜問天問道：「難道在三日三夜中，你沒見到過人。」

「誰說沒有，」崔芙蓉說：「難道你不是人，倒是鬼不成麼？只不過除了你，再沒見過人來了，你說，這又是甚麼地方啊，且慢……你說甚麼無憂叟，我曉得，不但曉得有這麼個人，而且見到過，他是個鬚眉皆白的老頭兒，是不是啊。」

「是，」姜問天嘆了口氣，道：「要不是遇到這位老人家，得他救治，小妹子，你我怕不眞成了鬼啦？這就是無憂叟那老人家居住的青松嶺，白雲崖。」

崔芙蓉也瞧了崖邊倒掛下來的那株夭嬌如遊龍的古松一眼，也掃了一眼崖外蒼茫的雲海，說：「這地方倒眞名副其實，原來那老頭兒住在這裏。」

姜問天連忙說道：「小妹子，不可無禮。」

崔芙蓉吐了吐舌頭，道：「大哥哥，你不知道，我是叫慣了，一時改不過口來，見老人家兩番上崆峒，向我娘求借火玉一用。」

「只是借來一用麼？」姜問天說：「因爲老人家早年在北海之北的鮮卑山，被玄冰困了數日，被那奇寒之毒侵入骨髓，那時還年輕，功力不足，是以始終未能盡除那奇寒之毒，一直潛伏在骨髓中，每屆寒冬，也必發作，據說用你娘那火玉才能把寒毒吸出來。」

崔芙蓉道：「但那火玉乃是我娘性命相連之物，亦是缺少不得的，若是沒了那火玉，一朝毒發，便會性命不保，大哥哥，你想，娘怎麼能借給他呢？」

崔芙蓉擺了擺手，又道：「大哥哥，你不知道的事，還多得很哩，說起來，話可也長得很，你可知道，人家叫我娘甚麼嗎？」

姜問天點了點頭，却說：「不不，小妹子，你沒告訴我，怎會曉得。」

「你騙我，你曉得的。」崔芙蓉說道：「從你那神情我就知你已曉得了。」

姜問天忙道：「我只是不相信，你娘是那麼嫉惡如仇的好人，怎麼會有那麼個不好聽的名兒。」

「黑魔女，」崔芙蓉說：「因爲她也一身玄衣，和黑山上上下下的人一樣，膚色越來越黑，打從黑山出去的人，人家會派給她一個好聽的名兒麼，我不怕你曉得，若然娘不是把我早早帶離開黑山，到了

十歲，爹也會給我服那蠱毒的。」

「蠱毒！」姜問天大驚，道：「這蠱毒我可曉得，本草綱目有載，造蠱者以百毒之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爲蠱。那左傳昭元年疏中亦有云：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者，謂之蠱毒，最是厲害不過，除了放蠱之人，任何人亦不能解。」

「我爹這蠱毒，却比傳說中的蠱毒更加厲害。」崔芙蓉說道：「因爲他取自交趾。」

「交趾！」姜問天更是駭然：「昔唐堯南撫交趾，即五嶺以南之地，苗傜族人果然有此惡俗。」

崔芙蓉說道：「不是，我說的交趾，聽我娘說，乃是我朝初設的交趾郡，其地之民亦惡毒如蠱，狡詐貪婪無饜，邪惡如鬼。」

姜問天點頭道：「我也聽師傅說過，遠去萬里，其地有河曰湄公，蠱毒最是歹毒不過！」

（按：古稱交趾，包括有兩粵越南之地，漢設交趾郡，則係越南北部東京州及其沿岸迄於湄公河口之地，是遠在我國唐堯時代之三千多年前，越南已收歸我國版圖，至漢代之二千年前，已設官治理，中法戰後，始割讓於法。）

崔芙蓉道：「正是，我爹便得蠱毒於東京州，黑石山莊之人，不論手下親人皆被他暗中下了蠱，期年若不得他的解藥服食，其人必先神智錯亂，日漸渾身潰爛至死，好狠的爹，連我娘也不放過。」

姜問天心說：老怪連你這個女兒也要毒殺，何況妻子如衣服。

崔芙蓉恨恨地說道：「幸是我尚未足十歲，我娘已得到解藥了，才能早早帶我離開黑石山莊，免受那蠱毒之苦，我娘的武功在爹之上，只因念在夫妻一場，只誡其革面洗心，從此遠去崆峒，還道爹已悔改了，不料他惡毒更勝往昔。」

她的牙兒咬得格格作响，半晌才嘆了口氣，說道：「這老人家那裏曉得，那火玉正是我娘用以解蠱之物，與我娘性命相連，如何能借與他人。」

姜問天暗暗皺眉，心說：　那無憂叟得知，必然大失所望了，却是怎生都不見人？」道：「小妹子，你說我已睡了三日夜，那你必然早醒來了，難道你在這三日夜中，都不見人麼？」

崔芙蓉道：「可不是不見人麼，我一直守候在你身邊，沒離開這崖頭半步，你再不醒來，眞要把我急死了。」

她含情脈脈地望了他一眼，嬌羞無限地靠在他肩上，玩弄着他項下的香囊。

姜問天才知那香囊已掛回他胸前了，他輕輕地摟住了她的腰兒。

她沒有躱開，倒靠得更貼了些。

都不言語了，因爲那是無聲勝有聲的時刻，甚至盈耳的松濤聲，也像是靜止了下來。

大千世界也像不存在了，只有她和他，只有那掛在他胸前，只有她玩弄着的香囊。

就是那個香囊，若不是她把香囊給了他，她怎會幾乎死去，若不是她把香囊給了他，這世界早已沒有他了，而若不是他把香囊塞入她口中，她早已沒命了，而若不是他把香囊塞入她口中，他就不會中毒，也幾乎沒救了。

兩個捨死互相救助過的少年男女，險死還生，在那唯見松雲，不見人影的崖頭，若然還有甚麼存在，便只有那個香囊了，只有那個維繫了他們的生命，也把他們的生命緊緊相連起來的香囊了。

那麼，既然他們的生命已緊緊相連起來，心有靈犀，又何必言語，那個時刻，語言對他們來說，是太貧乏了。

遠遠傳來一聲呵呵，只是在他們聽來，那呵呵之聲才是遙遠得像從天際傳來，因爲太遠了，因此也未驚動這一雙少年男女。

話聲也似遙遠傳自天際。

「好了，好了。」有人在說。

「好便了了，了了便好。」有人在回答：「這個時刻，終於到了，終於被你等到了，你該回去了，我和尚也該走了。」

他們是誰？這是在說甚麼？兩個互相倚偎着的頭，仍然半晌才分開，才抬了起來。

崔芙蓉的頭才抬了起來，立即跳了起來，而且跳了開去，臉紅又心跳，無限嬌羞。

姜問天也一般臉紅，一般心跳，也急忙站了起來。

因爲在他們面前，站着一個髮眉皆白的老人家。

「老人家，你回來了。」姜問天說。

是無憂叟，捋髯笑道：「去未曾去，回何曾回，去非去，回亦非回了。」

姜問天躬身道：「老人家，原來你一直在崖上，並非離去，小妹子，快來拜見前輩，你我二人，若非老前輩相救，那還有命在。」

那無憂叟一聲呵呵，說道：「公子言重，公子與這位姑娘吉人天相，老夫有何能爲，姑娘也還認得是老夫麼？」

姜問天忙道：「前輩休如此稱呼，只因晚輩未以姓名示人，江湖中人抬愛，才有此稱。」

無憂叟道：「不然，公子家居長安，原是一個貴家公子，這個稱呼不是恰當得很麼。」

「啊！」崔芙蓉啊了聲，說：「原來你就是……長安公子！」

那紅紅的臉兒上，嬌羞未褪，又添了幾分驚喜。

無憂叟笑道：「姑娘原來尚不知身邊人，就是聞名秦中，人人敬重的長安公子麼？若不是他，姑娘請想：世間豈有如公子一般瀟洒風流的。」

崔芙蓉深情的眼睛，無憂叟的微笑，令姜問天好不忸怩，道：「老人家眞會說話，令晚輩汗顏。」

崔芙蓉却喜孜孜說道：「原來長安公子就是你，我從崆峒一路行來，早聞長安有位長安公子，武功高不可測，我啊，我想：待得黑山之行已了，倒要去長安走走，會會這位長安公子，不料，不料……」

「不料長安公子早已在姑娘你身邊了。」無憂叟又笑了，說：「姑娘可知傳聞非虛假了，却是老夫無禮，尚未問候令高堂的安好。」

姜問天明白，正是禮下於人，必有所

求，這無憂叟與醉菩提亦交好，可知也是一位當世奇人，武林前輩，何況又救了他們的性命，若不是有求於他們，豈會對後生晚輩如此客氣的。

那崔芙蓉又豈不知的，好生不安，道：「老人家超凡出世，原來居住在此，却是家母突有不得已的苦衷，未能應老人家所命，令晚輩慚愧無地自容。」

無憂叟笑道：「此事暫且休提，兩位吉人天相，總算沒事了，本來還得借此間地氣，消除體內餘毒，才能把所中之毒根除，不料小別三日，兩位竟都已醒來，且已大好了，尤其是公子神光內瑩，內功眞力顯有增加，公子他日遇到醉菩提，倒眞該謝一謝呢。」

姜問天被他一聲公子，叫得也好生不自在，只道他說應醉菩提一謝，是因大和尚在生死一綫的瞬間，救他二人來此，才得以死裏逃生，忙道：「適才分明尚聽得大和尚在說話，難道已走了麼？」

無憂叟道：「他忙完了兩人之事，還得去暗助他徒兒一臂，早該去了的，只因公子尚未醒來，現在兩位已大好了，便老夫也要離去數日，兩位若不嫌棄，可在此多留數日，這崖下有溫泉，姑娘若早晚沐浴一次，更有大益。」

姜問天忙道：「都是尚未請問老人家，大和尚的弟子胡蓉，不知現在何處。」

無憂叟一怔，眼角兒向崔芙蓉溜了一下，奇怪，他爲何愁了眉頭？但一聲呵呵，道：「有他師傅相助，公子還替他担心麼，老夫暫且別過了，那時候再送兩位出山。」

無憂叟竟又忽忙走了，命是人家救的，兩位那敢不遵人家的吩咐，且是爲他們好，老人說得也不錯，有了醉菩提在暗中相助，姜問天倒也不再担心胡蓉了，但目送無憂叟消失於白雲深處，仍道：「奇怪，既然我們已無碍了，爲何還要留我們在此？」

崔芙蓉喜形於面，道：「我却曉得，這是驪山，溫泉水滑，乃秦嶺地氣所聚之地，老人家不是說要借此間地氣，消除我們體內的餘毒麼，留多幾日，必是對我們大有補益，反正我們都沒緊要之事。」

姜問天點了點頭，除了担心胡蓉，他也有，那就是玩水遊山，交結天下英雄，出來在江湖上行走，原也漫無目的，若然現在，雖不能說天下英雄盡在此間了，但交結的可無一不是超凡世絕的奇能隱逸之士，他也不信，天下的山川，還有比這青松嶺，白雲崖更靈秀的。

放在對胡蓉的担心，不由他不對眼前這個更嬌艷的芙蓉，更加好奇起來。

自然，他好奇的，不是由於崔芙蓉的艷麗，而是基於感激無憂叟，對他的身世武功感到極大的好奇，而她是黑魔女的女兒，武功也得自黑魔女，他對她，其實已知道得够多，唯一不知的是只有黑魔女，他對黑魔女的好奇，甚至在與時俱增。

他不自覺的，他對崔芙蓉增一分感激與喜愛，對她那個黑魔女的娘，自也增一分好奇。

她想知道得更多些，只是，他問不出口，因爲崔芙蓉提及她娘，那言語便閃縮起來，顯是不願爲外人告。

現在，這個雲崖上，時近午刻，脚下的雲層已稀薄了些，但也只不過把雲海中的峯巒，顯現出更多一點出來而已，並未完全消散，可見這白雲崖長年雲封霧鎖，不怪近在古帝都左近，竟也無人知曉了。

「喂！」崔芙蓉在他身邊說：「你還沒看够麼，翻翻滾滾的，都不過是白雲，有甚麼好看的，你要是喜歡看，等此間事了，我帶你上崆……」

崆峒，她一定是說帶他上崆峒，但怎麼說了一半，又不說了？

「好啊，」姜問天說：「小妹子，你們居住的崆峒，乃是一座名山，這驪山雖好，却太近人烟稠密之區，難免要染上些塵俗的。」

崔芙蓉却已轉過身去，道：「你昏迷了幾日，這幾日中，我只餵你喝過幾口水，你餓不餓，我可餓啦。」

姜問天知道她是故意岔開話題，却也眞感到饑餓了，原來那無憂叟在裏面的崖壁，闢了一間石室，石床石桌齊全，繞過崖邊，砌了個厨房，雖然用石塊砌成，極是簡陋，但油鹽柴米樣樣齊全。

他一看就知道了，那柴米分明是爲他們備下的，足够他們食用一兩個月也無慮匱乏。

崔芙蓉道：「我日日都把飯菜弄好了，你却總不醒來，這已是第三日了。」

不怪飯菜都現成，而且都還有餘溫。

姜問天好生感激，道：「小妹子，多謝你了，不料你一身絕世功夫，厨下的本領也是高人一等。」

那是眞的，姜問天也不客氣，也眞餓極了，立即吃喝起來，也讚不絕口。

「是比大姊姊高點麼，」崔芙蓉說：「大姊姊也一定時時燒飯給你吃，大姊之武功比我好，她燒的飯菜一定比我好。」

她目不轉睛地瞧着他。

姜問天道：「小妹子，你忘了，我和她相處不過兩日，飲食都在酒樓，她又怎會燒飯給我吃……」他怔了怔，因爲崔芙蓉的臉兒不再繃得那麼緊了，唇邊也有了笑意。

他隨即明白了，忙又說道：「小妹子，你想想，我稱她甚麼？」

「胡兄弟。」

「是啊，你說，你見面後，不是一些兒也瞧不出她是個女兒身麼，若然你知道她是個姑娘，你會因爲她摔了你一把，臊得臉也紅透了，惱成那個樣兒麼？小妹子，她那有一點兒姑娘的溫柔，我猜，她一定不會燒飯，會也做不出你這一手好菜來，更不會燒給我吃的。」

「那麼，」她在眨眼，望着那縹渺的白雲，不斷的眨着眼兒，說：「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倒比你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更多了，讓我算算看，有四天四夜啦。」

姜問天却在想：「這四天四夜，胡蓉在何處啊？」

崔芙蓉却喜上眉梢，不停替他夾菜添飯，道：「若不是你大好了，那會有這樣好的胃口，吃吧，吃吧，吃多些。」

「啊喲！」姜問天說：「我把飯菜都吃光了，你却一點也沒有吃。」

崔芙蓉笑得眞甜，說道：「我早吃飽啦。」

姜問天却知道，那飯菜分明都是燒好了沒動過的，心下倒不安起來，道：「其實，我也飽了，小妹子，只怨你燒得這麼美味的飯菜，我從沒有吃到過比你燒的更好的菜。」

崔芙蓉喜孜孜說：「你要是眞喜歡，晚上我燒多些。你去走走，我來收拾。」

不容分說，她把姜問天推出厨下，姜問天雖然不安，也只好走了出去，他也要明白一下這白雲崖的環境，攀上崖頭，才知白雲崖是驪山的最高處，向四外一望，只見羣峯盡在脚下，那山勢迤邐向東北面伸延開去，在雲海中露出一連串起伏的峯巒。

他轉回下面崖邊，尤於雲層稀薄了些，原來下面懸崖壁立，僅石崖上有零落的幾株小松，並無可落脚之處，錯非是有一身功夫的人，豈能上落，不怪近在人烟稠密之區，這峯上不見人跡了。

「這下面有一處溫泉。」耳邊响起崔芙蓉的聲音，不知何時，她已悄悄來到他身側，說：「那老人家要我們多留此數日，我却明白，即使有靈丹仙藥，也清除不了體內的餘毒，他所說的地氣聚，就是指那溫泉而言。」

姜問天到底也不十分明白，不知如何能清除體內的餘毒，但崔芙蓉生長在黑山，在毒窟中長大的，當然知道，她所說的，一定也錯不了。

崔芙蓉望望天，說：「是時候了，我得下去走走，你倦了，去那石室歇息，可別走開了。」

姜問天點點頭，道：「小妹子，你去吧。」

她爲何要下去走走？人家是個姑娘，不說的，他可不便問。

他也有事，却不是不可告人的，走去那石床上盤膝坐地，行起功來，奇怪，那氣運三十六週天，竟然暢通無阻，甚至眞力較前充沛之極。

他修練的乃是內家功夫，那本是例課，這些日來，可全荒廢了，當下借這個機會，索性練起功來，待他跳下床來，只見週遭盡是晚霞，眼前已是泛濫的雲海，白茫茫的雲霧，亦被落日染成了金波，他從未見過如此燦爛壯麗的景色。

崔芙蓉呢？竟是遍尋不見，厨下却已做好了飯菜，那自是芙蓉做的，好香，他仔細瞧了瞧，才知她下去是獵了野味來。

那飯菜是爲他燒的，野味當然也是爲他獵的，姜問天一時痴痴地出起神來，這豈僅是兩句讚美之故，顯然這飯菜中都充滿了柔情蜜意。

她爲何不先說明是去獵取野味呢？不用說，一定是要令他驚喜，贏得他更多的讚美。

當下悄悄退了出來，仍然不見崔芙蓉，那半崖上只有那麼一點地方，那麼，她是不在上面了。

她去了何處呢？先前雲海消退了些時，他已認記了下崖的落脚之處，既不在峯上，當然是落下去了，何不下去尋找。

他貼壁而下，那知在上面看來，盡是洶湧的金波，其實落下金波之中，可就不再是甚麼金波了，只是氤氳的霧氣，而且丈許內，仍可見物，那落脚之處，清楚可見，上下更不困難。

忽然，他聽到水聲了，原來十數丈下，有個水潭，像熱鍋一般的蒸騰，倒像那些霧氣，盡是那水潭中發出來的。

他落在潭邊了，也才知道，原來已是峯脚，那水潭其實只不過是個小潭，原來四外盡是壁立的山崖，不過是羣峯之間的一個小潭，而且峯上不見有流泉，奇怪的是，潭水中冒出一個個氣泡來，昇上水裏面，立即就炸裂開來，那正是潭水蒸騰翻滾之故。

姜問天一看就知道了，驪山溫泉水滑，馳名遐邇，顯然這就是無憂叟所說的地氣所聚，泉水是由地底冒出來的，水中必也溶解了地下的礦物質，不怪人在潭邊，再也不是清涼境界了，不但感到燠熱，而且那空氣散發出辛辣之味。

忽然，他聽到了水聲，是水中有人。

有人在沐浴！霧氣中，他見到了一個白影，向岸邊游來，近了，更近了，那人從水中站起身來，白影也顯著，清楚看得出是人影了。

一個裸露的，赤條條的人影。

他心下一陣劇跳，除了崔芙蓉，還會有誰，那濕了水的長髮披在肩後，散貼在她雪白的裸背上，也更加鮮明了，這裏豈會有第二個女人。

姜問天忙不迭一縮身，幸是水邊崖脚下，有一叢叢的，從崖石縫隙裏生長出來的小樹，總算勉強能隱蔽得住身形。

那女人全身出水了，怎生這麼巧，不，不是巧，那崖下水邊，適才姜問天站立之處，乃是那水潭邊唯一可停身之處，至少他所能看得到的潭邊之地，這裏是唯一可落脚的地方。

他便不感到窒息，亦是大氣也不敢出，可不是崔芙蓉麼。

她在抹乾身子了，該死，他早該發現她脫下來放在石上的衣衫，若然早發現，他就會一刻也不停留，趁她未曾出水，趁她未發現他立即回身上去的。

但晚了，她已出水，而且裸着身子，站立在他面前了，竟會未發現不足一丈的崖下有人。

也幸是天色漸晚了，那潭水蒸發出來的水氣，加濃了霧氣，她又怎會想得到他會溜下來呢，而這裏再無第三個人了。

她在仰面望，爲何她不趕快穿回衣衫啊，倒只顧抹乾她的濕髮。

姜問天感到陣陣旋暈，因爲他摒住呼吸，但願心跳聲不會被她聽到。

他是想閉住眼睛的，但他又怎麼閉眼呢？他要知道她穿回衣衫沒有，他必須在她離開潭邊後，繞行超越在她前面，不不，絕不能被她知道，他曾溜下水潭，若是她知道了，那還了得。

他終於鬆了一口氣，是她看出天色晚了，急忙忙穿回衣衫了。她這裏才騰身上崖，姜問天已手脚並用想搶在前頭，糟了，他怎能搶在她前頭呢，崖壁上也許另有可上落之處，但崔芙蓉騰身而上，却也是僅知的唯一可上落之處。

沒奈何，他只有等待，估計她已回到白雲崖上了，才急忙猱昇而上。

不可，若然她不見他，猜到他已溜下潭邊了呢？

幸是他心中一動，也就有了瞬間的遲疑，他看到崔芙蓉伸頭在下望了。

她會發現他麼，他把身子緊貼着崖壁，不能再緊了。

謝天謝地，她的頭縮回去，不見了，待他游移過去數丈，上到崖頭，只見崖洞裏有燈光閃爍，才知適才在下面上望，之所以能清楚看到她伸出頭去，是因她的頭映在天幕上之故，其實天上雖有落日的餘暉，夜幕已在雲霧瀰漫中，更早低垂了。

那麼，她一定沒見到他。

姜問天把呼吸調勻了，走進崖洞，叫道：「小妹子，是你麼？」

他想加多一聲你去了那裏，偏是說不出口來。

崔芙蓉背着燈光，並不轉過身來，濕髮披散在她的背上，石桌上已擺好飯菜。

難道她已知道他在下面？若不是羞赧，她明知他進來了，怎會不轉過身來。

他一時手脚無措，他是走前去的，倒退了一步，想呼喚，也喚不出聲來。

却是她緩緩站起身來了，說：「來吃飯罷。」

連看也不看他一眼，旋身，打他身側一溜跑出去了。

燈光乍暗還明。他感到一陣犯罪的驚恐，顯然，到底瞞不過她，適才她必是躲在暗裏，眼見他打下面上來的。

他能解說，能向她分辯，那是無心撞見的麼？不不，那一定會令她羞惱。不不，她倒也不像是惱，只是害臊，當她知道，她在他面前……她怎會不害臊呢？

她躲開去了，他也不敢呼喚她，甚至也不敢出去尋她，好一陣子坐立不安，臉紅又心跳，他聽她的吩咐，吃飯了，桌上是她替他獵來的野味，但他食不知味。

忽然，他發現她走進來，站在他身邊了，他也才發現自己已放下了箸來，也發現他竟然吃了那麼多，桌上的菜餚已是碗底朝天了。

「我知道那老人家爲何隱居在此了，」她說，仍然避開他的目光：「原來這石床乃是此間地氣所聚，他是借地火的熱力驅除體內的寒毒，毒性寒凉，因此也有助我們驅除體內的餘毒，倒不可辜負老人家的一番好意，你快睡吧。」

她非但不瞧他一眼，而且一口吹熄了燈。

他想對她說兩句歉意的話，因爲他吃光了飯菜，但就是張大了口，也說不出話來，他聽到她把碗盞收拾出去了。

脚步聲去遠，不聞了。

他嘆了口氣，總算鬆弛下來。他後悔，即使作謊言，他也該分辯的，但晚了，他的沉默已無異招認了一切。

二、巔峯之戀

姜問天從那石床上醒來，石室中已現了天光。

[illegible] 他嚇壞了，但沒有跳起身來，而是慌忙縮在角上。

他怎會不驚嚇呢？崔芙蓉竟然躺在他脚邊，那麼，昨晚他和她，竟是同床而眠了，他竟然不知道！

她的臉兒添上了一抹羞紅，更嬌艷了，多可愛，多美啊，她笑，唇邊添上了笑靨，喜又帶羞……

她仍然在熟睡，他也不再退縮了，目光一落在她臉上，就再也收不回來，那心跳又加劇起來，若然昨晚他知道，他和她同床共……

他在自責了，他想到那裏去了，無憂叟留下他們多住幾日，是爲了清除他們體內的餘毒，而唯有這石床才有這功能，他們原該同床的，人家姑娘倒坦然，他却往邪裏想。

這是爲了療毒啊，人家趁他睡熟了，這才溜上床來，躺在他脚邊，他竟然毫不禮讓，先霸佔了石床，他該有多慚愧，倒往邪裏想。

但自責，並不能令他收回目光來，既然她睡得那麼熟，她的笑靨，正可見她對他絲毫沒有惱意，雖然他曾經偷瞧了她裸露的嬌軀，而且他已無異招認了。

眞的，她只是羞赧，絲毫也沒惱意。

漸漸，他的臉上感到火熱起來，心跳又在加劇了，因爲他想到那水潭邊的情景，和衣而臥的崔芙蓉，那衣衫竟在幻覺中化去了。

趕快，趁他還能夠溜下床去，趁她尚未醒來。

他跑上峯巔，清晨的勁風，也好一陣子才令他冷靜下來，太陽已從雲海中射出萬道金霞，她該醒來了麼？

他想多留下在峯上一會，但脚却走向她身邊，他多渴望回到她身邊啊。

但石室中已沒有了崔芙蓉，崖邊也不見人，他在那厨下找到了她。

她忙着呢，是她沒聽到他的脚步聲，還是害臊不敢回頭，她忙完了灶下，又忙灶上。

姜問天吸了一口氣，說：「小妹子，要我帮你麼？」

她回過頭來了，只是迅速瞥了他一眼，但他也已看見她一笑嫣然。

她說了，道：「你去前邊等着吧，喲唷，你昨晚吃了那麼多，難道就餓啦。」

姜問天道：「誰敎你燒得那麼好吃的菜餚，却是……眞該死，我把你做的飯菜全吃光了，你豈不是餓了一晚，我眞……慚愧……」

「才不哩，」崔芙蓉說：「你在那昏迷不醒的三日中，那一餐我也備下了你的飲食，時刻都在等候你醒來，但你却總不醒來，飯菜倒掉了又可惜，一次又一次，我吃的幾乎動不得啦，難得昨兒夜裏餓那一餐。」

她笑啦，他也笑了，兩張笑臉面對面了，她的臉兒仍然紅紅的，但那被灶下的火映紅的，羞赧從她臉兒上悄悄退走，純眞又回到她臉上。

姜問天也不心跳了，兩人吃過飯，崔芙蓉又望望天，說：「是時候了。」

甚麼是時候了？姜問天一怔。

怎麼她又避開他的目光？說：「你不許離開這崖上半步，你再敢……」

她跑去崖邊，飛落下崖去了，他才明白，這必是她沐浴的時候，他也明白，崔芙蓉因爲把香囊給了他，她中毒原比他更深些，唯有不明白的是：怎麼他一睡三日夜，她却早早醒來。

這崔芙蓉既是黑山老怪的女兒，又生長在黑山，豈會不知那毒性的，看來她體內才眞有餘毒，她按時去沐浴，必也不是沐浴，而是爲了療毒，那像熱湯一樣的潭水，那刺鼻的氣味，她倒會喜歡按時按候去沐浴麼？

她沒有惱，「你再敢……」，她是這麼說的，那麼，她已經原諒他昨日是無心了。

既然知道她是下去沐浴了，他又豈會下去，甚至他不敢向下面望一眼，甚至避開那方向。

昨日他從右面的崖壁攀上峯巔，見那山勢却是向右面迤邐，心想，既稱青松嶺，也許這羣峯之間，有嶺相連。

果然，他繞過石塊砌成的厨後，岩壁雖陡，却有可落脚之處，可不是有嶺相連麼，只不過雲封霧鎖，不走過來，發現不出。

姜問天忽然嚇了一跳，有人打了個哈哈，說：「我算計你也該來了，來了爲何鬼鬼祟祟，不滾出來。」

是無憂叟的聲音，原來他說離去數日是假，其實就在這近處。

必是發現他了，他可沒鬼鬼祟祟，不過雲深霧重，他不知這老人家在此。

不料他尚未出口，有人也打了個哈哈，說道：「你這雙老眼好厲害，竟能透雲穿霧。」

是醉菩提，這和尚才是去而復返，幸是他沒有出聲，且聽他們說些甚麼。

那嶺上盡是長不大的矮松，既然有泥土也稀薄，又長年不見陽光，如何長得大，姜問天辨聲，知道兩人在丈許外，而且在他的下面，不怪未被發現了，他索性鑽入樹叢中，坐了下來。

無憂叟的聲音說道：「你那個徒兒怎麼了？她一人應付得來麼？」

醉菩提的聲音道：「要是應付得來，我也不趕來了，却是你這裏的兩個，可都如了你的心願麼？」

心願！是甚麼心願？姜問天豎起了耳朵。

只聽無憂叟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道：「和尚，你要是洩漏了我的機密，我可不同你甘休，其實他兩人一個金童，一個玉女，一雙兩好，不正是天作之合麼，這高峯之上雲封霧鎖，連飛鳥也沒一隻，還怕他們不相對生情麼。」

甚麼！姜問天這才是眞正大吃了一驚，原來無憂叟這是安排下的，這一來，他甚麼都在全明白了，他昏迷了三日夜，那一定不是餘毒作怪，是被無憂叟做了手脚，目的是留下他來，也留下崔芙蓉來看護他，好使他們獨對時久而生情。這麼說，那石床可療餘毒也不眞，不過是要他們同床而已，孤男寡女，少男少女，同一張床，這這……原來就是他的心願，噯呀！這無憂叟爲何要如此？這心願又是爲了甚麼呢？

醉菩提忽然嘆了口氣。

這和尚……又爲何嘆了口氣？但在和尚面前的無憂叟，倒得意地說道：「那少年昨日才得醒來，在這那三日夜中，你若是見到了那妞兒捨不得離開他的一雙眼睛中，有多少情意，你就會知道：安排已是多餘的了，你想想，人家小妹子把那百毒不侵的香囊給了他，大哥哥却又寧可喪命，也要用香囊去救小妹子，和尚，你再是六根清淨，也該知道，兩人得回命來，還怕他們不你恩我愛麼。」

醉菩提不出聲，無憂叟又道：「和尚，這幾日我担心的，你猜是甚麼？就是怕你忽然闖了來，破壞了人家的好事，和尚，你不是前來要那長安公子出去，帮你那徒兒的忙吧？」

醉菩提開口了，說道：「倒被你猜對了。」

無憂叟急了，道：「那可不行，其實有了你大和尚的無邊法力，有甚麼事辦不了。」

和尚說：「你錯，若然只是收拾一個黑山老怪，那自是輕而易舉，不是我和尚誇口，實在易如反掌，但其中因果你也知道一些了，我和尚雖不重視甚麼門規，我也沒開門立戶，但說甚麼那丫頭也還是我敎養大的，殺死黑山老怪不要緊，我這徒兒的惡名，可就跳入黃河也洗不清了，你這老兒想一想，我和尚今後還能抬得起頭來麼？」

無憂叟顯然一怔，道：「何物黑山老怪，竟然如此狡猾，連你這無邊法力的大和尚也束手無策？」

和尚又嘆了口氣，先前他嘆息，必是爲這緣故麼？只聽和尚道：「你想想，現下秦中武林，誰都肯定是我這徒兒殺了人，殺了德高望重的傅老英雄也罷了，更有三個老幼無辜的玄都觀道士，就算不把秦中的武林放在心上，但還有一個玄眞子，這人關係我那徒兒太大了，絕不能讓他誤會的，此事說來話長，你也不用問，我這番前來，不但要長安公子前往相助我那徒兒一臂之力，更要請崔姑娘出山一行。」

無憂叟道：「我明白，有她出去女證父兒，不怕人家再把這筆帳算在你徒兒頭上。」

「而且，」和尚說：「那杜剛的大兒子，原本就是死在她手上，有她出去一應承，讓大家知道杜剛的大兒子死有應得，至少大家先明白那血芙蓉非是我徒兒所有，這場誤會，便容易眞象大白了。」

無憂叟道：「但你爲何要長安公子前去，他又怎能助得了你的徒兒？」

和尚道：「你那知道這許多，有他一言，玄眞子那老道一定信得過的，因爲唯有那老道，才知道這長安公子的出身來歷，何況玄都觀三個道士被殺之前，小徒原與長安公子在一起的，有他證明小徒無辜，老道信了，不愁大夥兒不相信，他二人不出去，我那徒兒非但百口難辯，而且不但不能懲兇，倒怕黑山老怪有個三長兩短，因爲那麼一來，便死無對證了。」

姜問天震地站起身來，既然胡芙蓉這麼需要他前去，他還等待甚麼。

不料無憂叟急道：「和尚，那可不行，我不是不放兩人走，我憑甚麼能留下人家，你也知道，那崔姑娘體內的餘毒未清，那也是實情，救人須救徹，你也相信我老頭兒不是那麼自私的人，就算是心願，但這心願也是爲他們好，也不過兩皆有益，和尚，這麼辦，今日晨早我已暗中觀察過了，長安公子本已沒事了，那姑娘面上

的巳見神光閃瑩，只要再有一日功夫，她那體內的餘毒，必能清除乾淨，永絕後患了。」

說着，無憂叟也長嘆一聲，說道：「和尚，你瞧瞧我罷，若是當年我的餘毒清除乾淨了，何致落得這個下場，誤你那徒兒一天不緊要，但誤了崔姑娘，可就誤她一生了。」

姜問天又坐了下來，原來無憂叟說的仍有一半眞，說得更是有理，人家崔姑娘若不是把香囊給了他，豈會幾乎送了命，醉芙蓉只不過爲了洗脫惡名，却不爭這一朝一夕。

和尚說：「好罷，依你，我和尚實有碍難之處，在此不能露面，但願你這老兒能稱心如願，我走啦。」

無憂叟道：「這可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和尚，你一口酒不喝，就走？」

和尚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徒兒人單勢孤，偏她又不知天高地厚，那黑山老怪死了兒子，又以爲巳毒殺了女兒，簡直像瘋狂了一般，也越是狠毒了，老怪手下的人又多，又專會暗算人，再加上秦中羣雄四出搜尋她的下落，我不暗中相助，那如何成。我得趕快走了，老頭兒，你可別失信，再說，我也不能久留此間。」

無憂叟道：「今是說和邱鬍子的約會麼，那當眞是誤不得的。」

姜問天一怔，原來大和尚和他鬍子叔叔相識，叔叔竟也來了。

雲霧中的聲音寂然了，心知無憂叟送走了和尚，不料這麼巧，被他趕來遇上了，不趁這老人家回來之前退走，更待何時呢？

他回到崖上，崔芙蓉尚未上來，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敢情無憂叟有意撮合他們，這一切全是老人家有意安排，原來他那三日的昏迷，亦是老人家做的手脚，不怪一朝醒來，眞力反倒更見充沛，心想：老人家精於醫理，必是助他增長了功力。

他站在崖邊，凝眸着下面白雲深處，那白雲深處的水潭裏，是崔芙蓉，但眼前却浮現出醉芙蓉的身影，那目語、眉挑、那音容、笑貌，竟會活現在他眼前，他又不自覺撫摸着腰間小葫蘆，那可也是兩番救過他性命的葫蘆。

不覺間，他把兩個同是救過他性命的姑娘比較了起來，咦！難道美貌的姑娘，都有共同的相似之處麼？不不，相似，也不能如此酷似的？

可憐的醉芙蓉，他想到她爲何來到秦中，難道這兩個姑娘大有淵源？

耳邊傳來一聲嬌嗔：「你在這裏發呆做甚麼，你別是又溜下去過了？」

原來崔芙蓉不知從何處溜回崖上來了，水濕的頭髮仍然披在她肩上。

姜問天舒了一口氣，那麼，她是方上崖來的，無憂叟與醉菩提的談話，並未被她聽了去。

姜問天道：「小妹子，你把我當作甚麼人了？無心之失，豈會一而再麼，我是忽然想到：：：」

「大姊姊。」崔芙蓉說。

姜問天並不驚訝，因爲是眞想到醉芙蓉，而且醉芙蓉的音容笑貌，仍在他眼前浮現，他竟然點起頭來，才眞令崔芙蓉驚訝了，他，竟然在她面前，想着另一個姑娘。

姜問天的眼睛却睜大了，眼前一般的是芙蓉如面，不料冷峻起來，也這麼相似，簡直是神仙，難道兩人眞有淵源？

「我想起了你那個大姊姊。」姜問天說，不理會她的瞪眼，說：「你對她知道得太少了，小妹子，你要是知道得多些，你就會知道她有多可憐了。」

「好，」崔芙蓉在崖邊坐了下來，反正她也要在風地裏吹乾她那水濕的秀髮，而且，她嫉妬姜問天和醉芙蓉認識在先，却對她知道得太少了。

她嫉妬，因爲姜問天總不忘醉芙蓉，大姊姊的武功又比她更好。

「你說啊，她爲何叫醉芙蓉。」

崔芙蓉說，眉兒不自覺地揚了揚，因爲她忽然想起姜問天說過的話來，大姊姊那有她一半兒溫柔，一個醉酒的姑娘，還成其爲姑娘，還會有些兒溫柔麼？

她的眉兒揚了起來，因爲她有更多的溫柔，無論如何在這方面，她感到是個勝利者，她也要從他口中，證實她的勝利。

「醉芙蓉只是人家給她的綽號兒，」姜問天說：「其實，她姓胡，單名一個蓉，她叫胡蓉。」

「因爲她叫胡蓉，」崔芙蓉說：「又常去酒家買醉，因此，人家叫醉芙蓉。」

姜問天讚道：「小妹子，你可眞是聰明。」

「我不是小妹子，」崔芙蓉把桃腮高高鼓了起來：「我不許你再叫我小妹子，因爲我不小啦。」

「但你比我小，比大姊姊也小。」

「我也不許你說我。」崔芙蓉說：「我要你說她。」

不許，不許！這是甚麼口吻啊，他想笑，但笑不出來，因爲他正對她提起醉芙蓉。

「不，」姜問天說：「其實她不姓胡，壓根兒就不知她姓甚麼，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連她自己？」崔芙蓉的好奇心熾烈了。

「不僅她自己，」姜問天說：「連收養她，把她撫養的醉菩提，也不知道。」

「醉菩提？」崔芙蓉更驚奇了：「難道她是和尚養大的麼。」

「正是個大和尚。」姜問天說：「約二十年前，有一天，一個邋遢和尚在白水河中，救起一個女嬰，她娘：：也許不是她娘，總之是個女人，那女人已死了，却仍把她托出水面，就在那瞬間，醉菩提把那女嬰救了起來，誰會見死不救呢，何況和尚被深深感動了，因爲那女人憑着最後那半口氣，仍把她托出水面了。」

「她！眞是那和尚養大起來的麼？」崔芙蓉眼兒瞪大了，好奇極了。

「而且教了她一身功夫，」姜問天說：「因爲白水河一帶，盡是窮鄉僻壤，誰也不願收養一個女嬰，終朝辛勞也不易糊口的鄉民，即使願意，誰也無暇收養，那醉菩提就把她放在鉢兒裏，養大起來。」

「可憐的大姊姊，」她到底仍是個善良的姑娘。

「可憐她不知父母是誰，連姓甚麼也

不知道，偏是醉菩提把她救出水面時，更令人奇怪的是，作爲襁褓的，竟是一領道袍。」

「道袍！」崔芙蓉更訝異了：「難道她生父是個道士。」

她即時忍住了笑，說：「道士生，和尚養，可眞眞：：」

姜問天沉沉地嘆了口氣，道：「這就是她長大了，醉菩提傳授了她一身絕世武功，小妹子，你娘可對你提及這醉菩提麼？原來這和尚大有來歷。」

崔芙蓉點頭，又搖頭，說：「說大姊姊，她爲何來秦中啊？」

姜問天道：「若然那死在水中的女人是她娘，那麼，她的生身之父應該仍然活在世上，白水河的上流頭，就是這秦嶺山地，想必是這緣故，她就來到秦中，尋訪她那生身之父。」

「事隔二十年？」崔芙蓉說：「她又連姓甚麼也不知道？」

「只有那領道袍，」姜問天說：「想來從那道袍上，有迹象可尋，其實她並未對我說起，小妹子，你知道，我和她相識不過才得兩日，又接連發生了這麼多事故，那會提及這些事來，交淺，不能言深，是不是？」

崔芙蓉更溫柔了，身子兒挪了挪，挨近他身邊來了。說：「但你却知道？」

姜問天道：「我從醉菩提，她師傅口中得知，還是到了灞橋之後，我初次見到她，却是在長安，我不說遇到，因爲我見到她出手懲責一些邪惡的江湖敗類，她却知我是誰，也許壓根兒就沒見到我。後來，她痛懲了你那三郎哥哥，而且打傷了他那兩個隨從的人，那時是在長安的酒家樓上，我聽到兩個江湖中人說，糟了，傷了小的，還會不引出老的來，這姑娘一定沒命啦。

「他們提及你爹，黑山君名頭高大，我亦早有個耳聞。」

「他不是我爹！」崔芙蓉又氣得上來，說道：「那黑三郎也不是我哥哥，根本也不是我娘生的，甚麼名兒，惡名在外就眞。」

黑山君竟連她這個親生女兒也下毒手，也毒害她，不怪她要惱恨的。那黑三郎不是她同母的兄長，倒是早聽她說。

姜問天道：「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也替她担心起來，而且立即發現有人如影隨形地躡踪她。於是，我決定暗中相助，也隨她身後，到了灞橋。不料黑山君竟然生出更惡毒的陰謀來，殺死玄都觀三個老幼道士於先，繼而又殺了傅仁父子。」

崔芙蓉的牙兒咬得格格作響，說：「他不是我爹，我沒有這樣的爹。」

姜問天道：「原來他把那老幼三個道士殺死了，玄都觀的玄眞子豈會甘休，傅仁父子死了，但他徒弟衆多，鏢行夥計亦有數十之衆，加上殺了華山寨二當家的，華山寨的人馬更是數以百計，自然都要找醉芙蓉算賬，因爲，她在秦中贏得醉芙蓉的稱號，那些被殺的人身上，皆有一朵染了血的芙蓉花，人家自然想到她。」

崔芙蓉的牙兒咬得格格响，跺着脚兒叫：「他不是我爹，我沒有這樣卑鄙的爹，他殺了人，却嫁禍大姊姊，他倒逍遙法外。」

「因爲他還要繼續殺人，」姜問天說：「他要把往年和他爲仇作對的人，全都殺死，睚眦必報，小妹子，這就是以往之事了，你可知道，你殺了杜剛那大兒子，那小子自是死有餘辜，但就有那麼巧，你也在屍身上放落一朵芙蓉花，於是，這筆帳，也算落到你大姊姊頭上了。」

崔芙蓉把胸脯一挺，說：「我去，我要對大夥兒承認，姓杜的小子是我殺的，那個小淫賊，誰教他不安好心，我也承認，那些芙蓉花原都是我的，而且從小兒就有了，我跟娘上崆峒，那些花兒就留下在黑石山莊。」

姜問天道：「好極了，小妹子，胡蓉大姊姊多謝你，我要多謝你，你：：」

怎麼多謝她，她倒惱了，說：「誰要你多謝，你憑甚麼替她多謝我，你是她甚麼人？」

敢情是這個緣故，姜問天忙道：「不但我要多謝你，小妹：：」

「不許叫我小，我不小啦。」她又跺脚啦。

「妹子，」姜問天說：「那我今兒後叫你蓉妹妹，可好？蓉妹妹，秦中武林，人人都要多謝你，因爲不但阻止你爹再繼續殺人，而且令大家知道眞眞殺人的眞兇是誰。而且急不容緩，因爲出去晚了一日，說不定就會多死幾個無辜的人，胡蓉大姊姊也多一刻危險，因爲大夥兒認定她是兇手，正對她羣起而攻，到處搜捕她。」

「好，咱們這就走。」崔芙蓉說。把那半乾的長長秀髮，在頭上挽了個髻兒，眞成了雲鬢堆鴉，原來她惱怒的時候，也好看。

「你怎麼不轉眼兒瞧我？」

「因爲你：：眞好看。」姜問天說：「小：：蓉妹妹，倒也不急在這半日，且過了今晚，我們還未謝過此間的主人，那可是救命的大恩，而且又擾了人家這些日，再說，你體內的餘毒，也還未盡除。」

「你，怎會知道？」

糟糕，不料一時說漏了嘴，要把和尚和無憂叟的談話說了出來，豈不更糟，有了。

姜問天說：「因爲：：那人家說過，我也還要：：蓉妹妹，我多喜歡吃妳燒的菜。」

她笑了，也樂了，高興又得意，說：「原來你是個饞嘴貓，好，我就讓你吃一個够。啊喲，咱們只顧說話兒，太陽巳當頂了。我這就去替你燒飯去。」

高寒的峯頭，當頂的太陽也不會熾熱的，何況太陽還躲在浮雲後面。

可愛的崔芙蓉，煥發的容光令她更美了，她多高興又得意啊，因爲他喜歡，他是這麼說的，最最喜歡吃她燒的菜。

但姜問天却在暗暗叫苦，因爲她燒了好多，好多。在那寒凉的山頂，昨日獵來的野味，不怕壞了，而且還臘下了許多，何況明兒就要離去。

快樂的時光正在飛翔，在劍光判影裏，太陽嫉妬得紅了臉，索性躲入雲海中去了。

既然她巳在他面前赤身露過體，既然

共過一張石床而眠，既然她又對他那麼喜歡、愛戀，她那寂寞的少女情懷，還會不像氾濫的春潮麼，他要討她的生死判來瞧，他連聽也不曾聽說過的極其精巧，極其厲害的奇門兵刃，她竟嬌慵無力到拔不出判來，那麼，爲何不讓他親手拔呢，判就在她腰間，她就索性躺在他懷裏，因爲他們原本肩併肩兒，坐在那崖邊。

讓他瞧個够，瞧個飽，必然也連同她自己。

但姜問天的讚揚，却又令她矯捷地跳了起來，她演練給他看了，姜問天更是嘖嘖稱奇，那判身暗藏的兩翼，不但似鈎帶刺，而且鋒銳無比，對方的兵刃一被鎖住，她另一隻手中的短劍也跟着刺出了。

她得意麼？但她也搖搖頭，道：「娘說，這生死判詭譎有餘，到底不登大雅之堂，而且遇上內功高手，可就無所施其技了，但我又怎會與內功高手爲敵呢，你說是不是啊，懲責的，不過是江湖上的邪惡之徒。」

姜問天說：「你做甚麼？」

她望着他，就不轉眼兒，那嘴兒也噘了起來。

「現在我才知道，」她說：「娘說的，敢情是眞的，那日我在你的劍下，我這生死判不就無所施其技麼，你只是那麼輕輕一點，甚至只用一隻竹筷，也把我的生死判蕩開去了，甚至幾乎出了手，噯呀！原來你竟是內家高手。」

姜問天笑了，道：「說我的內力比你强，因爲我習的是劍，劍走輕靈，那日你一上來，更兼輕敵，這才被我僥倖得手，我那配稱得上內家高手，也許有那麼一天，却得三數十年之後了。」

崔芙蓉那裏相信，也要他演練劍法，隨後，兩人又印證了一陣兵刃上的功夫，直到那月兒從雲端露出了笑臉來，噯呀！原來已這麼晚了。

她說甚麼也不要他帮手，跑進跑出，像小妻子一樣，侍候他吃過晚飯，她這麼高興，誰忍心拂她的意呢？

現在，在燈下相對了，姜問天可偷偷地皺起眉兒來，果然無憂叟說的不錯，那紅潤從她臉上減褪了，雖然那是燈，也蒼白起來，也眞正嬌慵無力了，她的頭兒一靠上他的肩頭，就再也抬不起來。

「你倦啦。」姜問天說：「來，快躺下了。」

「我不……」她說，縮入他懷裏了。

他却記起了無憂叟的話來，這是最後一晚了，若不借那石床之助，清除了她體內的餘毒，那就會誤她一生，有他老來受盡苦難一樣。

最後一晚，那自然是時候越久，對她更有補益，不，他怎能對她說呢。

他無可選擇，只有抱起她來，抱她去石床上。

再有一晚，她就會沒事了，她她……原來她不是嬌慵無力，那勾着他那脖子的手，原來是有力道的，她不放開，他也撑不起身來。

現在，他和她，併着肩兒，緊緊地摟住，躺下來了，她的臉兒緊緊地貼在他胸上，再也沒抬起頭來。

她的臉兒多熱啊，他感覺得出，像火一般熱。

他的心兒跳得多厲害啊，他才眞是軟弱無力。

原來石床上滲透出來的熱力，也迅速滲透了他們的全身，只不過一瞬間，他們已昏昏睡去了。

只有那漸漸減弱下來的油燈在閃爍，也漸漸照出她臉兒上漸漸增添的紅暈來。

三、生死之門

一聲飄忽的，似近還遠的呵呵笑聲，把兩人驚醒了，啊唷！

怎麼她是躺在他懷裏！

怎麼他會是摟着她而眠的！

但她並未即刻脫出他的臂彎。

他也並未即刻縮回他的手臂去。

令他們急速分開，而且跳起來的，是一聲更響的呵呵笑聲，分明已經來到了崖上。

是無憂叟，面對着眼前洶湧的金波，捋着他那蒼蒼白髯，衣袍在遒勁的晨風裏高高飄揚起來。

他不曾進入石室，沒見到他們相擁而眠麼？姜問天的臉像初昇的太陽一樣紅，偷偷瞧瞧老人一眼。

無憂叟並不轉過身來，仍然背對崖下而立，說道：「春宵苦短，又是紅日東昇，恭喜公子，呵呵……」

老人轉過身來，幸是無憂叟加上一句，說道：「恭喜兩位，體內餘毒盡除，再也無碍了。」

這原本是老人的心願，一心要撮合他們，還能瞞得過他麼，但姜問天總算有地可容了，躬身道：「前輩的恩德，我等沒齒不忘，他日若能少効微勞，前輩只管吩咐。」

無憂叟道：「雖瞞不過公子，老朽確有借重之處，但也不急在此一時，却是楓林渡上，有人急待兩位前去帮助，時候已不早，此去非近，兩位這就上路去罷，老朽不遠送了。」

姜問天豈有不知他的話意所指的，忙喚出崔芙蓉來，拜別了無憂叟。

老人兀自含笑，指着左面那嶺脊，說道：「公子也算是熟路了，順着那嶺脊走去，路自在脚邊，任是雲深霧重，以公子的目力，並不難尋出路來。」

姜問天一怔，才知昨日偷聽老人和醉菩提的談話，並未瞞過他，人家不過是不避他罷了。

老人一揚手，說：「兩位請罷，快趕一程，過午也該達楓林渡了。」

姜問天再拜而別，帶着崔芙蓉，順着嶺脊，落入雲深處，果然，雖望不出丈許外之地，脚邊却能看得清落脚之處，那崔芙蓉可不成了，姜問天忙携着她的手兒，兩人生怕無憂叟跟在後面，縱有千言萬語，也不敢言語。

其實心有靈犀，手兒緊相握，又何必言語。

她的目力眞那麼不濟麼？她把身子兒緊緊挨着他，但可惜，那雲層無涯無際，不到一會工夫，山林已在脚下顯現出來，甚至見到了山脚下的人家。

原來那驪山近着人烟稠密之區，其實

山也不十分高峻，不過地熱泉溫而多霧罷了，那蒸騰的地氣凝聚而爲雲霧，長年封鎖了峯嶺，人跡罕至而已。

但兩人仍是不驚訝，宛若從天上降落下人間，却不料不過半里之遙的阻隔。

姜問天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蓉妹，你我已是兩世爲人了，不料，却因禍而……」

他並未放開她的手，握着她的手一緊，崔芙蓉豈有不知他那未出口之言的，睨着他嬌羞一笑，倒靠得他更緊了些。

兩人也不問路，一直往北，行到中午時候，姜問天咦了一聲。

「你做甚麼？」崔芙蓉四望並不見人，眼前不過是一個荒凉的陡峭山崖而已。

姜問天道：「這就是落雁坡了。」

「我那三郎哥哥粉身碎骨之處？」崔芙蓉說。

姜問天點了點頭，心上一塊石頭也落了地，像是死的不是她的親人，而是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她只是眉兒揚了揚，倒是沒哼出聲來。

「娘說。」崔芙蓉道：「他是個孽種，長大了，不知要爲害多少人，他還在小時候，已壞透啦，爹偏又寵他，縱容他得不成話，甚至對我：……」

她沒說出來，但令她恨成這個模樣兒，不問可知了。

姜問天道：「那麼，你不恨大姊姊了？那日，他就站在那塊石上，吶喊助威，不下三十多人，胡蓉圍困在崖邊，我啊，着了你爹的道兒，在那石後動彈不得，胡蓉原本可以指證你爹，就是那殺人的兇手的，但誰會相信呢，突然問，萬萬想不到，她竟飛身一掠，擒住你那三郎哥哥，那近身的人非但不搶救你三郎哥哥，倒嚇得連連後退，甚至你爹黑山君，也眼睜睜瞧着他們雙雙墜落那壁陡的懸岩之下。」

「這是害人終害己。」崔芙蓉喃喃說：「我已死在他手中，我再也不是她的女兒了，他也不是我爹。」

姜問天怔了好一會，却聽崔芙蓉嘆了口氣，說道：「你若是知道他如何乘人之危，侮辱了我娘，也才生下我來，你就不會奇怪我娘那麼恨他，一朝尅制了蠱毒，一刻也不停留，就遠走崆峒了，娘和他壓根兒就沒恩義可言，只有仇恨，說來話可長了，早晚我再詳詳細細告訴你，咱們走吧。」

（作者按：黑魔女武功高絕，身世却奇苦，拙作『黑魔女』一書中，另有交代，此處暫略。）

姜問天心下一聲浩嘆，崔芙蓉如此純眞而又善良，竟也如此，可知黑山老怪父子之邪惡，已到了天人共憤的地步。

可知？其實他早已知道了，心想：華山寨中，他既派了人臥底，只怕仁風鏢局中，亦有他的人潛伏，他暗算起人來，才易如反掌，對方的一舉一動，他也就瞭如指掌了。

姜問天越想越是心寒，不自覺向四外瞧了一眼，也瞧了崔芙蓉一眼。

崔芙蓉說：「你怎麼無緣無故笑起來啦？」

姜問天失笑了，因爲他竟然感到草木皆兵，倒像連崔芙蓉也是黑山老怪故意安排在他身邊的人一般，豈不好笑，那怎會呢。

姜問天道：「你瞧瞧，鎮上又回復往常一般熙來攘往了，店舖也都開門做生意了。」

崔芙蓉道：「這還是中午時候，店舖爲何不開門做生意？」

姜問天道：「原來你還不知道，那日你在那酒樓中一鬧，你一跑，我和胡蓉隨後一追，這楓林渡原本已是風聲鶴唳，誰也知道早晚有事故發生，店舖那會不快快關門閉戶，若不是那日和胡蓉回到鎮上來，再也找不到落脚之處，又怎會跑去那道觀。」

崔芙蓉道：「今天可不愁沒落脚之處了，我們是先落店麼？」

姜問天道：「一者那日再沒事故發生，而且又已事隔數日了，蓉妹妹……」

「說啊。」崔芙蓉說：「你怎麼吞吞吐吐起來。」

姜問天道：「你瞧，街上的行人，有多少身邊亮着兵刃的，現今秦中羣雄，皆已在此，正在到處搜尋醉芙蓉的下落，她又怎會在此，我們此來，不也要先尋到她麼，我想，我們還是不入鎮也罷。」

崔芙蓉的眉兒又一挑，道：「大姊姊那會把他們放在眼裏，不入鎮，又向那兒找大姊姊去，走。」

她當先掉頭就走，姜問天來不及阻止，她已進了街口，身在行人中了。

其實，姜問天是忽然想到：崔芙蓉殺了杜剛的大兒子，那父子兩人可已到了此間了，這一進去，難免遇上，偏是她又與胡蓉這麼神似，現今人人痛恨醉芙蓉，若被杜剛父子指證她就是醉芙蓉，那還了得麼。

姜問天提心吊胆，跟在後面，越想越是不妥，黑山老怪現今陰謀未被揭露，即使不在此，鎮上又豈無他的手下人馬，想想老怪爲甚麼連她這個親生女兒也要殺害？因爲怕崔芙蓉的娘知道了他的所行所爲，黑魔女與他情義皆絕，武功又高絕，且又是最不怕他一身劇毒的人，若被黑山人馬發現她不但活着，而且和他一道兒，那會又如何？又豈會不再生毒計。

崔芙蓉道：「還是這間酒樓最大，今日我們都沒飲食，且吃飽了再說。」

仍是那間酒樓，數日前，他飛箸打傷華山寨四當家的，又自認是醉芙蓉的那間酒樓。

罷了，既然她已往裏面走了，再要阻止，倒會立即引起更多人注意，豈不更糟，但願沒人認出她來。

那料兩人才上得樓去，那迎着她的酒保，登時打了個哆嗦，姜問天忙上前一步，含笑道：「酒保，你倒好眼力，我這妹子頑皮成性，那日沒嚇壞你吧？只因這一帶的人口中都提及一個醉芙蓉，她一時好玩，竟冒充起來，當眞不知天高地厚，有勞你替我們送些酒菜來。」

話聲未落，早塞了塊銀子在酒保手中，又道：「這是給你買酒喝的，酒菜快快送來，我們吃了還得趕路。」

酒保連聲應是，別說人客賞了他銀子，人家又和氣，便是吩咐一聲，他敢說個不字麼？

崔芙蓉在那邊已落了座，姜問天瞧着不由一皺眉，她竟又坐到臨街窗口那座兒上，也正是那日她上樓來坐的位兒，倒像怕別人瞧不見她。

崔芙蓉對走近前去的姜問天道：「你和他嚕囌甚麼，你以爲我眞不懂事麼，不如此，如何找得到大姊姊，你瞧着吧，大姊姊一會就找上咱們來。」

姜問天一怔，敢情她這是有用意的，正是要找個有人認得她的地方，傳揚開去，自也會傳入醉芙蓉耳中，當眞不用去找，醉芙蓉就會找上他們。

姜問天道：「你忒胆大了，你便不把秦中羣雄放在眼裏，也不怕你爹麼？」

崔芙蓉聽他提起她爹，登時臉兒一沉，道：「你放心，無論見到我們的是他，還是他的手下，只有慌忙躲起來的，還會有胆前來麼？」

姜問天一怔，道：「你是說，他們以爲我們已死了，以爲見了鬼麼，那倒好玩得緊。」

崔芙蓉道：「那却不是，但見我們活着沒事，會以爲他那自以爲沒有解藥的劇毒，亦不能奈何我們，他可知道，我手中的生死判，正是他的尅星，不瞞你說，娘打造出這生死判來，就是爲了對付他。那麼，你想，他們還不趕快躲起來麼？」

原來是這個緣故，慚愧，別看她年紀小，那心思之細密，却不下於醉芙蓉。

咄嗟間，酒菜已送了上來，那原是午飯時候，灶上一切現成，不用說，酒保巴不得他們吃喝得飽了，快快離去，何況又賞了大塊銀子，還會不快快送來。

姜問天也是這個想，左一聲妹子，右一聲蓉妹妹，把好吃的都推去給她，却是不去碰那送上來的酒。

不料正吃喝間，驀聽樓梯上一陣响亮，奔來的不祇一人。

來了！姜問天心頭一緊，也緊皺了眉頭，正要示意崔芙蓉，不料她已一揚手，手中飛筷已出了手，哼了一聲，說：「那日饒你不死，還敢前來！」

是華山寨四當家的，兩邊臉頰上還貼着兩塊膏藥，那傷頰豈能這麼快就好得了的。

那漢子上過一次當，自然已討了乖，早有提防，橫刀一拍，把崔芙蓉打出手的筷擋飛出老遠，哇哇叫道：「好妞兒，老子今天要不宰了你，誓不爲人。」

崔芙蓉一按桌子，飄身離座，道：「憑你也配！」

那漢子一掄厚背大砍刀，摟頭劈落！崔芙蓉一閃身，那莽漢不料變招也快，上步一翻腕，大砍刀已橫抹到了！

姜問天端坐不動，明知這四當家的不是崔芙蓉的敵手，同來的雖然尚有二人，且已亮兵刄，却退縮在一邊。

崔芙蓉一連躲過他兩招，連兵刄也不亮出來，說：「憑你這把手中刀，就敢在華山作賊。」

拍的一聲响，姜問天一怔！她好大胆，竟敢欺身上步，一巴掌拍落在四當家臉上，那料姜問天替她捏了一把汗，崔芙蓉却已旋身，鳳點頭，再又把四當家那招凌厲的推窗望月躲過了，連姜問天也幾乎叫起好來，好一路醉八仙的小巧功夫，不不，這一招却又是遊蜂戲蕊。

只聽崔芙蓉叫道：「這張膏藥不揭下來，多難看，知趣的，給我快滾！」

只見她俏生生一個翻滾，竟從他頭上落到了他身後，姜問天叫道：「小心！」

那四當家臉上的膏藥，可不是被她全揭去了，自也氣得哇哇怪叫，霍地一旋身，厚背刀倒趕千層浪，竟把他身後七八尺方圓之內，全罩在他刀風之中，端的凌厲無儔。這四當家的要沒一點眞實功夫，又豈能坐上華山寨的第四把交椅。

不料姜問天叫聲才出口，崔芙蓉反倒不閃避了，驀聽嗆的一聲响，又一聲卡察，崔芙蓉却開了口，說：「滾吧，殺了你，倒汚了我的短劍，憑你這套功夫，也敢作賊，快給我滾！」

原來崔芙蓉一翻，生死判已取在手中，那麼厚重的大砍刀，竟也被她鎖拿住了，那四當家的一掙，崔芙蓉左手的短劍，已指正他的咽喉，這一來，他那還敢動彈呢！

姜問天暗暗納罕，萬不料她竟有這樣強的內力，更令他驚喜的是：她的功夫雖然全屬小巧功夫，但雜而且精，不怪她全不把那四當家的放在眼裏了。

崔芙蓉話聲一落，手中生死判一帶一送，嗆嗆兩聲輕响，那被帶得轉到樓梯口的四當家，登時兩脚朝天，從樓梯上直滾落下去了。

姜問天讚道：「蓉妹妹，好俊的功夫，好極了。」

他說好極了，也眞喜極了，因爲崔芙蓉的短劍只要遞出半寸，那四當家的不死也必重傷，但她却手下留情，可見她心地實是善良。

崔芙蓉掃了那兩個漢子一眼，說：「你二人記住了，我姓崔，名芙蓉，也不是甚麼醉芙蓉，大概你們也知道有個黑山君，我就是黑山君的女兒，寃有頭，債有主，我也不殺你們，快滾吧，替我捎個信兒給那杜剛，殺他那兒子的就是我。」

姜問天大喜，還是她想得到。

崔芙蓉回到他身邊，只聽樓梯上轟然一陣响，奔下樓去的，不僅是那兩個漢子，樓中原已上了五成座，她這一讓出樓梯口來，那酒客還會不趕快溜走。

姜問天把那嚇得縮在角落上的酒保喚來，掏一錠銀子放在桌上，說道：「把這銀子存在櫃上，對掌櫃的說：這些人客的酒飯錢，全算在我帳上，多餘的，賠你們的損失，今兒大概沒酒客再敢上你們的門了。」

那酒保登時眉開眼笑，人家豈僅通情達理，且和顏悅色，他豈會怕這樣的人客，忙千恩萬謝，捧着銀子去了。

崔芙蓉也不收起生死判，連同短劍，就放在桌上，道：「我猜，下一個來的必是那養子不教的杜剛老兒。」

姜問天道：「蓉妹妹，我也久聞杜剛之名，他那盤龍棍可是重兵器，只怕不是你這生死判可能鎖拿得了的，休要小看了他，那父子二人若是前來，我替你接他兩招如何？」

崔芙蓉的眉兒一挑，說：「好啊，那麼這一個，該輪到我來打發他了。」

窗上才一暗，崔芙蓉已一探臂，生死

判先出了手，同時帶得那櫈子嘩啦一聲大响。

只聽那上來的人叫道：「啊喲，妞兒，你好兇。」幾乎是半身尚未露出來，已又倒了下去。

姜問天立時叫道：「蓉妹妹，不可殺人。」

他連那人是甚麼樣兒也未看清，因爲他全神貫注在樓口，不料人却打窗口上來了。

千萬不可再殺人，先前忘了叮嚀她，要不然，可眞成爲殺人的血芙蓉了。

他知崔芙蓉分從兩邊跳了起來，崔芙蓉更跳上桌子，但那人倒身，却未倒下街去，頭下脚上，一點窗口，原來那人的一隻脚仍然鈎在窗櫺上，迅速從右面窗口翻了進來。

好俐落的身法，敢情是一個鄉農，頭上還戴着一頂破舊的小草帽，頭髮挽成了一個牛心大髻，臉頰上竟也貼着一塊大膏藥。

兩人都是一怔，憑這身手，又豈會是個鄉農，就在這一怔的瞬間，樓梯上震天價响，早奔上來十數人，當先是三個人，也是一怔，便停下步來，顯然發現崔芙蓉原來不是醉芙蓉。

姜問天搶上一步，道：「各位，休要誤會，這位姑娘姓崔……」

不料那鄉農叫道：「醉芙蓉，你化了灰，也認得你，各位，別放走了她。」

趁兩人一轉身，他也跳到樓上，但却空着雙手。

姜問天已認出那當先的三人來，一個是傅仁的老鏢頭的大弟子，兩個是仁風鏢局的鏢師，全都在落雁坡的崖頭見過醉芙蓉的，江湖中行走的人，目光還有不銳利的，何況那日仇人見面，印象自也深刻。

「不是，」傅仁的大弟子道：「不過幾分像，但比那女魔年輕得多。」

右邊這鏢師上前一步，手中刀一指，說：「妞兒，你是誰，要命就快說！」

那隨後奔上樓來的人，分自兩面往上一圍，一時拖桌踢櫈，更助長了聲勢，雖沒人敢近身的，但樓上能有多的地方，早圍了個半圓。

崔芙蓉哼了一聲，眉毛高高挑了起來，也高高站在桌上的，冷冷地掃了衆人一眼。

姜問天攔在桌前道：「其實誤會了，各位全都見過醉芙蓉，這位姑娘的芳名倒也叫芙蓉，不過姓崔，那日在這樓上，連崔姑娘聽人在罵醉芙蓉，也誤以爲人家在罵她，因此得罪了華山寨四當家的……」

崔芙蓉連跺了兩脚，說：「你和他們嚕囌甚麼，哼！以爲他的人多勢……」

姜問天忙道：「妹子別惱，不過是誤會，各位，誰去過黑石山莊，那就認得這姑娘，她是黑山君的女兒。」

「她就是醉芙蓉。」那鄉農接口叫道：「各位，休被她騙過了，妞兒，你瞧，你的對頭來啦！」

「就是她！」樓梯上轟然一陣响，又有幾人奔上來，一人更排衆搶出，兜頭一棍劈落。

杜剛！是紅了眼的杜剛，姜問天那容他近身，斜跨一步，在杜剛的肘下一托，那狂怒的杜剛登時一個踉蹌，劈落的銅棍可就砸在桌邊了，嘩啦一聲响，一時碎木四射，半邊桌子已粉碎了。

崔芙蓉也怒極，飄身，生死判劃出一片寒濤，但姜問天更快，旋身，扣指一彈，把崔芙蓉連人帶判撞了開去，叫道：「妹子住手。」

那樓中登時咦咦連聲，杜剛狂怒撲出，崔蓉芙出手更快，但姜問天竟然硬把兩人分開了不說，且還是輕描淡寫，空着雙手，就憑他露這兩手，立即把樓中衆人鎮住了。要知杜剛一身硬功夫，手中那根盤龍銅棍有六十多斤重，在秦中早已威名遠播，但姜問天這少年，只有傅仁那大弟子才依稀認得。

他想起來了，那日姜問天去莊上弔過喪，現下他可成了此間的主人，忙站了出來，搖手道：「杜爺且暫息雷霆之怒，這位公子說得不錯，她不是醉芙蓉，果然她手中是黑魔女的生死判。」

「果然是黑山君的女兒。」有人說：「已長得這麼大了，却還認得出來。」

傅仁的大弟子攔住了杜剛，對姜問天一拱手，道：「公子貴姓？」

忽聽一聲呵呵，人叢中轉出一人來，說道：「長安公子果然言而有信，貧道已在此等候三日了，耑候公子有所交待。」

玄眞子！姜問天驀然記起來了，那日在玄都觀，幾乎被老道誤會他就是那殺人的兇手，當眞他曾對老道應承過，三日之中，必要找出醉芙蓉來，對老道作個交待，不料他竟忘得乾乾凈凈。

只聽咦咦啊啊連聲，人衆中有好幾位仁風鏢局的鏢師，全是從長安下來的，沒見過，也早對長安公子有過耳聞。

「原來他就是長安公子。」有人說。

「原來閣下就是長安公子，」傅仁的大弟子拱手道：「可眞是見面勝似聞名了，在下久仰得很。」

姜問天忙道：「不敢，道長是來得好，幸不辱命，那醉芙蓉姑娘雖不知現在何處，但眞象已明，原來另有眞兇，更有陰謀。」

不料一言未出，杜剛把擋在他身前的那傅仁大弟子一推，搶了出來，怒道：「殺人的眞兇，便已在此，還尋甚麼？今天我要不把這妞兒碎屍萬段，也難消我心頭之仇，妞兒，拿命來。」

話未落，棍已出手，却不待姜問天出手，玄眞子拂塵一抖，鐃是杜剛額上的青筋也冒了出來，那銅棍再也遞不進分毫。

玄眞子道：「杜老英雄且慢，適才貧道已聽得明白，更且兩番會過醉芙蓉，果然不是這位姑娘，老英雄是認錯人了。」

杜剛把樓板踏得震天價响，怒道：「那晚在經關，我那大兒子分明死在妞兒手中，這芙蓉花上染透了我兒的鮮血，豈有錯得了的，放手。」

嘩啦一聲响，傅仁那大弟子叫道：「杜爺小心！」他倒也扶住了杜剛，但杜剛身後的一張桌子，却已被撞塌了，散落在樓面上。

原來他拚命奪回熟銅棍，不料玄眞子突然鬆了拂塵，杜剛頓失了平衡。

老道又豈是有心，道：「老英雄此話果眞！」

崔芙蓉却把姜問天一推，道：「不錯，芙蓉花是我的，一人作事一身當，這老兒養子不教，三更半夜，那小子竟敢：：竟敢……」

她怒極了，又羞於出口，姜問天一把抓住了她，哼了一聲，道：「若不是老英雄失了教育，虎父怎會養出這樣的犬子來，三更半夜，溜進人家姑娘的房中。」

林剛叫道：「各位，這妞兒現在可招認了……」

玄貞子目中寒光暴射，跨上一步，道：「那麼，是你殺了他的大兒子，這芙蓉也是你放落在屍身上的！」

「是便怎的，」崔芙蓉怒道：「饒你養子不教的老兒不死已是我手下留情。」

杜剛一聲狂嚎，怒不成聲，一棍橫掃千軍，玄貞子拂塵一抖，却已攔住了窗前的去路，姜問天把崔芙蓉斜刺裏一推，劍已取在手中，向杜剛那勢如狂飈的銅棍一點，杜剛却就勢藏棍頭，現棍尾，向左跨上一步，不理姜問天，銅棍仍向崔芙蓉腰間掃去。

樓中衆人紛紛閃避，亦是刀劍並舉，糟了，都說殺人的是醉芙蓉，到底誰也不曾親眼看見，却是崔姑娘亦名芙蓉，不但承認殺了杜剛的大兒子，更直認不諱芙蓉花是她的。

玄貞子叫道：「回去！」呼的一掌拍出，崔芙蓉堪堪躲過杜剛那凌厲之極的一棍，正旋身圈臂，生死判不待杜剛變招，已然削出，但那酒樓能有多大，却巧轉到玄貞子右側。

姜問天待要搶救，如何能够，崔芙蓉已悶哼一聲，拋肩就地一滾，老道那一掌顯然仍掃中她的右肩，那生死判雖未出手，却已舉不起來，崔芙蓉氣極了，叫道：「賊老道，暗算人算不得英雄，看劍！」

好快的身法，只一盤旋，怒劍已刺到玄貞子胸前！

姜問天急了，橫掃一劍，劍尖在杜剛面上一晃，却叫道：「道長手下留情，我有話說。」

玄貞子身子一斜，拂塵一抖，眼看已掃在崔芙蓉的左腕上，姜問天道：「得罪了，請恕無禮。」駢指如戟，已向老道左脇下的期門穴點到，正是攻其必救，他在老道左面，如何能相助在老道身右的崔芙蓉。

玄貞子哼了一聲，飄身跳上窗檽，才見崔芙蓉一個踉蹌，顯然已肩傷不輕，右臂再也舉不起來。

說時遲，傅仁的大弟子連同衆鏢師，已刀劍並舉，往上一圍，姜問天一劍橫掃，竟發出龍吟之聲，顫動的劍尖，更吞吐出一片寒濤，那圍上去的頓又紛紛後退，姜問天趕緊一旋身，攔在崔芙蓉身前。

那樓中之人倒是大半都識貨，姜問天露這一手，不但顯示了他的內功眞力，而且那一劍掃出，當前的幾人皆覺砭膚生寒，分明劍未近身，却又都覺得似是已點到面門。

玄貞子一怔之後，喝道：「你是邱翳子的甚麼人！」

姜問天忙道：「道長既識家師，請容在下一言，這杜剛之子死有應得，芙蓉花雖崔姑娘所有，但人非她所殺，一時也難分辯。」

玄貞子厲聲道：「三日之期早屆，這不就是你作出的交待麼，把她留下，是非不難明白，貧道不難爲你，看在你師傅份上，你去吧。」

崔芙蓉怒道：「憑你也配留下我，嗳……」不料生死判才舉得一半，那右臂已垂了下來，額上倒又見了冷汗。

姜問天道：「道長錯了，大夥兒都在怒火頭上，豈能辨得眞僞，明白是非，請道長寬容兩日，在下定有個交待。」

他豈有看不出崔芙蓉肩傷不輕的，一時間倒沒了主意，憑他一人一劍，要退玄貞子恐也不易，何況秦中英雄已盡在此間，杜剛眼紅如火，棍法力猛，傅門的徒弟鏢師，人多勢衆，不好，馬嵬坡的蕭元龍也趕來了，即使能逃出去，那會死傷多少人？

玄貞子冷冷的說道：「只怕貧道便點了頭，也無人答應，公子既非兇手，爲何不置身事外。」

姜問天手劍一指一彈，再又迫退了怒吼的杜剛，一時之間，大夥兒不進，可也不退，傅仁的大弟子叫道：「蕭老英雄來得正好，這妞兒，就是殺死杜爺之子的兇手，敢情血芙蓉就是她的。」

蕭元龍排衆而出，長劍一指，道：「敢情又是你……」他豈不認識姜問天的，怒道：「那還等待甚麼！」

不料他的長劍才一領，蕭元龍身後的人羣中，已倒了三四個，樓中登時一亂，只見那臉上貼着膏藥的農夫，跌跌撞撞，啊啊，不知怎的！竟把蕭元龍撞得一個踉蹌，只聽他叫道：「敢情你這妞兒就是殺人的兇手，我和你有一天二地之恨。」

他手中並無兵刃，竟空手向姜問天抓去！

玄貞子也啊了一聲，在窗檽上橫跨了一步，同時左袖一拂，道：「原來這位眞人不露相，好極了。」

大夥兒全都恨極了醉芙蓉，但人人也都怕極了醉芙蓉，以往的且不說了，今日可都親眼見到杜剛出手三招，已兩番險險喪命，還是人家手下留情，誰也自知武功遠不及人家杜剛，如何不胆寒，是以仇人雖在眼前，就是誰也不敢站出去，玄貞子阻住了兩人的去路，亦不敢離開半步，眼看就是一個僵持之局，幸是蕭元龍即時趕到，嘿！好極了，這鄉農敢情眞人不露相，他騙得過別人，可騙不了玄貞子，他一肩頭把蕭元龍撞開，分明是醉八仙造極登峯的功夫。

說時遲，姜問天也不答話，現今秦中之人，人人痛恨醉芙蓉，不論有仇無仇，誰不欲手刃醉芙蓉，既然大家也認定崔芙蓉即是醉芙蓉，已是百口難辯，又何必答言，眼看鄉農已然抓到，姜問天倏地一切掌，左臂一圈，扣住了那人的脈門，道：「我不傷你，去吧！」

他再又露一手，後發制人，以攻爲守，若非武功登峯造極，必施展不出來，其實他是行險，當前敵衆我寡，又被對方團團圍困，不行險着，那就是有死無生，何況崔芙蓉已然受了傷。

只聽嘯嘯連聲，姜問天更是一怔，皆因他輕易扣住了鄉農的脈門，而且，咦！

他心下也噢了一聲，他分明是把那人向人叢中擲去，只要人羣一閃避，用意是打出一條下樓的路來，不料那鄉農擲出去的身子竟會拐彎，在空中霍的一個轉折，竟然撲向玄貞子。

兀自嚷嚷：「道爺，救命！」

玄貞子一閃身，竟然沒閃開，不，是那鄉農揪住了他的道袍，而且一頭向老道小腹上撞去！

眞個是變生頃刻，玄貞子本來封鎖住了窗上的去路，有老道站在窗檽上，姜問天帶着受了傷的崔芙蓉，休想能越雷池半步，是以他迫不得已才向人叢中打出路，不料，這麼一來，玄貞子的身子陡然失去了平衡，若不落下街去，就非落回樓面不可。

老道果然也了得，拂塵一抖，硬生生捲住了上面的窗花，只不過往左一挫腰，就穩住了身形，那鄉農却兩手一抱，抱住了老道的右腿，雖然成了半天吊，總算沒被擲落街心。

姜問天那敢怠慢，低喝了聲：「走！隨我來！」倏地一劍掃出，逼得樓內的人紛紛後退，他却已點地騰身，脚尖再向玄貞子讓出來的右面窗檽一點，掩護着崔芙蓉，雙雙落下街心。

要知崔芙蓉肩傷腿却沒傷，何況又已緩過那口氣來，雖然身後發出一陣怒喊，但追來的脚步聲倒相距越遠了。

兩人如飛奔出楓林渡，竟無人阻擋，其實也無人敢阻擋，一口氣奔了三四里地，確知沒人追來，姜問天才忙道：「蓉妹妹，歇一歇，這林子密茂，左面更是山嶺綿延，不怕有人追來了。」

崔芙蓉也再支持不住了，那脚步一停下來，那口氣一洩，身子登時一晃。

姜問天忙不迭攔腰抱住了她，惶急道：「你肩頭的傷……不要緊麼。」

崔芙蓉閉目不管，直喘氣，總算臉上不過微微見汗，因此倒更見紅潤，芙蓉如面的臉兒，倒更嬌艷了。

那麼，她的傷不要緊了，姜問天鬆了一口氣，其實，這一陣狂奔，能够快逾追風，他已知不要緊的，只不過關心則亂。

他兀自抱着她，坐在草地上，道：「蓉妹妹，讓我……瞧瞧你的傷。」

崔芙蓉嗯了一聲，把身子在他懷裏轉側了一下，把肩頭露了出來。

要瞧她的肩傷，不解開她的衣衫怎行，不料他才遲疑，崔芙蓉却不遲疑，却是她若傷了筋骨，那可不是玩的，不行，寬衣得先解帶，解帶然後才能寬衣，他輕輕地剝露出她的肩頭來，不料黑山的人膚色黃中透黑，偏她瑩肌勝雪，更難免要露些酥胸，偏他又不能不瞧，不瞧，解衣做甚麼。

他吸了一口氣，目不敢斜視。

那口吸入的氣，緩緩吐出來了，原來崔芙蓉的肩頭，只是微腫帶青，其實不重，顯然只是被玄貞子的掌風掃中，他心下倒不由一怔，老道那一掌他看得明白，分明擊中了，至少指尖也掃中了，若不是老道手下留情，豈會這麼輕微的？

當眞玄貞子在樓中，只是阻住兩人的去路，並未再出手，想想實是險極，老道那時若然出手，秦中羣雄自然也羣起而攻，那時，脫身可眞難上加難了。

「你你……」崔芙蓉脹紅了臉，說：「你……沒瞧够麼，要不要緊啊？」

「不要緊，」姜問天忙道：「你忍住了，我替你推拿一下，活活血，就不要緊了。」

他替她輕輕搓揉起來，她把臉兒埋在他懷裏，那滑如凝脂的肌膚抖顫了一下，他的心兒却劇跳起來。

不料姜問天連身子也跳了起來。

「嗳喲！」崔芙蓉叫道：「你……做甚麼！」

只見寒光一閃，姜問天的寶劍已出了手，喝問道：「誰！」

崔芙蓉一躍而起，才知有人來了，當眞人家即使追趕不上，豈有輕放過他們，不追來的。

坡上樹後，竟有人也嗳喲一聲，說：「好一個軟玉溫香抱滿懷，輕憐蜜愛。」

崔芙蓉右手生死判，左手短劍，皆已取在手中，但聞聲，却不見人，來路沒人，林中亦不見人，可知也不過只有說話這人。

姜問天的劍却垂下來了，說：「原來是你，出來吧，還躲着怎的。」

崔芙蓉一錯身，站到姜問天身側，再又喝問道：「是誰，滾出來！」

坡上人噗嗤一聲笑，却又嗳唷一聲，說：「敢情這裏有一位大國手，眞個是手到回春，小妹子，我倒是想滾出來，只不過有些兒害臊。」

這把聲好生耳熟，崔芙蓉一怔，坡上人却已從樹後轉出來了。

崔芙蓉大怒，飛掠撲出，生死判一晃，由下攻上，脚下點地，那身子豈會不落，左手劍已同時向那人下盤抹去！生死判便也護住了她的頭部。

姜問天已叫道：「快住手，你看他是誰！」

那人哎喲一聲，說：「攻守一招，好身手，小美人兒，你可眞兇。」

那人只是半旋身，其實只一滑步，便已躲過，却是崔芙蓉落在土坡上了，但她立即又跺脚，騰身，道：「我和你無寃無仇，你你……」

姜問天竄上，一伸手就扣住了她的手腕，道：「別鬧了，我們到處找你，你倒捉弄我們，蓉妹妹，你還沒認出來麼，你看，他是誰。」

他不是那鄉農麼，膏藥仍然貼在他臉上，他把破草帽一掀，仍然是年輕的農夫，只不過擠眉弄眼，笑得蹊蹺。

說：「幾日不見，何時就成了你們啦，一個哥哥，一個妹妹，眞羨煞人。」

「嗳呀！」崔芙蓉叫道：「原來是你，大姊姊，原來你作弄咱們。」

原來是醉芙蓉，是穿上綺羅裳就渾身不自在，穿上男兒衣，不用扮，已活脫就是小子的胡蓉。

胡蓉走下坡來，也叫起屈來，說道：「我若不是喬妝改扮啊，今天能助你們脫得了身嗎，好啊，哥哥妹妹。」她酸溜溜地瞄了姜問天一眼，說道：「我一轉背，你們這哥哥妹妹就沒了影兒，到處尋找，找了幾日幾夜的，倒是你們，不是我。」

姜問天一怔，隨即記起來了，醉菩提

暗中跟隨在她身後，胡蓉並不知道，他和崔芙蓉險死還生，她連她那和尚師傅的面也沒見到，又怎麼曉得。

姜問天道：「說來話長了……」

醉芙蓉忽然一搖手，側了側頭兒，說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快隨我來。」

不用瞧，亦知是追趕前來的人近了，要論腳底下的功夫，既已到了曠野山林之地，三人自不會把追來的人放在眼裏。醉芙蓉才走得兩步，忽又轉過身來，對姜問天說道：「那破廟想必你還記得。」

姜問天不用問，也知她說的那一個破廟了，點了點頭。

醉芙蓉道：「你們哥哥妹妹，去那裏等我，別一直前去，得繞上幾個彎兒，我得把這些人引開去。」

那追趕前來的人，不但已能見到了，因爲不下十數人，是以連腳步聲也能聽得到了。

姜問天說了聲好，對崔芙蓉一招手，即忙鑽入林木深處，卻故意在山石的高處一現身，越過了山脊，才折而向右，繞道奔向那破廟。

七八里地，倒繞行了十餘里，由正西而轉到南面。

崔芙蓉道：「這不是落雁坡麼？」

正是落雁坡，姜問天心中一動：那日醉芙蓉從坡下把他帶到那破廟，不是因爲那破廟隱秘，只不過那是一個最近，又能遮蔽風雨的處所，難道她這幾日就是借那破廟落腳？

姜問天道：「那廟就在坡右，翻過前面那山坳就能見到了。」

卻見楓林渡東面那道觀，也是個破敗的廟宇，他和醉芙蓉也曾灞橋那破廟中對飲過，怎生醉芙蓉提及破廟，他多半句也不問，就奔了這裏來？

破廟已在眼前了，他也認出了兩個黑衣人倒斃之處，不禁又皺了皺眉頭。

崔芙蓉說：「無端端的，你搖頭做甚麼。」

姜問天向上面望了一眼，醉芙蓉當然不會先到。說：「蓉妹妹，黑石山莊的人，無論是誰，甚至連你娘，都被你爹暗中下了蠱毒，因此沒人敢反抗他，全都得聽命於他，是不是？」

「只有我不會。」崔芙蓉說：「因爲我不到十歲，娘就帶了我上崆峒。」

「那麼，」姜問天說：「那麼……走吧。」

心想：醉芙蓉若是知道這般人無力反抗黑山老怪，她是否也如此下手無情呢？

他又搖了搖頭，他已眼見過先後有五個……不，連用崔芙蓉的哥哥黑三郎，先後六個黑石山莊的人死在她手中了。

崔芙蓉也不追問，她有這麼個心狠歹毒的爹，提起來，就令她羞愧得抬不起頭來，還能問，又還用問麼。

殿中依然如故，仍然蛛網密佈，灰燼傍邊的草堆，也並不更零亂，他曾在草堆上躺了一夜，醉芙蓉也曾在那上面睡過，睡在他身邊，就像剛才發生過的事一樣，他清楚記得，那日他最初回復過來的知覺，就是觸摸着她那柔軟的軀體，而她，竟沒動彈，竟如無覺，那一定是爲了救他，忙了一夜，倦極睡着了之故，她也一定想不到他那麼快就醒來，否則也不會在他身邊躺下來的，人家是個姑娘啊。

其實，這蛛網密佈，塵埃寸積的破敗殿堂，又遍地瓦礫，除了他躺的那草堆，除了在他身邊，還有甚麼地方能躺得下身來。

崔芙蓉忽然咦了一聲，疾退一步。

草堆中，忽然坐起一個人來，大半個身子仍然埋在草堆中。

崔芙蓉叫道：「噯呀！大姊姊，你壞透啦，又嚇了人家一大跳。」

是醉芙蓉，倒像是大夢初覺，大大打了個呵欠，頭上堆滿了亂草，吟道：「大夢誰先覺，生平我不知。兩位哥哥妹妹，才來呀？」

她揉着眼睛，但眼兒一點也不惺忪。

醉裏菩提醉不迷，她師傅醉吟狂歌，乃是不離嘴的，她如何不也學到了家。

若然她只是把追去的人引開，立即逕奔前來，先到此間那也不奇，崔芙蓉天眞得聽不出她中的刺兒來，說道：「你在找甚麼？」

醉芙蓉在草中亂扒亂找，崔芙蓉也走近前去，幫助尋找，把草堆也翻弄得更亂了。

醉芙蓉說：「小妹子，你眞好，我失落一個小葫蘆，已成了金黃色的，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若然醉芙蓉約他來此相見，她再又從草堆中鑽出來，他仍然不明白，現在，他還會不明白麼，他也曾在草堆中亂翻亂扒，那葫蘆救過他的命，而是因爲葫蘆原是醉芙蓉的，他要永遠把葫蘆留在身邊，因爲他永不忘記醉芙蓉。

「小葫蘆，金黃色的？」崔芙蓉直起腰來了，拿眼來望着姜問天，說：「他腰間也有一個金黃色的小葫蘆……」

醉芙蓉啊了一聲，說：「是了，你瞧，我睡得迷迷糊糊，我記起來啦，不錯，他那日從草堆中檢了去。」

她站了起來，抖落滿身亂草，姜問天訕訕地，說道：「原來你不知道，這幾日我已再世爲人了，豈僅是險死還生，簡直是死而復活，那經過，令師知道得最是清楚不過。」

「甚麼？」醉芙蓉說：「我師傅……也來了？」

「果然你不知道，」姜問天道：「若不是令師適時趕到，我和她早沒命了。說來話長，我們都下了。」

姜問天避開她的目光，把那晚醉芙蓉走後之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道：「原來老怪練成了一種劇毒的毒藥，竟連他這親生的女兒也不放過，偏是崔姑娘以爲是在黑山長大的，百毒不侵，把那能避毒的香囊給了我，是以，我們都中了劇毒，幸是令師突然現身，把我二人救去青松嶺上，得無憂叟活命醫治了數日，才得以不死，我們二人也不過餘毒才除，便立即趕了來。」

醉芙蓉望望兩人，道：「無憂叟，那老頭兒每逢路過河洛，總要和我師傅醉上幾日，原來……原來……」

姜問天敢抬眼來望她了，那日他不知那少年即是醉芙蓉，曾經表露了對她的眞摯情意，而且那麼痴情。她是他從蜀中北

來，遇到的第一個姑娘，那麼美，武功那麼高絕，若不是她欠缺了姑娘應有的溫柔，有時，不，太多的時候，都冷得令人不敢親近，那就十全十美了，何況醉芙蓉反倒救過他，他原是暗中隨後保護她，也應承過醉菩提，暗中相助她的，卻反而是人家姑娘救過他的命，即使他不一定會喪命，但總是救過他了，她就是用那個現在珍藏在腰間的那金黃色的小葫蘆，而且，不是一次，三日中，兩番救過他的命。

塵封的古刹，面前是他們共臥過的草堆，還有他腰間的小葫蘆，她是故意引他來此，喚醒他的記憶麼？噯呀！那一定是的。

姜問天又掉過頭去，避開了她的目光，那麼，她對他也非是無情了，她！竟也有情。

「原來你們在白雲崖上，」醉芙蓉點了點頭，道：「好狠毒的黑山老怪，竟連他自己的親生女兒也不放過，不怪這幾日，你們無影無踪。」

崔芙蓉道：「大姊姊，你不知道，娘和他本無恩情，更早絕了夫妻之義，他知我是娘派來查考他所行所爲的，若然娘知道他非但沒革面洗心，倒加倍殘酷歹毒，娘豈會放過他，因爲娘有言在先……」

「於是，」醉芙蓉說：「他就殺你滅口，但是你娘不見你回轉崆峒，又豈肯甘休。」

崔芙蓉道：「我明白爹是怎麼打算的，那時，他已稱霸秦中了，只賸下娘一人和他爲仇作對，不用說，他的爪牙也已多了。」

姜問天一拍大腿，道：「哦！我明白了。」

醉芙蓉一怔，說：「你明白甚麼？」

姜問天說道：「我們一直在奇怪，老怪暗算殺死的，若不是毫無武功，那武功也不是出類拔萃的，玄都觀的道士不用說了，傅仁年老力衰，他兒子的武功也不及他的弟子，華山寨二當家，武功也數他最弱。」

醉芙蓉的眼中出現了冷芒，道：「你是說，黑山老怪激起了大夥兒的仇恨，不全是爲了對付我一人？」

「他一定別有用心。」姜問天道：「若然你最後落入他手中，爲秦中羣雄報了仇，自是人人感激，他自也出人頭地，那時，他只要再做些手腳，那時，不怕秦中羣雄全都聽命於他。」

醉芙蓉愕然道：「做些手腳……」

崔芙蓉叫道：「說的是，爹一定是如此歹毒用心，大姊姊，你不知道，黑石山莊中的人，全都被他暗中下了蠱，甚至連我娘也不免，誰要不聽他的話，那就……那就……」

她面上掠過一抹恐怖的寒顫，因爲她的面孔也抽搐得歪曲了，顯然她忘不了那慘死者的恐怖。

姜問天道：「論功夫，崔姑娘的娘其實高老怪不只一籌，更痛恨老怪的作歹爲非，也直到解除了蠱毒，才能帶着崔姑娘遠走崆峒。」

醉芙蓉切齒道：「原來老怪還有更歹毒的陰謀，不怪他貓哭老鼠，倒會去傅仁靈前哭祭了，不好，咱們得趕快尋出老怪的下落來。」

姜問天聽她又說「咱們」了，才鬆了口氣，心下卻又一緊，怔道：「難道老怪這幾日中，也失了踪？」

醉芙蓉點頭道：「那晚我吃的老怪的毒汁，揚言已把我擒住了，要把秦中羣雄引去落雁坡，是以趕去攔阻，不令老怪的毒汁得售，不料我脫身之後，再回頭，便再也尋不到老怪了。」

姜問天道：「老怪手下的人衆多，眞會忽然之間無影無踪？」

醉芙蓉道：「那也不是，第二天午後時，我在那道觀前的樹林中，擒住了兩個黑衣人，一瞧就知是黑石山莊的人馬，不料……」

崔芙蓉道：「大姊姊，那兩人是不是寧願死在你劍下，也不敢洩漏半句？」

醉芙蓉道：「我可不是要殺他們，不料他們冷不防向我劍上撞來。」

崔芙蓉面色慘白，道：「大姊姊，他們既然落在你手中了，那就非死不可，因爲回去也是死，我爹不信他們一句也沒洩漏，可就死得更慘了，死在你劍下，倒死得痛快些，因爲我爹最是多疑，也最怕洩漏了他的機密。」

姜問天清楚看到，醉芙蓉的眉梢兒挑了起來，若然她不存心殺那兩人，她的劍倒躲不開麼。

他的眉兒卻微微蹙了起來，算算看，她不是兇手？黑石山莊的人，先後已是七人死在她的劍下了，他心下又掠過一抹寒意。

醉芙蓉的牙齒也咬得格格作響，面上罩着一層寒霜，道：「依你猜，那兩人手中握着甚麼？」

崔芙蓉道：「芙蓉花，是麼，爹一定以芙蓉花爲記，在敵我不分的黑夜，用以辨認自家人，其實，他是要人家知道：黑石山莊的人也有不少死在大姊姊手中。」

「這麼一來，」醉芙蓉哼了一聲，說道：「再不會有人疑心他了，即使當面指證，也無人相信，好狡猾歹毒的老怪！」

一時間，三人都不言語，那醉芙蓉更不停地踱起步來，這事當眞辣手之極，不怪醉菩提要他和崔芙蓉趕來相助，黑石山莊的人馬先後已有七人死在醉芙蓉手中，死人身上也都有一朶血芙蓉，誰還會相信黑山老怪是殺人的兇手，卻是人人都能一眼就認得出來，被殺的是黑石山莊的人。

「這這……」姜問天也沒了主意，現今連崔芙蓉也被大夥兒認爲是殺人兇手，她又當衆承認殺了杜剛的大兒子，芙蓉花爲其所有，豈偏不能女證父兇，連崔芙蓉倒時刻有危險，連面也不敢露出來。

姜問天也踱起步來，崔芙蓉却慚愧得低下頭去，她竟有這樣的爹，教她怎會不羞愧。

醉芙蓉停下步來了，瞧了兩人一眼，目光落在崔芙蓉面上了，道：「小妹子，你是再不能露面的了，只怕你一露面，非但無濟於事，倒死得人多，咱們辦不了事，倒先得保護你，這神龕後面我藏得有一包乾糧，說不得，你得留下來，而且時刻得小心，休被人發現了。」

崔芙蓉可憐生地，眼巴巴望着姜問天，不料姜問天嘆了口氣，道：「令師竟也

有失算的時候，他遣我們前來，原以為有助於指證黑山老怪，不料倒反而：：」

崔芙蓉霍地站起身來，道：「令你們縛手縛脚，是不是，旣然現今都認為我是眞兒禍首，那血芙蓉原本是我的，我也眞殺了姓杜的，再說，黑山君是我爹，那更假不了。」

姜問天急了，叫道：「蓉妹妹。」

崔芙蓉一掠已到了殿門口道：「這是我自己的事，我更有干係，你們休管，我也不要你們帮助，更不要你們保護：：」

姜問天一把沒揪住，崔芙蓉一閃身已飛掠下山去了。

他追了兩步，怎麼醉芙蓉不出聲？也不攔阻？他一回頭，只見醉芙蓉倒揚了揚眉兒，似笑非笑，說：「她年紀不大，倒任性得很，除非在前面等你，只怕你也追她不上，這姑娘好一身絕頂輕功。」

姜問天道：「但：：她這一去：：」

醉芙蓉道：「我找了三日夜也尋不出黑山老怪落脚之處來，我不信他已回去黑山，你信不信，有她露了面，那黑山老怪必然也跟着露面，老怪巳是絕滅了人性，必要殺她而後甘心，暫時也才能安枕。」

姜問天大吃一驚道：「那更得趕快去不可，她兩面受敵，我先走一步了。」

醉芙蓉一直目不轉睛地望着他，也目送他遠去了。她的下巴也拉得更長。

四、交趾之毒

姜問天追到山下，那還有崔芙蓉的踪影。

「蓉妹妹，蓉妹妹。」

他呼喚了兩聲，却不敢大聲了，不料為助醉芙蓉而來，現下秦中羣雄，大夥兒的矛頭却指住了崔芙蓉，她倒揹上了兇手的罪名，至少也分担了兇手的罪名。

醉芙蓉，崔芙蓉，一個當衆承認在先，一個承認血芙蓉為她所有於後，更坦認殺死了杜剛的大兒子。

兩個姑娘一般無辜，一般：：說眞的，那日初見崔芙蓉，若然醉芙蓉不是在他身邊，驀然一見，他只怕也會當崔芙蓉就是醉芙蓉，當然，他們能分辨得出來的，一個年長，一個年幼，但人家呢，何況醉芙蓉時而釵，時而弁，誰會仔細去小心分辨。

她這一去，越想越危險，秦中羣雄，仍在到處攔截搜尋她，若是遇上黑山老怪，那更危險，連她的爹也不放過她，怎麼會不危險。

她去了何處？追出山口，崔芙蓉仍無影無踪。

忽然，他心中一動，那道觀，她一定去了那道觀。

他記起來了，那日他和崔芙蓉中了老怪的劇毒，他在失去知覺之前，分明聽到老怪吩咐手下，去那道觀會齊，那瞬間，崔芙蓉想來也會聽到的。

她一定去了那道觀。

他還能認得出方向，這古刹在楓林渡南面，道觀在正東。

他向東北狂奔，再又翻過一個山坳，咦，玄眞子，眞是那老道。

老道在下面一閃身，掩藏在樹後，向身後望。

幸是老道向身後望，否則已發現他了，為何老道掩掩藏藏，又向身後望了，難道躲避甚麼人？有人跟踪他？

沒人啊，姜問天在上面，也看得遠，但老道奔出不遠，又隱住身軀，又回頭望，這可奇了，老道不是追尋崔芙蓉和他麼？誰會跟踪他？現下的秦中羣雄，武功數他最高了，無異羣雄由他率領，夥麼，怎會怕人跟踪他呢？

姜問天大奇，却是一見老道，他正到處尋找崔芙蓉，他許從老道身上，能够找得出來，至少也不再茫無目的，無論如何，這老道是唯一的勁敵，崔芙蓉祗有在老道的掌下，生死判和短劍都發揮不出威力來。

姜問天登時有了主意，跟定這老道，至少便尋不到崔芙蓉，她也安全多了，因强如杜剛，肝銅棍再力沉勁猛，她也遊刃有餘，何況老道的行動詭異的令人驚奇。

更令姜問天驚奇的是，前面已是那道觀了，就在那半山林中，老道分明也是奔向道觀而來，不錯，老道兀自掩掩藏藏，行動閃縮，在上山了。

姜問天急忙捨了老道，繞到觀後，倒比老道更先到了一步。

老道霍地騰身，竄上觀傍的一株大樹，竟又在向來路上打量。

姜問天心下一喜，心想：是了，這老道必是也發現了黑山老怪的陰謀詭計，也知道老怪在此落脚。

是了，是了，玄眞子今日對崔芙蓉分明手下留情，否則崔芙蓉的肩傷不會那麼輕，那一掌他眼看援救不及，已然拍落她肩頭，怎會僅有一些兒青腫。

他心下一喜，若得這老道相助，有他站出來指證黑山老怪才是眞兇，秦中羣雄自也會相信了。

他正要現身招呼，不料玄眞子已飛身落入觀內去了，那道觀只是冷落了，其實並不十分破敗，牆垣也都完好，但牆內遍地蓬蒿，高與腰齊，姜問天忙也飄落，却已不見了玄眞子。

正因蓬蒿滿地，雖易掩藏，但若有人，也易被發現，尤其是眼看有人落入，奇怪，玄眞子却已失了踪跡，而他却是跟踵下落的？

除非玄眞子已多次來此，已是熟悉了裏面的情形，身子一落下，立即去了。

一定是立即去了，姜問天等了一會，在午間的微風中，蓬蒿只是規律地輕拂，玄眞子又豈會潛伏不動的。

忽然間，對面坡上有了人聲，現出個黑衣人來，那觀後右面是個不十分陡的山坡，却無牆垣，原來坡上的林中，有幾間房屋，若不是那黑衣人現身出來，他幾乎發覺不出，因為不但草深，而且被茂密的枝椏掩蓋了。

姜問天大吃一驚，因為玄眞子隨即現身出來，而且揮了揮手，黑衣人却一點頭，立即又隱了去。

他驚得目瞪口呆，難道玄眞子也與黑山老怪勾結，同流合污。

不，他們知道黑山老怪歹毒狡滑，是眞兒禍首，秦中羣雄都還當老怪是好人，其實又有何可驚訝的，黑石山莊的人，不是死得更多，死的人屍身上不也有血芙蓉麼？也許老道是來商量，共同聯手對付醉芙蓉，老道並不知老怪才是眞兇。

好險，幸好適才他沒有現身與老道相見。

玄眞子像是和黑石山莊的人熟極，黑衣人隱去了，老道一直進入屋內去了。

姜問天並未疑心盡釋，想到老道一路之上掩掩藏藏，若然眞是為了與老怪聯手對付醉芙蓉，又何必掩掩藏藏。

他心中一動，倒掩掩藏藏起來了，順着那牆根，藉那蓬蒿隱蔽着身形，繞到屋後。

若不是他先在前發現了房屋，幾乎到了屋後，也發現不出坡上有屋子，因為屋子上下，爬滿了籐蔓，低垂的枝葉，又自上面覆蓋住了，其實，那也是能理解的，前面道觀中那麼多房舍也空置了，何況這坡上林中的小屋，不怪醉芙蓉尋找了數日，也不見老怪的踪跡了，這地方實是隱秘之極。

他溜入屋牆下，不，已不是牆了，是籐蔓中，竟被他從撥開的籐蔓中，發現了一個幾乎被密封了的小窗，那籐蔓雖然虬結了得重重疊疊，又豈無一點空隙的，他已聽到了人聲。

屋中有人在踱步，步聲到了前，停止了，他見到個黑衣人的背影，却不見那人的頭，可見那人極是高大，頭都高過了窗戶。

是老怪，果然是黑山老怪。

他明知是老怪在屋中，但陡然近在他眼前，仍然驚悸得感到一陣窒息，他自不會是忌憚老怪的武功，但這老怪若發現了他，只要一彈指，他就活不成了，這裏可沒有無憂叟。

但老怪顯然萬想不到屋後會有人，只聽他厲聲道：「你說，你傷了她？」

「是，」是玄眞子的聲音，說道：「我知她是莊主的女兒，所以：：」

「所以手下留情！」老怪怎麼倒發怒了，是因為玄眞子傷了崔芙蓉麼？

老怪的語氣令姜問天大感驚訝，玄眞子的武功無出其右，在秦中可說首屈一指，老怪對他却語帶喝斥，老道竟然對他恭順得很。

黑山老怪怒不可遏道：「我是怎麼吩咐你們的？若見到那妞兒，立即殺却。」

老道說：「但她是莊主的女兒，我以為：：莊主不過是一時在氣頭上，不是當眞要殺姑娘。」

姜問天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眞眞萬想不到，玄眞子已然降服於黑山老怪，和那個華山寨的老者一般，竟已經聽命於老怪。

現在，他才明白了，玄眞子今日那一掌，竟然手下留情，原來是這個緣故。

黑山老怪突然發出一聲狂笑，說道：「你們那裏知曉，我只有兒子，並無女兒，那丫頭是她娘肚子裏帶來的，那是我的女兒，今天看在你總算出於對我的敬畏，非是存心違我之命，我暫且饒過你這一遭，快去快去，拿那丫頭的命來見我。」

玄眞子連聲稱是，屋中話聲寂然，踱步之聲却又再入耳，顯是黑山老怪又踱起步來了。

姜問天大氣也不敢出，他巳在老怪手中死過翻生了，不料玄眞子竟也聽命於老怪，不用說，老道必也中了蠱毒，而且必然是這數日中的事。

敢情崔芙蓉並非老怪的女兒，老怪竟也說得出口來，是她娘帶着肚子到黑石山莊的，那麼，崔芙蓉其實並不姓崔，另有生父，而她竟然不知道，是了，她娘必是也難於啓齒。

他突然感到：：不不，分不清是難過，還是喜悅，他為崔芙蓉難過，又一個生父也不知是誰的姑娘，甚至還不知另有生父。

他喜悅，因為她不是黑山老怪的女兒，不怪老怪要殺她了，那麼，由她站出來指證老怪是眞兇，甚至殺了老怪，蓉妹妹就再不會痛苦終生了。

為他自己，為蓉妹妹，他喜悅。

蓉妹妹，在他心中，她是蓉妹妹，她是那麼可愛，便沒有無憂叟的撮合，今生今世，她已是他的蓉妹妹了，她又豈能再嫁他人。

不，這不是喜悅的時候，多可怕，好厲害的黑山老怪，好歹毒的陰謀、詭計，想想連玄眞子這樣的高手，竟也巳受制於他，聽命於他了。

老怪武功平常麼，但老怪彈指、拂袖，都能殺人，他巳兩番在老怪手中死裏逃生了。

他摒住呼吸，悄悄溜了出去，現今當務之急，是保護崔芙蓉。

她也到這裏來了麼？在歷練上，她不及醉芙蓉，但一般的冰雪聰明。

他緩緩吸了一口氣，這房屋四週，有多少老怪的手下？甚至有多少高手？據崔芙蓉說：她娘的武功也遠在黑山老怪之上，又豈僅一個玄眞子，她娘巳然懷孕，却又作了黑山老怪的妻子，怕不也是中了蠱毒之故，那麼，當然也會有第三個，不料交趾之毒，這麼厲害，這麼陰毒。

不，厲害陰毒的，還是交趾的南蠻。

不，蠱惑鬼蜮技倆，終歸邪不勝正，到頭來，不過是自取滅亡。

用老不分，乃凝於神，但姜問天那口氣尙未吸完，只聽有人叫道：「老道，回來。」

是在喚回玄眞子來。

好像，就在他身側，相距不到一丈，有個黑衣人站了出來，接口喚道：「老道回來。」

「老道回來！」

後面坡高處，樹上有人現出聲來，接口向山坡上召喚。

姜問天暗叫了聲慚愧，原來玄眞子老道適才打後山走的，若不是繞過屋後上山，分散了這些潛伏守望人的注意，只怕早發現了他了，何況這又是大白天。

玄眞子回頭來了，正從山坡上走了下來。

那三個黑衣人巳隱去了，他看得出玄眞子咬緊了牙關，眼中像要噴出火來，那步下也沉重之極，但仍一步步走回頭來。

姜問天見狀急忙再縮身，再又溜回窗下。

好半晌，才聽黑山老怪冷厲的聲音，說道：「雜毛，看來那一日夜萬蟻鑽體還

不足够，想嚐嚐毒千蛇蝕骨啃心的滋味，是不是？」

「不不！」玄眞子抖顫出極峯恐懼，說：「不：不敢，貧道聽候莊主差遣。」

黑山老怪厲聲喝道：「聽得呼喚，爲何不快快滾回來！」

玄眞子的聲音抖顫的更厲害了，惶恐道：「請莊主吩咐。」

老怪冷冷哼了一聲，道：「雜毛，你要敢不聽命，妄生異心，只要一日不服我的解藥，別人三日夜，我要敎你七日才能變成蛆虫，全身潰爛也死不了。」

「不敢：不……不敢：：」玄眞子顫聲道。

黑山老怪道：「你聽着了，我已變了主意，不必殺那丫頭。」

玄眞子道：「是，說甚麼她也還是莊主你撫養大的。」

老怪狂笑呵呵，說道：「我不是饒那丫頭不死，而是讓她多活些日，尚有用她之處，我忽然想到那婆娘不見這丫頭回山，怕的是她會尋來，我也不怕你這雜毛曉得，當今天下，我只有對這婆娘莫奈其何，也怕她幾分，嘿嘿，這丫頭可是她的命根子，若然擒下她，却不殺她：：」

「她娘就非聽你的命不可。」玄眞子竟然討好起老怪來，呸！

姜問天感到一陣噁心，心說：若是我，就一掌震破自己的天靈蓋，不也就免受活罪，痛痛快快死了，强過苟且偷生。

老怪說：「我就是這個主意，快去把那丫頭擒來，不但要活的，而且不可傷害她，否則，那婆娘尋了來，就會和我拚命，也不能要脅她了，哈哈，我就是這個主意。」

就是這個主意，老怪必是越想越得意，分明那最後一句，是在對他自己說的。

姜問天可鬆一口氣，崔芙蓉就是不幸落入她手，至少，暫時沒性命之虞。

「去罷！」

「是。」玄眞子說，聲調雖然低沉，但已不再像初時一般顫抖了。

屋中又再次寂然了，顯然除了黑山老怪，再沒第二個人了，他在做甚麼？姜問天却不敢瞧，大白天，他只要一長身，屋中的人立即就會發現他，玄眞子去了，屋外守望的老怪手下，也會發現他，那還了得。

這老怪顯然比他先前所認識的更可怕，連玄眞子也降服於他了，如今不令姜問天胆寒，但黑山老怪爲何躲在這裏，數日不出此屋一步呢？

難道有黑山老怪也懼怕的人在？那又是誰呢？醉菩提，無憂叟？

不，醉菩提說過，他不便出面的，無憂叟亦未下白雲崖，醉菩提顯然亦未希望無憂叟下驪山，那日也是說要姜問天和崔芙蓉趕快前來相助。

驀然間，姜問天心下閃過一抹亮光，要崔芙蓉前來相助，崔姑娘可和他一樣，已在老怪手中死而復生，說是要她來指證老怪是殺人兇手麼？不，若然當衆指證老怪是殺人的眞兇，只怕老怪更會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開殺戒，死的人更多了，想想連玄眞子也聽命於他了。指證又有甚麼用。

他明白了，明白醉菩提的用意，黑山老怪原是適才親口說出來了麼，當今天下，老怪只怕一個人，崔芙蓉的娘黑魔女。

只有黑魔女，只有她不再怕老魔的蠱毒，且能解老怪的蠱毒，否則也不敢在崔芙蓉未受蠱毒之害前，凉走崆峒了。

是了，是了，黑山老怪爲何暫時不繼續暗算人，不但暫時放下醉芙蓉，甚至連醉芙蓉也找不到他，必是知道崔芙蓉的娘黑魔女，不見女兒回返，一定會前來尋找，只要她一下崆峒，長安道上出了這麼多命案，秦中羣雄全到了楓林渡，她豈會不曉得的，她一定知道是老怪作怪，一定尋到這裏來。

只怕醉菩提的用心在此，崔姑娘不能指證父兇，指證出來，也無濟於事，却可引出黑魔女來，難道大和尚也怕了這黑山老怪？

不行，他得趕快走，玄眞子已走了不少時候，若然崔姑娘眞也向他這道觀來了，就難免撞上，她豈是老怪的敵手，何況右肩已受傷。

他蛇行退出窗下，若是風大些，那就好了，他牽動藤蔓，也不會被人注意。

但時屆中午，只是偶然有一點微風，雖是心中焦急却不敢動彈。

不，他豈是眞把黑山老怪視作不可抗的鬼魔，別人不說了，便是適才的玄眞子，一掌就可立斃老怪於掌下，但不能，醉芙蓉還要活着的老怪來洗刷不白之寃，殺了黑山老怪，這些人，無數無數，甚至不知其數的人，都也沒命了，而且都會受够了活罪才能慘死，因爲只有老怪才能解得蠱毒。

姜問天一陣心寒，握着劍柄的手心，早被汗濕透了，總算還沒把牙齒咬碎。

忽然間，他明白了，明白甚麼叫「邪不勝正」，不過是終不勝正而已。

姜問天搖了搖頭，他苦笑，嘆息！

邪終不勝正，只不過是總有一敗而已，是則在這一敗之前，邪不但勝正，而且勝算無數，終有一敗，其實何異智者之失，者智千慮，必有一失，邪者千勝，必有一敗而已，不同的只是，失者不一定前功盡棄，而敗者必一敗塗地，萬刧不復而已。因道者多助，邪者寡助而已，多勝者驕，驕必輕敵，輕敵易爲敵所乘，更兼寡助，終有一敗而已。

他搖頭，嘆息，邪不勝正，不過多勝常勝之後，終有一敗而已，正之勝邪，不過累敗之後，終獲勝利而已，是則累敗之損傷何大，勝也何其悽慘，就像目前，黑山老怪把秦中羣雄玩弄於股掌之上，德高望重者被殺，綠林尊寇亦不免，更不用說老幼無辜了，憑他和醉芙蓉的武功，無一不能勝黑山老怪，更不說醉菩提和無憂叟了，却非但莫奈其何，連玄眞子這樣的內家高手，竟也受制於他。

他搖頭，甚至不寒而慄，想想看，要殺老怪，其實容易之極，竟無人敢殺這該殺的老怪，這麼多武林高手，竟也束手無策。

他又搖頭了，現下他是眞正明白了，明白醉菩提爲何不露面，倒命崔姑娘和他趕快前往相助，其實他無能爲力，能相助的，只有崔芙蓉，其實，不過是要由她引



出她娘黑魔女來，因爲當今天下，唯有黑魔女才不懼老怪的蠱毒，除了黑山老怪，也唯有她才能解得蠱毒的人，但崔芙蓉怎生說來，說她娘今生今世，誓不下崆峒的了。

那麼，崔芙蓉又怎生引得黑魔女下崆峒？

姜問天想到這裏，不禁打了個寒戰，日正當午，烈日正當空，他却如身在冰窟中。

除非……崔芙蓉死了，死在老怪的手中！

女是娘身一塊肉，愛女被殺，不怕黑魔女不下崆峒。

這就是醉菩提的用心麼？多可怕，多殘酷的用心，黑山老怪只怕已明白醉菩提的用心了，既然老怪不知有醉菩提，也悟出了這個道理來，所以才要玄眞子去把崔芙蓉擒來，但並非不殺她，不過暫時不殺，活着的崔芙蓉，對老怪有用而已。

眞沒料到，佛門弟子，還說他心中有佛的佛門弟子，竟有如此殘酷的用心。

姜問天一咬牙，崔芙蓉若落入老怪手中，還會有命？暫時不殺，早晚也是死。

他豈能見死不救，當眞黑山老怪雖然歹毒可怕，若然不讓他近身，不搶去上風頭，又有何可怕的，要說眞可怕的，却是不能殺死老怪，崔芙蓉可能見到了，玄眞子已去了一陣，他得趕快走，趕快辨認風向，出手也得快，黑山人馬若然阻路，那就……

忽然間，屋中又傳來一聲響，有人說：「幸不辱命。」

是玄眞子的聲音！

姜問天嚇了一跳，反身撲到窗前，果然，屋中地上是崔芙蓉！顯然被玄眞子點了穴道。

屋裏背窗，站着黑山老怪，玄眞子却在門口，背門而立，崔芙蓉不但動彈不得，而且雙目緊閉。

這全在姜問天意料之中，以玄眞子武功之高，崔芙蓉又傷了肩，一個正向這裏來，一個正迎上去，那會不手到擒來。

這正是姜問天所担心的，否則他也不甘冒被人發現的危險，也要現身出去了，却不料玄眞子這麼快就把崔芙蓉擒了來。

只聽黑山老怪狂笑一聲，說：「好好，賞你三粒藥丸。」老怪連揚右臂。

嗤嗤連聲，玄眞子一拂袖，便已全收入袖中，道：「謝莊主。」

老道目中有冷芒，只不過沒冷笑出聲，而且迅速掉過頭去，顯然不願老怪看出他目中的恨意。

老怪道：「朔日子夜服下一粒，可免三日萬蟻鑽體之苦，若然連免二十四個朔日，你體內之蠱毒便已盡除，永不發作，只要你忠誠立功，功大賞賜亦多，且退下了。」

玄眞子默默地退了出去，却是老道才在門外消失，黑山老怪已冷笑出聲。

姜問天才知那蠱毒每逢朔日，要發作一次，說是蠱毒盡除，永不發作，只怕誰也不會相信，想想這般人受盡了諸般苦難，一但盡除，誰會放過老怪。

姜問天越想越心寒，不怪這些人無一敢反抗他，且爭先恐後地爲老怪立功了，不過是爲免除那朔日毒發之苦，不用身受，想到萬蟻鑽體，已够寒心了。

只見老怪連擊了兩掌，那門口光影一暗，進來了兩個黑衣人，躬身道：「侍候莊主。」

老怪吩咐道：「把這丫頭抬去地牢，每日給她一杯水，一顆養命丸，我還要留下她的命來。」

兩人應了聲是，不料這道觀也有地牢，只見一個黑衣人走向左面牆壁，只一推，便現出一個地洞來，原來不過是在屋右的山崖裏，挖出來的一個山洞，姜問天在窗外雖不見有多深，但兩個黑衣人把崔芙蓉抬起，很快就出來了，他目不轉睛，却見一人只是輕輕一拉，木板牆就復了原，才知只是簡單的滑門。

是了，他曾聽鬍子叔叔說過，京城之地，每隔些年，常見兵災頻仍，這必是觀中老道建來逃難之所，是以簡陋得並無甚麼機關。

既然明知崔芙蓉已然落入老怪手中，又暫時不會被殺害，只得按捺下怒火，謀定而後動，否則救不出崔芙蓉，只怕他倒又落入老怪手中。

老怪又再對兩人吩咐道：「這幾日中，你等日夜都要小心戒備，待擒住了黑魔女，我們才得安枕無憂。」

一個黑衣人道：「稟莊主，半個時辰前得報，隨同那老道身後，來的尚有一人，我們的人雖已得到了知會，却失去了那人的踪跡。」

黑山老怪一聲呵呵，說道：「那人遠在天邊，近在你們的眼前，不就在窗外了嗎。」

姜問天大吃一驚，原來老怪早巳發現了他，忙不迭縱身一掠，驀見坡上樹後轉出一人，向他一招，陡巳隱了去，雖姜問天脚未落，只是忽忽一瞥，巳認出那人是誰了，醉芙蓉，破草帽仍在她頭上，還不易辨認麼。

接連兩個起落，飛掠到了樹卜，他分明曾見那樹上有個黑衣人現過身的，果不如他所料，樹下有一個黑衣人的屍體，是一劍穿心而死，胸口還在冒血，血泊上漂浮着一朶血芙蓉。

不遠處，屋側的坡上，也曾有一個黑衣人現身的，既然也不再現身出來，不用說，必然巳遭受了同樣的命運，胸上必也有一朶血芙蓉。

那不過是刹那間在腦中掠過的連想，姜問天脚點地，早又飛竄出去了。

再兩個起落，他又見到了破草帽，但巳是映在天幕上，他也到了山頂了，奇怪，黑山老怪竟沒追來?

可不是醉芙蓉麼，立身樹下，凝眸着他身後，姜問天脚下略停，迅速回頭一望，那小屋仍隱約可見，右面山下，道觀的殿堂，赫然就在脚下。

醉芙蓉低聲急道：「快走，老怪追來了，跟我來。」

嘩啦一聲响，右面的一根橫枝，被她一劍砍落下來，連枝帶葉，也牽籐掛枝，發出巨大聲响，她却不越過山頂，反而觀見的一面飛騰過了。

待得老怪怒吼之聲入耳，他們巳又兩個起落，老怪的吼叫聲，却巳是從山那面傳來，好一個聲東擊西，顯然老怪巳上當了。

姜問天心中一動，說道：「你先走一步。……」

不料他才側身，醉芙蓉却更快，旋身一退步，巳抓住了他，說：「你是不要命了，還不把腿上的兩隻蝎子扔掉，你想去救那小美人兒，是不是！」醉芙蓉哼了一聲，拖着他，脚下可不停，而且把他一拋，姜問天竟被她拋出一丈多遠去了，而且順着山坡，向下滾落。

他，竟然掙扎不得，也收勢不住，同時也才感覺出腿上有些痛。

却是醉芙蓉倒搶在他前面，點住了他滾落之勢，迅速捲起他的褲管。

可不是一隻蝎子仍鉗在他腿上麼，他腿上也巳黑了一大片。

醉芙蓉把那蝎子捉去了扔在地上，用脚踏死，道：「我老晚來一步，你可沒救了，倒想去救人，八成兒你想去做一對同命鴛鴦，你是個聰明人，怎麼不想想，你不去救她，那小美人兒一時倒不會死，你踏入那屋子，你却先沒了命?」

他不過才動念，醉芙蓉竟巳知道他要去救崔芙蓉?是了，適才屋中老怪的言語，她必也聽了去。

醉芙蓉道：「趁你現下還能行動，快走，你打前面走，我斷後，老怪何等狡猾，我們只能瞞得他於一時。」

姜問天那還敢言語，在醉芙蓉指點之下，幸是一路無阻，避過觀門，倒又折向後山，繞過山腰，才落下山去。

姜問天的脚下越更慢了，只覺得一股火熱之氣，從腿部向上慢昇起來了。

醉芙蓉把他半扶半拖，來到一個山澗邊，她才舒了一口氣道：「快把腿浸在水裏，那蝎子是老怪餵了毒的毒蝎，若是咬住你的是蛇和蜈蚣，你這條命只怕比這個山澗裏的水還要凍。」

姜問天把腿浸在澗水中，那火辣辣的疼痛立即稍減了，醉芙蓉道：「把你腰間的命根子解下來。」

姜問天一怔，但立即明白她所指了，忙把那小葫蘆解下。

醉芙蓉接過，道：「看來，你雖然不再把它當作命根子也不行，它……又救你一次啦，若不是有它在你腰上，你又一直沒直起過腰來，那些劇毒的蜈蚣蛇蝎，才沒侵犯你，你一縱身落地，仍被兩隻蝎子鉗着了。」

姜問天才知老怪早巳發現了他，只因那屋子周圍滿佈蜈蚣蛇蝎，無異佈下了天羅地網，不怕他能逃出手去，是以不但不把他放在心上，而且假裝不知，啊呀，只怕屋外的人，也早發現他了，光天化日之下，他溜到屋外，如何能瞞得過那些守望的人馬。

醉芙蓉又在小葫蘆中注了水，搖幌了一陣，又端詳那小葫蘆一陣，道：「連我也想不到，只道葫蘆裏藥塊化開來能解毒，不料有它在身上，毒物也不敢近身，奇怪……」

她在搖頭，似乎有些不信，却又不由她不信。

姜問天心中一動：驀然想起腰間還有一個香囊，先前蛇蝎不侵，必是那香囊發揮了作用，那原是黑魔女給崔芙蓉，用以尅制老怪，防範劇毒之物。

他心下明白，自不會說出來，醉芙蓉巳在他洗淨了的傷口上用撕下來的衣襟浸了藥水，包紮好了，再給他服了小葫蘆中餘下來的藥水。

「希望沒事了，」她說：「不瞞你說，這小葫蘆帶在我身上不下十多年了，我見師傅身邊，總不離那酒葫蘆，我吵着也要一個，師傅就給我弄了這個來，後來無憂叟去到，替我裝了半葫蘆藥，用水化了，又烘了一日夜，乾又注水，然後又再烘，可就眞成了藥葫蘆，那老怪頭兒說：裏面的藥再不會倒出來了，不論注入酒或水，略一搖幌，就能服用，江湖黑道中的毒藥，任它有多毒，也能解得，但用酒可更好些，見效也快，因此你放心，現在你再不會有事了。」

姜問天才知道這小葫蘆分明是空的，竟有如此妙用之效，有心要說他身邊巳有了香囊，醉芙蓉却巳又說道：「拿去吧，即使它不再是你的命根子，帶在身邊，總還有些用處。」

她竟會避開他的目中，她，竟然嘆了口氣，竟然聲帶幽怨。

姜問天一怔，難道她對他，竟也生了情愫?

他和崔芙蓉回到楓林渡，又豈僅眉目之間，自然流露了情愛，甚至擧止言談中，流露出來的情愛又豈能瞞得過醉芙蓉，姜問天却一直以爲她不知男女間有情愛的姑娘，因爲她不但性格像小子，一個在野和尚長大起來的姑娘，又怎會不像個小子，她不也當她自己是男兒麼?尤其是她穿上了男兒衣衫的時候。

說眞的，姜問天若然不是對她生了情，那日在落雁坡下，以爲她死了，他怎麼暈厥過去，他怎會慟哭得那麼傷心，又怎會把她的小葫蘆，視如命根子。

原來這個作爲小子，在野和尚身邊長大起來的姑娘竟也有情，而且對他生情。

但造化偏弄人，安排出一個崔芙蓉來，不，還有一個無憂叟，却是有意來安排的。

他也嘆口氣，但他一點也不怨無憂叟，崔芙蓉不也眞可愛麼，不也更天眞，更有姑娘的溫柔麼?

「你還嘆氣做甚麼?」醉芙蓉冷冷說：「公子爺，你放心罷，老怪絕不敢損傷她一根毫毛，早晚還你一個小美人兒。」

姜問天把小葫蘆收回腰間，敢說還給她麼，道：「你說到那裏去了，我是因爲萬不料黑山老怪這麼歹毒可怕，只怕你還不知道，連玄眞子也受制於他，原來他早知崔姑娘是老怪的女兒，所以今日在酒樓上，才沒殺她。」

醉芙蓉道：「還用你說麼，他也早知誰是殺人兇手，若我料想不錯，將來救回你這小美人兒的，也是老道，那不妙得很麼，擒她也是老道，縱她也是老道，你現在必恨老道，將來感激的，却也是這個同一的老道，喂，試試看，你能行走麼?」

姜問天忙站了起來，只覺腿上火辣的感覺消失了，也不覺疼痛，只感到有些兒痲痹。

原來他兩腿上各被一隻蝎子鉗住，醉芙蓉步前把他一扔，從坡上滾落下來，是有用意的，但却是只有把右脚小腿的一隻弄死了，另一隻毒蝎仍然牢牢地鉗在他的左腿上。

姜問天說道：「多謝姑娘，不碍行動了。」

醉芙蓉眉梢兒挑了挑，說：「別忘了，我姓胡，我也不是個嬌滴滴的姑娘。」

「是是，」但願她眞是小子，不是姑娘就好了：「胡兄弟，我忘了。」

破草帽仍在他頭上，膏藥仍在她頰上，今天她若是不出聲，還眞認不出她來，說眞的，她一些兒也不像個姑娘。

爲何擒縱都是老道，他恨老道，將來怎會感激他?

他疑惑，但他敢問麼，敢在她面前，再提起崔芙蓉麼?

醉芙蓉瞪了他一眼，怎麼順着她說，她倒又惱了?

她轉過身子去了，半晌，竟不言也不動。

她終於開口了，其實先走了，說：「走吧。」

姜問天道：「咱們那去啊?」

醉芙蓉頭也不回，幽幽地說道：「咱們……還是咱們麼?好吧，你往東走，走出二十里地……」

「二十里地!」姜問天一怔。

醉芙蓉緩緩地轉過身來，說道：「你要是捨不得遠離你那小美人兒，不去也隨你。」

姜問天道：「我我……胡……兄弟，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是否離楓林渡遠了些。」

醉芙蓉又嘆了口氣，緩緩掃了一眼，道：「楓林渡，有市廛，有店家，河下渡口，亦多有客棧招商，但公子爺，我倒要問問你，可有我存身之地麼?別說我，和你那位小美人兒……」

「胡兄弟，你怎麼凭地言語?」姜問天愁眉了。

醉芙蓉道：「她不是個我見猶愛的美人兒麼，要不，杜剛的兒子就不會爲她喪命，人家也不會爲她神魂顚倒，捨死忘生了。」

姜問天也不禁嘆了口氣，她到底是個姑娘，不是小子，難道姑娘們都是善妬的麼?

他忽然想到了崔芙蓉，白雲崖上的崔芙蓉，提及大姊姊，不也一般口吻麼?

醉芙蓉道：「誰都見過你伴在那小美人兒身邊，公子爺雖然武功蓋世，恐怕也防不勝防，也沒店家敢收留你。」

那倒是眞的，姜問天的眉頭又皺了。

醉芙蓉道：「偏又有不少人見到過，你啊，公子爺你也曾伴在我身邊……」

姜問天忙道：「往東走出二十里地又如何?」

醉芙蓉道：「你就會見到小橋流水，過了橋，你就會見大槐樹下一戶人家，那人家有一位姑娘，就會接待你公子爺。」

又是一位姑娘?

突然問，醉芙蓉話語中的酸味兒沒有了，道：「大概你這公子爺也該明白了，要除去黑門老怪，雖不能說易如反掌，可也不難，你我都辦得到。」

「我明白了。」姜問天說：「殺了老怪，無數的無辜的人也沒命了。」

醉芙蓉點道：「你是指玄眞子那老道，但你還不知道，華山寨中不僅是那老者中了老怪的暗算，還有一個三當家的，那是我巳有些疑心了，怎麼他們死了個二當家的，他倒不留下來報仇雪恨，找出殺人的仇家來?這幾日尋找你們不着，却被我探查出來了，原來那三當家的奉了老怪之命，趕回去把守潼關，長安仁風鏢局裏，至少有兩位鏢師也中了暗算，只不過那兩人倒是條硬漢子，雖然中了老怪的暗算，却死不屈服，可比玄眞子這老道强多了，更有一個藍田的劉丹青，秦中羣雄可說全在楓林渡了，爲何獨缺他一人不到?」

「也中了老怪的蠱毒暗算?」姜問天驚道。

醉芙蓉點頭道：「這劉丹青倒也名副其名，雖未曾留取丹心照汗青，却寧忍受每逢朔日那一日夜活罪，也不受老怪指使，若不是他的家人把他看守得緊，只怕早巳自殺身亡了。」

姜問天道：「其實，黑石山莊老怪的手下，亦全因中了老怪的蠱毒，才聽命於他。」他沒說出口來的是，你對那般人也殘忍了。

想想看，醉芙蓉殺了老怪多少手下，先後巳有九人了。

醉芙蓉哼了一聲，說道：「那可又當別論，那般人全是先巳聽命於老怪，老怪對他們下蠱，不過是防他們反叛而巳。」

姜問天心說：但你却不知崔姑娘的娘，可見老怪手下，也非盡皆心甘情願的。

當然，他沒說出來，他怎敢在她面前

再提起崔姑娘。

卻是醉芙蓉提及黑魔女，道：「現在，我被誤會，蒙冤，反是次要的了，因為已有無數人知道眞兇是黑山老怪了，現在，殺了老怪不要緊，他是死有餘辜，但無數無辜的人卻沒命了，現在專等一人前來，就是你那小美人兒的娘——黑魔女。」

「那麼，是眞的了！」姜問天不過只是猜想醉菩提的用心，不料醉芙蓉卻在咀裏說出來。

「只有她娘，」醉芙蓉說：「當今天下，只有黑魔女才能解得老怪的蠱毒，只有她來到，對衆人宣稱，黑山老怪才會衆叛親離，孤立無援了。」

姜問天心說：其實，你也還有不明白之處，崔姑娘的娘黑魔女，其實也解不了老怪的蠱毒，不過借助於那藍田火玉，僅能令那蠱毒不發作而已。他點了點頭，說道：「我明白，除去那黑山老怪實是不難，但被他毒害的人，必然要誓死保護他，因為殺了老怪，他們也活了不，僅是一個玄眞子，已是一個大勁敵了。」

「你明白就好。」醉芙蓉說：「那麼，黑魔女一日不到，我們留下在此，又有何作為，卻是反而令老怪稱心如願了，因為秦中羣雄一旦發現了我們的行藏，那時我們不殺人，人家就得殺我們，大夥兒拚個你死我活，那麼，二十里地，是否還太近了些，還得加倍小心，休露了行藏？」

五、一帳春曉

姜問天往東走了，醉芙蓉去了何處呢？別而不告，她先走了。

果然，約走了二十里地，他見到了一彎流水，楊柳岸，有小石橋，橋那邊，有一戶人家。

好一個小橋、流水、人家，眼前簡直就是一幅圖畫，一幅充滿了詩意的畫，不，簡直就是一首詩，分不清是詩中之畫，還是畫中之詩。

因為連他自己，彷彿亦在畫中，也在詩中。

那是一幅與白雲崖迥異的景色，給人的感覺不是超凡、出塵，而是令人感覺仍在生活中，但那是一個多麼寧靜的境界啊，又如何眞實。

姜問天站在小橋頭上，倒也還記得醉芙蓉的話，沐着午後和煦的陽光，她說的流水小橋，一定就是這裏了，卻不見有一個姑娘來接待他，但那人家的屋頂上，卻昇起一縷淡淡的輕烟，在徐來的清風中，化作淡淡的寧靜的霧，和那山彎水涯中昇起來的漂渺的氤氳的霧氣，融會成了一片寧靜的薄霧。

他心下也感到出奇的寧靜。

原來太陽已擱在山頭，欲黃昏，卻又未黃昏。

屋頂上有炊烟昇起，那麼，人在屋中，他遲疑了，那姑娘必在屋中。

「這位公子，來得好快。」橋頭邊，椰樹下，有人在說了。

不是姑娘，是個老人，原來樹陰裏，有個老人在晚釣，已在收拾漁具。

「老人家，請了。」姜問天對他拱了拱手。

那老人白髮蒼蒼，含笑道：「公子口福不淺，適才得到姑娘知會，正苦沒甚麼款待公子的，不料卽有兩尾魚兒上鈎，今晚可不愁有酒無餚了。」

那老人說着，已從水中提起用柳條穿着的活鮮鮮的魚兒來，好大的魚，小溪中竟有這樣的大魚，怕不有近尺長。

老人說的姑娘，那自是醉芙蓉所指的姑娘了，奇怪，他和醉芙蓉才分手不久，甚麼姑娘來得這麼快，來知會了這老人，若不是已有了不少時候，老人怎能釣得這麼兩尾魚來。

姜問天心下越奇，卻又不便問姑娘是誰。

老人已走近橋頭，道：「公子請草堂待茶。」

姜問天連忙說道：「有擾了，老人家請。」

他急於要知是甚麼姑娘，這裏又是個甚麼所在，那料只不過是普通的草堂，屋角上除了漁具，就只有農具，簡陋的桌椅，這一路行來，他隨在老人身後，也看得明白，老人實在也無奇處，也許是一個隱於漁耕的老人，但實在毫無武功。

姜問天掃了一眼，道：「老人家可是一人獨居在此麼？前來知會老人家的姑娘是誰，可否請來相見？」

老人把漁具放回屋角，道：「老朽正是一人獨居在此，十多年前天下大亂，老朽來此避世，以迄於今，本來也有一個姑娘偕來，不料白頭人送了黑頭人，只留下一坯黃土，伴老朽度此殘生。」

姜問天一怔，那老人卻笑了，道：「公子休要驚疑，那位知會我的姑娘雖不許老朽多言，卻非鬼魂，人死如燈滅，有如湯潑雪，世間又那來甚麼鬼魂，公子休問，晚來即知，卻是老朽要告個便，公子隨便坐地。」

老人去了，一會送上一盞茶來，道：「水是山中泉，茶是山中自採，公子休嫌待慢，我這就替公子備辦酒餚，也還得去前村沽酒。」

老人隨取下壁間的一個葫蘆，逕自去了。

姜問天瞧了瞧，那房屋不過一明兩暗，後面槐樹下，有個小厨，厨下連碗盞也不多幾件，灶中有餘火，一鍋黃粱已半熟了。

分明就是個鄉野獨居老人之家，並無絲毫異處，只不過房中衾枕，不但新，且非鄉農人家所有，雖不十分華美，但新而潔雅，卻又不見有女子衫裙，屋中更一塵不染。

原來對面一房，才是那老人家的居所，粗衾布服，只不過也一般雅潔。

姜問天心想：「是了，這老人家，隱於漁耕，必有些來歷，非平常百姓，那房中只怕是他死去的女兒的臥室，因他懷念女兒，仍然保持她生前的原狀。」

但繼而一想，卻又不禁搖起頭來，不，據這老人說：那姑娘已死去多年了，豈有衾枕猶新的，只怕是為醉芙蓉所說的姑娘而設。

那姑娘，端的是甚麼樣的姑娘？

姜問天在那房門口，楞住了，難道醉芙蓉早有的安排？不是他那醉芙蓉分手後

，才動身來知會？要知他雖未趕路，腳下可也不慢？

屋外有了腳步聲，知是沽酒的老人家回來了，若被人家瞧見他在探窺一個顯然是姑娘的臥房，可不成話，他連忙退了回去。

但老人並未進屋，一會，後面厨下傳來了鍋盆碗盞的聲響，原來那老人已經去了厨下了。

他也不去打擾老者，信步走了出去，外面已是夕陽西下了，暮靄中的遠山近水，卻又別成詩畫，晚烟楊柳，嗚咽的流泉，在訴說着淡淡的哀愁。

因為他看見了，山坡下，果有一坯黃土向黃昏。

他不覺轉向墓前，只見青草萋萋，石碑生苔，可不是埋葬有年了。

他心有所感，默默地站在墓前。流泉在嗚咽，晚風在低訴，但他聽到，卻是黃昏遠去的腳步。

暮靄，更淒迷了。

「這就是小女的墳墓了，」身後傳來了老人的聲音。

原來那是老人的腳步，其實，不也就是黃昏的腳步麼？

他轉過身來，老人道：「公子想已餓了，請回去用酒飯。」

只有老人，老人身後，只有淒迷的暮靄和晚烟，並不見有甚麼姑娘。

老人不言，他也不便問。

但醉芙蓉說過：有一位姑娘在此接待他的。

這老人也說過，有一位姑娘來知會他的。

「公子請，」老人含笑道：「請公子先飲兩杯，那姑娘也該來了。」

姜問天倒更不好意思問出口來了，人家已然說過晚來即知，他又何必問，何況人家又已看他似有所待。所待的，就是那位姑娘。

當下跟定老人身後，回轉草堂，桌上已燃着了一盞搖曳的油燈，除了那兩尾魚之外，不過兩碗菜餚，卻有三份杯箸。

老人道：「公子請坐，那位姑娘稍後便至，暫由老朽奉陪兩杯。」

姜問天更不便問了，人家顯已看透他的期待，先把話說在前頭，他還問怎的。

不料老人家左一杯，右一杯，只顧和他對飲起來，壺酒盡了，又換來一壺，卻不動箸，姜問天腹中饑餓，空肚子倒喝下了不少烈酒，早已幾分醉意了，那姑娘卻仍不見現身。

當下把酒杯一推，道：「恕我量淺，老人家，我是不能再飲的了。」

那油燈在他眼下，不但出現了燈暈，連老人家的影象也有些模糊了，那老人家才醒悟過來，說道：「啊喲，我忘了，公子是空肚子，不能喝這麼多烈酒的，卻是老朽的不是了，待我替公子取飯來。」

那老人的腳步也歪歪斜斜的，顯然也已有幾分酒意了，一會送了一大碗鮮湯，一大碗米飯來，姜問天忙起身相接，不料腳下一踉蹌，若不是扶住了桌子，幾乎站立不穩。

他心下不由驚詫起來，心想：「這酒好厲害，竟然醉成恁地，卻是老人家好酒量。」

那老人腳下雖歪歪斜斜，其實仍穩健，碗裏的湯也未見潑出。

老人盛了一碗湯，道：「公子且先喝了這碗鮮魚湯，先解解酒。」

那料一碗湯喝下肚，面前燈下再也不是一位老人，而是無數個人影，那人影乍合還分，分又復合，不不，另有人在：：一個姑娘！姜問天努力睜開眼來，大喜……不，不可能啊？

他揉了揉眼，只聽那老人呵呵笑道：「姑娘才來，這可是老朽的不是了，不料公子一壺酒未盡，已醉成恁地，姑娘來了，老朽也該告退了，不瞞姑娘說，便老朽也多飲了兩杯。」

姑娘說道：「老人家，多謝你了，請便。」

現在，他和那姑娘面對面了，他大喜，那姑娘卻也喜孜孜，不過喜帶嬌羞。

眞是萬萬想不到的，姜問天驀地搖了搖頭，說道：「蓉妹妹，你來，讓我瞧清楚些，可眞是你麼？」

醉眼中的崔芙蓉，更嬌媚了，她笑得嫣然，可不是崔芙蓉麼。

她走近身來，半倚半扶住他。

他輕輕的摟住她，心中一蕩，原來她身上泛發出來的幽香，更令他醉上加醉。

而她羞得不敢把頭兒抬，他想托起她的香腮，但那手竟也軟弱無力，說道：「是了，我明白了，原來她：：去把你救了出來，她不說明，是要令我驚喜，唉！」

忽然間，他不禁長嘆了一聲。

崔芙蓉抬起頭來了，但姜問天卻凝望着那搖曳的，暗下去了的燈火。

她說：「你說誰啊，誰救了我？無端端的，你為何嘆起氣來？」

姜問天又嘆了口氣，說道：「不是大姊姊：：她，把你救出來麼，她眞好，她的身世又多可憐啊，若是她不那麼心狠手辣些，那就眞是十全十美了。」

「她心狠手辣？」

「不不。」姜問天說：「我也不是這個意思，其實換上我，在那情況下，我也別無可選擇的，卻不料：：偏偏：：造化弄人，唉！」

她怔了怔，道：「你是說：：大姊姊，那麼，你也愛她，你愛她的？」

姜問天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那不該瞞你，我一直愛她的，卻偏來了你，卻偏又共了生死，是她，把我們結合起來了，你，又多像她啊，讓我看看你。」

但她把頭埋在他胸上了，道：「你醉了，來，我扶你進屋去。」

那油燈在他們身後熄了，但窗上透進來的月光，卻明亮了起來。

他是眞醉了，那鑽入他鼻端的異香，也令他醉上加醉。烈酒在他肚子裏燃燒，慾火也在他心中燃燒，等不及她替他脫盡身上衣衫，他的呼吸已急促起來，可是她也醉了？還是他的手臂又强有力了，她是掙扎了的，但卻掙扎不出他的懷抱。

六、天涯劍侶

姜問天醒來了，他睜開來的眼睛，迅速又閉上了，因為從窗上投射進來的陽光

，是那麼强烈，令他睜不開眼來。

暖洋洋，他也懶洋洋，啊！

人呢？他翻身坐了起來，枕邊餘香仍在，人呢？不見了。

他記起來了，晨早的陽光是那麼溫馨，心上的感覺是那麼甜蜜蜜。

不是醉酒，不是夢，那是萬確千眞的眞實，他在枕上尋到了兩根長長的髮絲，枕上餘香猶在。

「蓉妹妹，啊，不……」姜問天笑了，小美人兒成了他的小妻子了，他怎會不甜蜜蜜地笑了。

「我的妻。」他在心裏呼喚。

既然生死相連，又已是心心相印，她早晚也會成爲他的妻子，不過這一天……是這一晚，更早的來到而已，但也更甜蜜蜜。

「我的妻。」他掃了一眼：「她去了那裏啊？」

當眞良宵苦短，滿屋已是暖洋洋的陽光，原已不早了。

但他並不想起身，他又把眼睛閉上了，因爲他要捉牢那甜美的回憶，因爲烈酒把那甜美的回憶模糊了。

酒，眞是色之媒，那眞是不錯的。

有脚步聲走近房門口來了，不，別睜開眼，嬌羞的小美人兒，現在成了嬌羞的小妻子，當然會更加嬌羞了，她嬌羞的，紅紅的臉兒，一定更美，更可愛了，不，別睜眼，等她走近身來，等她走近床邊，那時，出其不意，捉住她。

但那脚步聲止於門口，也不是他盼望的嬌滴滴的聲音，而是一聲呵呵。

是那老人家的聲音，說道：「公子醒了，日上三竿，也該醒來啦。」

眞好笑，雖然閉上了眼睛，但他却坐在床上，他多蠢得可笑。

他紅着臉，急忙下床來，忸怩又囁嚅，說：「好厲害的酒，老人家，我……喝多了些，多謝老人家。」

老人又一聲呵呵，說道：「便是老朽也該恭喜公子，姑娘已上了路，老朽日出而作，也該是下田的時候了，草堂中已替公子備了飯菜，暫且別過。」

老人含笑點了點，轉身走了，待他醒悟過來，追到門口，那老人已荷着鋤，過橋去了。

姑娘已上了路！那是說，崔芙蓉，他的小妻子，已走了，適才他分明聽得清楚，一時竟會不明白。

他沒有追上去，又何必問，既然別無話留下來，她當然會即刻回來的。

他望望已高高爬上山頭的太陽，眞不早了，她去了一定很久，也一定就快回來了，再說，他又向何處去追尋呢？

回去，在甜蜜的回憶中，作甜蜜的等待。

但等待就不可能是甜蜜的，太陽當午又偏西，他越更焦急了，崔芙蓉沒回來，連那老人也沒回來，他走進又走出，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他幾番已踏上前往楓林渡的去路，但走不出半里地，便又折了回來，因爲醉芙蓉說得不錯，現下除了等待黑魔女前來，對黑山老怪可眞是束手無策，何況他這可愛的小妻子又已逃出了老怪的魔掌，她獨自一人，豈會丟下他，回到楓林渡去。

既然崔芙蓉不會去楓林渡，他去做甚麼呢？

但除了楓林渡，她又會去何處呢？

出去，又回頭，終於盼到太陽又擱在山頭了，夕陽暉裏，有個人影出現了。

他飛奔迎去，原來不過是那荷鋤的老人家，姜問天大失所望，老人也一怔，道：「公子此來，可是有事麼？」

姜問天道：「請問老人家，那位姑娘何時離去，可曾留下話來麼？」

老人愕然了，道：「這麼說，姑娘一日未返了。」

老人笑了，而且笑出聲，又道：「這麼說，老朽倒白費心機了，本是想留下兩位，知趣躲開去，原來姑娘去而未返，不過公子請放心，我看姑娘乃非常人，是以來去總不敢問，豈有去而不返的，必是有事就擱了。」

姜問天心裏想：「是了，她不過借此落脚而已，這老人家連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呢。」

他倒不便多問了，却是他心中焦急，一心在姑娘身上，倒把老人家的一句話忽略了。

既說來去總不敢問，這位姑娘自也在此有日了，而崔芙蓉却從未離開過他身邊，但他也一般聽得清楚，只因心下無疑，也就絲毫不疑，也就不問。

回到屋中，老人又替他們備了酒菜，但桌上三副杯筷，却只得他和老人對酌。

那門兒開在那裏，崔芙蓉總不見回來。

忽然間，他推坐而起，道：「老人家，不行，我得出去走一趟。」

那老人只道他要出去方便，道：「公子請便。」

姜問天出得屋子，立即狂奔向楓林渡，該死，他怎麼把醉芙蓉給忘的乾乾淨淨，崔芙蓉不返，爲何醉芙蓉也不返？

醉芙蓉昨日命他來此，只因那近處無落脚之處，那麼，醉芙蓉也該前來的，不來，自是楓林渡有事的了，而他，却在此等了一整日。

二十里地，不過半個時辰，晴空萬里無垠，雖非皓月當空，但月色甚皎潔，那道觀就在前面山頭，已隱隱可見了。

驀見打渭水那面，飛奔來了一條黑影，姜問天忙不迭一閃身，躲在路邊樹後，可巧了，山坡上的樹林中，却已轉出一個黑衣人來。

是黑石山莊的人，倒迎着那飛奔而來的人。

黑衣人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道爺，莊主現在上面立候，道爺快請。」

飛奔而來的人竟是玄眞子，道：「莊主十萬火急命我前來，兄台可知何故？」

黑衣人道：「道爺不是明知故問麼，莊主這些日按兵不動，更把他的女兒擒下，困在觀中，不就是爲要誘莊主那對頭人前來麼？」

「你是說黑魔女……」

黑衣人惶急地連連擺手，迅速向四外掃了一眼，低聲道：「幸是這裏沒人，好險，道爺你是初投莊主門下，是以不知，別以爲莊主和她反目了，但咱們仍以夫人相稱，因爲她本是莊主的夫人嘛，前些時

有人斗胆在莊主面前叫了一聲……莊主當時沒動聲色，但不到夜半他已沒命了。」

那黑衣人提起來似仍有餘悸，想是那人死得極慘之故。

玄眞子道：「多謝兄台提醒，却是我也有個耳聞，聽說夫人日落前已到了楓林渡，莊主亦已佈下了天羅地網，連莊主亦不露面的，喚我前來又何用。」

那人道：「道爺，你說錯了，對別人來說，那倒是天羅地網，道長你初來乍到，是以不知，當今天下，就只有夫人不把莊主的毒藥放在眼裏，要不然，嘿嘿。莊主豈會眼看着夫人把女兒帶走，會束手無策麼？」

玄眞子道：「但莊主據說練了一種劇毒的毒藥，就是用以對付夫人的，便連莊主自己，他還不能解的……」

那黑衣人乾笑了一聲，說道：「要不，莊主怎麼倒不露面，而要把道爺你喚來了，道爺，天機不可洩漏，你快去吧。」

玄眞子在咬牙，牙齒咬得格格响，說道：「莊主若然露面，那就會同歸於盡，就算殺了黑魔女，他自己也活不了，何況不一定能殺得了那黑魔女，是以才喚我前來，要我來替他死，是不是……」

那人聲音發抖了，說：「道長你……你要做甚麼？你你……」

玄眞子向那人一步步逼近，目露兇光，道：「看來你知道不少，可惜得很啊，我却知道得更多，還知道你是黑山老怪的心腹，要不，你也就不會連老怪的陰謀毒計也知道，他不過要我替死，與黑魔女同歸於盡……」

那人忽然一縱身，道：「你敢……你……不要命了！」

但那黑衣人脚才落地，玄眞子更快，如影隨形，已落在他身後，道：「却是饒你不得！」

那人來不及旋身，玄眞子已一掌在他背心上拍落，只見半聲也未見叫出，便已軟軟的倒地，不再動彈了。

姜問天倒吸了一口凉氣，却也怔住了，老道不是中了老怪的蠱毒，受制於老怪了麼？怎麼又敢反抗了？而且殺了老怪的心腹。

只見玄眞子拍了拍掌，隨後渭水那面一招手，驀見前面不遠處，樹後轉出兩個人來，一個是蕭元龍，一個長髯的老者，姜問天却未見過，同時渭水那面，河岸上現出不下十數個人影，已在向大道這面奔來。

那蕭元龍把手一拱，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道長不惜以身試毒，捨己爲人，好生令人敬佩。」

玄眞子打了個稽首，道：「無量佛，貧道有何德能，老英雄應該感謝的，是這位劉丹青施主，若非他深謀遠慮，又早識破了黑山老怪的奸謀，我等迄今只怕仍然蒙在鼓裏，早晚也死在老怪手中。」

原來那人是藍田劉丹青，姜問天登時肅然生敬，醉芙蓉說過，那藍田無異黑山的門戶，老怪豈會放過走在門口的劉丹青，但這人雖然受了老怪的暗算，却寧受那萬蟻鑽體之苦，始終未曾屈服於老怪。

只見劉丹青浩嘆一聲，道：「甚麼深謀遠慮，道長這麼說，令我更加慚愧得無地自容。」

蕭元龍道：「原來劉兄早已來了，我說呢，大夥兒全已在此了，怎麼偏你一人不到，還以爲你有事纏身。」

劉丹青苦笑道：「苟延殘喘之人，還有甚麼事故，不瞞你說，第一個到達的就是我，因爲最近的也就是我。黑石山莊的一擧一動，我雖不盡知，但藍田乃是他們此來的必經之路，就瞞不過我。」

蕭元龍驚道：「莫非傅仁被暗算，你早有所聞？」

劉丹青擺了擺手，道：「即使我事前知道又如何，我自身難保，豈能救得傅老哥哥，我和傅仁是怎麼個交情，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今天我坦白對你說了罷，傅仁名滿江湖，武林人人敬重，之所以閉門謝客，突然歸隱了！還是我苦勸之故。」

玄眞子望望天，月亮雖然昇得高了，却還未到中天，道：「施主早知有此一日了。」

劉丹青點點頭，說道：「老怪第一個要除去的，就是我這老哥哥了，不僅老哥哥當年挫辱過老怪，令他含恨在心，老怪要稱霸秦中，擒敵擒王，不動手則已，一且動手，第一個被害的，當然就是他了。當年老哥哥一念之仁，手下留情，不料種下了這一禍患，落得慘死。」

蕭元龍啊了一聲，那面孔也拉長了。

劉丹青道：「元龍兄，你是怪我既有所聞，爲何不告訴大家麼，你錯了，若然我先告訴你，讓你也知道黑山老怪的陰謀詭計，只怕你也早已落得我和老哥哥一般下場了，何況我知道得也太晚了，老怪的武功，本已和我等不相上下，後來我才知道，那黑山多毒物，人人視爲畏途的，他却在黑山定居下來，並擴建了山莊，原來已煉成一身劇毒，擧手投足，拂袖彈指，皆可殺人，正因我那藍田的居處，最近黑山，最先知道的是我，因此，我也……也……」

蕭元龍驚道：「原來你早已中了的暗算！」

劉丹青切齒道：「任何人也不可能時時刻刻提防，也不可能不飮不食，是不是，只因我發現了他的陰謀毒計，是以首受其害，也是唯一知道，黑山老怪已是無人可以抗衡的了，是以勸老哥哥閉門謝客，封劍歸隱，不料仍然難逃老怪的毒手。是我發現黑山人馬大擧此來，也隨後趕來，不料已晚了一步，老哥哥身邊的血泊中，已漂浮着一朵血芙蓉。」

劉丹青反而說的極是平靜，蕭元龍道：「原來你早已知道兇手是誰，哼！」

劉丹青嘆了口氣，道：「我倒羨慕老哥哥死得毫無痛苦，强過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說話間，河岸那邊飛奔前來的人，已然到了，玄眞子一擺手，道：「各位，時候未到，我等不可上山，此間已無老怪的埋伏了，却是各位尙十分不明白這其中原故，明白了眞象，再上山也不遲。」

來的全是鏢行中人，那杜剛父子和華山寨的人，却一個不見。

傅仁的大弟子一見劉丹青，已拱手道：「原來劉爺也來了。」

蕭元龍哼了一聲，道：「你師傅被殺

，只怕人家發現得比你更早。」

「此話……可眞！」傅仁的大弟子一怔。

劉丹青點點頭，毫不激動，道：「我一見那染血的血芙蓉，就知所料不差了，老怪的女兒名叫芙蓉，小時候她頭上總戴着一朶芙蓉花，我更知道，那是老怪從長安請宮中工匠訂製的，而且訂製了許多，我也聽說長安出現了一個醉芙蓉，竟然打傷了老怪的黑三郎，我一見那血芙蓉，立即就明白了，老怪殺了老哥哥，却又嫁禍於人，因爲除了我，誰也沒見過那芙蓉花，因爲誰沒去過黑石山莊作客，但時下却出現了一個得罪了不少江湖朋友的醉芙蓉，不用說，任誰也會立即聯想到他了。」

蕭元龍再也不能忍了，帶怒說道：「而你，明知誰殺了傅仁，明知老怪的惡毒用心，却躲在一邊，眼看我們和醉芙蓉拚個你死我活。」

劉丹青苦笑道：「你錯，你們想和人家姑娘拚個你死我活，人家可不和你們拚，因爲她也洞悉老怪之奸，爲了不顧和你們拚命，也不讓老怪再嫁禍殺人，人家更不惜當衆之前，跳崖而死，只因說出眞象來，各位請想想，誰會相信，誰又會相信在你老哥哥靈前，哀哀慟哭的老怪，竟會的殺人的兇手？」

說着，劉丹青又一聲長嘆，續道：「你們不信也罷了，若是信了，老怪必然一做，二不休，一定大開殺戒，那時……那時……」

他緩緩地掃了在場的各人一眼，誰也都不寒而慄，豈不知劉丹青那句未說出口的話是甚麼，那時眞不知還有幾個人能活到現刻。

蕭元龍不出聲了，張着咀角也合不攏來。

劉丹青又道：「元龍兄，依着我的意思，怕不早對你們說出眞象，指認眞兇了，却是人家姑娘有見識，對我曉以利害，更怕老怪生疑，是以不讓我現身和你們相見，現在，各位都明白了罷，禍首眞兇，不是那位醉芙蓉姑娘，也不是老怪的女兒崔芙蓉，而且老怪不但殺了人，且要令活着的人自相殘殺，咱們秦中這場武林浩刦，之所以未造成，死人不多，都虧人家姑娘有見識……」

話聲未落，只聽有人說道：「老英雄言重了，小女子一時受屈蒙冤，算得了甚麼。」

姜問天才張口，未曾呼喚出聲，却已發不出聲來。

坡上林中，走出來的分明是崔芙蓉，怎麼却是醉芙蓉的聲音？

只聽玄眞子道：「長安公子，何不也現身出來，是時候了，兩位來得正好。」

敢情玄眞子早發現了他，姜問天忙也站了出來，秦中羣雄一時竟沒言語，却都把目光凝視着醉芙蓉。

遠姜問天也初時她認作是崔芙蓉了，別人自是更難分辨，這不奇了麼，她走過去，和姜問天併着肩兒站立了，竟然面蒙嬌羞。

她！醉芙蓉，竟然也會嬌羞？

她！和崔芙蓉，又多相似啊？

姜問天心中一動，瞪大了眼睛，向醉芙蓉現身的來處望，崔芙蓉會陡在她身後麼？

但只見山坡上的樹木在夜風中搖幌，是了，是了，崔芙蓉的娘黑魔女到了，必是她母女會合了。

醉芙蓉說道：「各位，幸是我早到了一步，我知各位敵愾同仇，必然會大擧前來，不是我阻攔各位高興，亦非小看了各位……」

玄眞子倒阻攔她往下說，道：「姑娘，這可不是客氣的時候，既非憑武功分高下，黑山老怪非可力敵的，那怎麼說得上小看了，我知姑娘的意思，是要大家留下在這裏，姑娘，我帶各位前來，原是聽候姑娘發號施令的，各位已盡知因果，更對姑娘敬佩有加，既已到了時候，姑娘便該發令吧。」

醉芙蓉點了點頭道：「發號施令是言重了，不過我奉黑魔女之命而來，對老怪的陰謀詭計，和老怪的一擧一動也比各位清楚些，因此也斗胆了，請各位便留下在此間，黑山老怪一伏誅，樹倒猢猻散，他手下人必四散逃奔，若容他們再入江湖，豈不再爲非作歹，爲害世人，那般人實是死有餘辜的江湖亡命之徒，必不敢西去楓林渡，南不敢回黑山老巢，當然會西奔潼關，各位四散攔截，手下不可留情。」

大家一直錯把他當作殺人兇手，對她趕盡殺絕，心下難免有些歉咎，現在水落石出，連劉丹青，玄眞子，也對人家姑娘感激敬佩，大夥兒怎不倍加敬重，當下齊聲應喏，四散去了，那傅仁的大弟子自然也另有分派。

醉芙蓉隨對蕭元龍道：「老英雄，有一個緊要的去處，非是老英雄的六合劍，不能一夫當關，就是上山入關的大路，有勞老英雄前去把守，上山的人休要阻攔，但有從觀中逃出的，殺無赦。」

蕭元龍按劍一捋髯，道：「放心，交給我好了。」一揚手立即轉身去了。

劉丹青問道：「姑娘，你以爲他能行麼？」

醉芙蓉笑道：「黑山老怪大勢已去，會向大路前山逃命麼，不過蕭老英雄去歇息半夜，迎候各位凱旋下山罷了。現在，咱們走吧，有我等四人相助，何愁黑魔女不生擒老怪，崔姑娘由道長所擒，亦由道長即時救出，道長種種因，亦收槊果，豈不大佳，老怪以爲劉老英雄前去相助，必喜而不疑，有老英雄留下在老怪身邊，即時削去了他那兩隻大袖，老怪便更無能爲了。」

兩人一點頭，即刻轉身去了。

姜問天張大着的咀，好半晌亦合不攏來，一見兩人去了賸下他獨對醉芙蓉，那還忍耐得住，道：「崔姑娘她……她……原來……」

他明白了，崔芙蓉仍在老怪手中，被困在地牢，只不過是醉芙蓉穿上和崔芙蓉一模一樣的衣衫，她們兩人原已那麼相似，他醉眼看來，那會不當她就是崔芙蓉，原來，噯呀！原來昨晚是她投懷送抱！

不不，他酒醉心裏明白，不是人家投懷送抱，是他把人家摟在懷裏，他甚至記得，他雖醉，那兩臂多麼强而有力。

「原來甚麼啊？」醉芙蓉睨了他一眼，無限嬌羞：「夫郎，噯呀！你！」她咬着牙兒，伸出食指兒，在他額上一戳，說：「我已是你的人啦，寃家，你却仍然心心念念，不忘人家。」

那麼眞是她了，昨晚和他同衾共枕的，原來是醉芙蓉，不是崔芙蓉。

他一時間呆住了，不但惶急，而且心兒在往下沉，他非是不愛這醉芙蓉，但崔姑娘知道了，那還了得，救出她來，她也不要活了，崔姑娘那性子，他知道得再清楚不過了。

醉芙蓉說：「寃家，你不是想你那小美人兒麼？那還不趕快，誰教你今兒晨早貪睡，這兩日一夜中，發生了多少事。都無暇告訴你，快走吧，我只能邊走邊對你說。」

當眞救人要緊，老怪伏誅也在眼下，醉芙蓉也不由分說，拖了他就跑。

姜問天聽她一說，才知劉丹青一到，已被醉芙蓉，却是他一見芙蓉花，就知是黑石山莊之物，非但沒疑心醉芙蓉，倒是她往這劉丹青，才知兇手是黑山老怪，也從這劉丹青，得知了黑山老怪的來龍去脈，和老怪的陰謀詭計，是以知己知彼，知道老怪非但不能力敵，而且殺了老怪，無數受了老怪暗算的人，也沒命了，待得玄眞子亦受了暗算，醉芙蓉才現身和老道相見，並會合了劉丹青，將計就計，老道假裝已屈服在老怪手下了，相機行事。

原來醉芙蓉從劉丹青得知，當今天下，任你武功如何高絕，近身也難保不受老怪的暗算，要知殺老怪不難，要擒住老怪，迫他拿出解藥來，可就難上加難了，只怕擒住老怪，那人已先受其害，因其一身是毒。

「你明白了麼？」醉芙蓉緊緊握住他的手，瞟了他一眼，道：「却是劉丹青好主意，除非你那小美人兒落在老怪手，就不怕黑魔女不出山來，却不料劉丹青上了路，趕去崆峒報信，也只有他，早年曾在黑石山莊見過黑魔女數面，却不料我回頭尋來，你們却已失了踪，可把我急壞了，要知黑魔女若是對老怪絕了情，老怪早死在她手中了，當眞是天從人願，黑魔女來到之前，你們倒又出現了。」

姜問天啊了一聲，現在他才是眞明白了，她師傅醉菩提趕去白雲崖，要無憂叟放人，刻不容緩，原來是這個緣故。

「啊！」他心下却哼了一聲，道：「昨日你激怒她，任她去找老怪，原來是有用意的。」

醉芙蓉揚眉一笑，說道：「你眞聰明，但却想不到吧，玄眞子對她手下留情，再又把她擒去給老怪，那亦是我們事前的安排，你說：這一日夜中，發生了多少事故，忙得我眞是坐下來緩一口氣的功夫也沒有，是以，咱們昨夜才洞房，今日就冷落了夫郎，你……不怨我麼？」

她霍地一縮步，半倚在他胸上，那月光照在她嬌媚帶羞的笑臉上，更是千嬌百媚。

誰說醉芙蓉太像個小子，不是美得更成熟嗎？但姜問天把她一推，低聲急道：「有人！」

醉芙蓉站直了身子，噗嗤一笑，說：「等到你這時才發現，咱們只怕早沒命了，你再瞧瞧。」

原來是一個死人，姜問天倒抽了口凉氣，那人不但死了，而且被一把刀穿心釘在樹上，那刀只露出刀柄，是以屍身不倒，又因那人一身黑衣，是以也不見血。

「是黑石山莊的人。又被你……」姜問天說。

醉芙蓉道：「公子爺，你倒是菩薩心腸，要知越是老怪近身的人，越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不瞞你說，這屋外老怪的手下，一共七個，早被我們收拾了。」

姜問天打了個寒顫，不是因爲那死屍，而是醉芙蓉的千嬌百媚，和她那笑聲，而她，剛剛才殺了人，現在，正站在她所殺的屍身前。

而她，已是他的枕邊人！

醉芙蓉低喝道：「咦！果然有人，黑魔女，來得可眞早！」

原來兩人談談說說，不覺已來到林子的盡頭，林子外，已是那道觀的短牆，左面不過數丈外，已可見黑山老怪落的那小屋。

黑魔女，顯然就在那一瞬間，短牆上突然竄上一人，月光照在她千嬌百媚的臉兒上，一身白，夜晚，月下，看來更見雪白。

醉芙蓉緊挨在他身邊，崔芙蓉困在小屋中，這人又一身白，明知不是這兩人，但姜問天仍然一怔，可像崔芙蓉啊！

不，這白衣女人更像醉芙蓉，驀然一見可眞像，但仔細一看，面上歲月的痕跡難掩，而且也太冷峻了，比兩人都年長了許多。

他能仔細看見，因爲那白衣女人雖然在他們身前，但回身微一點頭，顯然知道兩人是誰，當然早發現了他們。

黑魔女，黑魔女不黑，却還是千嬌百媚。

但姜問天一些兒也不疑，既然醉芙蓉已會過黑魔女，又這麼像極了崔芙蓉，還會錯麼。

不，更像醉芙蓉。

這是甚麼時刻？他竟然好奇起來，像極崔芙蓉，母女相似的多有，有何奇異的，怎會像極醉芙蓉？

他瞧了身邊的醉芙蓉一眼，可不是像極了！

驀聽呵呵笑聲入耳，小屋前已走出了黑山老怪，劉丹青在他之左，右手面跟着站出一人來，是玄眞子。

黑山老怪竟是開了口，說道：「娘子，我算計你也該來了，這些年來，可想煞了我，不料十年不見，你倒更嬌媚了，當眞駐顏有術……」

白衣女忽然白衣飄飛，冷冷地喝道：「住咀，趁早放出我女兒來，今晚也許我饒你不死。」

黑山君又一聲呵呵，說：「可不是一些兒沒變麼，連你這性情一些兒也沒變，別忘了，她也是我的女兒，我豈會難爲她，若不如此，豈能請得你下山來，有道是一夜夫妻百日恩。」

連黑山君也不往下說了，因爲白衣女……不，黑魔女，原來咬牙切齒的聲音，竟會如此令人不寒而慄。

黑魔女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放出

我的女兒來，聽到麼？」

黑山君竟會退了半步，而且向四外望了一眼！

黑魔女接連冷笑兩聲，說道：「你不用望了，你那些狐羣狗黨，早死絕了，你以爲佈下了天羅地網，用你的手下做擋箭牌，以爲我即使未死在你那新近煉成的沒有解藥的劇毒之下，至少來到你跟前，我已殺得手軟了，是不是，今晚敎你死得明白，我連一根指頭兒也沒伸，你那些狐羣狗黨已喪了命，現下却是你已落在我們的天羅地網中。」

「你們！」黑山君霍地再退半步，急瞧了他身邊的劉丹青和玄貞子一眼。

同一瞬間，玄貞子拂塵一抖，寒光陡閃，劉丹青滑步，旋身，劍已在手。

玄貞子道：「不錯，黑山老怪，你的死期到了。」

劉丹青手中劍一指，厲聲道：「老怪，你也有今日，你的手下全去閻羅王殿前報到了。」

黑山老怪一聲狂笑，兩袖霍地拂出，不料玄貞子更快，拂塵一抖，老怪的袖發覺成了飛袖，那一邊，劉丹青一劍上撩，只一挑，另一隻袖管也已被削落，飛出丈餘處去了，那拂塵更纏住了老怪的右臂，劉丹青的劍亦指正老怪的咽喉。

老怪雖已不能動彈，却仍狂笑道：「你二人也敢反叛我：：你你：：」

話聲未落，三人面前早飄落一人，黑魔女仍在牆頭，是醉芙蓉，說：「是我，及時趕到，來瞧瞧老怪你的血是否也是黑的，要不在你的屍身上放落一朵芙蓉花兒，怕你死不瞑目。」

她手中沒劍，只揚着一朵芙蓉花，再又冷笑一聲，說道：「早知殺的不過是一隻小鷄，今晚就犯不着用牛刀了，憑你老怪這點功夫，也敢在秦中橫行霸道。」

老怪怒喝一聲，仇人見面，如何不眼紅，醉芙蓉殺了老怪的兒子黑三郎，怎會不切齒咬牙，奈何却動彈不得，叫道：「你二人好大胆，竟敢叛我，趁早：：」

醉芙蓉道：「我替你試試吧，叛了你，他二人就會在三日夜中，全身化作蛆虫，直到第七日止，那萬千蛆虫鑽心，才會絕命，呸！老怪，你還在做夢呢，你也沒瞧瞧牆上是誰，你下在他們身上的蠱毒，早已解了。」

便連醉芙蓉也瞧了牆頭一眼，不料那牆上已沒了黑魔女，顯然她也嚇了一跳，急退了一步。

只聽那老怪狂笑了半聲，却悶哼了兩聲。

玄貞子喝道：「你敢動彈，我把你這臂先廢了。」

老怪的右臂沒廢，頸上却有血淌下來，是劉丹青的劍在他頸上抹了兩寸長一條口子。

其實，玄貞子和劉丹青的蠱毒何曾解，老怪雖被這兩人制住了，一者有黑魔女現身，令老怪先生了怯，二來變生肘腋，對方知己知彼，知道老怪的劇毒藏在兩袖之中，一出手先削去了他的兩隻袖管，但亦知老怪一身是毒，豈僅袖中才藏毒，只不過袖中藏毒多，能作毒霧撒佈，任你武功再高，却不能不呼吸，那就難逃他的毒手。

黑山老怪長嘆了一聲，道：「罷了，我已落在你們手中，任憑你們處置就是，不過，我和她夫妻一場，請你們喚她來見一面。」

「別上他的當。」醉芙蓉叫道：「不可撤劍！」

不料劉丹青的劍不但垂下了，玄貞子纏住老怪右臂的拂塵，竟也鬆落下來，醉芙蓉大驚，急忙暴身後退。

老怪再又一聲狂笑，說道：「敎你們知道我的厲害，醉芙蓉，你也逃不了。」

兩手十指箕張，月光之下，其黑如炭，老怪對身邊癱軟倒地的玄貞子和劉丹青，連多一眼也不瞧，一跨步，不下一丈，向醉芙蓉直逼前去。

原來他是故意傷在劉丹青劍下，老怪何等狡猾，他察言觀色，又見兩人不殺他，就知醉芙蓉的話不是眞話，待見他唯一忌憚的黑魔女不在牆頭了，立即故意傷在劉丹青劍下，裝做已無反抗乏力，却趁眼前的三人見血一分神，趁那鬆懈的刹那間，他右臂雖被拂塵纏住了，左臂却能運轉自如，脚也能踩，敢情踩脚也能揚起毒塵，右手連彈，玄貞子與劉丹青登時同告中毒！

說時遲，醉芙蓉才慌忙拔劍在手，不料白光一閃，黑山君已一聲慘叫，一退，再退，右手上箕張的五指已沒有了，而是五股鮮血。

黑魔女！

黑魔女站在老怪身前，手中生死判一指，道：「我不殺你，止血罷。」

老怪急忙撕下衣襟，連手腕一齊包紮了。

黑魔女道：「這兵刄名叫生死判，就是專爲削你的毒指而設計打造的，你想不到吧，我希望永不用它，不料仍然非用它不可，若不想我把你那另一隻手的五指也削落，給我乖乖地站在那裏。」

醉芙蓉深深吸了一口氣，萬不料老怪如此狡猾了得，黑魔女更是名不虛傳，實是高不可測，大出她意料之外，否則只怕她已遭老怪毒手。

這原是一瞬之間，只聽屋門口傳來崔芙蓉的聲音，叫道：「大哥哥，快走啊，你你：：你怎麼啦。」

驀可裏，打牆上又飛落下一人來，那人尚未落地，黑魔女已道：「我算計你也該來了，來得正好。」

來的是無憂叟，落地巳拱手，道：「女菩薩大慈大悲，來此普救秦中武林，老朽敢不前來聽候差遣？」

黑魔女道：「好吧，這兩人交給你了，你先替他們解了毒，眼前這場浩刦雖已消弭，但借助你之處尚多。」

「大哥哥，大哥哥！」崔芙蓉在呼喚：「來啊！來見我娘。」

無憂叟忙道：「女菩薩，你放心，只要你把黑山君交給我，再有這老道和劉丹青相助，再有：：」

黑魔女道：「再有藍田火玉，你就能普救秦中武林了，當然，也還有你。」

無憂叟尷尬一笑，拱手道：「固所求也，不敢請耳。」

「娘！」崔芙蓉拖了姜問天，奔了來，叫道：「娘，你還不知道，三日前，我已死在爹新煉的劇毒之下了，多虧這老人家救活了我的大哥哥，娘，你那藍田火玉已再用不着了，再說，老人家也不過借用一時，娘，你給老人家好不好，女兒也報了老人家救命之恩。」

黑魔女怒目掃了低着頭的黑山老怪一眼，又轉向姜問天。

崔芙蓉道：「大哥哥快來見過娘。」

姜問天躬身一揖道：「拜見前輩。」

無憂叟呵呵笑道：「女菩薩你瞧，好一雙英雄兒女，不是佳偶天成麼，老朽日前爲令嬡稍效微勞，却是姑娘言重了。」

黑魔女嚥了一口怒氣，橫了黑山君一眼，才對無憂叟道：「我的事，須瞞不過你，我和他原非夫妻，小女和他亦非父女，任你們把他如何處置，我絕不過問，早年非是我不借藍田火玉給你，實是我亦不能沒有那火玉，現在我已無碍了，你這就拿去吧。」

黑魔女從懷中取出一個錦囊來，無憂叟連忙雙手捧過，道：「有此火玉，何毒不能解，女菩薩勝造百級浮屠了。」

說着，取出火玉，在玄貞子與劉丹青的太陽穴上只滾滾的兩滾，兩人立即翻身坐了起來。

無憂叟道：「兩位內功深厚，吸入的毒粉亦不多，這就沒事了，咱們還有一陣好忙的，這就走吧。」

無憂叟對兩人一使眼色，即刻別過黑魔女，押着黑山老怪就走，玄貞子與劉丹青如何會不明白，老怪與黑魔女仍是夫妻，和崔芙蓉仍是父女，那火玉只能延緩蠱毒不發作，要解蠱毒，仍得逼老怪拿出解藥不可，那自是非刑逼不可，豈能善取的，而當着這母女面前，可又不便刑逼！

黑魔女叫道：「小心：：」

無憂叟却道：「放心，女菩薩，不用多慮，在我手中，他再無能力了。」

話聲落時，已去遠了，黑魔女這才回過頭來，目光落在姜問天面上，又瞧了她女兒一眼。

崔芙蓉兀自拉着姜問天的手不放，黑魔女的目光也落在他們手上了，對姜問天道：「你姓甚麼？看來你的內家功夫已不弱了，你是誰人門下？」

崔芙蓉搶着答道：「娘，大哥哥姓姜，人家都叫他長安公子：：」

醉芙蓉忽然趨前，道：「禀前輩，他是我的夫郎，名叫姜問天，人稱長安公子，却也是先朝的一位貴公子。」

一時間，姜問天惶急，低垂了頭，惶急得手足無措，崔芙蓉宛若晴空打了個霹靂，目瞪口呆，黑魔女也一怔！

崔芙蓉叫出聲來了，道：「大哥哥，你不是：：你說，她說謊，不是眞的。」

醉芙蓉道：「眞抱歉，小妹子，我們昨晚成婚，小妹子你偏在難中，沒法請你喝杯喜酒！」

「這不是眞的。」崔芙蓉一把抓住姜問天叫道：「大哥哥，你說，她說謊！」

姜問天抬起頭來了，苦着臉，點了點頭，道：「是：：眞的。」

黑魔女怒道：「成甚麼話，放手。」

眼前這少年眞是有婦之夫，她的女兒豈可如此不識羞恥？

崔芙蓉已是面白如紙，身子一幌，幾乎栽倒了，姜問天伸出手去，却又不敢相扶，叫道：「蓉妹妹，你，聽我說：：」

崔芙蓉忽然一跺脚，聲音抖顫，道：「你你：：你好！」

姜問天叫道：「蓉妹妹，別走，聽我說：：」

黑魔女愕然，道：「這是怎麼回事，回來。」

崔芙蓉狂奔而去，姜問天才跨出一步，崔芙蓉已越過短牆去了，只聽黑魔女叫道：「別跑，你這丫頭，回來。」也如飛追了下去，面前人影一幌，醉芙蓉攔住了姜問天的去路，冷冷地說道：「還成話嗎，你已是我的夫郎了，竟敢當着我的面前，去追人家姑娘，我要問妳，你把我往那兒放。」

她不但攔住了姜問天的去路，而且逼近一步。姜問天被逼得退了一步，就不言，也不動了，他的目光越來越冷，渾身也冷了，牙齒也咬緊了！

醉芙蓉忽然睨着他一笑，又復媚態橫生叫了聲：「夫郎，嗳唷，你怎麼啦？」

是姜問天把投到他懷裏的醉芙蓉驀可裏一推，她那裏防得，竟一交跌倒在地。

姜問天恨恨地說道：「我明白了，原來這全是你安排下的詭計，你叫玄貞子故意擒下崔姑娘，你支使我去那農家，你却搶先趕去，安排下烈酒，趁我酒醉，你却扮成崔姑娘的模樣前去：：」

醉芙蓉站起身來了，掠了掠亂髮，鐵青着臉，道：「是又如何？難道你不愛我，也沒愛過我，難道我不止兩番救過你的命，你腰間的小葫蘆，不也是你的命根子，不也是我們定情之物，好哇！原來你是個忘恩負義，有了新人，就棄了舊人的薄倖兒郎，既然你恁地薄情寡意，我才不稀罕你，去啊！去追趕你的小美人兒，看人家還要不要你，你不去，好，我走。」

走字才出口，醉芙蓉一跺脚，轉身，就走，像一陣風，瞬巳去得無影無踪。

他張開兩臂，又垂了下來，跨出去的脚步，又退了回來，醉芙蓉是越過左面的牆垣，而崔芙蓉却是打右面山坡這面如飛去了，他該向那面追趕呢？

他該向那面追趕呢？醉芙蓉說的句句眞實，雖沒山盟海誓，但早心心相印，但崔芙蓉呢？和他雖沒成爲夫妻，但巳同床共過枕了，巳是非他不嫁的了，巳是他心上可愛的小妻子了。

他茫然不知何去何從，醉芙蓉眞是他的妻子了麼？是眞的，但洞房、燈下，枕邊，他心上，那交頸鴛鴦，却是崔芙蓉。

「天啊！到底誰是我的妻？」

他問天，天不語，問地，野茫茫。

月色迷茫，他心下更迷茫。

×　×　×

他浪跡江湖，在茫茫人海中尋找，走遍了海角天涯，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歲月催人，人在江湖，怎不江湖老。

這一天，霸橋的酒家樓頭，又來了一個落魄書生，眼看人悄，天渺渺，正是楓冷霸橋，觸景傷懷，獨客怎不又吟愁句，正是：醉芙蓉，一帳春便曉。

（請留意故事之四「情劍刦」第一〇一四期刊出。）

多情索

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揚威·文
子成·圖

伊水之陽

琴劍書生趙秋塵，望住鏡裏的自己，頗為滿意，他今天與佳人有約，雖然僅是初次見面，琴劍書生已經深陷情海，不能自已！

那正是秋天的黃昏，洛陽伊水之畔，一位風華絕代的妙齡少女，蓮步姍姍，吟詠風月。

夕陽殘照，少女窈窕身形，亭亭玉立於菊花圃前，清波蕩漾，垂柳輕搖。

響亮的漁歌遠遠傳來，間有晚歸的翠鳥鸝歌，令這美好的人間，益增情趣，尤勝天上。

趙秋塵外號琴劍書生，自然是文武雙全，飽讀詩書，古人歌頌的絕代佳人，時常嚮往，夢寐以求，任他踏遍大江南北，關內關外，遼闊的大沙漠，無盡的碧綠草原，總找不到理想的佳人淑女。

今夕，趙秋塵漫步伊水之畔，意外已極！他心內感慨頗深，古人所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確不錯，今天別說其它，僅此少女俏麗背影，已是仙露明珠，超越塵埃之外，九天之上！

這位世家子弟趙公子佇立原地，不敢稍動，怕打破了如此美好的景緻，驚動了臨凡的仙子，凌波直上，踏雲歸去九天之上。

說到耐性，以前有，但決沒有今天好，足足兩個時辰了，明月的清光早已普照山河大地，那位仙子仍然是佇立江畔，凝眸沉思！

邂逅玉女

琴劍書生趙秋塵緩步上前，大約兩丈遠近，然後輕聲道：「對此無邊風月，姑娘是參禪，還是別有會心！」

「了悟之人，不負塵累，不為境牽，來去自如，何風月之有！」

少女仍未回頭，檀口清音，聞之如醍醐灌頂，渾身清涼。

趙秋塵猛吃一驚，莫非真的是仙子臨凡，年青女孩子，怎會對佛理了悟如此深，而且毫未移動，兩個時辰，難能不累！

突然，一葉扁舟，由對岸划來，而且來勢頗快，趙秋塵抬頭看時，少女已經踏上小舟，破浪而去。

趙秋塵見狀大驚，急忙叫道：「姑娘，你！」

「月圓花好夜，龍門再相逢！」少女清音傳來，玉潤珠圓，令人如醉如迷！

最少，琴劍書生趙秋塵已經傻了！

往常穿衣服不太講究，固然琴劍書生趙秋塵長得如玉樹臨風，風度翩翩，御寶馬，掛龍泉，綠柳長堤上，不知羨煞了多少閨女芳心。

但是，他視若無睹，由於那千千萬萬的少女，一看上去就是一個俗字，這叫他如何有心情去交談呢！

今天，他整天在忙着，為了衣着，為了莫明其妙的東西，譬如說，見面時送一束花，還是送一件小巧珠寶，抑或是絕好的詞章。

總之，琴劍書生趙秋塵心目中，浮動着窈窕少女的形影，任何其它事物都未看到。

夕陽垂照荒郊古道，琴劍書生趙秋塵早已等待，還好龍門風光好，雖然等待中有焦急，却不寂寞。

尤其是古陽洞內，四圍上下的佛像，巧奪天工的雕刻，有多少佛的事蹟，有多少大徹大悟的智者，經過艱辛的苦難磨練，石壁上全有記載。

趙秋塵飽讀詩書，自然知道這些大事，如今他親見圖像傳神，心內又有一番感觸。

的確，人的一生，佛所說不外乎受苦難，假若不能避開貪嗔癡的圈子，因果相循，永墜沉淪，天道輪迴，千千萬萬世也不易跳出！

「唉！」突然，趙秋塵深深長嘆，他深明佛理，但心目中等待的女神，佔駐整個心靈，這是癡的作祟，明知如此，却不能毅然放下！

是魔障，還是孽障！

無論如何，定力智慧不能抗拒癡的魔力，那是注定受苦無邊了。

「受苦就受苦吧，那怕是永墜阿鼻地獄，能得此女的一顰一笑，那也是甘心情願。」

琴劍書生趙秋塵暗自一咬牙，昂然走出古陽洞，似乎心底有種愧意，面對諸佛菩薩，不求解脫，反而沾惹情癡，深受纏縛，實在太癡了！

在古陽洞之外，伊水秀麗，櫻山碧翠，香山錦繡，夕陽殘照的餘暉，滿空燦爛，大半個西天霞光普照，通天澈地炫耀千古！

夕陽無限好，的確名符其實。

琴劍書生趙秋塵想到此處，又隨念道：「人約黃昏後，月上柳梢頭！」

焦急、徬徨、担憂以及許多說不出來的思維，令得這位少年得忘的俠士承受不住！

時間真難過，度日如年，尚不足說明趙秋塵內心感受的萬一！

好不容易到了三更。

正當月光清明，星光隱約之際，一葉扁舟，由伊水上流之東，船頭上站着一位麗人，宛若洛水之神，美艷無方，風華絕代。

琴劍書生如醉如癡，若在夢中。

「無邊風月，江山如畫，公子妙人，當有妙悟！」少女啓檀口，清音傳來，挾帶着淡淡的花香。

「趙某只是俗人，心有所掛，不解色空，尚望姑娘慈悲為懷，救我脫離苦海！」琴劍書生趙秋塵朗聲道。

「如人飲水，冷熱自知，沉淪與解脫，全在一念之中，他人又何能為力！」少女輕倩淺笑，人已俏生生站在岸上，剛巧佇立在淡黃色菊花前面。

「與姑娘一起，地獄也是天堂，此生別無所念，能得姑娘教誨，人生足矣！」

少女微微一笑，也不回答，緩步往前走去，此時月色更美，朦朧山河，如詩如畫！

琴劍書生趙秋塵似乎也為當前景色所感染，內心別有種感覺，心平氣和，自然流露出微笑。

二人沉傾在月色中！

嘡嘡嘡，廟院鐘聲，在夜空中傳播，洛陽寺宇林立，僧人早課時間已到！

正在這時，颼颼颼，七條人影自林中竄出，將琴劍書生趙秋塵與少女包圍，一言不發！

琴劍書生趙秋塵眉頭微皺，這七人大煞風景，如此良辰美景，有佳人相伴，共同携手踏月賞花，可以說是人生難得之際遇！

如在此時引起江湖上仇殺事件，破壞美景，或引起佳人誤會甚至受傷，那才是終身追悔莫及的恨事！

少女冷靜凝注水面，絲毫未受影响。

「七位朋友，有何見教，可否明示！」琴劍書生趙秋塵拱手為禮道。

「這件事與你無關，請讓開，日後自有一番心意！」其中一人道。

琴劍書生趙秋塵一聽，心內暗自震動，這少女竟然是武林中人，江湖上從未聽說過如此人物，她竟究是誰，面前七人幪面出現，看來總是理虧！

再說，這少女談吐心性，高雅而純正，絕非壞人，想到此處，琴劍書生趙秋塵暗自吸口氣，沉聲道：「各位深宵攔截，又幪着面，在下朋友有事，趙某自不甘退讓，各位冲着我說好啦！」

「嘿嘿，你以為這女的漂亮，英雄救美，少年俠士自然不肯失威風，可是閣下也要弄清楚底細，別中了圈套，那時懊悔就來不及了！」其中一高大幪面人道。

「別再說了，各位如賣我個面子，今晚別煞風景，日後水裏火裏，趙某一定奉陪！」

「老大，別和他嚕嗦，一起做了算啦！」另一幪面人語氣冷峻，充滿了恨意。

「趙朋友，你怎麼說，別自誤才好！」又是那高大幪面人的聲音。

「各位既然執意要逞強，趙某捨命陪君子，上吧！」

「好，」又是那充滿火藥味的傢伙，好字剛出口，人已凌空一個空心觔斗，手中匕首，挾着一道電光，猛扎琴劍書生後腦。

少女仍然俏生生站着，臉色平靜，絲毫未露喜怒神色，似乎所看到的完全不相關一樣。

琴劍書生趙秋塵屹立如山，待那傢伙匕首快扎上後腦之際，突然往右一跨步，匕首堪堪扎空，琴劍書生左手疾伸，奇準無比，已扣住那幪面人的寸關大穴，信手揮去，那傢伙翻翻滾滾，往前疾射。

照這樣下去，用匕首殺人的幪面人，恐怕要撞上塊大石頭，而且去勢極快，他自己除了呱呱怪叫外，根本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

高大幪面人身形突展，千鈞一髮之際，右手已抓住那傢伙左脚，仍然定不住身形，往前衝出三步，才穩住脚步，總算救了那傢伙一命！

這一來，七人已知琴劍書生趙秋塵一身絕學，決非尋常可比，他們報仇心志仍然堅定不變，十四隻眼睛恨意更濃。

美好的月光下，頓時瀰漫着濃厚的殺氣。

「殺！」一名幪面人暴喝聲中，着地

就滾，地堂刀法展開，有如一團精光流動的火球，翻翻滾滾直往琴劍書生趙秋塵衝去。

另兩名幪面人，凌空彈起，交叉飛過，三十七腿，着着全是致命絕招。

單對單，三人武功已是精湛狠辣，配合起來，威力何止增大一倍，平常高手遭此强敵，只怕不易逃出生天，但琴劍書生趙秋塵，幼遇異人，習得一身絕藝，自然不會如此容易受挫！

正所謂會者不難，他整個人突然打橫浮在半空，地堂刀頓時走空，琴劍書生手脚並用，雙手奇快接下一人二十六腿，一招擊中對方小腿，而右脚猛彈，硬碰硬，另一幪面人吃不住勁，小腿骨折斷。

琴劍書生趙秋塵也不理會兩人慘叫聲，身形側滾翻動，在刀光密集空隙中，駢指疾伸，那人地堂刀法竟然無法遮攔，肩頭碰了一下正着，逃將開去。

三人聯手，仍然喪師敗北，這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你望我，我望你，悶聲不響。

「好功夫，果然英雄出少年，待老夫來會會高人！」高大身裁幪面人似乎是頭兒，看情況他要親自出手。

「高人不敢當，趙某只希望化干戈爲玉帛，並不是想揚威立萬！」

「我們兄弟敗陣受辱，固然是藝不如人，咎由自取，但血恨之仇，我們兄弟有口氣在，也要拚個同歸於盡，閣下憑空攔住出手，還有何話說，殺了我們，成全了你吧！」高大幪面人言調悲憤莫名。

琴劍書生趙秋塵眉頭微皺，懶得多說，神態擺得好明白，今日之事，伸手管到底。

少女仍然凝立江畔，白衣如雪，月色下越發清絕美艷，宛如仙子臨凡！

戰場上殺聲震天，她似乎仍在逍遙物外，根本不理世俗中事。

身材高大幪面人緩緩走前三步，赤手空拳，然則他特有的氣度，與其它六人大不相同，僅此三步，頓時形成一股强勁無匹的殺氣！

琴劍書生趙秋塵是高手，對於殺氣感染特別敏銳，知道高大身裁幪面人必然是位非同小可的强者，當下不敢怠慢，凝神待敵！

兩人一對峙，整個河畔寂靜下來。

在場二人似乎木石一般，絲毫不動，甚至呼吸都停頓了！

其它數人全神注視場中變化，反而沉不住氣，手心漸漸沁出汗來，只有白衣少女忘形天外，與自然融爲一體，其它一切根本未放在心上。

突然，兩隻晨鳥翩然飛至，剛飛入二人上頭，突然「呱！」的一聲，翅斷毛落，洒了半天血雨！

衆人見了，益發震駭，二人形成的殺氣，竟然如此厲害，任何人畜闖進，即遭殺戳，可想而知，他們針鋒相對，感受更較外人嚴重十倍！

「颼！」勁風颯然，二人突然動了，眞可說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兎，此時只不過霎眼間，已交換了七十二招，應變之快，招式之精，衆人歎爲觀止！

琴劍書生趙秋塵施出沾衣十八跌功夫，高大幪面人內功深厚，馬步穩定，絲毫不受影响。

太極拳，伏虎掌以及三十六路譚腿，全用上了，仍然無法克敵制勝，琴劍書生自出道以來，從未遇此强手，乍逢强敵，精神陡長，絕招源源而出。

「大哥，可要我們下場？」其中一幪面人問。

「不必了！」高大幪面人答。

高手對招，豈容分心，高大幪面人只答了個字，左脅微露空隙，琴劍書生趙秋塵是何許人物，右掌出招如電，高大幪面人拚命抵擋。

機先已失，處處挨打，正所謂一着之差，滿盤皆輸，「砰」地聲响，中了一掌，頓時右臂下垂，雖未折斷，諒來已無再戰之力。

這時，大戰經已結束，七名幪面人敗北而歸，可說是灰頭土臉，丟盡威風。

高大身裁幪面人呆立半晌，頹然道：「天不助我，今日遇到閣下這位高手，夫復可言，我們兄弟誓將捲土重來，那時再決勝負，定生死，青山綠水，後會有期，再見！」說罷領着其餘六人，往伊水下游馳去。

此時天色微明，東方已漸露曙光。

琴劍書生趙秋塵拍拍衣服，略事整理，即趨步上前，輕聲道：「姑娘，這七人無端端跑來，擾了我們清興，如此良夜，眞是大煞風景。」

「這也是緣，勉强不來的！」少女淡淡道。

「眞奇怪，」琴劍書生趙秋塵喃喃自語，又像是詢問：「以姑娘言論，清雅脫俗，不染人間烟火味，怎會惹上這等江湖人，看他們神色，這仇恨還不小呢，我眞不明白。」

「世上事變化無常，虛幻不定，來的讓它來，去的讓它去，何必煩這等心！」少女根本不放在心上。

「是，姑娘胸襟闊大，勘破生死大關，當然不會把這些事放在心上，在下俗不可耐，煩擾姑娘清興，該死，該死！」琴劍書生趙秋塵漸漸也感染了禪意。

「人生散聚無常，我們再見吧！」少女緩緩往前走去。

「我們……幾時再見？」琴劍書生趙秋塵大驚，急趕上幾步詢問。

「看緣份吧！」少女說罷，蓮步輕移，沿河邊走去。

琴劍書生趙秋塵實在捨不得，但又怕觸怒了佳人，因此僵立在原地。

少女清麗絕俗的音容，窈窕體態，漸漸深入晨霧中，漸漸消逝。

伊水仍然明潔，如畫山河，晨裝正殷，而琴劍書生趙秋塵却垂頭喪氣，踏上了歸程！

×　×　×

十天過去！

而琴劍書生趙秋塵似乎已老了，形容憔悴，衣履襤褸不整。

伊水兩岸，繁花如錦，只是依人不見，趙秋塵又有何心情去觀賞？

這天，趙秋塵正在自怨自艾，無聲沉吟之際……

上流來了兩位道士，另一位壯漢相隨

，直到近前，壯漢突然道：「師傅，就是他！」

琴劍書生趙秋塵心灰意冷，對任何事不感興趣，壯漢的話雖然聽得清楚，但他連眼皮都未眨了一下。

「少年人，身受情困，前程就此斷送。」其中一老道搖頭歎息。

「師兄，你問問看，那魔女究竟如何了！」另一老道意似詢問。

「唉，障孽！我們也墜入凡塵刼數！」老道喃喃自語，踱步走前幾步，緩緩道：「少年人，老道有一事相詢！」

琴劍書生趙秋塵無力地抬起頭來，一雙無神的眼睛望着對方，茫然不知所從之狀。

「少年人，十天前夜上與你在一起的女子，如今在那裏，可否告訴老道？」

「我也正在找她！」琴劍書生趙秋塵意態消沉道。

「走吧，又一個受害了！」老道說罷，緩步往前走去，二人也相隨走去。

颼颼颼，又有三人從林中竄出，其中一個粗眉大眼壯漢揪住趙秋塵胸襟喝道：「小子，那害人的魔女呢，快告訴我！」

琴劍書生趙秋塵昏昏沉沉，給此人一喝，又揪住衣襟，整個人幾乎給提了起來，當下才清醒過來，看清楚時，不由大怒，喝道：「放手？」

壯漢冷峻笑道：「好傢伙，還發橫呢？」說時，抓住衣襟的手用力往外擲去。

琴劍書生趙秋塵清醒過來，那怕這個，千斤墜功夫，停立原處，右掌輕拍，壯漢頓時中掌，連退七步，勉强站住身形，口吐鮮血，顯然受了內傷。

「好小子，秦嶺三虎在此，你竟是不要命了，敢暗算俺老三，來來來，讓我試試。」

趙秋塵一聽，心內暗暗叫苦，自己怎會惹上了這三頭虎，飛天虎冼仲明，翻山虎魯德英，虎霸胡佳，三人武功在江湖上，還算是高手，但他們師門，全是名門大派，因此，得罪三人，牽連極廣，麻煩重重。

剛才中掌受傷，正是虎霸胡佳，崆峒弟子，老大飛天虎冼仲明略爲察看半晌，喂了兩顆丹藥，立即回身走至趙秋塵面前，沉聲道：「我們比比掌力。」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再說剛才虎霸胡佳，態度實在太差，中掌受傷，那是罪有應得，趙秋塵想到此處，立刻目中神光暴射，沉聲道：「你們二人一起上吧！」

「殺！」飛天虎大怒，也不理三七二十一，凌空飛起，三十六腿連環出擊，快捷狠辣，端的非同小可。」

趙秋塵一肚子悶火，無處發洩，此時見對方來勢洶洶，夷然不懼，淵停嶽峙凝立當地，右掌吞吐幾下，看上去輕鬆已極，飛天虎冼仲明已大叫一聲，翻身跌在五丈開外，掙扎幾下，仍然爬不起來。

「你，好大的胆！」老二翻山虎魯德英恨道。

「嘿嘿？」趙秋塵冷笑道：「你們先挑戰，我還手，勝敗各自負責，難道還要到官府告我行兇。」

「我要你的命！」翻江虎魯德英喝道，衝上前就打。

琴劍書生趙秋塵屹立不動，冷冷道：「你們秦嶺三貓，如今是二貓受傷，還須要人照料扶持，假如你也受傷，那時只怕要死在路邊了！」

翻山虎魯德英一聽，果然不錯，但這口氣實在忍受不住，自己武功決非人家對手，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因此僵立在那裏！

「好呀，原來是位少年英雄，我們都看走眼了。」又是先頭離去的兩道士。

「哈哈，武當二老在此，看你小子的好受！」翻山虎魯德英幸災樂禍笑道。

當先白眉皓髮老道，正是武當二老之一的松月道長，另一位臥月道長，跟隨的壯漢，只怕是他們的子姪輩。

松月道長細細打量趙秋塵，半晌後才道：「年紀青青的就學會了奸詐，我們二人在此之時，你裝瘋作儍，見他們三人好吃，下手毫不容情，誰知我們又回頭走，否則，眞給你瞞騙過去，看來上天也不容惡人！」

「小子，挺身而出，俺劉得仁和你試試！」那壯漢此時神氣已極，指手劃脚，耀武揚威。

「出手吧！」趙秋塵懶得和他多說，冷峻的只講三個字，凝立待敵。

壯漢有武當二老撑腰，胆氣大壯，自負武功好，踏洪門，走中宮，揮拳猛擊。

琴劍書生趙秋塵嘴角噙着冷笑，待對方拳頭臨近，不避不讓，出掌如風，後發先至，「砰！」地一响，壯漢去勢更快，跌倒在地，受了極重內傷。

「心狠手辣，果然是妖邪之輩！」松月道長緩步而出，準備親自出馬。

臥月道長已趕去觀看那壯漢傷勢，喂藥推掌，至於大師兄松月，神功絕學，自然是手到擒來，馬到成功，所以不担心！

琴劍書生趙秋塵心內大怒，對方雖然武林名宿，處事說話完全沒有意識，憑着一己之見，可說是偏見，即定人死罪，尤其是那種倚老賣老的神態，更令人不易受得了，趙秋塵決心給對方來個狠的。

「颼！」松月道長一出手就是平生絕學，追魂指輕點，一股勁風破空而出，嗤嗤之聲不絕。

琴劍書生大怒，對方出家人下此絕手，再也不容情，手刀橫劈，內勁湧出，輕而易舉破了追魂指。

松月老道神色一變，伸手拔出寶劍，準備以武當少清劍法會敵。

琴劍書生趙秋塵橫掠七尺，伸手折下竹枝，又回到原處，神色安詳，似乎未把武當二老放在眼內。

松月老道大怒，但他修養有素，兼然道家清虛無爲，不敢爲天下先，種種謙讓思想，深入心底，所以轉念即將燥氣壓下，凝神待敵。

這一番比試，雙方都不敢大意，互相圍繞着走三匝，窺隙進勢。

松月道長身形平滑，手中寶劍如毒蛇竄出，劍尖陡地出現三朶銀花，分點雲門，府台，中府三大穴。

琴劍書生趙秋塵竹枝揮出，罩住對方任脈二十四穴，而片竹葉，堪堪擋住對方劍刄。

「好功夫！」老道清叱一聲，寶劍頓

時光華大盛，揮動時像一道精光燦爛的匹練，捲將過來，威勢赫赫。

趙秋塵自然識貨，對方數十年精湛內功，全力施爲，當眞不容忽視，當下也施展絕學，與對方拚個死活。

臥月道長看看師兄仍不能得手，當下也不理什麼武林規矩，抽出寶劍，加入戰場。

在他們心目中，趙秋塵是妖魔鬼怪，留在世上只有害人，所以全力除去才算是出家人的功德。

琴劍書生趙秋塵暗叫一聲苦，武當二老聯手，天下有誰能擋得了，以他這時單獨迎戰松月道長，大戰數百招，能夠保持不敗局面，傳到江湖，只怕立即會轟動半邊天，甚至還有人不信。

此時，臥月道長緩緩上前七步，抽出寶劍，靜靜站立一旁，雖未出手，趙秋塵心理上所受壓力，極爲重大，松月道長何許人物，七式連環，全力施爲。

「嗤！」一個小疏忽，趙秋塵左肩巳經見紅了。

「小夥子，我手上五枝追魂奪命針，全是見血封喉的暗器，小心接好了！」臥月道長緩緩道。

琴劍書生趙秋塵叫苦連天，武當屬天下聞名的正大門派，以武當之老的輩份，恐怕不會用餵毒的暗器，但由臥月道長親口說出來，而且又在此緊急關頭，你能夠自己騙自己說沒有麼?

「着！」臥月道長右手揚處，一把小針破空疾射，嗤嗤之聲不絕於耳。

趙秋塵大驚，一個鐵板橋，背心幾乎沾着地面，看清楚時，原來是一把松針，雖然沒有毒，但也不是好好的，挨上一招，一樣會取人性命。

松月老道巳不耐煩，今日武當二老聯手，還要用上鬼計，仍然不能制服這少年人，日後說出來，只怕武當一派清譽有損，想到此處，下手更不容情，武當鎮山之寶，少清劍法絕招，源源而出。

「噗！」趙秋塵左臂右腿，前後巳中了五劍，雖未傷到筋骨，但全身鮮血，再多半個時辰，只怕身上血流得差不多，性命一樣堪虞。

「砰！」武當飛雲腿倏出，趙秋塵後腰中個正着，整個人陡地飛了起來，臥月老道趕上前，一招綿掌，輕輕拍下，想結果這少年。

這時候，琴劍書生趙秋塵巳到了山窮水盡時候，根本無力閃避，即使避過一招，武當二老環伺在旁，殺着連綿不絕，到頭來仍然難免一死。

即使其他江湖客，見了武當二老出手，只怕還會上來帮手，因此武當二老手下，不殺無罪之人。

琴劍書生趙秋塵筋疲力倦，心灰意懶，緩緩閉上了雙目等死。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七條彩色繩子凌空飛至，一道將趙秋塵扯開，避去致命一擊，另六道分擊武當二老，威力絕倫。

武當二老怪叫連連，猝不提防下，幾乎着了道兒，十五招後，才穩定局面，而七彩繩索却趁此機會收去。

「妖女，是你！」松月老道怒喝。

「二位出家人，也下毒手，看來你數十年的清修，仍然白費了！」聲音嬌美，正是那美絕人寰的白衣少女。

琴劍書生趙秋塵閉目待斃，等了許久，似乎並未死，身外呼叫聲，以及打鬥聲，他以爲這是幻覺，依然緊閉雙目，躺在地上不動。

但是，白衣少女清脆聲音，令他陡地一震，整個人像吃了大力丸，猛地跳將起來。

定睛看時，果然不錯，正是千思萬想的意中人。

琴劍書生趙秋塵整個人頓時變了，生氣勃勃，心中洋溢着活潑的喜氣！

便見武當二老仍然虎視耽耽，白衣少女手中七彩繩索，雙方仍然在對峙中。

「姑娘，待我來，免得汚了你的玉手！」琴劍書生趙秋塵豪氣陡生，大踏步走上前。

「你沒有事麼?」少女嬌聲問。

「現在好得不得了，比任何時候都精神，姑娘請在一旁觀戰，武當二老浪有虛名，除了偷襲，手段卑鄙，完全是一雙不分是非的老糊塗！」趙秋塵聲音响亮，十幾日的頹廢，失意一掃而空！

「好，我在這兒，一對一，公平比試，誰弄花巧，我會主持公正！」白衣少女輕聲道。

「老道士，來吧！」趙秋塵精神奕奕，滿臉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松月老道念一聲：「無量壽佛！」緩緩抽出寶劍。

這一回，琴劍書生趙秋塵再不客氣，手中竹枝如靈蛇般游走，專找空隙，吞吐如電，僅只十招，老道大有不支之狀。

「拿命來！」趙秋塵愈戰愈勇，手中竹枝靈氣十足，絕招源源而出，老道士反而越來越糟。

又支持了二十招，松月老道額頭見汗，武當素以內功見長，老道兩甲子精湛修爲此時竟有力不從心感覺，說來有誰信！

事實擺在面前，他左支右撐，看看難逃敗陣之厄，松月老道見不對勁，衝上前去，揮劍加入戰陣。

嗤嗤，七彩繩索凌空飛至，擋住去路，手中劍一緊，給擋了開去！

松月老道更吃不住勁，一個失着，寶劍脫手，竹枝閃電捲去，頭上髮髻巳給削去，涼風習習竟是光頂，幾乎變了和尚。

「我們走吧！」白衣少女輕聲道。

雖然沒有指名道姓，琴劍書生趙秋塵如奉綸音，大聲答了一聲：「好！」也理去那裏，相隨白衣少女往前走去，只怕到十八層地獄去，越秋塵也不會皺眉頭；有人阻止他的話，那才會拚命呢。

二人相偕走了幾天，好在洛陽四處全是名勝古蹟，名山大川，往東遊，漸漸來到中嶽嵩山，反正沒有事，白衣少女說要遊山玩水，琴劍書生趙秋塵還有不點頭的麼，那怕是上天入地，他也不會皺眉頭！

嵩山險阻曲折，沿路直上，老是兜圈子，古人稱之爲「轘轅」，漢置「轘轅關」在此！

直到此時，才知道這少女來歷，她正是江湖上談虎色變的玉女袁素雲，她那手上用的七彩繩索，出道以來，當者披靡，赫赫有名的追命多情索，無人能敵！

她天生麗質，風華絕代，尤其是名門正派的少年子弟，一見立即亡魂落魄，神魂顛倒，甘爲不二之臣，那怕是身敗名裂，亦在所不計，所以許多名門正派，恨極了她，門下弟子不爭氣，有辱門庭，偏偏有苦說不出口，多次圍剿追殺，反而落得灰頭土臉而回！

嵩山號稱中嶽，古來騷人墨客，亦多來此處遊覽，至今仍可見吟詠佳題，琴劍書生趙秋塵有佳人相伴，眞個是人間天堂之慨！

有一點令人奇怪的，玉女袁素雲地理極熟，幾乎嵩山每一角落她都知道，她領頭遊覽，遊遍嵩山。

「趙兄，假如住在嵩山，你可願意！」玉女袁素雲問。

「此處山水絕佳，叢林勝泉，古柏蒼松，到處雲海松濤，自然是少有的洞天福地，只是在下俗人一個，願意伴隨姑娘，那怕是地獄，亦不嫌棄；假如能與姑娘相偕居住此處，人生不再有憾焉！」

「好吧，我們就居住此處！」玉女袁素雲道。

神態很認眞，似乎不是說笑，琴劍書生趙秋塵懷疑望着對方，他不相信人間有如此美滿的事，因爲他一向認爲，太美的事物中，總蘊含着醜惡！

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

這是人間的定律，沒有人能逃脫這規範，固然聰明人可以逃避，也不過是減輕禍害程度，却不能根本杜絕；而且還要有大智慧之人，庶先防備，預幾乎可以避禍趨吉，世上又有幾個這樣聰明人呢！

果然，玉女袁素雲輕倩淺笑道：「我們共同居住，只限於白日，夜上各有起居，彼此間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約束，多少人他好，我們兩人也好，不能限制對方行動，能够這樣，我們可以共同生活，像朋友親戚一樣，可以互相扶持！」玉女袁素雲道。

「在下不敢多所妄求，只要早晚能見姑娘一眼，聽到姑娘鶯鶯聲音，此生巳足於願！」趙秋塵道。

說得多癡，足可見琴劍書生趙秋塵眞愛這位姑娘，實在來說，玉女袁素雲，確實美絕人寰，神韻高潔，令人自然而然產生愛意！

所以，趙秋塵老實的心意，老實的言論，令得這位姑娘頗爲滿意，因此微微一笑，點頭道：「如此很好，看看我們的天堂吧！」

「多謝姑娘！」琴劍書生趙秋塵由衷的感謝。

雲山勝境　成就姻緣

兩個時辰過去，地勢險峻，這地方佈滿黑黝黝的石頭，寸草不生，一大片荒涼，不見絲毫草木花卉。

琴劍書生趙秋塵暗自奇怪，嵩山有的是好風景，何必住在這地方。但是，玉女袁素雲神色平靜，也不作解說，畢直地往前走，穿過奇形怪狀的石頭。

突然，一座高可十丈的大石，聳立山上，雄偉高大，給人有種莊嚴味道！

明明沒有谷，玉女袁素雲畢直往前走，看看就要碰壁了！

琴劍書生趙秋塵暗自奇怪，也跟着走去，誰知怪事立即出現，臨近才看清楚，中間一條寬可盈尺地方，堪堪可以容人走過。這條甬道大約百丈遠近，折轉幾回，漸漸擴大，陡地開展，一片廣大草坪呈現在面前。

這眞是兩個天地，繁花，修竹，泉林及起伏有致的山崗，隱約現出樓台亭閣！

玉女袁素雲把趙秋塵帶至一座院落，嘿！好地方，是眞的山石，又好像是花園內的假山，小橋，梅竹松，佈置中頗見天然景象，絲毫不見人工跡象，顯然出自高手巨匠的設計！

此時，有兩名小婢上前叫道：「姑娘，回來啦！」

「嗯，這位趙相公，以後居住於此，你們小心侍候！」玉女袁素雲吩咐。

「遵命！」兩名小婢恭敬回答。

「趙兄暫住此處，我們明日再見！」玉女袁素雲說罷，自顧自走開了。

兩名小婢大約十六、七歲，一名小蘭，一名小桃，只專心招呼趙秋塵伙食及清理花園，平時則也清閒。

第二天一早，趙秋塵梳洗完畢，用過早點，順勢走出門去，只見門頭橫匾寫着「漱心居」。

正賞玩這三字的書法，正宗的顏體，功夫極到家，不知出自那位名家手筆！

「朋友！」這聲音來得好突然，琴劍書生駭了一跳，定睛看時，原來是一位少年英俊的俠士，背負長劍，正停立在樹幹旁。

「閣下有何貴幹！」琴劍書生趙秋塵問。

「比武！」那少年冷峻道。

琴劍書生皺皺眉頭，緩緩問道：「我們無仇無怨，比什麼武?」

「嘿嘿嘿，」少年冷笑道：「凡在小西天居住的，天天要比試，文的武的，連輸七場的，三日苦役，然後再戰，你大概初來的，不知規矩！」

琴劍書生趙秋塵這下可眞奇怪，少女袁素雲到底搞什麼名堂，難道這小西天的少年，都是和自己一樣，貪愛她的美色，來到此處，然後她又訂下這規矩，不斷比試，眞會如此麼！

「朋友比那樣，拳掌兵刃，悉聽尊便！」少年似乎等得不耐煩了！

「既然如此我們比比拳腳功夫吧！」

趙秋塵滿腹心事，因此說話時心神不屬

「好，看掌！」這少年說幹就幹，右掌倏劈，表面看似乎不快，其實極快，一幌就到了趙秋塵鼻尖。

趙秋塵猝不及防，大驚失色，閃避已來不及，心思電閃，右掌猛劈對方胸腹章門穴，竟是兩敗俱傷的打法，連防守也不顧，掌風颯然，氣勁強横！

少年大驚，趕緊撤招，趙秋塵豈會容他逃出，身形一長，已滑前七尺，神腿倏彈，少年着了一下，但他仍然驃悍如故，不要命拚命纏打！

琴劍書生趙秋塵自然應付得來，五十招之後，已摸清對方拳路，暗中巳有了對策，不再糾纏，賣個破綻，少年果然中計上當，揮拳直劈空門。

趙秋塵正要他這樣，左手陽掌擋住對方，右手陰掌直穿出去，「砰！」地聲响，少年巳跌出七尺，翻倒在地，嘴角滲出絲絲鮮血，顯然受了極重的內傷！

「好，俺徐若愚今日認栽，傷好後再來領教，小西天不容你逞强！」少年說罷衝衝跌跌走開去。

「徐若愚，那不是崑崙子弟，外號小白龍麼，他怎會也到此處，看來小西天內，不知有多少人？」琴劍書生趙秋塵喃喃自語。

看樣子，聽聲音，玉女袁素雲風度高華，眞會做出這樣的事。

人不可貌相，而且秦嶺之虎，武當二老等人，口口聲聲稱妖女，大概正是他們門下弟子，來了小西天吧？這究竟是墜落，還是奇遇！

琴劍書生趙秋塵聰明絕頂，知道來到小西天，不是好事！只要他狠得起心，毅然走出小西天，一樣可以還他自由之身！

但是，玉女袁素雲，實在太美了，那怕是一顰一笑，巳令你感到値得，那是與天下爲敵，也心甘意願，更何況比武；在江湖上那天不是爭鬥，而且是什麼鬼蜮技倆都有呢！

思前想後，趙秋塵似乎呆了！

「呔！」這一聲喝，有如晴天霹靂，突如其來，令得琴劍書生猛地跳起來。

抬頭看時，面前一位氣概軒昂漢子，像座鐵塔，雄糾糾，挺胸凸肚，頗有大丈夫之風！

「閣下又是來比武的麼？」趙秋塵問道。

「正是，你小子可是怕了！」大漢宏聲道。

「怎麼怕，大不了一死而巳，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算得了什麼！」琴劍書生趙秋塵昂然道。

「好，說得好，比武之後，我們可以痛快喝杯，小西天內，俺魯破天還沒有像樣的朋友，你老弟！嗯，很好了不起！」

「原來是魯兄，久聞大名，九環砍山刀，天下英雄聞之喪胆，想不到在此相逢，俺趙秋塵這廂有禮！」

「哈哈，原來是琴劍書生賞面，好極，我們喝酒去，大家自己兄弟，還比武嗎？也只好算啦！」

「一切由魯兄作主，小弟初到此處，人生地不熟，應付艱難，只怕呆不了三個時辰，就給趕了出去！」琴劍書生趙秋塵抱拳道。

「好，我們兄弟倆，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水裏火裏，我們一齊頂，走！喝酒去！」魯破天這時遇到知己，那份高興，眞叫人眼饞！

「魯兄，請！」

二人漸漸離去，漱心居內小丫頭，又忙着自己的事去了！

這小西天勝境，令人頗有眼花繚亂之慨，氣候溫和，許多奇花異木，只有在此能生長，而且特別壯大美觀，即是那山泉，也清香純淨，說來這眞是人間福地！

魯破天領着趙秋塵走，直往南山竹叢去，快到山脚，一個明淨小湖，橫亘在中間，小橋懸空，有若彩虹，二人踏過小橋，又有座院落，門前書着「南山小築」四字，這次是孫世庭的狂草，龍飛鳳舞之中，益見靈氣！

颼颼颼，突然一陣暗器打來，連招呼也不打一個，密如驟雨，琴劍書生大驚，雙臂疾振，一式旱地拔葱，冲霄飛起，脚下暗器嗤嗤飛過！

魯破天輕功較差，跳躍巳來不及，而且也無能爲力，一個觔斗，直往湖心落去，「撲通！」聲响，水花噴上半天去，而林中暗器層出不窮，三把柳葉刀直射趙秋塵，十幾顆飛蝗石打進水中。

琴劍書生趙秋塵猛一吸氣，右掌疾拍，身形再度拔高二丈，此時巳升高湖面七八丈高了，但那柳葉刀勁力極强，去勢不衰，直飛越湖面去了！

魯破天輕功不好，但水性却有過人之處，他知此時露出水面，即暴露在人暗器射程中，所以潛入水底，遠遠游去對岸，雖然渾身是水，却逃過一次大難！

趙秋塵身在高空，猛將濁氣吐出，吸口清氣，眞氣一沉，身形有如彈丸墜地，下墜之勢極快，堪堪降至水面，清叱一聲，急展登萍渡水絕頂輕功，往林中撲去！

那放暗器的人踪跡杳然，但趙秋塵知道，對方並未逃出樹林，因爲剛才在半空，看得很清楚，並未有人逃逸，這片樹林不大，那傢伙究竟到那去了！

琴劍書生趙秋塵細細打量，清清楚楚，除了山石樹木外，並無其它東西，那傢伙難道遁地去了不成！

信步走去，細細打量，有的樹幹特粗，輕輕敲打，知道並非中空，又去察看另外東西！

突然，一塊石頭輕輕搖動，琴劍書生趙秋塵假裝沒有看到，暗中戒備！

果然，正當他轉身時，石頭猛地裂開，一把毒針，總有百十枚吧，毫不容情往趙秋塵身上招呼，而且吐出陰森森藍光，顯然餵了劇毒！

琴劍書生趙秋塵身形急倒，緊貼地面不動，飛針急馳而過。

大概那傢伙也想不到，琴劍書生趙秋塵會臥倒地面，手上飛刀仍未打出，在他想像中，多數人會往上跳，倒在地上，又距離如此近，那是少有！

看清楚趙秋塵的身影，再也不客氣，三把飛刀成品字形打去。

趙秋塵聽聲辨形，像有彈性，整個人平躺升起三尺，猛竄前去。

放暗器那人大出意料之外，頗有措手不及感覺，而趙秋塵大怒，下手更不容情，人未到，劈空掌倏發，施出十成功力，一股强勁掌力破空擊出。

這下又大出意外，誰想到琴劍書生趙秋塵年紀青青，有如此深厚掌力，出其不意，那人砰砰兩下，內腑頓時受了重傷，也是他暗算人應有的懲罰！

這時，恰巧魯破天也趕到，不由分說，怒吼一聲，趨將前去，揮動鐵掌，就要結果那人！

正在那時，那人手揚處，一顆鷄蛋大小白球，猛從地面擲去。

趙秋塵怕有古怪，猛喝道：「快退！」自己縱身飛起，掠過三丈，伏在一株大樹後，觀看動靜。

魯破天雖然未退遠去，也躲在大樹後

，伏在地上不敢抬頭。

「噗！」地聲輕响，白球首先冒烟，隨即迅速蔓延，片刻佈滿樹林，對面不見人，倒未發生爆炸！

過了好半晌，陣風吹過，烟霧漸漸散去，山風習習，那人巳逃去，踪影不見！

「這傢伙花樣百出，心底毒辣，今天竟給他逃去，下次遇見，定不客氣。」魯破天道。

「看情形，此人定由東海學藝歸來，武功雖屬平常，一身古怪花樣層出不窮，以後倒要小心在意才好！」趙秋塵心事重重，不知在担憂什麼！

「他媽的，今天會見老弟你，經這樣糾纏了半天，這樣一來，也見到老弟高超武功，叫他下次不敢亂來，我們喝酒去吧！」魯破天豪笑聲中，二人一齊走進南山小築。

此處一切，以雄渾見長，虎皮椅、床，甚至大廳上的壁畫也是松下虎嘯！

魯破天這人完全是燕趙男兒本色，與趙秋塵頗投緣，雖是初次見面，感情頗不尋常，看來是一見如故！

二人天南地北，天上地下無所不談，直到深夜，仍然說不完，後來索性不走，共睡一床。

第二日清晨，清脆的鳥聲，在林中合唱，琴劍書生趙秋塵辭別魯破天的府第，回到漱心居。

「趙相公，你昨晚那兒去了，也不說一聲，害得我們姊妹整夜等，到現在還未闔眼兒！」小桃咭咭呱呱叫道。

「有什麼事？」趙秋塵信口問道。

「主人第一天進府，就不在家睡，時間長了，那還得了！」小桃笑道。

「好啦，」琴劍書生趙秋塵頗有感觸道：「做主人的只怕沒有做主的份吧！」

「才不呢，」小桃嬌笑道，「只因爲西天小築有文館，相公讀書人，到那裏去，一定會收益很多！」

琴劍書生趙秋塵聽了，心內暗自盤算，轉頭問道：「文館在那兒？」

「鏡湖後邊，那裏竹子最多，還是我帶你去吧，免得走錯了路，又惹麻煩！」小桃笑嘻嘻道。

「說走就走，現在就去如何？」趙秋塵有點迫不及待。

「小蘭一人在家，會害怕，還是同她一起走，別駭着她那就麻煩了！」小桃說道。

趙秋塵也懶得理會，只是點了點頭，反正多一人，也不會有害，由得小桃去作主。

地方很好，寬敞而開朗，裏邊巳有四人，正孜孜不倦讀書，大堂正中坐着位鬍髮皆白老者，精神奕奕，雙目緊盯着趙秋塵。

「學生趙秋塵，拜見老夫子！」

「嗯，坐吧，隨你自己喜歡的去讀，不明白的可以問，老夫很喜歡與青年朋友談！」

「學生遵命！」趙秋塵恭敬道。

這的確是個好地方，山明水秀中，幽靜、清雅，琴劍書生生平好學，今日難得有此機會，眞個定下心，全神研讀經典古籍。

夜色來臨，文館巳有人點上燈火，好學者依然方便，連茶水點心都有人招呼。

突然，文館外有人叫道：「新來的那位朋友，別讀那勞什子書，讓少爺伸量伸量你的武功！」

琴劍書生眉頭微皺，文館外邊大呼小叫，確實大煞風景，如果不出去，只怕這傢伙繼續叫，這眞是罪惡，所以琴劍書生趙秋塵萬般無奈，才勉强站起身，向老夫子告罪道：「老夫子，學生失禮之處，請多包涵！」

「好，很好，我明白，去吧！」老夫子溫和道。

「學生告退！」趙秋塵低着頭退出文館。

「嗯，胆子不小，來吧！」那人仍然神氣活現大呼小叫，絲毫沒有氣度。

趙秋塵心內極討厭，故意不理，逕自往前走，直到南山小築左近樹林旁邊。

「小子，比武何必跑這遠路！」那人道。

直到這時候，趙秋塵才有暇打量對方，外表看來，倒是一表斯文，誰也想不到，對方竟是如此粗魯之人。

「掌、劍或其它武功，任你挑好啦，俺俏郎君周三泰全部奉陪到底！」

趙秋塵越聽越煩，淡然道：「先試試掌法，再比其它好啦！」

「妙極，看掌！」俏郎君周三泰右手輕飄飄拍出，看去無甚勁力，但手指却正指向着四大穴。

趙秋塵也懶洋洋揮手相迎，去勢極慢，俏郎君根本不看在眼內，但至半路，趙秋塵掌勢陡變，擢動勁力，去勢如電，俏郎君右肩早着了一招，「拍！」地聲响，人巳翻翻滾滾跌了出去。

僅此一掌，俏郎君巳受了內傷，勉强可以站起來，但巳吃力十分，看來戰爭巳結束！

「小子，有胆的跟我來，嘿嘿，早先我巳擺下了奇妙絕倫的古陣圖，只要你完全破解，我才算輸，你假如不去，那就算你輸了！」俏郎君簡直是强詞奪理。

「走吧！」趙秋塵只說兩個字。

俏郎君周三泰雖然受傷，見趙秋塵答應去看陣圖，立刻露出得意的笑容，雖然盡力掩飾，仍然看出他那由內心透出的喜悅神色。

琴劍書生趙秋塵暗自警惕道：「看來對方有陰謀，到底是什麼陰謀，埋伏陷阱，或其它不知的鬼計！」

兩人一齊走，都沒有交談，各想各心事，只有脚步沙沙沙的聲音，單調中另有一種別的味道。

轉過兩座山坳，穿過幾處樹林，然後走進座不知名的山谷，俏郎君周三泰轉過頭來，露出不懷好意的笑意，望住趙秋塵，有種貓兒玩弄老鼠的神色！

「巳經到了麼？」趙秋塵問道。

俏郎君周三泰沒有回答，僅只露出毫無笑意的笑意，正在這時，十幾名武士由林中竄出，將趙秋塵包圍在中間，手上全是巨形長刀。

沒有人說話，死一般的沉靜。

琴劍書生趙秋塵緊閉嘴唇，雖在强敵環伺下，仍然豪氣如虹，傲然獨立。

「殺！」其中一大漢像野牛般猛衝過來，長刀直劈，兇猛無匹。

其餘大漢仍然站立原處不動。

好一個琴劍書生，對那兇猛無匹的刀勢視若無睹，淵停嶽峙屹立如山，那份鎮定，令得旁觀刀手聳然動容，震駭不已！

刀勢雄渾無匹，像一道電光，凌空劈到！

看去趙秋塵毫無能力閃避，刀鋒已快沾着頭髮，包圍漢子忍不住高聲歡呼！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琴劍書生趙秋塵動了，右腿飛彈，正擊中對方刀柄上，這一腳，當眞有雷霆霹靂之威，力逾萬鈞，長刀直往空中疾飛而去。

這變化太過意外，衆刀手瞪目而視，簡直不敢相信；但事實明白擺在眼前，又不容不信！

沉靜，橫亘在荒山！

「殺！」又有三名刀手狂呼而來，長刀直劈，僅只簡單的一招，威勢却也非同小可！

三刀由三方劈來，集中焦點砍，趙秋塵仍然鎮定如恆，雙目如電，兩耳聽聲辨形，直到最後一刻，琴劍書生動了，那雙脚眞個神乎其技，準、狠、快，三把刀又向空中飛射而去了；並不就此算了，疾出拳如風，並把三名刀手打得飛回去，他們就這樣莫明其妙跌倒地上。

這一來，他們才知道琴劍書生趙秋塵的厲害，雖然人多勢衆，仍然奈何不了人家！

雖只兩度交手，趙秋塵非常厲害，已整個瓦解了他們的鬥志，但羞刀難收，退也不是，進也不是，那份難堪已足够他們受的了！

琴劍書生趙秋塵溫和地笑了，像老朋友般柔和道：「你們這陣勢稀鬆平常，我依然安然如故；假如沒有其它事情，我可要走了！」

「好！」俏郎君周三泰咬牙道：「好功夫，今天由你威風，日子長呢，我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那就後會有期，各位朋友，再見！」琴劍書生趙秋塵神態輕鬆，和和氣氣走了！

留下了一羣刀手，也留下滿空失意與仇恨！

施施然，若無其事，趙秋塵又回到文館。恭恭敬敬拱手爲禮，同時道：「老夫子，學生失禮，多多恕罪！」

「很好，讀書人能變化氣質，溫文有禮；那就有了很大收獲；然後再進德修業，進可匡扶人君，造福蒼生；退可保命終年，以窺天道。爲人如此，庶乎近矣！」老夫子慇勤教誨，循循善誘，雖只寥寥數語，却也言簡意賅，給趙秋塵極大啓示！

「老夫子學究天人，學生今日有幸，親聆教誨，自當銘感五中，退而省其奧義，然後終身行之；或有所獲，亦老夫子之恩賜焉！」琴劍書生趙秋塵由衷感激，因爲他的確受益不淺！

老夫子微微點頭，意示嘉許，趙秋塵不敢再煩，低頭緩緩退後，自己回到原位，專心一致讀書去了！

此處藏書甚豐，琴劍書生趙秋塵；似乎有種熱愛，甚至有近於瘋狂的愛好，日以繼夜，孜孜不倦，窮經讀典，轉瞬又過十天。

玉女袁素雲的倩影，似乎在趙秋塵心目中消失了，最少，他沒有主動去找過她一次，半月來，問都沒有問一次，不知是何原故？

古人說，山中無歲月，甲子逐雲飛。閒居山林，修心養性，的確是喧嘩煩燥的塵世所不能比擬的生活。

趙秋塵怡然自得，不與人爭，似乎他已經放棄追逐玉女袁素雲了！

這天，他正在文館讀書，小桃突然慌慌張張跑來，見了琴劍書生趙秋塵，急叫道：「趙相公，我們小姐被人圍攻，你快去救她！」

「什麼！」文館裏還有人，大夥兒一齊叫起來，顯然小桃的話令他們受了極大震動。

只有趙秋塵，默然沉思，神態平靜。

「小桃，那班人在那裏圍攻，快告訴我們！」文館中幾名讀書者叫道。

「在彈劍閣開始，漸漸移向鏡湖軒，如今不知怎樣了，各位快去呀，萬一小姐有了危險，那可糟了！」小桃依然欲淚，一副楚楚可憐，求救無助神態。

「走！」這班人個個武功高强，輕功卓越，禮貌也不顧，當着老夫子，越牆而去！

只有趙秋塵，此時依然神情安逸，朝老夫子深深鞠躬，恭敬道：「學生暫時告退！」

「去吧！」老夫子點頭答應。

彈劍閣與鏡湖軒，趙秋塵知道那地方，離開文館急急趕去，不見人影！

然後跑遍整個小西天，仍然不見玉女袁素雲，有些少年還要攔路用強，趙秋塵約以異日，又繼續尋找去了，連文館跑出的幾位也失踪了。

「怎會突然失踪，一定有原因！」琴劍書生趙秋塵暗自思忖，一時實在想不出所以然。

突然，他腦內靈光一現，想起了俏郎君周三泰，那次引自己入陷阱；看來那班人，恐非中原武林同道，裝束及刀法，恐怕來自東瀛，想到此處，又記起與魯破天初次回他南天小築時，放暗器那人所施展各種暗器，及林中埋伏僞裝，逃走時烟幕，全是東瀛作風！

這班人潛伏此處，必然大有企圖，而且深入小西天勝境，另外又有同黨暗伏隣近；嗯，看來是與玉女袁素雲有關係！

琴劍書生趙秋塵想到此處，似乎在黑暗中發現曙光，當下不敢怠慢，往目的地趕去！

他這次不敢大意，竟然携帶寶劍。

果然不錯，山谷中大戰方殷，這次又有很多新人，武功較之上次高多了，而且尚有許多稀奇古怪花樣，雖然並未親眼看到，但文館出來的幾位，此時已躺在地上，又不是穴道受制模樣，只是昏迷不醒倒躺地上。

玉女袁素雲仍然威風凜凜，手中七彩多情索，像萬縷情絲，深縛情人的心。

圍攻的人竟然莫可奈何，攻不進去，遠遠繞着圈子，呼喝揮舞兵刃暗器。

琴劍書生趙秋塵趁此機會，細細查看

玉女袁素雲七彩多情索招式變化，那的確是很難擋的奇門兵刃，武林中只見軟鞭，或內功高强之士用布浸水，也可用可禦敵，像玉女袁素雲，一手揮着十幾條繩索，固然需要功夫深厚，而招式也不大尋常，可說是聞所未聞的奇門兵刃。

僅她一人，七彩多情索下，敵方至今仍然不能攻克，她也只能僅僅守住，無法克敵制勝。

「姓袁的，你好好想一想，還能支持多久！」塲外一武士高聲叫道。

「我們公子相貌堂堂，有那點配不上，何必敬酒不吃吃罰酒，硬捉回去，那多沒有意思！」又一武士叫道。

玉女袁素雲悶聲不响，她全力應戰。

「原來是搶親的！」趙秋塵現在才弄清楚什麼回事。心內不禁暗笑，古人說，上得山多終遇虎，玉女袁素雲自負美色，玩天下少年男兒於掌上，想不到遇到東瀛流來武士，陷入僵局，可說是咎由自取！

突然，有兩名武士悶聲不响，手揚處，幾枚白色小球從地上用力拋去，噗噗，濃烟迅速冒起，霎時蔓延開來，玉女袁素雲身形很快給濃烟吞噬。

二十幾名武士頓時歡呼雀躍起來。

「莫非這烟有古怪？」趙秋塵心內暗自嘀咕，仍不敢貿然出手。

濃烟範圍迅速擴大，到後來幾乎將整個山谷籠罩住，玉女袁素雲仍在濃烟內，只不知是生是死，抑或昏迷倒地不起；趙秋塵此時也只能暗中觀察動靜，冒然出面，不一定是好事！

好半晌過去，山風吹過，濃烟漸漸淡了，二十幾名武士哇哇怪叫，因爲玉女袁素雲失去踪影！

琴劍書生趙秋塵一樣奇怪，細心推想，已知就裏；當烟幕籠罩整個山谷，大家誰也看不見誰，玉女袁素雲已摸清地形，混亂中爬向高處，然後逃回小西天勝境。

趙秋塵正想溜走時——

「她已中了毒，怎會逃走呢？」放烟幕武士奇怪道。

「內功深厚，只要閉住呼吸，就沒有事；這久時間，她多少也吸了幾口吧，待我前去探查明白，大夥兒仍在此躲好別動！」另一武士道。

「小心啦！」衆人吩咐。

「沒有關係，萬一給他們捉住，我只說送解藥來的！」武士說時拍拍左邊胸口，然後往谷口奔去。

琴劍書生趙秋塵明白就裏，立即抽身回到小西天勝境等待，果然那傢伙來了！

當他看到趙秋塵，裝着若無其事，施施然往前走去。趙秋塵仰首望天，沒有理會，待那傢伙由身前走過時，右手倏出，已點了軟痲穴。「咕咚！」一聲，翻倒在地，琴劍書生這還有什麼客氣，伸手取出那人左胸的解藥。

「你！幹嗎？」那漢子問。

「等你送解藥呀！」趙秋塵笑道。

「你……怎知道！」漢子莫明其妙。

「這點，你別問，如今只好委曲你啦！」趙秋塵說時隨手點了漢子啞穴，放置草叢中。

回到漱心居，小桃仍不見回家；趙秋塵又回文館，向老夫子鞠躬敬禮後，才向小桃道：「你小姐已回，這解藥給她服下，所中毒即解除，快去！」

「多謝公子！」小桃說着急急跑去。

趙秋塵不知想到什麼，輕輕嘆口氣，又回到原來座位讀書。但是，他今天竟然心神不定，眼睛明明看着書，偏偏看不出那是什麼字；眼中浮現着清麗影子，心內想的也是同樣的人，硬壓着不去想它，今天已不行了！

怔怔出神之際，突然有隻手輕輕拍一下。趙秋塵整個人跳將起來，急睁眼看時，原來是老夫子，急忙站起來，惶恐不知所措。

老夫子微笑道：「跟我到後邊去！」說罷也不理他是否答應，自顧自走去。

趙秋塵隱約知道有文章，雖然未弄清楚，到底有什麼花樣；跟老夫子進後院，反而深自祈望焉！

文館後院不大，却清幽淡雅，是個好去處。老夫子正站在株梧桐樹下，見趙秋塵進來，微微笑道：「小夥子，可曾猜到今日來此用意！」

「前輩師長心思，弟子不敢妄測；只請老夫子不吝教誨，弟子終身受用！」趙秋塵恭敬道。

「嗯，少年人意識心正，尊老敬賢，難得難得！」老夫子說時緩緩從衣袖中抽出一捲紙，送到趙秋塵面前道：「拿去鑽研，看完燒去算啦！」

打開一看，趙秋塵不由大驚，原來這捲紙竟是曠古絕今的神功絕學——大衍劍法及五陽功。

老夫子又緩緩道：「三月後，小西天勝境內，即舉行公開比試，勝者可與袁素雲議婚，敗者退出；你如習得大衍劍法及五陽功，穩取勝劵，事先亦應掃平東海倭寇，如今別回去，即在此處修習絕學，小心在意！到時我再來！」

圖文並茂，解說又極詳盡，以琴劍書生趙秋塵文才悟性，兩個月苦練，竟然小有成就了！這時，趙秋塵武學，宇內難找對手；他試過幾次，深自有信心，可以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無意之中，獲得如此福緣，焉得不喜！

小西天勝境，這幾天騷動起來，似乎要發生大事，但琴劍書生趙秋塵仍然練武，對任何事不聞不問，五陽功及大衍劍法得心應手，完全成就！

這天，老夫子入文館後院，趙秋塵立刻上前問候。

「好日子到了，正是你功成利就之時；今日一戰，將令天下英雄臣服，袁素雲荒唐行爲終止，也算完成一件大好功德，我們現在去吧！」老夫子說明來意。

「全賴老夫子栽培，弟子定當全力以赴！」趙秋塵恭敬回答，跟着老夫子走出文館。

嘿，好熱鬧，到處張燈結綵，喜氣洋洋，鏡湖前面一塊大塲地，站滿了人，玉女袁素雲與十幾名婢女，上首橫列，觀看塲中二名少年比武。

琴劍書生趙秋塵暗自好笑，今天也參加比武招親，大概是從未想到的事情！

這時，塲中徐若愚大展神威，施出崑崙絕學，飛龍大九式，將對方打翻在地，取得這次勝利。



徐英，粵之南海人，身軀短矮，面貌黝黑，精技擊，談拳勇者莫不知之，幼時見二牛鬥於野，英以手分之，爭立解，後隨僧學技凡十二年，僧少林派也，秘授以絕著硃砂手，經手一撫，即能骨節如糜，性豪俠，好爲鄉里排難解紛，公平無私袒，故鄉有爭者經英一言即服，有土豪趙某者，欺寡凌弱，魚肉鄉民，里有公益事，輒掉首不顧，會鄉旱荒，災民流離，英勸其解囊賑助，趙曰，彼命苦，故天災之，無關乃公事也，英憤甚，及夜，逾垣提刀入，手刃之，並蘸血大書於壁曰，殺趙某者，徐英也，自是出走浙東，賣藝度日，仍以排難解紛爲己任，時浙有某寺惡僧鐵臂和尚，亦精於拳，力大無比，專以修寺募化爲名，勒索巨資，人畏其横，咸敢怒而不敢言，有王某憤而與之角，傷於僧手，英聞之，造寺謁僧，僧邀之入，英足跡經過處，磚俱深陷寸許，僧知不敵，備酒設宴，席間語曰，敝寺有一大鐘，重五百餘斤，君能舉之而行乎，英謙曰，不能，僧欲一炫其技，解衣擧之而行，繼仍返原處，略不氣喘，英撫其背曰，好本領，欽佩欽佩，僧覺有異，飛足踢英，英跳身丈外，以避之，僧狂追而出，未數武，撲地而踣，不三日竟死，後英即剃髮爲僧，卓錫此寺焉。

琴劍書生趙秋塵有備而來，當仁不讓，步入場中笑道：「我來領教高招！」

「是你！」徐若愚叫起來，旋即笑道：「好極，今日正是我們再分勝負之時，看看徐某別來練就武功！」

「正要領教！」趙秋塵微笑道，沒有絲毫大氣，看來氣質又有極大改進。

「用劍！」徐若愚似乎挑戰，好像在說：「你敢接我劍招麼？不敢就用別的好啦！」

誰知趙秋塵毫不在意點點頭道：「用劍最好！」

平常的劍，兩人握劍在手，頓時神色凝重起來。果然是深得上乘劍法精髓的高手，誠敬功夫做得好，沒有輕噪飛揚驕縱神氣，僅此已令在場衆人暗自心折。

兩人默然相對，定靜有恆。僵持好半晌，衆人正有點不耐煩之際，不知是誰動了，嗤嗤劍氣，破空之聲不絕，徐若愚深得飛龍大九式心法，輕靈矯捷，生氣勃勃，若飛龍在天，雲行雨施，得心應手！

琴劍書生趙秋塵含笑依然，平常的劍招，偏偏運用得恰到好處，舉手投足，將對方凌厲殺氣消解於無形，自然輕鬆，看不出用力地方，這正是化腐朽爲神奇，歸眞反璞上乘境界！不僅如此，趙秋塵性靈至此也寧靜冲和，好勝之心已完全化盡，自然而然流露出一股王者之氣象！

徐若愚費盡力氣，仍然無功師老，知道對方手下留情，未施反擊，當下疾退三步，跳出圈子，棄劍於地，廢然長嘆道：「今日親見當世至高無上神劍，雖敗猶榮，僅此告退，他日有緣，再容相見！」

小桃似乎也很高興，揚聲道：「還有誰出場比試！」連叫三聲，仍然無人應戰，並且悄悄退後，向小西天勝境甬道走去，似乎想避戰賦歸！

趙秋塵突然飛身上前，只幾個起落，已攔在路口，張臂擋住衆人去路。

「怎麼，我們已經拱手讓賢，你小子還要趕盡殺絕，一定要我們出醜露乖才放手！」一少年怒道。

「閣下誤會，只是小西天外有羣心懷叵測之人，此時定有鬼計，各位貿然出去，不明就裏，恐怕上當，趙某請爲先驅，爲各位掃平障碍如何！」趙秋塵拱手道。

「對，一起去看看，順便除去這賊子，爲中原武林做好事！」玉女袁素雲道。

當下由琴劍書生趙秋塵領頭，一出甬道口，立刻留心察看，見前面泥土鬆弛，表面草皮經過人工舖設，當下對衆人道：「各位請退至甬道，以保安全！」

待衆人退後，趙秋塵順手擲塊石子，「轟！」的一聲巨响，地動山搖，顯然地下埋上大批炸藥。

過了好半晌，衆人出得甬道，見山前湧出一批奇裝異服刀手，趙秋塵當先衝出，此次再不客氣，施展神功絕學，全力追殺。衆刀手見勢不保，想四下逃逸，那裏能够；小西天勝境出來高手圍堵下，非死即傷，一個未漏網！

這樣一來，衆人自然感佩趙秋塵盛德，立刻又回到小西天定要喝完喜酒才走！

喜氣洋洋，歡聲動搖山谷！

老夫子主婚下，琴劍書生趙秋塵與玉女袁素雲，完成了這段奇異姻緣！（完）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孫玉鑫·文
子　成·圖

第十二條龍（上）

十指碎心胆　一脚挽狂瀾

五省名捕蕭水寒蕭老爺子，老了。老的像隻沒了牙的曲曲（註：虫旁），再也算不得是在刀尖上舐血的鬪士。

所以他老人家，今天只好跟在新上任的副捕頭後面。去逮捕三個月前熊家滅門血案的兇手。

副捕頭沒人知道是誰介紹給程知府的，也沒人知道他的來歷，祇知道叫孫五。

孫五在蕭老爺子眼中，該是屬於年輕盛，血氣方剛難成大事的一類，所以在程知府諭令往捕兇犯的時候，蕭水寒只恭應着是，連一個屁全沒放，更不用說問問孫五要到什麼地方捕人，捕的是誰，有什麼證據了。

古城城門洞，孫五就停了步，手下十二名幹捕和捕頭蕭老爺子，自然也不再往前。

孫五不言不動，幹捕不動不言，蕭水寒忍不住了，問道：「老弟，兇手在此地麼？」

此地正是城門洞，城門洞裏藏兇手，新鮮透頂的事。

「蕭老。」孫五很少開口，現在却說了話道：「您老看這古城門樓離地有多高呢？」

蕭老沒回話，一名幹捕叫吳泰的說道：「從敵樓頂到城牆箭道是三丈五，箭道到地下是兩丈八，一共是六丈三尺高。」

「哦，那我還能湊合。」話聲稍稍一停，孫五那一向帶着柔和微笑的臉，笑意更濃了，道：「不敢勞動蕭老大駕，只請蕭老您給我照料着點。」

蕭水寒的老臉變了，冷的能冒涼氣，道：「老弟你是說兇手在城門樓子裏？」

孫五沒理會蕭老，轉對十二名幹捕道：「人由我上去抓，萬一有漏網的逃下來，夥計們，我醜話可先說在前面，從那位面前逃的，那位就頂着打這份官司吧！」

十二名幹捕精神來了，頓時分散開來，城外四位，城內兩位，另外六位全上了箭道。

孫五向蕭水寒一拱手，在蕭水寒還沒來的及說話的時候，孫五已經像股烟似的拔上城門樓。

蕭水寒的臉又是一變，他本已探向囊中的手，在略加沉思下抽了回來，緊咬着牙，一閃身倒退出兩丈，一頓足就飛上箭道，這身手，誰說蕭老爺子老了。

蕭水寒騰身高拔，也不過只比孫五晚上那麼一剎那，就只這一剎那，城門樓裏面已接連的痛吼慘號着飛出四五個人來。

是飛，有横着的也有豎着的！

像飛而不是由他們自己作主的飛！是孫五扔出城門樓來的，所以全飛的那麼難看，那麼笨。

蕭水寒正迎着這四五個飛下來的人，他一聲暴喊：「拒捕圖逃，作夢！」

只見蕭水寒手掌一翻，金光連閃，四五個本是活生生的人，每個人的雙眉正中，全嵌上了一救金錢，金錢外露着一個弧

邊兒，鮮血從弧邊兒地方往外滴，一個個全橫摔倒箭道上，不再有半口活氣了。

又一個人被孫五打出城門樓，這人的功夫要比先前那四五個人高多了，人被扔出，傷雖不輕，但在下墜丈許以後，仍能擰腰橫越，空中錯開和蕭水寒對面，平飛丈二往城外疾射投下。

蕭水寒又一聲暴喝，三點金光脫手射奔此人，無奈此人身形巳經墜下城去，三枚金錢射空。

不過城外的四名幹捕，巳圍上這名匪徒，匪徒以兩條短小軟棒，在受傷之下依然是攻多守少，兇悍至極。

按說蕭水寒這時應當接迎上城外的幹捕才對，但他好像太過惦念孫五的生死，竟拔身高飛撲向城門樓中。

壞了！他撲的時間錯了，正和由內外逃的主犯元兇在城門樓口碰上來，蕭水寒是高拔而起的勢子，巳近於衰微，悍匪元兇是被孫五所迫，奪路闖關氣勇勢強，好個大胆匪徒，他竟探手「小天星」，一把扣住了蕭水寒的右腕脈門，一帶雙起，直落城外石地上面。

乍落地，舌綻春雷，一聲斷喝：「住手，想保全蕭水寒這條老命，就給老子住手！」

四名幹捕住手了，另外那名悍匪，身形一旋巳到了主犯的身側，孫五也正趕上這個時候，疾射下來，攔住兩名匪徒的退路。

元兇右手不知何時巳多了柄小巧尺二短劍，劍鋒橫架在蕭水寒頸下喉結地方，兩隻眼暴射兇芒，直瞪着孫五道：「朋友好高明的功夫，貴姓大名？」

孫五臉上那連睡覺全不改的溫和笑容，依然如故，道：「孫五。」

「孫五。」元兇冷哼着說道：「什麼時候六扇門裏有了你這號人物？」

「前天才到任，恕過沒向你先說一聲！」聽起來像老朋友在話舊。

「孫五，算你狠，我手下五個弟兄全留在此地了，不過……姓蕭的可也落到俺的手中，你怎麼說？」

「很好說，你放了蕭老，然後投案打那場熊家滅門的血案官司！」

「孫五，這不是能由你的事！」

「這是能由我的事！」

「除非你不要蕭水寒這條命！」

「說對了，蕭老是我孫五的頂頭上司，我要誰的命全成，要蕭老的命可不敢，所以……」

「孫五！」元兇厲喝道：「老子未必就敵不住你，何況你只要敢動一動，老子就首先宰了蕭水寒！」

孫五只是笑，沒動。

「老二！」元兇向身旁巳經受傷的匪徒道：「你先走，放心大胆的走，誰敢追你，姓蕭的就先掉腦袋！」

老二聽話的向後緩緩退着，剛才僅僅在城門樓裏和孫五接過一掌，就被震傷肺腹震飛樓外，他着實有些怕了孫五，摸不清楚孫五會不會顧忌蕭水寒的生死。

他退着，孫五若無其事的向四名幹捕吩咐道：「城門樓裏有不少贓物，全是熊家血案的物證，你們去收好，帶回府裏，快！」

四名幹捕應聲而退，蕭水寒這時開口道：「孫五，別管我的死活，下手……」

話沒說完，劍鋒輕壓巳經割裂開蕭水寒寸長的傷口，那元兇狂笑着說道：「蕭老頭，再逞好漢，爺們就索興成全你！」

老二巳退出丈八遠，正要轉身飛逃，孫五聳肩一笑道：「慢着，要走也等我把話說完。」

老二停下步來，孫五笑對元兇道：「你叫他老二，你們模樣也像，可是親兄弟麼？」

「是又怎麼樣？」元兇沉喝，當作回答。

「是的話，我就喊你聲老大了，我只問句實話，熊家那六歲的小男童，十歲的女孩子，誰下手殺的？」

「多餘，爺們兄弟全有份，怎麼樣？」元兇道。

「不怎麼樣，王法上有，殺人者死，聽着，別認爲我們蕭老落在你手中，就難住了我孫五，再聽着，我本來有心留你多活幾天，既然你一心想早死，我又有你兄弟這個活口，不愁交不了差，對你可就不再客氣了，如果放下蕭老投案，是你運氣，否則……」

「放你娘的狗臭屁，爺們不信……」

「那由你不信！」孫五突然一聲沉喝，十指倏忽向元兇持劍右腕一抓，只見元兇的右腕好端端的自動送向孫五掌中，孫五右手凌虛一揮，蕭水寒不但巳脫身而出，並且橫退八步！

元兇一雙兇睛凸出，狂吼一聲，左手五指插向孫五，孫五一笑，右足輕提，一聲「滾」！元兇巳被踢向丈二高空，帶着凜人心胆的慘號和甩起一道血雨，墜落三丈以外，人沒落地就巳經死去。

孫五整個的人，在踢出右足時，巳飛射起來，一把抓住業被嚇呆的老二，順手三指點封了老二的穴道，把老二推向蕭水寒。

蕭水寒哭了，淚如雨下，孫五直皺眉頭。

蕭水寒又笑了，破涕爲笑，拉着孫五的手道：「兄弟別笑話我，我當然悲痛自己的無能，也當然高興兄弟救下我來。」

孫五以他那獨有的笑容相對，算作回答。

熊家滅門血案偵破了，兇徒拒捕，六死一擒。

程知府連夜問供，老二全招，原來熊家主人熊鎮川，也是武林人物，和巳死元兇尹氏弟兄，結有深仇，有了供，有了證，程知府交了差，孫五在一天之內，成了北五省公門中的名人，也成了程知府手下的紅人。

× × ×

孫五當這份差，三年了。

捕頭仍舊是蕭水寒老爺子。

孫五有了外號，人稱「飛龍」。

蕭水寒和孫五，自三年前偵破熊家血案以後，結成忘年交，兩個人的交情，的確巳經到了什麼全不分的地步，這難怪，他們同在一起幹這舔刀頭血的公差，出生入死自然而然的是越交越深。

這三年來，蕭水寒和孫五的聲望，幾乎超過名震天下的任何武林人物，也換來

了北五省的安寧。

孫五的武技，配合上蕭水寒的老謀深遠，多少巨寇全都遭了報應，「天馬」田不介、「狂魔」龔定、「天鬼」于長竿、和偶然吃過界的「長江」沈不沉、「天目兇僧」無心和尚等人，全跌翻在「飛龍孫五」的十指上面，尤其是今天，「五省盜王」申天雄，也在「古城」地面落網，被孫五押解回來，難怪蕭老爺子蕭水寒，當衆伸出大拇手指頭來說：孫五，眞他媽的是個好小子。

程知府賞下來一百両銀子，老捕頭蕭水寒捧抱着孫五的肩頭，和府裏的三十二位名捕，包下「春風得意樓」，召來「天香閣」的名粉頭，蕭水寒說的好，兔子跟着月亮走，大夥兒全沾了孫五的光，喝，全得不醉無歸。」

酒盡、榮光、燈滅、曲終人散。

雪亮、烏黑、蒼白、腥紅、醉眼……

雪亮的是把龍骨鋒利的七首，那是孫五一向緊藏左腋間少有人知的護身寶七。

烏黑的是頭髮，一位生前被譽爲「青州第一美人」的頭髮，如今美人死了，可是頭髮還那麼黑，那麼亮。

蒼白的是孫五的那張臉。

腥紅是血，沾滿地上和孫五身上及姑娘半身的鮮血。

孫五一動沒動，直到蕭水寒聞報，睜開醉眼帶着捕快站在孫五面前，孫五還是一動沒動。

蕭水寒直搖頭，扶起坐在一片腥血地上的孫五，並沒有給孫五戴上鐵索，也沒問孫五一個字，只是從孫五左手中，取去了那柄雪亮的七首。

程知府兩眼含着淚問案，這是破天荒的事。

死者郝淑賢，青州的名美人，郝員外的掌上明珠，不過苦主郝員外竟然不願意告訴，程知府明白內情，孫五正是郝員外的東床，本來巳經選好日子，再有十多天，郝淑賢就要成爲孫五的妻室。

毛病出在昨夜的那頓酒上，酒能亂性，這是蕭水寒說的，說的時候，他的眼淚鼻涕一把一把的流，跺脚擂胸，自恨不巳，他悔恨的說，孫五根本不會喝酒，向來滴酒不沾，大伙兒趁高興頭上紛紛勸敬，他沒攔，他只顧慶幸申天雄落網，忘記了孫五有個老毛病，更痛恨在孫五大醉下，自己只顧愛惜這個副手，這個有作爲的青年，酒醉後沒人照料，才作主送孫五去郝家，誰料想……誰能料想的到……蕭水寒哭成淚人，接說不下話去。

苦主不追，但這是人命，孫五功在一府，但也不能抵過，程知府想了一夜，以「宿疾因酒觸發，誤殺」八字落案，又經親自赴省打點，判下孫五苦獄三年。

× × ×

蕭水寒在聽到孫五的判決後，一天內上了六次辭呈，全被程大人給壓置着，說盡了能說的話，勸蕭水寒打消辭意。

蕭水寒第二天，却上了九次辭呈，並且青州府屬三十二名捕快，聯名總辭，這下子叫程大人無法再勸，無奈何使出「官場法寶」——一轉二呈。

省裏來了批示，官話，統說起來四個字就能包括，慰勉，不准。

蕭水寒接着又遞了病條，這遭程大人准了，准假一月，並且撥出官銀百両給蕭水寒治病。

蕭水寒够朋友，一月病假和那百両賞銀，全耗在苦獄裏，他陪着孫五，整整三十天，孫五固然仍是沒說過一個謝字，但是蕭水寒和孫五是老搭檔，知心知意，不須用言語代表。

外面的人，包括程大人和各捕快，那一個不是高挺着大拇指，說蕭老就是蕭老，蕭老對人沒有二句話可說，換個人全作不到。

自從孫五犯上事，頭一個月像山陰道上，來探監的非排除不可，但是第二個月，就鬆快多了，除了蕭水寒是每天一趟外，再就是郝員外，郝員外三天探一次監，他竟然並不怨恨殺死愛女的兇手，的確是件怪事。

孫五從被押解入獄，直到判決服刑，始終沒說一句話，不過他也沒流過一滴淚，臉上始終是罩着凜人心胆的寒霜，像是懷着無比的憤怒和錐心刺骨的仇恨，所以誰全不敢招惹他。

× × ×

六月天，正晌午，樹梢全被大太陽晒的發黃，人站在樹蔭地方，吹着風，仍是汗珠子成串的流。

那隊正挖刨着乾硬的土地，爲官家修造一條大道的犯人，從清早來到，現在全水米未曾打牙，一個個早就不成人形了，汗水合着頭臉上的灰土往脖子下面流，破爛的衣服，在汗濕後晒乾，乾後又再汗濕下，發出一種無法形容的腥臭氣味。

遠遠的地方，走過去一列鏢車，趟子手那嘹亮的「威武」鏢聲，使一個蓬頭散髮汗臭氣冲天的赤膊犯人，停下手中的笨重鐵鏨，被太陽炙晒成黑亮的髒臉上，一陣抽動，他記得十分清楚，也是個能熱死人的六月天——

「天鬼」于長竿在「壽光縣」作了一票，幹的不够漂亮，不只明火刧財，並且犯了淫戒，臨走狂言說，就爲青州府有個「快手」孫五，他「天鬼」才從太原趕來「壽光」，然後他更一鐵竿打碎了那人的頭，狂笑着催馬逸去。

孫五追到，是在「小清河」西，接戰僅僅三招，「天鬼」那支誇稱寶刀寶劍都難削斷的鐵竿，生生被孫五給一掌切成兩截，「天鬼」一張臉嚇成個「灰鬼」，飛身河中沉水而逃，孫五正要下水追捕，可巧「滄州」五岳鏢局保鏢路過，有位鏢頭叫「飛魚」常得海，竟一躍入水，生擒「天鬼」，孫五道謝，常得海只討下「天鬼」的兩截斷竿，當衆用全力砍擊，竟是分毫無傷，互道姓名，才知面當名捕孫五，遂結成道義朋友，大道上，以水代酒，互敬之後作別。

那時候，多麼的風光，多麼的英雄，如今……

「叭」！長鞭打在他的背上，鮮紅的一道鞭痕，梢頭地方的皮膚，被猛力一帶，印出血珠。

他，孫五，沒動，沒哼，低下頭，掄起鏨，鋤地。

孫五還有三個月就刑滿出獄了，挨一鞭子巳經不算什麼。

中秋，月圓人難圓。

× × ×

孫五有人探監，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蕭水寒。

蕭水寒在一年前，就辭去了青州府捕頭的職，那時曾經探看過孫五，告罪不能再天天來探望他，落葉歸根，蕭水寒是江南石城人氏，六十還鄉，不算過早，蕭水寒又說，郝員外仍會照料的，並且一再叮囑孫五，出獄後，若是能到江南，千萬要去石城，問石城蕭家，不知道的人不多。

蕭水寒在日，孫五沒受過苦，蕭水寒告老不久，偏偏程大人又逢丁憂，這兩個人全離開了青州，於是孫五開始做起苦工，不過郝員外還在打點，雖說苦也比別個苦監犯人强的多。

近七八個月來，郝員外也沒了影子，也可眞苦了孫五，變成一個活生生的臭苦監犯人。

蕭水寒突然回來，看到孫五身受的一切，老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他告訴孫五說，郝員外在八個月前，不幸深夜失火，燒死宅中，他這次是到「鄭州」買東西，先一步來青州看孫五，只能留一天，不過他已經用一百二十兩銀子，打點好苦獄上下，從明天起，孫五是個病號，計算日子，離刑滿出獄只有二十五天，二十五天病號很容易就拖到，出獄後，請先去「積古齋」古玩玉器舖，他留了一百兩銀子，作爲孫五出獄後的各種用途使費，又重述前言，希望孫五去石城找他。

孫五像從前一樣，沒開口，沒點頭，蓬亂的頭髮和鬍子，再加上臉上的骯髒，連一絲神色都看不出來。

第二天蕭水寒一早來後，垂淚告辭走了，果然像蕭水寒說的一樣，點名去工地做工的時候，獄卒報上孫五的病號，並且馬上把孫五從八人監房中，抬送到單獨一人住的乾淨牢房裏。

有件事很怪，獄中平日的伙食就出了名的叫「猪也嫌」，但是却一定管飽，因爲要這些苦獄犯們修路造橋，非吃飽沒有氣力，孫五當然也一樣，他吃了兩年多苦獄飯，從沒嫌過，也從來沒不飽過，現在改住單人監，竟然減了伙食，一個黑麵饅頭，沒四兩重，水更少了，少到一整天只給一小碗，雖說八月天已不比酷夏，可是一小碗水說什麼全不够。

孫五還是是沒開口，逆來順受，給多少吃多少，也許病號就是給這麼多，好在雖然吃不飽，可也餓不死。

孫五絕沒想到，病號犯人的伙食，是王小二過年，一天少過一天，五天下來，孫五每天才得到一個不足二兩的黑酸饅頭，水更少到只有一茶盅。

孫五明白了，有人想借病號的方便，把他留在苦獄裏，既便能出去，也是被人抬了出去，死後被人抬了出去。

他非用些心機不可了，請來牢頭黃全，這是他從關進獄中，第一次開口，也是第一次求人。

他請黃全帮忙，找到開「天香閣」的崔二娘，他答應黃全，崔二娘請到，能准他和崔二娘談頓飯時間的話，保證黃全能得二十兩銀子。

黃全搖頭，屁全沒放一個就走了。

第六天，距孫五刑滿出獄的第二十天，孫五又請黃全帮忙，這次代價漲到四十兩銀子。

黃全笑着，還是沒放」一個屁就走。

第七天，八天，九天……

第十五天，孫五的饅頭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可是孫五請黃全帮忙的代價，已高漲到紋銀三百兩。

有錢何祇使鬼推磨，黃全心動了。

這天深夜，黃全悄悄的打開孫五的監門，低低地問孫五，怎麼個付銀子法。

孫五說的好，崔二娘會付，不過那要親自囑咐才行。

黃全笑笑，一拍孫五肩頭，說了句「明天三更」，就關上牢門走了。

× × ×

崔二娘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兇煞惡鬼上門，黃全到了「天香閣」。

「天香閣」不香，香的是姑娘們擦的花粉，噴的衣裳，不過在青州一府，論花街談柳巷，就算「濟南府」的「大觀園」，全得往後站，別處更是四兩棉花——談（彈）也不用談（彈）了。

崔二娘年紀不大，才三十出頭，標緻的比她「天香閣」裏任何一位姑娘全高一頭。

崔二娘當然認識孫五，不祇認識，還算十分知己，不過這件事沒第三個人知道，當然有原因，但是人家男女間的秘密，人家不說誰又能知道。

黃全是直接了當的講，孫五要見見崔二娘，時間上定在今夜三更，見面後能談上半個時辰，保證絕對沒有第三個人打擾，代價是白銀三百兩，付銀子的人是崔二娘，黃全問崔二娘幹不幹。

崔二娘能在地面上一站多年，當然有她站穩不倒的條件，黃全雖說自命江湖，在崔二娘眼皮子底下，還算不上是個人物，崔二娘回的絕，她說不認識什麼孫五孫六，三百兩銀子現成，黃全想找外快財路，成，她認給，只要黃全有胆寫個收據，三千兩也付，若是沒有簽寫收據的胆，一句話，九月初啦，天够涼，再想找涼快地方，索與一頭扎下「小清河」去！

黃全怒火三千丈，恨從心頭起，惡狠狠地走了。

當夜，他忍着沒進孫五的牢房，反正日子快了，水米不進，看個孫五還能熬多久，離刑滿還有十天，黃全打定主意，五天內就給孫五報上「死號」。

他沒進孫五的牢房，有人進去了，天才四更，來人胆大包天，也不知道是怎麼打聽出來的，直接找到那間單人牢，啓鎖開門，沒發出半點聲音。

這人是在盞茶以後走的，重鎖好門，拔身而去，快過臘月天的西北風。

次日天一亮，青州知府顧大人手諭提調病號孫五，黃全的一顆心，就七上八下的亂撲通，手諭上寫的明白，隨犯人一起的文卷，也要呈堂。

堂上，顧大人詳閱孫五三年苦獄的日程報表，十分滿意，再調別卷，從頭看過，竟立即堂諭說，孫五曾立大功，判刑三年，克苦守志修心養性，着實難得，尙餘十日刑滿，又逢重病，有獄吏呈文在案，孫五設能覓得妥保，可即日保外醫治，刑

滿日來府候批開釋。

堂諭剛剛下達，「積古齋」的東家方積古就到了，當堂押下甘結，小厮備好抬床，把孫五抬進了「天香閣」。

× × ×

「黃全，這是你得我五百兩銀子，辦好的事？」

孫五保外的當夜二更，在黃全家中的客堂裏面，熄燈黑火，有人沉聲向黃全喝問。

「老爺子這您非多躭待不可，誰能想到呢？」

「想不到，哼！孫五病號一掛十五天，在這十五天內，你幹什麼去了？」

「跟老爺子您回，小的本是打定穩當主意慢慢來，孫五這小子已經斷糧斷水兩天了，從十二天前，就日日減他的……」

「廢話我不想聽，我祇問你一句話，事到如今，你還有辦法沒有？」

「老爺子您老聖明，他奉堂諭保外就醫的，保人已押畫具結，您說小的還能怎麼樣他？」

「他在崔二娘這條騷母狗的『天香閣』，你不能暗中下手？」

「老爺子，他並不是眞有病，只不過餓了很多天，只要吃兩天好飯食，就會壯的像條牛，小的這兩下子，只怕還抵不上他一個小拇指頭頂的。」

「這樣說……」陰森的話聲越法陰森道：「你是一點辦法沒有了？」

「老爺子多包涵……」

「事既然沒辦成，黃全，那五百兩銀子是不是應該交出來呢？」

「老爺子。」黃全聲音有了哭腔道：「您聖明，事情是小的們三個人接下來的，銀子到手，誰不是花的花，用的用，現在……」

「哼！現在你有些善財難捨了？」

「老爺子……」

「黃全，你事沒辦成，又不還銀子，再加上只有你認得老夫，黃全黃泉，你是該黃泉路上走走了！」

黃全沒再答話，天亮以後，他的家小才發現黃全瞪着一對死魚眼，直朝着天，已經無疾而終。

方積古證明了蕭水寒說的話，的確存了一百兩銀子留供孫五支用，並且蕭水寒曾再三懇托，要方積古在能帮助孫五的地方，盡力的帮助，因此當崔二娘請人轉告他，孫五可以保釋的時候，他立刻趕到堂上。

孫五很誠懇的向方積古道謝，並且收下了蕭水寒存的一百兩銀子，在孫五恢復往日精神體力後，首先獲得的消息，就是黃全已死，孫五大概是苦獄三年養成的習慣，竟然沒作任何表示。

當夜，黃全喪命的第三天三更，一條黑影疾射進入黃全家中的靈堂。

儘管守靈有人，可惜這人已睡，黑影輕功俊絕．悄無人知的看過死者後，又悄無聲息的離開黃家。

黑影剛離開黃家的後牆，牆外不遠已站着另一條黑影，妙在兩條黑影全是一樣的打扮，黑色夜行衣，一個只留眼睛在外的黑布口袋幪頭。

早等在外面的黑影，向剛出黃宅的黑影一招手，轉身飛縱而去，剛剛縱出黃宅的黑影，毫不猶豫的追踪下去。

前面黑影很快，中途曾經回顧過。

後面黑影也不慢，雙雙向城外疾馳。

前面黑影出城後身法更快，再沒回顧，往「小清河」地區奔行，在距離「小清河」箭外的榆林前倏地停下，才再轉身注目。

來時路上，靜悄悄不見人影，更不見那名不久前從黃家出來的夜行客，頓知本要剃人頭，今被人剃頭，猛一跺脚，毫不猶豫的飛般向「小清河」射去，岸間拔身起空，根本不管九月天涼水冰冷，一個「老鼠鑽洞」投入河心。

不遠地方偏左的暗影裏，正藏着另一名夜行客，他目睹對方投入河心，不覺的默然一笑，自忖着「的確是個厲害的對手，好吧，你殺黃全滅口在先，是我輸你一着，現在你被迫投河逃命，又輸我一着，扯平。」

× × ×

「扯的平嗎？淑賢的一條命，郝員外的一條命，你三年苦獄，孫五，眞能扯平嗎？」

「二娘，妳一代女傑，丈夫慘暗遭算，女兒被人擄走，妳却寄身烟花，暗中尋訪仇家，也能扯平？」

「這不同的，孫五，我那死鬼丈夫，作的是什麼營生，論說他早就該死，我就是爲女兒才這麼幹的，你本就無辜，一個好女人爲你慘死，另一個好人又被人一把火連骨頭全燒焦了，加上你三年寃獄，你眞認爲一忍就能罷了？」

「二娘，妳救我我感恩，可別想爲這點恩惠就管我孫五的事！」

「當然，快手孫五求過誰，又叫誰管過，哼！」

「二娘，我告辭了，今天一大早在堂上諭示我刑滿自由後，本來想多留幾天的，料不到我們會話不投機，告辭，大恩後謝。」孫五在說完這句話後，也不管天是什麼時辰，甩大步走出「天香閣」。

石城降飛龍　鎖店來煞星

「石城」蕭府，果然人人知道，所以孫五很容易的問出地方，來到蕭府門外。

蕭府氣派不凡，赤紅的兩扇大門，門外左右還有一對大石獅子，據孫五打聽來的消息，蕭府曾經出過很够身份的人物。

孫五才敲了幾下門環，就有人應門，孫五有備而來，取出名帖，不大工夫，蕭水寒像奔似的從裏面跑了出來，眼睛裏流着淚，臉上却帶着笑，說不出話來，像是抱又像是拉似的把孫五拉抱到客堂。

沒有孫五開口的份，蕭水寒傳來管家，像爆豆子一樣迭聲吩咐着：把東賓樓快打掃乾淨，快，擺酒，就在此地擺酒，快，告訴應門的蕭山，我不見客，天王老子來我也不見，到後面吩咐一聲，叫三娘和琴姨出來陪客。

蕭水舟，蕭水寒的遠房堂弟，現在的蕭府管家，瞪着一對大眼，有些痴傻的看着蕭水寒，他從來沒見過蕭水寒這樣激動和高興過。

蕭水寒話還沒完，又道：「還有，這

位是我的好兄弟孫五先生，要稱五爺，要把五爺當成我一樣看待，通知上下人等，誰待慢了我這兄弟，誰就是在我這裏幹膩味了，那他立刻給我捲行李滾！」

蕭水丹連聲應着是退出客堂，孫五這才開口道：「老哥哥您要躭待我一二，我住不下，最多擾老哥哥一頓飯就走。」

蕭水舟瞪了眼，道：「兄弟你再說一遍。」

孫五道：「老哥哥別逼我。」

「逼你？」蕭水寒像吼似的叫道，兄弟，咱們是什麼交情，你不來石城，那算沒法子，既然來了，兄弟，你能說就走這兩個字？你能說嗎？你如果這麼一走，兄弟，我成了什麼？」

「老哥哥，我來石城就爲見老哥哥一面，我前途有約，那怕事後我再三向老哥哥磕頭陪罪，今天初更前也非走不可。」

「當眞？」蕭水寒平靜下來，聲調也低了下來道：「兄弟當眞前途有約？」

「小弟的性情老哥哥不是不知道，的確前途有約。」

「在什麼地方，和什麼人約晤？」

「我不便講，這是承諾。」

「兄弟是今天到石城的？」

「今天一大早來的。」

「一大早來的，現在過了晌午才來我這裏，大概你先住了店房，對不？」

「我總該換身乾淨衣裳，洗把臉的，所以……」

「不用說了。」蕭水寒一揮手道：「什麼時候再來？」

「誰說準日子，不過老哥哥放心，前途事了，會馬不停蹄的回來。」

「好，咱們一言爲定，兄弟，手頭上方便不？」

「老哥哥留在方掌櫃那裏的銀子，我只用了十來兩，很够了。」

酒飯恰在這個時候擺好，蕭水寒沒再問什麼，孫五也沒有再說什麼，老弟兄面對面坐，剛坐好，一位美極艷絕的少婦，和一位看上去不算漂亮，但却有叫人一見難忘的韻緻的姑娘，雙雙來到。

蕭水寒互相介紹，少婦是他的三夫人，姑娘是二夫人的表妹孟琴琴，三夫人和孟琴琴，沒坐久，只敬過一盞酒後，就端莊的告辭回到後宅。

蕭水寒已是六十二歲的人，竟還娶了位二十上下的三夫娘，而當老兄弟孫五，似乎非解釋一番不可，孫五對蕭水寒的解釋，根本沒放在心上，很快的吃完這餐午飯，立刻告辭。

蕭水寒親送出大門，一再叮囑事畢回來，孫五點頭，揚手而去。

×　×　×

孫五並沒有離開石城，當然他對蕭水寒所說前途有約的話，不是肺腑眞言。

孫五也沒有住店，也不是今天早上才到石城，他來了已經七天了，住在個美妙的地方，是這石城的「流芳巷」，溫九娘開設的「鑫雅閣」中。

孫五離開蕭府，坦然的穿過長街，曾經在名鎖匠「老龍頭」開設的「龍記林家鎖鑰店」外，停了一刹那，然後轉向「流芳巷」，一直走進「鑫雅閣」的大門。

他無心，人有意，行踪已經落在別人的眼睛裏。

正當孫五午覺醒來，溫九娘親自悄悄的登上他住的後樓，告訴他說有兩位他不認識的朋友，在「小蘭」姑娘房中，商量叫小蘭代他們傳個話，要見見他。

孫五笑了，冷笑，請溫九娘費神，邀對方上樓。

溫九娘帶路請到那兩個人後，就退出小樓，並且緊掩上門戶，奇怪的是，室內的蚊蠅竟無故紛紛墜地死去。

孫五早已打量過兩個人的樣子，心裏也早有了數，肅客入座後，毫不客套的問道：「兩位有什麼指教？貴姓高名？」

兩位訪客，全長的不俗，三十來歲，看衣着貌相，可能還唸過幾天書，都面帶微笑欠欠身子，先左後右的開口道：「在下成承天，在下白雲天。」

孫五心頭一凜時，白雲天已接着說道：「請五爺過目。」

說話聲中，成承天却雙手遞上一份拜帖。

孫五接帖的時候，白雲天像變戲法一樣，兩手多了個紫檀木的小盒兒，捧放在孫五座側的茶几上面。

帖子是赤紅底烏黑的字，寫着——朱樓主人百拜。

孫五再開紫檀木的小盒子，裏面赫然放置着一丸奇香撲鼻鴿蛋般大黃褐色的「雄精」，外面有個細密的黑色網套套着。

難怪剛剛蚊蠅會無故墜地死去。

孫五皺皺眉頭，蓋上盒蓋，推向一旁道：「如此貴重的東西，兩位最好是收藏嚴密。」

白雲天笑道：「五爺，這是鄙等主人，要在下兄弟送呈五爺的。」

「貴主人……」孫五又拿起名帖。

「不錯，就是朱樓主人。」成承天接上一句。

「抱歉得很。」孫五肅色道：「我和兩位的主人，十分陌生，不能接受這種貴重的禮物。」

「家主人說，五爺一定不會收的。」白雲天道：「不過家主人又說，如果我們再說出一句話來，相信五爺就會勉强收下這份薄禮。」

「喔，有這種事，請講那是一句什麼話？」

「是要講的。」成承天道：「五爺只要答應作家主人的貴客，和點頭答應接收下這份禮物，我們就立刻……」

「兩位請吧！」孫五不等成承天把話說完，就拂袖站起逐客。

白雲天和成承天一絲絲惱意沒有，仍是十分謙恭的站起，捧着紫檀木小盒子，向孫五拱手作別。

在已經推開樓門的刹那，白雲天突然轉身說道：「五爺冤獄三年，郝姑娘慘死，郝員外喪命，這種種內情，家主人說，他十分清楚。」

話說完，又一拱手，轉身要走，孫五突然沉聲道：「兩位請留步！」

白雲天和成承天並沒有留步，不過成承天接上白雲天的話道：「出東城十里，問『田家井』，找到了田老大，就找到『朱樓』，五爺，咱們『朱樓』見好了。」

白雲天接着成承天的話道：「五爺再

强，是行客，家主人是坐客，江湖有江湖的規矩，如今家主人坐客先拜行客，給五爺的面子不小了，希望五爺別爲了虛面子，躭擱了好朋友的好心意。」

白雲天把紫檀木小盒子重放回案上，一笑走了。

孫五沒接話，目送白雲天和成承天下樓遠去。

×　×　×

溫九娘提着幾乎拖到地上的雪白長裙，只看那似隱若現的一對鈎蓮，和拾階登樓時的風緻，就能羨煞十萬八千人，何況柳腰輕旋，使那迷人痴狂的臀部像輕風吹搖荷萍般緩緩擺動，難怪會有人將窗兒推開一綫，兩隻眼睛直盯着溫九娘任何一個動的部位。

溫九娘當然不會發覺，誰也沒在後背上長着眼睛。她推開門，推的是那樣美妙，不輕不重，半寸長的玉脂樣的指甲，修剪到更能迷人的地步，夢想撫摸這雙手的人，也不會少過十萬八千個。

只有一個人例外，孫五。

孫五正推開後窗，遠眺着後園的風景，連頭都不回，似乎根本不關心來的是誰，也許他早就知道是誰來了。

溫九娘的那雙手，已搭上孫五的肩頭，修長渾圓的指甲，幾乎是已經罩在孫五的咽喉間，乍看上去，只要溫九娘用些氣力，十指就會很容易的直插進孫五的咽喉，要了孫五的性命。

孫五仍然沒動，溫九娘的十指却動了，不是向中間扣緊或是利指作力，而是輕慢的、柔滑的、漸漸向下的滑撫在孫五結實的胸脯上。

揉着、磨着、極輕極輕，這種極輕的揉磨、摸索，勝過一千萬句關懷安慰的空話。

那知道孫五不感激這份情誼，冷冷的說道：「九娘，妳也許忘記我曾說過，千萬別在我背後觸摸或是接近我的話了！」

那雙手，那雙撫摸在孫五胸前的紅酥手，像受驚的小兔子一樣，一跳逃開。

「我很累！」孫五打着呵欠道：「想一個人好好的睡上一覺。」

碧綠的背影，雪白的長裙，輕碎的細步，移向樓門。

玉般的雙手，在極小心的輕推開樓門又闔死後，溫九娘把她自己關在樓門外面，臉上掠過一絲哀怨情愁，在樓階上飄飄消失無踪。

她若是能在樓門外稍多留上一刹那，就會聽到孫五悠幽的長嘆聲，和一句低低的祝福她的話。

×　×　×

孫五醒來了，孤燈昏黃。

是被一聲輕微的敲木聲驚醒的。

長街上、深巷中，梆兒正敲響二更。

一柄極短的小巧魚鈎，插入他床側小几上，鈎柄，繫着一張紙叠成的條子。

他取下小巧魚鈎，仔細看着，眉頭皺成像座小山，這物件他並沒有見過，因爲天涯廣、海角闊，陌生人相見不是易事，不過他却知道這物件的用處，和使用這個物件的人，如今竟會親眼見到，至少證明這個人就在石城。

他再看紙條，赫然入目六個黑字——正三更，有刺客。

紙條隨手放進囊中，小巧魚鈎更愼重的放在腰間鏢囊內，他這一覺，睡飽了，幾天來的疲憊消失無影，精神煥發，只覺得想吃點東西才行，出聲招喚九娘。

溫九娘就是溫九娘，溫九娘對孫五，比對她自己的親老子爹還疼，一刹那間已經送來不少精細食品。

孫五吃着對九娘道：「我約了幾位朋友，正三更來，相信他們不會走大門，妳可別見怪。」

九娘關懷的眼神，露出眞情，道：「你非見他們不可？」

「九娘，既然是遲早會躲不過的事，現在見豈不是好過狹路相逢。」

「你能應付？」九娘這句話說的太露骨些。

「誰知道呢！」孫五淡然的說道：「不過我還有很多事沒辦，不希望死在妳的『鑫雅閣』裏。」

「孫五。」九娘試探着說道：「這件事可以交給我嗎？」

孫五沒有答話，正色的把頭一搖。

「別忘記，『鑫雅閣』是我溫九娘的產業，尤其是我溫九娘出身江湖……」

「九娘！」孫五聲調一沉道：「妳如果認爲這個地方不便招待今夜的朋友，我可以在外面等着他們。」

溫九娘瞥了孫五一眼，含着無盡怨嗔道：「我走了，別忘記我等你吃早點。」

孫五伸出手去，拉緊九娘的粉臂，含着微笑道：「安心睡去吧，總有一天，我會來吃妳的早點。」

九娘一呆，突然在孫五臉上親吻一下，捂着自己的臉奔下樓去。

孫五揚掌煽滅孤燈，人已翻窗出樓。

他出來的正是時候，小樓上，火光倏閃，一聲輕爆，熊熊烈焰從樓內向外飛捲，濃烟滾騰，僅僅半盞茶的時間，一座美侖美奐的小巧雅樓，只剩下一堆灰燼。

孫五在還冒着烟的灰燼堆旁，苦笑的看着溫九娘。

九娘的臉上，也帶着笑了，是鋒利像寶刄般的獰笑，道：「孫五，想說要賠我這座樓的話？」

孫五搖頭，沒出聲。

「想說什麼抱歉或安慰我的話？」

孫五皺了皺眉頭，仍然沒有開口，不過他的左手已握住九娘的右手。

九娘臉上的寒霜和獰笑，冷酷和殺氣，消除了，一聲輕嘆，人也緩緩靠向孫五的肩頭。

灰燼的濃烟散盡，頭上現出曙光，九娘的聲調溫柔到極點，道：「南樓還好好的，你能歇上會兒再走？」

孫五沒開口，牽着九娘的手，向南樓走去！

南樓，正是白天曾有人掀開一綫窗子偷窺九娘的那座樓，現在也是「鑫雅閣」僅存的一座樓了。

從孫五和九娘立足地方去南樓，只不過三二十步的距離，够近。

南樓在微微的曙光下，倒立的陰影仍然沉暗，九娘和孫五現在已踏入這沉暗的南樓陰影中。

驀地手牽手的兩個人，一東一西倏忽

飛射分散開來，在他們分開的地方，暴閃過九道寒光，九柄飛刀完全射空，直插入地上。

同時，孫五已撲進南樓，樓中無人，當九娘也飛臨樓中的時候，孫五已經坐在太師椅上，正斟着茶。

九娘目光一掃，轉身要走，孫五道：「省些氣力吧，人早走了。」

「不信有這麼快。」九娘不服氣的答話。

「是沒有這麼快，但是偏偏就這麼快。」孫五淡淡的說。

「如果狗種的輕功這樣好，他就不會走了！」

「對，他的輕功本來沒有這樣高。」

「既然如此……」

「九娘。」孫五接話道：「他有接應，用長索，飛刀射空，長索扯抖，隨索飛逃，這是江湖上的普通手法。」

九娘這才哼了一聲，不再追趕，拖張椅子坐到孫五的旁邊。

閣裏的姑娘們、伙計們，如今也有了動靜，紛紛奔上南樓。

他們早就醒了，只為受到威脅、恐嚇，不敢妄動。

九娘召齊了大家，指定姑娘「雪兒」負責今後的事務與工重建雅樓，然後吩咐送上飲食。

食用的當兒，孫五和九娘為某件事情起了爭執，不過他們的話聲很低，隱約只能聽到兩句話，一句是孫五說的：「不行，我自己辦我自己的事！」另一句當然是九娘講的：「對，我也是自己辦我自己的事，別認為我受的委屈和輕蔑比你小！」在這兩句話說完後，他們像是有了諒解和默契，兩個人的臉上全有了笑容。

一夜未能安枕，才要睡下，地面上的官差為雅樓失火的事來調查內情，九娘費了些唇舌，花了點「火後銀子」，總算打發走了這些「好朋友」，拖着孫五進了她那閨房。

他們兩個人睡了，當然是睡在一個房裏，不同的是，九娘睡她那象牙床，孫五打着地攤。

一連串能震碎天地的霹靂，驚醒了他們。

時間已近黃昏，洗沐過後，吃了晚飯，已是沉黑，他倆重回房中，沒有點燈，彼此一笑，互一握手，一走左窗，一走後窗，悄沒聲響的離開了樓中，他們並不同路，他們也沒有再回來，就像活生生的兩個人，突然的消失了一樣，沒人再見到他倆。

他們當然還會回來的，只要不死。

他們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不知道。

× × ×

霹靂仍然是聲聲相接，寒閃一道道，一次次劃劃開天地，狂風倏起——倏停——暴雨傾盆！

二更，暴雨不止。

石城各個角落，成為一片泥濘。

「龍記林家鎖鑰店」，這時候亮起來亮燈。

老龍頭的「龍記林家鎖鑰店」，並不是石城獨一無二的一家，另外還有十七家同樣的鎖店。

那十七家鎖店，任何一家也比老龍頭的店面大而乾淨，索價更便宜的多，所以老龍頭的鎖鑰店，生意並不如理想。

不過老龍頭有老龍頭的生財之道，那就是一年不開張，開張吃十年。

「龍記林家鎖鑰店」，統共才丈五大的地方，是臥室、是廚房，也是老龍頭的工作間、會客堂。

二更，正是老龍頭每天開始工作的時候，十年來如一日，已是石城家家戶戶都知道的事了。

別看老龍頭這座店面小而又破，可是他那盞工作時候點燃的燈，却是石城最亮的一盞。

老龍頭據說過的很苦，究竟他日子過的苦到什麼地步，不必去管，只說他這盞燈，却的確算得上是件奇珍寶燈，高有三尺，眞正的水晶罩子，黃澄澄的燈台，有人說是赤金鑄的，有人說是紫銅，他這盞燈，不點香油、豆油、花生油，而是一種有股子怪味道的黑油，所以它亮，比石城任何一盞燈全亮上十倍，老龍頭的工作細巧，據說他眼神不太好，必須有這樣一盞極亮的燈才行。

老龍頭的亮燈燃起，光亮從四面透風的板牆縫裏射穿出去，使街上泥濘地的雨點全清澈可數。

老龍頭像隻被滾水繞過的「大頭蝦」。弓着腰在亮燈下聚精會神、心無旁顧的勤奮工作着。

老龍頭絕對不老，那夥頭更絕對不像條龍，反而像極了甲魚，奇怪人家却都叫他老龍頭。

老龍頭不祇是石城最高明的鎖匠，也是木、竹二匠，不過別人全認定他製鎖和鑰匙的手藝最為高明，所以請他作木、竹工活的不多，其實只有老龍頭自己心裏明白，他的木、竹工，至少比製鎖手藝要高明三倍半。

老龍頭有兩大缺陷，一是他那又臭又硬又狗熊的土狗脾氣，再就是白天一向不應活計，那怕天王老子上門，他橫在竹床上屁都不放一個。

尤其是老龍頭有時候會扔下工作外出遊樂，有時十天，有時半月，這當然影響他的收入，所以生活才過的不夠舒服。

不過儘管老龍頭有多少缺陷，儘管石城的鎖店還有十七家，如果你想製把眞正的好鎖，叫鷄鳴狗盜之徒瞪眼搖頭嘆息而無可奈何的鎖，就只有去請教他——老龍頭。

現在，這個狂風、暴雨、雷電交加的深夜，老龍頭就正在配製一把從前絕對沒有，如今也是獨一的精巧奇特的妙鎖和鑰匙。

昨夜，他已經完成製鎖的全部工作，今夜繼續要完成昨夜做了一半的鑰匙。

他那又厚又髒又亂的工作木案上，看不見那把鎖，不過能使老龍頭費這大的精神巧工來製他自誇今世獨一的鎖，這鎖必然奇特，鎖主人必然大有來頭，製鎖的代價，也必然能叫老龍頭開張吃十年。

老龍頭工作正當緊要時候，驀地覺得一陣捲風帶着雨濕的腥味自背後吹過，不由得他全身一縮一抖，好冷，但是他仍然

連頭都沒抬，照樣工作他的。

他右手握着一柄長足六寸雪亮的鋒利奇形小銼刀，輕輕的、慢慢的、溫柔的，像慈母撫摸着熟睡身側愛兒的小臉似的，在木夾嵌牢的那根閃閃金光精細巧製的鑰匙上，輕輕一下下的銼磨着。

噹啷！

一枝長有四寸四面全鑄着凸出鋼刺的怪狀鑰匙，突然，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投落在老龍頭工作案上那串鋼片中，發出聲響。

老龍頭仍然沒有停下手頭上的工作，祇是掃了工作案上多出來的那枝怪狀鑰匙一眼。

老龍頭身後，只隔尺許地方，一左一右多了兩名不速客，雨水早已澆濕了兩名不速客的全身每個地方，也打散了他們的頭髮，水珠成串的不停的從他們襟、袖和下擺、褲管等處往下滴流着，只是那麼一眨眼的工夫，他們站立地方的地上已積了一片水痕。

「你就是老龍頭？」老龍頭身後左側的人開了口。

「天亮再來。」老龍頭不但沒有停下工作，反而冰冷冷的說道：「我現在沒有空，連說話的空全沒有。」

「只請回答一句話。」左後側的那個人說，「閣下是不是老龍頭？」

老龍頭這次乾脆連個哼哈全沒有出，因為剛才他已經交待過了，他確實是連說話的空全沒有。

就在這個時候，老龍頭身後右側的那一位，緩緩伸出手去，把剛才墜落在一串鋼鐵片上的奇形鑰匙，一拈取了回去。

不用說，扔投下這把奇形鑰匙的人，也是他們——這兩名暴雨下來訪的不速客。

就因為老龍頭右側身後的不速客，手是緩緩伸出去，又慢慢收回來，所以老龍頭對這隻手是看了個仔細，白淨、細嫩，指甲修剪的不長不短恰到好處，手背上看不到半絲青筋，拇、食、中三個手指頭的頂端，却比常人粗圓了一半，尤其是食指，指甲全像刀斬般的平齊，顯然這人不但是慣用這三個手指頭，並且練有一種奇特的指功！

老龍頭暗中皺眉，也暗自心驚，當然更暗暗的加深了小心和警惕。

「老龍頭！」左後側的不速客也開了口：「風這樣大，雨如此急，我們能不顧這狂風疾雨深夜前來，相信你該明白事情是多麼緊迫，所以儘管你連說話的空也沒有，也非先和我們談談不可！」

老龍頭心裏究竟在怎麼樣想，沒人知道，不過他那張臉却冷的成了座晒八年太陽全化不了的冰山，只顧小心的一刀一刀的挫那柄鑰匙。

兩名不速客互望一眼，彼此眼神上傳佈了會心的心意，右側的那位接着左側那位的話鋒道：「因為我們的事太急，所以也會付給你絕對滿意的代價，希望你現在能抽一絲空閒考慮考慮。」

這是誘惑、利誘，老龍頭生活過的並並不舒服，他們對這一點似乎很清楚。

「事太急？難道比火燒到屁股還急？」老龍頭工作着答上了話，話很難聽。

「不錯，比火燒屁股急的多！」左側的不速客，忍着侮蔑淡然回答。

「說說你們能出的代價。」老龍頭見錢眼開。

「不，要先說我們請你幹的事！」右側不速客辦事頗有一套。

老龍頭稍稍放落些懸心，他不先問對方請他作的事，是有心相試，如果對方的答覆，合乎正規，先談工作再論價，可見是實，否則內中就另有文章了，現在，是正規，先談工作。

「什麼工作？」老龍頭一是好奇，再是事實上也非問不可。

「殺人！」老龍頭背後左右兩名不速客，不約而同聲的回答。

老龍頭重又仔細工作起來，頭一搖道：「別尋我老龍頭的窮開心，我會竹工木工製鎖工，還沒學會殺人的這門功夫。」

右側不速客身上仍在滴流着雨水，只是滴的慢了許多，這時他甩甩袖子，甩落一串雨珠後，緩緩坦步走到老龍頭平肩的右側地方。

老龍頭本能的停下手邊的工作，仰目看着這個人。

這人臉上帶着笑容，伸手囊中又取出了先前曾拋在桌子的奇形鑰匙，在掌中平放好，湊送近老龍頭的面前道：「這鑰匙的主人說，憑它能當介紹人用，可對？」

「就算對，又怎麼樣？」老龍頭冷冷地反問。

不速客一笑，收回鑰匙，又從貼身囊中小心的取出來個油布包兒，打開油布包，赫然出現一只紫檀木的玲瓏小扁盒子，不速客把工作案上的雜物，往前一推，空出來尺大的地方，把紫檀小扁盒子放置在這空的地方。

老龍頭雙目一瞬不瞬盯在不速客的動作上，看似好奇，實則是小心的戒備着。

從這只製造的玲瓏美奐的紫檀小盒上，老龍頭已經料到盒中藏物的珍貴，一顆心也不由的緊張起來。

此時那位不速客，以無比虔誠的神態，慢慢地打開了小盒子。

老龍頭早已停下手頭的工作，但是右手五指仍然緊握着那柄銼刀。

紫檀小盒中，這時現露出一方看似沒有絲毫縫隙的淡紫水晶寶圭，不速客用拇、食、中三指，輕拈水晶寶圭的上尖端，然後輕慢的向上一提，原來晶圭雕切為二，上端小而下端多，變作上小下方，而上端正是蓋子，圭蓋揭開，內中赫然平置着一枚渾圓的古玉錢，錢厚三分，束以金錢，不速客小心的提着金錢，另一隻手托向玉錢，將玉錢提離圭外。

老龍頭的那對所謂昏花的老眼，這時竟閃射出凜人的光采，直盯着玉錢。

不速客把玉錢提向亮燈前面，老龍頭頓即清楚的看到三十六條姿態不一正在飛翔的翠鳳，向正中央一條赤紅蟠龍擁圍，的是奇景、奇物、奇錢……

「是那當年紅拂腰繫的『三十六鳳朝龍璧』？」老龍頭震者詢問。

不速客未作答，却把玉錢平置掌中，托近老龍頭的眼前，玉錢一片翠碧，不見半綫紋路，清澄幾可對穿見底！

——未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偷車黨（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伙販毒的人物正在準備交易之際，忽然，載有毒品的小房車被人偷去了，使他們驚慌不巳，立即報警，探員石勇的新上司麥景探目應朋友的請求，正對失車案件展開追查，石勇也接到他上司的命令，要他加緊追查一輛黃色日本小房車的下落……一日姜小明，姜玲玲和石勇合力捉到一個偷車賊范冬，麥景親自來審問他，當晚，麥景還親自帶走范冬去找一個專門收購贜物的易伯探聽小房車的下落，麥景探目對此案件的特別重視，引起了石勇等人懷疑，一輛極之普通的小房車，爲何使麥探目這麼緊張呢？

千辛萬苦尋失車　安排妙計查眞相

警方內部的安排從不向外公佈，但就一般市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甚麼反黑組、反飛組、反黃組和反毒組等等。

最近由於一名高級探目麥景的倡議，布列總督察又成立了一個「反偷車組」。

麥景的提議極富於主動性，布列也表示「很欣賞」。

由於這是麥景的建議，所以「反偷車組」的領導階層之中，自有他的份兒。而本來就屬於他率領的一組探員，自然而然亦成爲「反偷車組」的基本探員。

沒有人眞正了解麥景探目心裏的眞正目的何在，上司也只以爲他是熱心工作而已。

部份同事知道麥景一直以來十分注意一輛他朋友的失車——那是一輛黃色小房車。

那輛編號「TW二五六七六一」的小房車至今下落不明。

然而同事們只以爲麥景的靈感因此而引起而已，並未了解到他至今爲止，還一直爲找尋那失車而努力。

綫人奉命找尋每一個可疑的偷車賊的下落，向警探提供每一個可能有失車下落的地方。

警探部之內，設有專綫電話，供一切有關人等舉報失車下落的消息。

剎那間，警方似乎十分關心市民們的生命財產，尤其令到有車階級感動不巳。

過去，市民們只知道警方最有興趣的事情就是「抄牌」，政府亦因車主的罰欵而有大量的進賬。市民難免想到「政府的宗旨一切以賺錢爲上」。

然而現在，他們竟主動「出擊」，向偷車賊「宣戰」，市民能不感動麼？

× × ×

麥景探目的一位親信助手許中信，正在秘密會晤一名黑社會綫人。

這綫人叫朱咀——當然，這只不過是他的綽號而巳，他姓朱，朱祖才是他的眞姓名。

香港人，尤其是粵籍的香港人，對綽號比眞姓名更重視，不少人的綽號在親友心目中早巳定了型。

相反，親友們可能忘記了他的眞姓名，這是不足爲奇的事。

朱咀在餐室一角，悄悄告訴許中信：「我這綫報千眞萬確，你最好不要錯過，否則坐失良機，也不是我的責任。」

「好吧！」許中信終於摸出了一本記事小册，小心記下朱咀所講的時間和地點，「你再說一次，他們甚麼時間起運？」

「今晚，十點左右到荃灣葵涌櫃貨碼頭。」朱咀低聲說。

「車牌號碼呢？」許中信又問。

朱咀都一一再一次交代了。

然後他又吶吶地問：「喂，我的綫人費呢？」

許中信冲口而出：「他媽的，上次才給你五十元，這一次還沒有結果，這麼快又要錢？」

「上次並不是爲了這件事啊！許兄弟，我們也要吃飯的，可不是嗎？」

「是的，你要吃飯，我就不用吃飯，他媽的。」許中信摸出了一張十元紙幣，塞過去：「先拿去吃飯吧，如果你這消息是假的，十倍還給老子，你也有痲煩。」

「你放心好了，消息絕對眞實，我幾時敢向你胡扯。」

「如果有收穫，明天這個時候，你再來這裏等我吧。」

「謝謝你。」

許中信走了。

他急於回去向麥景報告。

× × ×

香港由於港口水深，海上運輸業務十分繁盛，尤其是近年才流行的貨櫃海運，更加發達。

荃灣葵涌的貨櫃碼頭，十分龐大，雖然不是世界最大，也是遠東區有數的。

以前未有貨櫃船之前，一艘越洋巨輪，往往要在港口碼頭呆等一段長時期，目的自然是爲了等「落貨」。

當巨輪到達目的地之後，又要在彼邦碼頭等呀等的，等上一大段時間，亦無非爲了等「卸貨」。

就是這樣，已等了不少時間，對船末來說，自感費時失事。

但是自從發展了「貨櫃」運輸之後，情形就大大改善。

貨船不必在兩邊碼頭呆等，唯一要「等」的，只是那些用鋼鐵構成的「貨櫃」，只須大量製造這一類「貨櫃」，貨船就可以在海上多走幾次，何樂而不爲？

一輛貨櫃車正將一個巨型貨櫃，由九龍市區運出葵涌。

附近公路路旁有一個警察檢查站，那兒有燈號指示。

警員正揮動手中的電筒，示意過路的來往車輛，匆匆通過那裏，並未示意他們停下來。

通常警方會在治安黑點，或交通要道設立類似的檢查站，目的是對偷車賊，刦匪等等歹人起一種「嚇阻」和「突擊」作用。

然而今晚這個警方檢查站，顯然有其特殊任務。

警員沒有截停其他車輛，只指揮那輛巨型的貨櫃車，向路旁靠攏。

司機很乖巧，停好了車之後，才對一名剛走過來的警員說：「阿SIR，沒有甚麼不妥吧？我這個櫃趕住落船的。」

豈料那警員却很不客氣地說：「就算你趕住去投胎老子也不會管你，我只管檢查的事，落車吧！不要講耶穌了。」

司機只好落車。

跟車的也由另一邊車門跳了下來。

幾名便衣警探走了過來，其中一人正是麥景探目。

麥景探目問司機：「這裏載了一些甚麼？」

「我怎麼知道？」司機說。

「他媽的，你再說一次！」麥景十分生氣，「我問你，貨櫃裏面載的是一些甚麼？」

司機還未答話，跟車的巳搶先說道：「阿SIR，我們只負責用車運往碼頭，至於貨櫃裏是一些甚麼，我們實在是不大清楚。」

「這貨櫃是誰交給你們託運的？」麥景又問。

「市區一間貨倉。」

「打開看看。」

「對不起，我們不能開啊！」

「爲甚麼？」麥景又氣得睜大了雙眼，「難道你不知道現在是突擊檢查麼？」

「我知道。」司機道：「但我們沒有辦法，也沒有這種權力可以把它弄開。」

許中信在旁，忽然低聲對麥景道：「叫他帶我們返市區找貨主，這樣更加可以人贜並獲。」

麥景道：「萬一你的情報失實，我們可能會有痲煩。」

許中信想想也是道理，他不敢再作聲了。

跟車的說：「折衷辦法就是，我們帶你們到碼頭去，那兒一定有辦法將它弄開，那時你們要怎樣看都可以。」

麥景想想，覺得這辦法也好，於是示意許中信坐上貨櫃車去，他和其他人等，則開着自用車，跟到碼頭去。

麥景要許中信也跟到貨櫃車去，是不准司機與跟車的竊竊私議。

車隊開入碼頭。

麥景向負責收貨的人表露了身份。

在碼頭收貨的人，取出了報關單來，裏面所塡上的就是這卡貨櫃箱裏面所載貨物的一份清單。

根據清單上所列，却是一些雜貨，並無可疑之處。

但是，麥景探目向領隊的一名外籍警官表示，這份情報十分準確。

領隊的外籍警官知道這件事責任重大，是功是罪，關乎到警隊的聲譽。

因爲對方巳清楚表示：「這是最後一批要落船的貨櫃。」

貨櫃船不久之後，就要啓程了。

萬一情報失實，警方一定給多方面埋怨，例如付貨的人、船主等等。

於是那位警官立刻把海關人員找來，聯同一齊開箱檢查。

麥景固然十分緊張，許中信更加緊張，因爲這份情報是他弄回來的。

根據綫人的消息，這貨櫃之內所載的，不會是甚麼雜貨，而是失車。

海關人員和警方人員終於把貨櫃開啓

了。

果然，裏面並非報關單上所列的東西，是四輛私家車。

貨櫃之內，彷彿一個貨架，分上下兩格，每一格都有兩輛汽車。

四輛都是名廠汽車，有七八成新，而且都是中型房車。

每一輛，都用木架分別支撐着，四周件以發泡膠。

麥景十分高興，他也讚了許中信幾句，因爲在警方高級人員的面前，這也是他的功勞。

於是司機、跟車的、立即被帶返市區去，警方要找付貨人。

× × ×

在一間貨倉之內，表面看不出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貨倉前半部，還是堆了不少一箱箱的貨物，前門外面的空地上，還是要來停車和起卸貨物的地方。

但是，貨倉另一半——後半部卻被人僞裝起來。

這後面另有後門可通。

許多時一些私家車會由那條橫街駛了入來，開入貨倉後門裏面去，以後就永遠不會再露面了。

原來裏面是一處「裝箱」的工場。

不少失車被人開入裏面之後，稍加整理，便加以「裝箱」。

當工匠分別用木塊裝好了箱之後，便放進貨櫃箱之內，當作貨物一樣，由前門吊上大貨櫃車，運到碼頭去。

在通常情形之下，海關除非接獲特別情報，否則，是不會開箱檢查箱中的貨物的。

反而進口的海關，有時會抽查其中一些貨櫃箱，但那些東南亞的小國的海關人員往往見錢眼開，收貨人自有辦法對付他們。

現在麥景等人開車到了前門。

貨倉區早已休息。

附近一帶，黑沉沉的，見不到半個人影。

司機和跟車的，都力指不久之前，由這兒將那個貨櫃運走。

許中信奉命押住司機過去。

按了門鈴，大門上開了一個小孔：「誰？」

「張先生在嗎？」司機問門孔內的人說。

「收工了。」門內人反問：「甚麼事啊？」

許中信怕司機露了口風：「噢！是的，我們的車子突告失事，他那個貨櫃箱，恐怕不及送到碼頭，可否替我們找他？」

「嗯！」內有一對眼睛像貓頭鷹一樣，往外瞥了一眼：「你等等吧！」

門孔掩上了。

麥景過來問：「怎麼了？」

「他們要找負責人。」

麥景走到門前，傾耳細聽之後，又再把眼睛放到門縫上去。

他立即發佈命令：「趕快派人到後門去。」

許中信等人根本不知道這兒還有後門，一時之間忙亂了手脚。

麥景一邊用力拍門，一邊向屋內的人表示他們是警方人員，限令立即開門。

但是，門內全無反應。

麥景從門縫中所見，人們正紛紛走到後面去，後面顯然另有出路。

麥景要司機與跟車的帶他們到後門去，但二人根本也不知道有後門。

爭持間，突然有人揚聲高叫：「快些走避，小心上面：：—

話猶未完，黑暗中已有一大堆東西，自上面一條吊臂之上，飛擲下來。

「轟隆」一聲！

麥景那輛汽車首當其衝，被壓變了鐵餅似的。

麥景又急又氣！

仰望上面，黑暗中那吊臂上的鐵鈎和鐵索，仍在搖動。

但見不到有人。

麥景在焦急中開槍轟向那扇大門。

他們只知道這兒一列全是貨倉，另一邊是海傍。

如果要找後門，必須繞過左右兩旁一列長長的貨倉，那是後面另外一條街道。

一輛警車知道事態嚴重，立刻以車上的無綫電通知總部。

麥景的座駕車之內，幸好沒有人，否則一定變成肉醬。

壓向他車子的，是一箱十分沉重的「貨物」——箱中只是一大堆廢鐵。

其實裏面的「廢鐵」運到外地去，就變成有用的東西了，因爲這些都是一些汽車零件——從舊車上拆下的零件。

麥景朝門鎖上連轟幾槍之後，一隊警探將貨倉大門撞開。

各人一湧而入！

但爲首一人急忙叫了起來。

跟在後面的人反應也迅速，急忙忙的也退了出來。

「嘩啦」連聲，貨倉裏一大堆貨箱突然朝他們倒了下來。

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假如他們走遲半步，後果也難以想像。

各人紛紛拔槍在手，在戒備中，衝了進去。

然而裏面鬼影也不見一個，連剛才應門的人也不見了。

貨倉之內，倒下的木箱七顚八倒，亂作一團。

警方人員都小心翼翼地，在摸索中前進。

他們終於發現了那幅後牆，那裂痕可能是一度門。

但是，他們無法可以把那度「門」弄開。

× × ×

一名警官帶人乘警車繞到後街去。

那兒一片黑暗，連路燈也沒有一盞。

警方人員正感猶疑，因爲他們不知道有沒有找錯地方。

這一帶貨倉林立，街道間格也不明顯，有些地方用牆壁圍住，有些則像找不到出路的「窮巷」。

負責駕車的警員正在摸索中，突然發覺那邊有些汽車正紛紛亮起了車頭燈來。

警方人員心裏明白，急忙戒備。

但是，那些燈光迅速迫近他們，也就是說：前面的車子正急急開了過來。

車上警員立即鳴槍示警。

但是那些車子沒有理會他們，分別由左右兩旁，如飛地一掠而過。

警官立即命令警員開槍射擊。

一時之間，槍聲卜卜，劃破了黑夜中的沉寂。

那邊，有人應聲倒下。

那是一名乘坐電單車逃走的人。

二輛私家車可能是小跑車，所以速度奇快，也可以迅速由警車兩旁一掠而過。

警車上的警員和探員紛紛跳下車來，衝過去把那名鐵騎士扶起，但是，他已傷重身亡。

警車上的無綫電人員，立即通知總部，通知各巡邏車——尤其是正在附近街道巡邏中的警員和警車，追截在逃的可疑車輛。

現場上，警方人員分別忙個不了，有人繼續過去找貨倉的另一處秘密入口——後門，有人將現場封鎖。

× × ×

不久之後，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

除了已死的一名中槍鐵騎士之外，警方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人。

那貨倉當然有問題，除了有兩個前後門出入口之外，現場上還有一輛未曾裝箱的名貴房車——雖然是舊車，也有八九成新，從「咪錶」上看只行了幾十哩而已。

此外，一些汽車零件已裝進一個個的木箱中去，箱外只漆上了「五金器材」等字樣。

此等由舊車上拆下來的零件，在本港根本不值錢。

但內行人才明白：這些汽車零件運到東南亞一些小國後，就會「身價百倍」。

該地東南亞地區，因爲新車入口稅太重，二手車十分吃香。

普通一輛舊車，如果在香港值上三千元的，到了那些地區之後，會值過萬元一輛；一般而言，會高出二至四倍。

因此一直以來，「偷車」這行非法事業，始終「蓬勃」，也是這道理！

許多日夕夢想成爲「車主」的人，假如知道了此中秘密之後，相信他們最少也要有個更大的「預算」——那就是：先有車房，再買車，這才可保不失！

否則，「車主」的美夢實現了之後，還得作好心理上的準備。「失車、報案、認屍骸」——這就是香港車主噩夢中的三部曲。

× × ×

麥景探目雖然損失了一輛心愛的座駕車，但同事們都預測他不久之後，會升爲探長。

由於他的「情報」準確，令到警方破獲了一個「龐大的偷車集團」。

這集團還牽涉到「國際走私」方面去，因爲他們偷得的汽車，紛紛選擇一些名貴牌子和新的，偷運到東南亞地區出售。

舊的才「剝皮拆骨」，只要零件。

這宗案件揭破後，立即轟動一時！

警方領導層，傳令嘉獎有關人等。

麥景探目被上司讚得有點兒飄飄然。

許中信自然也受到麥景的暗中讚賞。

他依時在翌日下午，送了一筆「綫人獎金」到那間三流餐室去，給綫人朱咀。

× × ×

這一次，可以稱得上是「皆大歡喜」了。

麥景探目雖然損失了一輛心愛的汽車，但眞正損失的，應該是保險公司。

唯一不高興的，只是麥景的朋友——大撈家戚帆。

戚帆這次無端端損失了五十萬美元的毒品，在「來源日益短缺」的今日，自然感到不值。

但最大問題並非金錢上的損失，而是「面子」與「責任」問題。

這一次出了事之後，行家們覺得戚帆太過大意，事發當日不該只派何明一個人「送貨」給買家巫全。

更不應該聽信巫全助手甘永良的安排，如此這般的「交收」，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戚帆事後也感到「老貓燒鬚」，難怪行家們責難他、取笑他。

爲了此事，他曾派人去約巫全的人出來「講數」；那天遇上了探員石勇的兩帮人，就是他們分別派去的打手。

那次雖然打不成，但消息卻傳遍了黑道上。

事後有一名黑社會師爸出面，向戚帆保證巫全絕不是那種人。

這位黑人物在黑道上很有名望，他所持的理由表面看來也十分充足：巫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行將放山了。

巫全經營的，是毒品世界中的「拆家」，這種人最重視的不是零售價格的「起」與「跌」，而是「貨源」不中斷。

所謂「貴買貴賣」，價錢更貴，癮君子也不會「罷食」！但一旦中斷「供應」，那才眞正是「大件事」。

就憑這點，巫全絕不會斷了戚帆這一條後路；目前他的「經營」就陷於停頓狀態。

由此也可見，他的確是沒有「中飽私囊」。

儘管這位黑人物解釋得「頗爲合理」，戚帆仍覺耿耿於懷。

他把一些心腹手下，召到他那間秘密辦公室來。

戚帆的心腹助手之中，包括出了事的何明和一名「金牌打手」洪印在內。

洪印也是以「綽號代人名」的。

此人面上有一個疤痕，呈紅色，據說是在一次打架中受傷，治愈後一直留下這記號。

由於他姓洪，人們索性叫他洪印。

戚帆已從報紙和電台的報導中，知道了警方破獲「大偷車集團」的消息。

他對這班心腹助手說：「我們不能只靠麥探目他們；我們要主動去找！」

戚帆又分析說：「假定這件事的確是偷車賊的所爲，決計他們不會把我們那小車偷去裝箱運往外地去！」

洪印和何明也明白戚帆的意思。

戚帆最後吩咐下去：「你們快帶人去找那些拆車行業；他們一定可以提供一些綫索。」

戚帆早已表明了態度：那五十萬元價值的毒品，無論落入什麼人的手上，也一定不會再繼續存在。

現在他的意思只想找出「罪魁禍首」來，追查出幕後人是誰。

他又想到那輛車子又小又舊，自然不會被人「裝箱」偷運往外地。

那麼，剩下來的另兩個可能就是：第一，被人偷去遊車河。

第二，送去剝皮拆骨。

前者的可能性較微。因爲至今爲止，警方還未發現該車的下落。如果是有人貪玩，他們遊完了車河之後，會原車停在一些路旁，事後亦一定會被警方發覺。

後者的可能性較大，所以戚帆叫人分頭向一些拆車行業着手偵查。

戚帆是不想單獨依靠他的朋友麥景探目。

雖然麥景和他是多年好朋友，彼此一向亦心知肚明。

麥景未升爲探目之前，還是靠戚帆將一些案件的綫索向他提供，讓他立了功之後，才升爲探目；又再進一步升爲「高級探目」。

因此，麥景對他來說，應該「十分可靠」；但是從報章上的報導，戚帆覺得麥景探目不似在爲他找失車。

麥景彷佛正爲自己的功名而掙扎。

所以，戚帆只好鼓勵一些心腹助手去做「客串偵探」。

× × ×

洪印和何明二人開着一輛舊車，來到一條僻靜的街道上。

這條街的確够偏「僻」，但絕對不算得「靜」。爲什麼？

因爲這兒有好幾間「拆車行」，經常不分晝夜的替汽車剝皮拆骨。

此等拆車行業以低價購入一些舊車，可以修理的，修理好之後，拿去當舊車賣給一些二手車車行。

不可以修理的，剝皮拆骨，只要回部份有用的零件。

「爛船也有三斤釘」，汽車也是一樣。加上新車零件來價日貴，香港的汽車又多，所以舊零件還是有顧客的。

洪印走進一間拆車廠內，問一名技工：「你們老闆在嗎？」

這時候剛好有一名中年人由裏面出來：「什麼事？」

洪印知道他就是老闆；再看看這店子的名稱：「閣下可是區先生？」

「在下正是區祥，你是那一位？」中年人打量着洪印。

洪印道：「我是一位姓陳的朋友介紹來的，有輛舊車想賣給你。」

「姓陳的？」區祥怔了一怔。

也許在他的印象中，根本沒有一個姓陳的，但管他呢，反正只要有生意做就行了。

所以他還是以生意人的口吻道：「噢！陳先生，是的，老陳常常和我有交易。你的車子在那裏，先讓我過目好嗎？」

「好極了，就在街口。」洪印示意着說，「不阻碍你工作吧？」

「不！不！我沒有事呢！」區祥一邊與洪印併肩兒走了出去，一邊說道。

洪印把他引領到那車子旁邊，何明則在車內等着。

「就是這一輛麼？」區祥打量着。

洪印道：「不！這只不過是其中一輛而已！還有其他的。」

區祥怔了一怔：「還有？」

「是的，區先生，你一定明白我們的意思吧！」洪印道：「我們在一處近郊的山邊，還有好幾輛更新的汽車。」

區祥正在猶疑，洪印已用手搭住他的肩膊：「我們一齊去看看，價錢方面不成問題的，但求脫手就是。」

區祥被洪印半推半擁的，推上了車廂去。

何明立即開車。

× × ×

何明把車子停下來。

區祥開始感到不妙。

他放眼四望，四周並未見有什麼舊車，只見前面就是一處懸崖。

洪印沒有立即落車。

他對區祥道：「有件事求你帮個忙，最近有收購過一輛黃色小房車麼？」

區祥怔了一怔：「黃色小房車？」

「是的，黃色的。」

「是不是大木牌？」

「對啊！日本大木牌。」

「是不是七六年款？」

「不錯！」洪印逐漸感到緊張起來，連前面的何明也忍不住回過頭來。

區祥又問：「車牌號碼可是——」

他說到這裏，忽然又頓住！然後伸手自口袋中摸出了一張字條：「可是TW二五六七六號？」

「不錯。」洪印和何明急不及待地問：「你收購了這車子？」

「不！」區祥道：「我只是覺得奇怪，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人找這一輛車子？」

洪印像泄了氣的皮球，又失望、又生氣：「你怎麼知道我所講那輛小車子的號碼？」

「有人托我找，所以我抄了下來！」區祥接着說，「那車子之內，可是有藏金麼？」

洪印不知好氣還是好笑：「誰叫你查的？」

「一位姓麥的探目。」

「有消息嗎？」

「沒有。」

「如果有，記得以第一時間告訴我們。」洪印把一個電話號碼留下，「你有沒有向行家查過？」

「沒有。不過我相信麥探目一定查過了。如果有，他們一定會通知了警方。」

「別忘記，通知我們，你可以得到一筆獎金，那可能是五千元，亦可能是一萬元。」

「嗯——」區祥半信半疑地，瞪住洪印。

洪印道：「據你所知，有沒有設在郊區的拆車場？」

「相信一定有的，你不妨到一些山邊去看看。尤其是較偏僻的山邊。」

「好極了，現在你就帶我們去。」洪印示意前面的何明開車。

儘管區祥否認知道那些「山邊拆車場」之所在，洪印却不相信他。

× × ×

車子一直朝郊區各處山邊的小徑繞着

圈子。

區祥被洪印用盡了各種威迫、利誘的手段；假如沒有結果，洪印聲明不讓他返回市區去。

區祥無可奈何，惟有盡他所知，指路讓何明將車子開往一些山邊去。

在一些有樹林掩飾的山邊，果然有一個非法拆車場。

那兒有一堆堆的廢鐵——都是從汽車上拆下來的。

但是，那兒見不到有人。

一個空洞洞的汽車空壳之內，有一些拆車用的工具。

那是彷彿一個帳幕，即使下雨，也不怕雨水侵入。

警方不知道有沒有來過，如果來過，這裏的主持人一定被捕。

區祥向何明和洪印二人解釋：這是「偷車小賊」的巢穴。

原來在「偷車行業」之中，也有大賊與小賊之分。

「大賊」自然是做大生意的。

他們是偷高價靚車，賣給大集團，偷運到外地去。

「小賊」比較知足，只偷一些舊車，開到這兒來拆骨。

當然，偷舊車較易得手，拆得的零件，往往也賣給區祥他們那些兼售汽車零件的拆車行。所以，區祥才會知道此等「架步」。

區祥又說：像他們那些領有牌照的拆車行，是不會做「非法拆車」生意的。因爲警方綫眼衆多，他們犯不着冒險。

反而他們向「山邊檔」購入若干零件，警方反而無可奈何。

三個人在那兒等了一會，仍見不到有人回來，也只好開車走了。

× × ×

從區祥口中，洪印覺得那輛小房車十之八九被「山邊檔」劏了。

雖然至今爲止，仍未找到它的「殘骸」，足以證明被「劏」，但最少也只有這個可能性最大！也只有在此等「山邊檔」下手剝皮拆骨，才最不爲人注意。

區祥沒有帶他們到別處去。

根據區祥的解釋：此等「檔口」大部份並不固定。

因爲此乃非法的，自然不能固定，否則會被警探找到。

區祥答允如果有消息，會第一個通知洪印。

洪印却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山邊流動拆車檔」的身上去。

他肯定那些人最可疑，只要找到其中一個，必有綫索可尋。

因此連日以來，洪印不斷和何明二人，開車到一些郊區去。

他們的目的是要找一些山邊的臨時拆車檔。

× × ×

這天已是黃昏時候。

何明和洪印二人又開着車子到處去搜索。

這是毫無目的的，也不易發覺；但經過了多日以來的搜索，他們開始有了一些經驗。

他們先把車子開往高處，再用望遠鏡朝一些低處張望。

洪印終於發現了一些閃閃生光的金屬物體，隱藏在一叢樹林中。

那閃閃生光的東西，極有可能是汽車的外壳。

於是二人立即回到汽車裏，開車繞到山脚下面去看個明白。

× × ×

果然是一輛汽車。

車裏沒有人。

山邊，那兒有許多已被拆了的汽車殘骸、破了的輪胎……等等。

何明還沒有把車子開過去，他們老遠已將汽車停了下來。

他們知道汽車行駛中的馬達聲，可能會打草驚蛇。

他們走出了汽車，再用手中的望遠鏡，發現矮林後面，彷佛有人影移動。

何明和洪印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由路旁慢慢走過去！

逐漸，他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那的確是一輛舊車。

車上沒有人，馬達也停止了。

剛才見到的人影，這時却不知所踪。

他們又在交換眼色，表示有些莫名其妙；爲什麼不見那些人？

他們再移近細看，這分明是一個山邊的拆車檔。

洪印像偵探一樣，以手摸摸車頭蓋！還很熱，表示不久之前還開動過。

何明正待將車門拉開，洪印突然聽到背後有樹葉「沙沙」作响之聲。

他們急忙回過頭來。

一男一女正站在他們身後不遠處！

男的正是石勇。

女的自然是姜玲玲了！

石勇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好一對雌雄大盜！」洪印向何明打了一個眼色：「我們找得你好苦啊。」

話猶未定，洪印已飛撲過去。

何明也在同一時間，向姜玲玲襲擊。

石勇已來不及解釋，惟有硬住頭皮應戰。

洪印孔武有力，石勇十分吃力才可以勉强支持下去。

姜玲玲却不斷使用「改良式的摔角招數」，對付何明。

什麼是「改良式的摔角招數」？

原來這是石勇給她改的，因爲玲玲姊弟二人所學的，都是國術。

國術中有所謂「四兩搏千斤」，又有所謂「借力打力」。此等招式結合了東洋式的摔角，使用起來，十分威猛。

同時，在觀感上也非常之美妙；既像摔角，也像中國國術。所以，石勇就叫此等招式爲「改良式的摔角招數」。

何明被玲玲摔得頭破血流，全無還手的機會。反而想逃往那邊路旁的汽車裏面去。

玲玲身形輕巧，幾個箭步，已搶在何明的前頭。

她站在何明的車旁，冷冷地說：「怎麼？你想走？」

何明明知不敵，但對方畢竟是個女人，於是他又一次搶了上去。

這一邊。

石勇看得出洪印是個高手，他一邊接戰，一邊揚言表示了自己是警探的身份，目的是避免雙方兩敗俱傷。

「警探？」洪印果然怔了一怔！「你們不是偷車賊？」

「偷車賊？」這一回反而令石勇呆了一陣，「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不要打了！」洪印揚聲叫了過去，「我們都誤會了。」

那邊，姜玲玲和何明正糾纏在一起。何明本來就不是玲玲的對手，難得趁此機會落台。

四個人走在一起。

石勇始終暗中提防，以防對方突然之間發難。

這可能是他職業性的「慣性敏感」，對方事實也不想反抗。

洪印道：「對不起，我們剛才不知你是警探。閣下貴姓？」

石勇道：「你先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來此找尋失車的。」洪印道：「閣下看來也跟我們的目的一樣。」

「你還未告訴我，你是什麼人啊！」

石勇一直盯實二人。

他想過了，只要他們動一動，他就會立刻拔槍。

他不會再跟他們要花招了，他會把他們帶返警局去。

洪印道：「我姓洪，他是我拍檔，姓何。閣下屬那一個部門的？」

「這可不關你事。」石勇不跟對方客氣。

他一直在想：這傢伙好面善，究竟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石勇儘管想不起，也肯定對方不是什麼好人。

洪印道：「何必這樣？如果閣下是反偷車組的，我們應該是自己人。」

石勇獃了一陣：「自己人？」

他差些兒也以爲自己記憶力衰退了，怎麼有兩個這樣的「同事」，竟然會忘記了？

洪印又說：「是的，反偷車組的負責人之一——麥探目，你可認識？」

「麥景探目？」石勇反問。

「不錯。」洪印喜形於色！「麥景探目是我們的朋友。」

石勇終於明白了。

原來麥景探目找那輛失車找得這麼緊，完全是爲了這兩個人！

石勇靈機一觸，道：「你們也是來找一輛TW二五六七六號小房車的？」

「正是。」洪印道。

「我知道那小房車根本不值錢。」石勇故意問：「你可是得不到保險公司的賠償？」

「嗯——是，是的。」洪印也覺得很難找出一個合理的藉口。

石勇又問：「不過，我看，這也不是眞正的道理。」

「你說什麼？」洪印担心對方知得太多了。

「可是因爲那車子裏有些什麼？」石勇單刀直入。

他一邊問，一邊注意對方的表情和反應。

洪印再冷靜，也不及石勇的經驗。

在這一答一問之中，對方支支吾吾，石勇已心中有數。

石勇回心一想，這情形可能會讓麥景探目知道。麥景可能責備他。

俗語說得好：不怕官，最怕管！石勇畢竟還要受麥探目的管轄。

因此，石勇立即陪上一個笑臉，道：「如果我沒有猜錯，那小汽車一定是十分有紀念性的，所以它的價值不是金錢那麼簡單，對了吧？」

洪印忽然覺得自己眞笨，怎麼連這樣容易找到的藉口也找不到？反而給石勇提醒了。

他忙說道：「是的，正是因爲那車子很有紀念性。」

石勇替洪印找出這麼好的藉口，其實也具有多重作用。

首先他不想令對方過份的難堪，否則，他們可能會向他上司麥探目投訴。

其次就是不想打草驚蛇。

石勇一直以來，就覺得他那位上司麥探目未免太過小題大做；他也一直希望知道麥探目這班是什麼朋友。

眞想不到，他這次和女友玲玲爲找失車而找到這麼偏僻的地區來，竟然會遇上了這兩個人；由此可見，他們的想法確有相同之處。

石勇絕對不是「識英雄、重英雄」，只是越來越覺得這件事太過份了。

石勇道：「我不但認識麥探目，老實告訴你們吧，他還是我的上司。我這次找尋失車找到這兒來，也只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眞想不到，你們竟是他的朋友。」

連姜玲玲也感到有點意外！

石勇爲什麼在態度上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玲玲知道他男友一向魯莽，這一次難道是怕了對方，抑或因爲對方是麥探目的朋友？她也感到迷惑。

玲玲知道石勇這種人一向不畏權勢，又怎麼會怕一個麥探目？

不過在這兩個人面前，玲玲一切也只好順其自然，不便多問。

石勇忽然伸手搭住洪印的肩膊問道：「麥探目對我說，他跟你們老闆十分好朋友，是不？」

「是的，他們是多年好朋友。」洪印毫不考慮地說。

「不錯啊，麥探目也有對我們提及，他說爲了帮他的朋友找尋這輛有紀念性的車子，叫我們多想辦法。」

「辛苦你們了。」洪印道。

「別客氣！」石勇又說：「你老闆貴姓啊？唉！我這個人眞健忘，麥探目曾對我們提及，可是我一下子又忘記了。」

「我老闆就是戚帆，你可能太年青，較老一輩的警探，都跟戚老闆拉上一點交情的。」洪印還不知中計。

玲玲開始明白石勇的用心了！

過去玲玲時常怪石勇爲人魯莽，不肯用腦，凡事只憑那一股衝動，想不到現在他竟然會施展誘敵之計。

反而洪印以爲對方既是麥探目一名下

屬，不再避忌了。

他們化敵爲友，洪印反問石勇：「你查到一些什麼綫索？我們不妨交換一下情報。」

石勇苦笑聳肩：「很慚愧，我當初以爲這兒是偷車黨的架步，想不到還是撲了一個空！」

洪印道：「其實，那輛車子即使被找到，恐怕亦早已被人拆了骨。」

「是的，找了這麼久也找不到，相信早已被偷車賊剝皮拆骨。」石勇又問：「你們爲什麼還死心不息？」

「嗯——」洪印忽然望望何明！

何明遞了一個眼色，洪印不敢說下去！他怕講多錯多。

石勇覺得收穫已經不錯。

他又說：「我上司不喜歡我們到處招搖，所以今天在這裏發生過的事情，最好請二位多多包涵。」

洪印與何明二人點點頭。

× × ×

石勇和其他探員仍然受到壓力，因爲麥景探目要他們加緊追查那輛黃色小房車的下落。

本來這是公事，但石勇覺得其中令人不解之處太多了。

他希望知道眞正的車主是誰，結果洪印和何明二人間接告訴了他。

現在他要知道那車子裏究竟有些什麼，因爲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否則，各方面不會加緊追查那失車的下落。

姜玲玲也肯定那小房車根本不值錢，尤其是像戚帆這位大撈家，一輛舊車對他來說，根本也算不了什麼。

姜玲玲同意石勇的想法，車子裏一定有些難對人言的名貴東西。

有什麼東西難對人言？

有什麼東西比海洛英更昂貴？

當石勇從洪印口中獲悉了眞正的車主是戚帆之後，他對這件事更感興趣。

他和玲玲商量對策之際，姜小明忽然氣急敗壞地，由下面跑返家中來——這是姜氏姊弟居住的地方。

姜玲玲首先吃了一驚：「小明，發生了什麼事？」

小明喜道：「我們終於找到了那車子了。」

「什麼車子？」玲玲和石勇異口同聲地問。

其實，石勇和玲玲都心裏有數，尤其是最近這段日子裏面，幾乎一提及「車子」二字，他們就會連想到「黃色小房車」——那輛問題車子上面去！

然而一種下意認的思想情況，還是要令他們去問。

小明一邊打手勢示意，一邊說道：「就是那輛黃色小房車。」

石勇和玲玲都同時一怔！

他們一邊被小明拉出屋外，一邊仍在問道：「你在何處找到的？」

小明道：「我跟一班朋友捉迷藏，無意中在一間空屋裏找到的。」

玲玲也知道她這個弟弟還有孩子氣，所以相信他可能到處玩，有此發現是不足爲奇的事！

× × ×

一間被廢置的小屋，位於一處山邊。看上去，不會太過惹人注意！

附近野草叢生，但却明顯地有被汽車壓過的痕跡。

姜小明把石勇和玲玲帶到小屋之前，那度門竟然是上了鎖的。

玲玲忍不住問：「這裏有人居住，是不是？」

小明即刻解釋：「不！鎖是我臨時加上去的。我怕有人入來。」

說着，小明已自口袋中摸出一枚鎖匙來，將門鎖開啓。

一輛佈滿了塵埃的黃色小房車，果然停在裏面。

車牌編號赫然就是「TW二五六七六」號。

石勇是警探，自然明白到在這種情形下亦應該怎樣做。

他一邊吩咐姜氏姊弟切不可亂動，因爲車上可能留下指紋。

一邊他已步出了木屋外面，準備到附近去借電話報警。

就在這刹那間，有個人影自屋後一閃，石勇心感不妙，立即拔槍，喝問道：「誰？」

與此同時，石勇迅速繞到屋後去！那是一個少年人，年紀與小明差不多的。

他看見石勇有槍在手，不敢妄動！

「你是誰？」石勇問他。

「嗯——」少年人態度十分尷尬。他不知所措地，也不知說些什麼好。

他沒有回答石勇。

石勇看不出他有惡意，也就將手槍放回了腰間。

這時候姜小明和他姊姊二人亦已聞聲出來查看。

小明見狀急忙過來：「南仔，你怎麼會在這裏？」

石勇怔了一怔：「你認識他？」

小明道：「是的，他姓袁，是我朋友哩。」

然後又把那少年人拉過來，介紹給他姊姊和石勇二人認識。

這個叫南仔的少年人，穿上一條工人褲，渾身都是油漬。

姜小明對石勇道：「你是不是想去報警？石大哥。」

「是的。」石勇道。

但是，姜小明却輕輕一笑：「不必了，先進屋裏談談。」

石勇固然大感驚奇，就是姜玲玲也不知道小明到底想幹什麼。

各人重新返回木屋之內。

小明問石勇：「你肯定這就是那輛問題失車麼？」

石勇端詳了那車子一遍，喃喃地說：「根據資料顯示，那問題失車是一輛日本出品的大木牌七六年款，黃色小房車，也是編號TW二五六七六號。還有什麼不對麼？」

小明終於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笑得彎了腰！

那叫「南仔」的少年人也笑了！

石勇和姜玲玲二人交換着眼色——起初是莫名其妙，後來却有點明白了。

石勇只問南仔：「你是不是修理汽車的？」

「是的，我只是學徒。」南仔也很爽快的答了。

玲玲有點恍然大悟：「你們故意佈下了這個局，志在騙我們上當？」

小明道：「不！不是志在騙你們上當，而是騙他們上當！」

「他們？」玲玲問她弟弟：「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自從知道了這宗奇怪的失車案發生了之後，我一直在想，如何能查出眞相來？結果，給我想到了這個好辦法來。」小明又指指袁南：「南仔是一名修車學徒，他是我好朋友。我將情形告訴他之後，他帮了我。」

「換句話說，這並非那輛車子。」石勇道：「這只是仿製品而已！是不？」

袁南道：「車型的確是一輛七六年欵的大木牌日本小房車，只不過顏色本來是白色的，我給它噴上了黃色。此外，車牌自然也是冒充的。」

姜玲玲道：「你到底想到了什麼鬼主意？」

小明道：「石大哥不是說，他已知道問題失車的主人是誰麼？」

「是的。」石勇道：「但我們並不知道車裏有些什麼。」

「我這辦法不但知道當時這車子裏有些什麼違禁品，還要他們不打自招。」小明又說，「不過，我須要一些儀器，還要石大哥的合作。」

石勇和玲玲都記起了，小明曾說過他有辦法，不過須要冒險。

再配合小明剛才那一番說話，石勇和玲玲都有點明白了。

小明大概是要冒充偷車賊，然後誘對方上當。

然則，那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爲對方絕非善類。

石勇問小明：「你要我怎樣帮你？」

小明道：「我的計劃是這樣的，我要約晤你的上司。當然，我只是指布列督察，不是麥景探目。相反，這件事絕不能讓麥景知道，因爲他是那大撈家的朋友。」

石勇試將小明的計劃說了出來：「你扮作偷車賊，然後令對方上當，是不？」

「是的。」小明道：「他們肯定會上當。」

「這的確有危險！」石勇担心地說。

「我想過了，這辦法一定收效，即使冒上一些危險也值得！」小明又說，「所以我會向布列督察要求一些儀器，目的是要歹徒無所遁形了。這件事要由石大哥安排一下。」

姜玲玲默然無語，她覺得她弟弟逐漸成熟了。

× × ×

「警探部，什麼事？」

「我想找麥景探目，他在嗎？」

「他有事外出，可以留名嗎？」

「不！我回頭再找他好了。」對方剛想掛綫，突然又問：「許中信探員呢？他在嗎？」

「我就是許中信，你是誰？」

「有重要事情，你可以出來一會兒嗎？我是再新車行的。」

「好吧！我就來，你等我吧！」

許中信匆匆掛了綫。

石勇剛好在旁，問道：「什麼事？」

許中信道：「沒有事。我有些私事出去一會兒，等會兒麥探目回來，叫他等我一下，即使我趕不及回來，也會有電話回來。」

「好吧。」石勇說，「我會照你的話轉告麥探目的。」

許中信匆匆外出！

× × ×

警探部的電話又再次響起來。

這次接聽電話的，是麥景探目。他剛由外面回來，石勇已將許中信的口訊轉告他。

電話正是許中信打回來的，但麥景探目却表現得十分謹慎；他顯然不想身旁的同事知道對方是誰。

聽完那個電話之後，麥景探目又匆匆外出。

他沒有告訴同事們到何處去，只是獨個兒駕車離去。

× × ×

在一間餐室裏。

麥景探目在這裏見到了他的心腹助手——探員許中信。

許中信態度神秘，他等麥景在卡座對面坐下之後，就低聲說道：「那車子有了消息。」

麥景急忙問：「如何找到的？」

「有人到再新車行去，企圖將那小房車賣給他們。」

「如何知道就是那一輛？」

許忠信道：「車行看過了，儘管蛛網塵封，還是可以看出就是那一輛，連車牌也沒改。」

「那偷車賊眞是愚蠢到這個地步？」麥景有點疑惑。

「那小子聲明是賊贓，只索取七百元代價。若非爲了你對車行有過特別囑咐，他們準備改噴另一種顏色，低價出售，三四千元準有人爭購。」

「你有沒有通知戚帆？」

「已經通知他們了。回頭他們就要派人到這兒來跟我們會合。」

「車行的人呢？」

「他們不想惹人注意，所以不直接見你了。」許中信又說，「他們會等我的電話。讓我們準備好了，再約那偷車賊去看貨。」

不一會兒，又有兩名大漢走到餐室裏來。

這二名大漢正是洪印和何明。

他們很有默契地，進來之後，只找到麥、許二人之所在，便走了過來坐在他們身邊。

麥景探目對他們說：「那偷車賊終於出現了，車行剛通知我們。」

洪印道：「老闆吩咐和轉告二位，這件事不可太過張揚！」

麥景道：「放心好了，我們至今爲止，還沒有當作公事去辦！」

許中信補充說：「車行只是悄悄通知麥探目，並非報案。」

「那好極了。」洪印道，「我們幾時

可以出發？」

許中信道：「只要撥個電話連絡就可以。」

麥景對許中信道：「你去撥電話通知他們，叫他們小心點，切勿打草驚蛇！」

「好吧！」許中信離開了卡座，去撥電話。

麥景探目則與洪印他們共商對策。

× × ×

一個少年人鬼鬼祟祟的，走進了再新車行裏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上一次他到再新車行來，也是要找一個車行的職員倪海。

倪海聽他說出介紹人的名字，已是心中有數。

少年人見到倪海之後就問：「怎麼樣？你考慮清楚沒有？」

「那車子太舊，我購下後還得加上一筆修理費。太不化算。」倪海故意說，「不過，你既然是袁仔介紹來的，我不好令你失望。五百如何？七百太貴了。」

少年人滿臉不高興，道：「七百元已很便宜了，你該明白。」

「我當然明白，你也心裏明白。」倪海笑笑道，「下次我勸你揀過才可下手，這東西太舊就不值一文！」

「一人行一步，六百如何？」

「嗯——你年紀小小，倒會討價還價，好吧！」倪海終於說，「我就看在袁仔份上，給多一百元，六百就六百。」

少年人無可奈何地說：「老實說，要不是近日風聲這麼緊，你休想買到這隻大飽！」

廣東人稱「賣大飽」，與「跳樓貨」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倪海一邊與少年人併肩兒走了出去，一邊說道：「你似乎是初出道的，是麼？小兄弟。」

少年人聳聳肩：「有頭髮的人，決不會想做癲痢的。」

「下次你該有經驗了。」倪海說，「這種小車子根本不值錢！」

「我知道——」

「你知道爲什麼還要浪費自己的氣力？」倪海上了他的汽車。

少年人也由另一邊登上了倪海的汽車：「你不會明白的，總之認爲值得就不妨將它買下來好了！」

倪海開車。

少年人坐在他身邊，默默無言。

後面遠處有人跟踪他們，但他們似乎一無所覺的。

可能是因爲路上的汽車太多了。

× × ×

兩個人，面對着一輛車。

兩個人就是：倪海和那少年偷車賊。

車子是舊的。

倪海很小心地，左看右看，忽然開了車頭蓋，回頭又揭開車尾箱。

總之諸多挑剔！

少年人不耐煩地，催促他付錢，他却置若罔聞的。

少年人突然顯得十分暴躁，衝過去雙手抓住倪海的衣襟：「他媽的，你這算是什麼？六百元而已，又不是六千、六萬元，老子可沒有時間等你！」

倪海頓感愕然！

他顯然想不到這少年人如此野蠻！

外面突然有人闖入來：「不要動！舉高你雙手吧！」

少年人在吃驚中回轉身來！

他十分慌張，企圖衝出屋外，但立刻被三名大漢合力將他制服。

那三名大漢就是許中信、洪印和何明；另一個站在內口，持着手槍戒備的人，正是麥景探目。他們是跟踪到這兒來的。

經過一番掙扎之後，少年人終於氣喘喘地，停止了反抗。

「你們是什麼人？」少年人驚愕地，瞪住屋內各人。

「爲什麼你不猜猜看？」許中信笑了笑！

「警探？」少年人舒了一口氣，「好！我承認偷車就是，請你們把我送到警局裏去好了！」

「聽見嗎？他竟然承認了。」洪印道，「要不要把他送往警局？」

「不！太便宜他了。」何明道，「先讓我們問了他！」

「好，我就把他交給你們了。」麥景道。

許中信把倪海打發走。

臨行時還警告他說：「這裏發生的事，切不可對人提及。」

「我明白了。」倪海也走了。

× × ×

「小子，你叫什麼名字？」洪印怒目相向，瞪住那少年人。他是被人由小木屋帶回來的。

「人人叫我明仔，你當然也可以叫。」那少年人很倔强。

「你有多少同黨？」

「做這種事情何須同黨？只要有多一些門路，一個人也可以做。」

「難道就只有你一個人？」

「信不信由你。」

「好吧！讓我問你：車子裏的東西呢？」洪印問道。

「啊！什麼東西？」少年人故意抓抓後腦！

他本來被人綁住雙手的，但他堅持先要讓他鬆綁，他才肯說話。

洪印他們沒有他辦法，只好放開他；反正他是逃不了的。

「別裝蒜了！」何明道，「你這車子是從何處偷來的？」

少年人道：「忘記了！」

「他媽的！」何明十分生氣，衝過去想打他！

但被洪印制止：「不要打他！先讓我問個明白，他會記得的。」

然後洪印又對少年人說：「生死只操在你自己手上。你應該明白，這件事決不是講玩的。那包東西價值五十萬元。」

何明立即更正：「不，這兩日以來，價格上漲百份之二十。」

「是的，時價值七十萬元。」洪印道，「除非你乖乖的，把那包東西交出，還給我們，一切可以一了百了，否則，你會死無葬身之地！」

「老實說，我根本不知你們說一些什麼。」少年人說。

「想不到你這麼頑固。」洪印道，「看情形，我惟有把你交給我的同事了。」

少年人道：「你將我交給誰也是一樣，我只是偷車，大了就是坐牢。至於剛才你們所講的什麼東西，我根本一些也不明白。」

洪印和何明二人交換着眼色，却沒有交談過半句。

洪印對少年人說：「你這車子是從何處偷來的。你最好爽快一些說個明白。」

「一處馬路邊。」少年人道。

「那一處馬路邊？」洪印問。

「老實說，我到這兒來的日子，還不太耐，對這兒的街道名稱，也不熟悉。」少年人道。

「你是偷渡入境的？」洪印怔了一怔道。

「嗯！」少年人點點頭。

玄機妙算

機智子

借口揚威

孫子兵法：「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開戰而叫敵人屈服，當然比損兵折將而獲得最後勝利的，來得上算。

王德用為定州總管時，北方的契丹動不動就來侵擾邊境，王德用為了防患起見，天天訓練士卒，整整一年過去，士卒的戰技都很熟練，軍容非常整齊而有紀律，大可派上戰場；那時正好有契丹的間諜混進城中，部將們建議將間諜逮捕起來殺掉。王德用說：「正好可以利用他們，將我們的軍威，傳達到契丹營中，讓他們害怕而不敢再那麼猖獗。」於是傳令說明天早上要閱兵典禮，歡迎百姓來觀看。隔天清晨，將士們全部集合在閱兵的廣場，間諜看見將士們操演的戰技那麼純熟，便回營報告說：「漢兵非常的驍勇善戰，不可貿然地去侵犯。」因而派遣使者求和，王德用答應了他們。事後，王德用訓示部將說：「百戰百勝，總難免要損傷一些，不如以不戰勝之，來得合算！」

未雨綢繆計

未雨綢繆這句成語，出自詩經。詩經豳風鴟鴞篇有「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的話，也就是：事情未到，而預先設防的意思。

宋朝自從靖康之難後，康王即帝位於南京，是為南宋高宗，任用秦檜為相。

秦檜暗地與金人私通，唯恐事機敗露，而被人彈劾，因此他想了「未雨綢繆」的計策，來預先阻塞進諫之路。

於是他就晉見高宗說：「臣承蒙皇上的恩寵，常在深夜召臣進宮，臣深恐退值的時候，宮門已閉，而進退兩難。請皇上准許臣可以隨時傳召內侍來開啓宮門。」

高宗答應了他的請求。

此後，每次高宗在夜間召見時，秦檜就藉故拖延時間，然後傳召內侍開啓宮門。果然，就有人上奏書彈劾，說是秦檜矯傳聖旨，開啓宮門，破壞了宮中的禁令，有失大臣的風度。

皇上看了奏書後，笑着拿給秦看。秦檜立即除去官帽，哭對着高宗說：「臣蒙承皇上的恩寵，使臣得傳內侍而開啓宮門，怎料到衆臣却心懷嫉妬，想陷害臣。雖然皇上聖明，不加罪於臣，但難保日後不另設莫須有的罪名，而構陷臣呢！不如現在就請皇上治臣以應得之罪，免得將來受更大的寃屈呢！」

「相國不須過慮。」高宗笑着說：「你既沒有矯傳聖旨，又那有什麼罪過。雖然羣臣都在嫉妬你，可是我並不相信那些閒語的！」

從此，秦檜就更得高宗寵幸了。

假作愚笨計

中國有句成語叫「大智若愚」，也就是故意裝迷糊的意思。在行為表現上有二種情形：一種是為了明哲保身，例如魏晉間的人隱遁山林、或借酒裝瘋、行跡怪誕；另外一種則是權術的運用，貌若樸愚，其實內心却是陰謀詭詐。

秦檜自從當上了丞相之後，專權跋扈，因此天下進貢之物，都先入相府，後入朝廷。相府中，有數不盡的奇珍異寶，算不清的山珍海味。

秦檜的夫人王氏，很得顯仁太后的喜愛，經常出入宮中。有一天，太后賜宴，告訴王氏說：「近日來大的青魚少得很，而小的骨細，味道又差；不如大的骨粗，且又味道鮮美。」

「太后喜歡吃大青魚，妾家裏有，他日當以百條奉獻上。」王氏說。

王氏把太后的對話告訴秦檜，秦檜頓足道：「我們家園池裏所養的魚，本是獻給太子的貢物，而我私佔為己有，怎可直告太后呢？」

王氏聽了大驚，說道：「我一時失言，竟然揭發自己的隱私，該怎麼辦呢？」

「唉！夫人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現在只有委屈夫人做個不辨死活的愚婦了！」秦檜說。

第二天，王氏就以腐朽的青魚百條，進獻給太后。

「哈哈！眞是個笨傢伙。」太后大笑：「我一向以為妳忠厚老實，怎麼竟然連死活都分不清楚呢！」

那王氏自從受秦檜的這一番奚落以後，從此就改變心意，經常設計一些歪主意，來獻給秦檜。

洪印望望何明，又問少年人：「記得當時車裏有一包東西麼？」

「沒有，我根本沒有見過什麼東西。」少年人說得十分肯定。

何明盯實少年人：「小子，你最好想清楚才可以說，這事非同小可啊！」

「我說的全是眞話。」少年人道，「即使見到眞警探，我還是這樣說。我在那車子裏，根本沒有見過什麼東西。」

洪印面色一沉：「好了，够了！你不必再說下去了！」

何明氣得呱呱大叫！

何明要撲過來毆打少年人，但有個人突如其來地一聲叱喝：「站住！」

那人是個中年人。

他正是戚帆。

戚帆一直在門外小心聆聽着心腹手下洪印盤問少年人，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在那裏，一直等待着。

他後面跟隨着四名彪形大漢，那是他的保鏢們。

何明有如觸電似的，立即僵在一旁，動也不敢動一下。

戚帆過來，面對住那少年人：「你剛才所講的，可是事實？」

「絕對是事實。」少年人道，「我根本見也未見過什麼貴重的東西。如果有，我一定把它變賣，何必再找倪海討價還價，為那區區六百元而落入你們之手？」

戚帆道：「是的，你言之有理。」

那一邊，四名彪形大漢已動手將何明捉住，何明並無反抗。

何明自然明白，在這裏，任何人有更大的本領，也是插翼難飛。

二名大漢左右挾持着何明，將他帶到戚帆的面前來。

戚帆冷冷地說：「眞想不到，我一向視為心腹的人，竟然會出賣我！」

何明哭喪着臉道：「你別聽他胡扯，他可能另有企圖。」

「什麼企圖？」戚帆瞥了少年人一眼：「他只有一個人在這裏，顯然是個初出道的小子。如果他見到那包東西，最少也有數十萬元，何必希罕這六百元？」

洪印也說：「是的，何明，你到底攪什麼鬼？再想想清楚，路上有沒有可能出過什麼意外。」

「不會的。」何明說，「我去到目的地之後，臨下車之前，還小心看過。」

「你肯定那包貨仍在車中？」洪印問道。

何明說：「絕對肯定！」

「那麼——」洪印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來，接道：「問題會不會出自那輛車子之上？」

「嗯——」何明也好像想起了什麼，「那車子……不錯，我們事後並未檢查過那車子。」

「少嚕嘛！」戚帆道，「車子顏色，車牌號碼和車型完全一樣，怎麼會是假的？何明，你別裝蒜了，我早已懷疑你對我不忠！但想不到你會在這一次下手。」

「老闆，我實在寃枉！」何明道，「就算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呀！」

戚帆打了一個眼色，二名大漢立即把何明綑綁起來。

何明沒有反抗。

焦急的反而是洪印。

洪印走到戚帆身邊，不知在他耳畔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戚帆面上雖然仍有怒意，却言聽計從地，輕輕一點頭。

「將這兩個傢伙先綁在一起收押！」戚帆吩咐下去。「回頭我再處置他們。」

說完，就帶了洪印等人，離開了這一間有鐵閘的密室。

何明雙手已被人反綁，現在又輪到了那個少年人。

少年人一度掙扎，但也沒有用。他終於被人綑綁起來。

轉眼之間，這密室之內，就只剩下何明和那少年人。

「你究竟是什麼人？」何明問少年人：「為什麼要害我？」

其他人都出去了。

門，被人在外面反鎖。

少年人道：「車子是我偷的，但我却給你們弄得一頭霧水。」

「別裝蒜了，你一定見到車內放了一個帆布袋。你不可能見不到的。」

「為什麼不可能？」少年人道，「到了這時候，你應該告訴我，那是什麼東西。否則再說下去，我們就等於鷄同鴨講而已！」

「好吧！讓我坦白告訴你，相信到了這個地步，就算你是警探，我也不怕了。因為你永不可能逃出去！」何明又說，「車子裏有個帆布袋，裏面有一包東西，那是一包價值五十萬元的毒品——三號海洛英。」

「果然是海洛英。我終於猜對了！」少年人喃喃自語道。

「你說什麼？」

「不！我只是一直在想：你們在爭論中的事。既然是價值五十萬元的毒品，難怪你老闆這麼緊張了！」

何明問道：「小子，你眞的沒有見過那包東西？」

「沒有，眞的沒有。」

「連那個帆布袋也未見過？」

「未！」少年人搖搖頭。

「那就奇怪了！」

「有什麼值得奇怪？」少年人說，「也許我只是個替死鬼，眞正發了大財的，只是第一手偷車賊！」

「偷車賊也有第一手，第二手麼？」

何明瞪了他一眼。

少年人道：「汽車也有二手車，偷車賊當然也有二手偷車賊。例如：第一個偷去你車子的人，取去了那一包毒品之後，把車棄於路旁，我見車門未鎖，於是順手牽羊。因此，我就只不過是個二手偷車賊而已。」

「嗯！也許你說得對了。他媽的，為什麼你剛才不對我老闆解釋清楚？」何明埋怨道，「我眞給你害死！」

少年人道：「我現在才分析出結果，但仍未能確定！」

何明問道：「你究竟從何處偷得那車子？」

——未完——



飛南雁（二）

俠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符威請求虎嘯鏢局為他保一趟暗鏢，是個小布包，但被總鏢頭拒絕，當符威離開鏢局來到隆中山時被八名幪面客圍住，雙方一番劇烈打鬥後都重傷身亡，符威臨死前，少局主高峻剛行至此地，符威請求高峻為他保這小布包到泉州，高峻把布包帶給老局主看後，知是一件重要的東西，必須交到泉州鄭成功處，並命高峻立即出發，此時忽聞外面曹捕頭帶着一批官兵包圍要緝拿高峻，幸得知府大人的千金饒靈珠前來阻攔，使一班捕快不得不暫時離去。

情仇兩難分　旅途竟種玉

高竣道：「孩兒沒有胡說，娘不信可以問她。」

高夫人以疑惑的目光瞅着饒靈珠道：「靈珠，這是眞的？」

饒靈珠螓首一垂道：「家父聽信奸人讒言，認為隆中山九條人命的兇案與三哥有關……」

高夫人愕然道：「人命關天，這可不是玩的，據老身所知，他們是互拚致死，所用兵刃是八卦刀與金筆，咱們高家沒有人使用此等兵刃，妳是行家，應該知道跟竣兒拉不上半點關係。」

饒靈珠道：「侄女當然知道，所以才趕來替三哥解圍，將那般官差全部給撵出去。」

高夫人又問道：「令尊眞是要捉拿竣兒？」

饒靈珠道：「是的，侄女曾經力爭，但家父……」

高夫人略作沉思道：「官差雖被妳撵出鏢局，必然還會在附近潛伏，否則他們怎能去向令尊交待？」

饒靈珠一怔道：「伯母說的是，侄女竟然沒有想到這點。」

高夫人道：「竣兒押運暗鏢，必須立刻上路，如何才能安全離開襄陽，妳還得替他拿個主意。」

高竣冷哼一聲道：「不必，我倒要瞧瞧有誰能够攔阻我離開襄陽！」

饒靈珠幽幽道：「不要鬥氣，三哥，希望你由大處着眼，小妹……」

高竣冷冷道：「妳叫我如何從大處着眼？是向府台衙門投案，好叫妳爹昇官發財？」

饒靈珠面色一變道：「伯母，你聽三哥在說些什麼？」

高夫人叱喝道：「竣兒，靈珠此來全是為了你，你怎能不知好歹，對她如此說話？還不快向靈珠賠個不是！」

金佬佬微微一笑道：「他們吵吵鬧鬧已是司空見慣，老夫人不必放在心上，不過老婆子還要說幾句公道話，希望三公子不要見怪。」

語音略頓接道：「咱們小姐不惜違抗

父命，担負不孝之名：如果這樣還不能獲得三公子諒解，那就使人太過傷心了。」

高竣呆了一呆，暗忖：「爹要我外圓內方，並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完成所負的任務，前途如此艱巨，我怎能再耍少爺脾氣！」

想到這裏，立即面色一霽，冲着饒靈珠一揖道：「愚兄適才心情不好，請靈妹多多原諒。」

饒靈珠櫻唇一撇，忍不住又噗哧一笑道：「這原諒二字不敢當，只要以後少發一點狠，小妹就感激不盡了。」

高竣道：「我幾時發過狠了？妳眞會寃枉好人。」

饒靈珠微微一笑，然後面色一正道：「三哥：你當眞要即刻離開襄陽？」

高竣道：「是的，一來是託鏢客人的要求，再就是我如果不離開襄陽，官府必然不會罷休，倒不如離開之後由家父慢慢向令尊解說。」

饒靈珠道：「可是你一離開鏢局，他們就會抓你。」

高竣道：「我不離開鏢局，他們同樣會來抓我，除非妳時時守在這裏。」

金佬佬道：「小姐，老婆子倒有個笨主意。」

饒靈珠道：「好，佬佬快說。」

金佬佬說道：「三公子要離開襄陽不難，只要能悄悄的離開鏢局就不會有問題了。」

饒靈珠道：「佬佬是在說笑話吧，鏢局四週都有人監視，如何能悄悄離開？」

金佬佬道：「小姐不是坐轎來的麼？如果三公子也坐到裏面，監視的就不會發現了。」

饒靈珠面色一喜道：「好辦法，三哥你看怎樣？」

高竣道：「辦法是好的，但下轎之時不怕被別人瞧到？」

饒靈珠道：「這個你放心，下轎之處是在內院，我爹從來不到，其他的人更不必說了。」

金佬佬道：「此時天色逐漸昏暗，咱們再捱一陣子就更安全了。」

高竣道：「轎伕可靠麼？」

金佬佬道：「絕對可靠，全是老婆子的心腹。」

高竣道：「好吧，不過還有一點，我必須帶着小南兒，他又如何離開？」

饒靈珠向她的丫環瑤姑瞥了一眼道：「將他扮作瑤姑，你看如何？」

小南兒與瑤姑的身材差不多，只要稍加改扮，在燈光下當不致發現破綻，鏢局有的是化裝用具，高夫人就是一個易容高手，經過一番打扮，竟然維妙維肖。

至於瑤姑就暫留鏢局，過一兩天隨時可以大搖大擺的回去。

這項計劃是成功的，他們很安全的離開了鏢局，但當軟轎到達府台衙門的內院之際，却發生了一件想不到的意外。

其實這不能算做意外，他們如果仔細想想應該想得到的。

饒靈珠違抗父命，公然將官差逐出鏢局，無論她平時如何驕寵，這口氣饒知府說什麼也嚥不下去。

因此，軟轎剛剛到達內院，饒靈珠就已聽到金佬佬傳來的警告。

「小姐，糟了，大人在……」

饒靈珠心頭一懍，急忙掀開轎簾的一角，果然瞧到饒知府及師爺萬春正在她平時下轎之處相候。

危機迫在眉睫，她的神色倒是一片平靜。

「佬佬：轎子在轉角之處停停。」

「是，小姐。」

金佬佬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但也為饒靈珠的這份急智而大加嘆服。

轉角之處是一片密林，完全遮斷了饒知府的視綫，高竣如果竄入林中，就可神不知鬼不覺的逃出城去了。

金佬佬沒有猜錯，饒靈珠果然是這麼打算的，她吩咐過金佬佬之後立即對高竣道：「三哥，下轎向右走是一片直達東北牆根的密林，你帶着小南兒走吧。」

高竣道：「知道了。」

這位高三公子，當眞是鐵石心腸，別人為他作了如此重大的犧牲，他却連一個謝字都吝於出口。

但世間就偏偏有這樣的怪事，他如此不假辭色，饒靈珠竟沒有半點怨懟之意。

而且她那雙目之中情焰似火，一片熱淚幾乎滾滾欲落，待軟轎到達密林，別離之情已使她忍不住而咽哽出聲了。

「三哥，你多保重。」

「多謝。」

轎簾一晃，人影若矢，多謝二字還在她耳際飄盪，高竣與小南兒已經杳如黃鶴了。

饒靈珠幽幽一嘆道：「咱們走吧，佬佬。」

金佬佬應了一聲，示意轎伕繼續前進，直到一座花棚之下才停了下來。

饒靈珠抹乾淚水，略整衣衫，舉步跨出轎門，向滿面怒火的饒知府檢衽一禮道：「爹，你還沒有睡？」

饒知府怒叱道：「幾乎被妳氣死，我還能睡得着麼？」

饒靈珠櫻唇一噘道：「你是怎麼啦？爹，女兒不過出去玩了一趟，幾時氣過爹了？」

饒知府道：「玩了一趟？哼，妳玩到虎嘯鏢局，把爹派去捉拿高竣的人給撵出來，妳知不知道這是公事，妳這麼胡鬧叫爹以後如何做人？」

饒靈珠冷冷道：「原來是為這個，女兒可是全為爹好。」

饒知府哼了一聲說道：「為爹好？妳幾乎將爹的錦繡前程斷送了，還敢說為爹好？」

饒靈珠道：「這個女兒就不懂了，隆中山的命案分明與高竣無關，爹為什麼一定要栽到他的身上？」

饒知府怒喝道：「住口，這是上司的命令，與爹什麼相干？」

饒靈珠道：「上司？此事發生在襄陽地面，巡撫大人是如何知道的？」

饒知府道：「不是巡撫，是洪經略，洪大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天下的事還沒有能瞞過他的。」

饒靈珠愕然道：「爹，你做的是那個朝廷的官？」

饒知府道：「自然是大清皇朝了，明

室氣數已盡，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

饒靈珠錯愕半晌，忽然面色一沉道：「爹，你久食君祿，身負皇恩，就應該學兵勤王，驅逐韃虜，以報先皇於地下，才是炎黃的子孫，人臣的本色，你竟……」

「住口。」

饒知府在一聲怒喝之後，又無可奈何的嘆息了一聲道：「靈珠，妳應然知道，人生不過百歲，能有幾日安樂？像洪承疇那等人物，都投效大清皇朝了，爹還能有什麼作爲？識時務者爲俊傑，爹是不得已啊！」

饒靈珠冷冷道：「爹既知道百年人生難免一死，爲什麼不爲後世留下一點浩然之氣？如今你竟覥顏事敵，遺臭萬代，將來你有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你應該想想。」

饒知府怒叱道：「我的事不要妳管，妳給我退下去。」

饒靈珠呆了一呆，一眼熱淚忍不住奪眶而出，她不再說什麼，對一個利慾薰心，天良喪盡之人，說什麼也是白費。

待奔回房中，她反而不再哭泣了，睜着一雙模糊的淚眼，向東北天際呆呆的凝視着。

金佬佬柔聲勸慰道：「不要氣壞了身子，趕明兒咱們慢慢的勸大人就是。」

饒靈珠搖搖頭道：「沒有用的，佬佬，咱們走。」

金佬佬一怔，道：「走？咱們到那兒去？」

饒靈珠道：「天地如此之大，那裏不可安身立命？再說，捉拿三哥竟出自洪賊的授意，可見三哥必然身負特殊使命，他與小南兒人單勢孤，咱們必須到江湖上去帮助他們。」

金佬佬略作沉吟道：「小姐，老婆子有個主意。」

饒靈珠道：「佬佬請說。」

金佬佬道：「咱們去帮助高三公子，但不要跟他走在一起。」

饒靈珠道：「爲什麼要這樣？」

金佬佬道：「高三公子如果當眞身負特別使命，圖謀他的一定很多，他在明處，那般人只注意到他，咱們在暗中助他，收效可能會大一點。」

饒靈珠是水晶心肝，一點就透，她同意了金佬佬的主意，但却眉峯一皺道：「瑤姑怎麼還沒有回來。」

她語音未落，忽然人影一閃，瑤姑已現身在她的眼前。

饒靈珠大喜道：「妳來得正好，快收拾一下，咱們立刻就走。」

瑤姑一怔道：「咱們要走？」

金佬佬道：「咱們去闖江湖，快跟我來拾奪一下。」

對一個身負武功之人來說，「闖江湖」是具有極大誘惑力的，瑤姑跟金佬佬學了一身不俗的武功，她自然十分响往去闖一闖江湖了。

× × ×

濁流奔騰，一瀉千里，漢水流速之急，不亞於黃河長江。

此時已是月上柳梢，更鼓初傳的時分，襄樊渡口依然旅客塞途。

高埈帶着小南兒也奔向渡口，只是他們遠遠就停了下來，因爲小南兒還是女裝，他必須回復本來的面目。

小南兒一面更換衣衫，同時詢問道：「公子，咱們去那裏？」

高埈道：「先去武漢。」

小南兒道：「去武漢應該南下，走樊城不是走冤枉路了麼？」

高埈道：「不，咱們如果南下，必然逃不過饒知府的追捕，北上樊城他可能料想不到。」

小南兒道：「公子說的是，不過渡口人多，小的担心會被人認出。」

高埈道：「不要緊，我用布包着頭裝病，現在視綫不太明朗，不會被人認出來的。」

果然，他沒有被人認出，很順利的渡過了漢水。

登岸之後他們沒有去樊城，繞過城南逕向張家灣奔去。

這一着棋被高埈下對了，他們經棗陽，過隨縣，沒有半點波折，安安穩穩的抵達安陸。

此時夕陽含山，正是旅客投宿的時刻，但高埈遠遠向城門一瞧，劍眉不由輕輕一挑。

小南兒也發覺情形有異，忍不住詢問道：「公子，城門檢查行人，該不是與咱們有關吧？」

高埈道：「就是與咱們有關也不要緊，只要報個假名，誰能認出咱們。」

小南兒道：「公子說的是。」他們走近城門一瞧，主僕二人不由同時一驚。

敢情城門之旁，貼着一張的通緝的告示，繪影圖形緝拿刀傷九命的殺人兇犯高埈。

好在繪像走了樣，將他畫成一個兇霸霸的粗暴漢子，高埈秀美飄逸，貌若處子，與繪像差了十萬八千里，要是憑圖拿人，自然誰也認他不出。

而且告示之上只提到殺人兇犯高埈一名，並未涉及小南兒，他們順利過關應該不成問題。

因此，高埈向小南兒示了一下眼色，就從容不迫的跟在一般旅客之後，等候檢查。

不久輪到高埈，負責檢查的軍官向他打量一眼道：「你叫什麼名字？」

高埈道：「小生向立。」

軍官問：「那裏人氏？」

高埈道：「河南邱縣。」

軍官道：「到那兒去？」

高埈道：「到孝感探望家姊。」

軍官揮揮手道：「好，你去吧。」

他果然順利過關，小南兒是他的書僮，自然也輕易的過去。

但他進城不及兩丈，一股細如蚊蚋的語聲忽然飄入耳鼓。

「大丈夫行不變名，坐不改姓，閣下連籍貫都改了，你不覺得有點窩囊！」

這番話分明是在諷刺高埈，語意再也明顯不過，他的心頭焉能不爲之大大的一震。

雖然如此，他却神色不變，仍然從容舉步，向一家客棧走了過去。

他沒有瞧看這用蟻語傳聲的是何許人物，也很難猜透他是什麼用心，不過高埈

可以查覺此人正跟在他的身後。

走進客棧之後，那人也跟了進來，他依然沒有理會，向店小二訂好房間，並要來酒菜，逕自與小南兒吃喝起來。

「公子，借個光……」

借個光就是要借用他所佔食桌空餘的地方，也就是想跟他同桌而食。

在公共場所，此等事兒平常得很，高埈的目光先向食堂瞧了一眼，再停到借光人的臉上。

食堂上別無空桌，此人借用空餘的桌面是合理的，當他一瞧那人的長像，他的心情也就鬆弛了下來。

此人約莫二十不到的年歲，長得眉目清秀，唇紅齒白，美秀得像個女人似的，先令人生出幾分好感。

於是，高埈點點頭道：「請便。」

「多謝。」

美少年拉開長櫈在高埈的對面坐下，再向店小二要來酒菜，他只是一個人，要的菜却比高埈兩個人的還要多。

也許是一個富家的公子哥兒吧，只是富家公子何以連一個隨從也沒有。

再說適才蟻語傳音之人，分明是在高埈的身後，按說應該就是這位美少年，但蟻語傳音是一種高深的武學，如非內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決難練成此一絕藝，此人年歲如此之輕，也不像一個會家子，難道蟻語傳音者另有其人？

他適才目光掠過食堂，並未發覺可疑之人，這就怪了，莫非此人深藏不露？

想到這些，他的目光不由再度向美少年瞧去。

美少年也正在瞧他，四目相對，美少年玉面微紅的一笑道：「小弟顏丹，兄台是……」

高埈道：「原來是顏兄，失敬，在下向立。」

顏丹舉起酒杯道：「中原道上難得遇到像向兄這等人物，咱們有緣相遇，小弟敬你一杯。」

高埈道：「不敢當顏兄謬讚，請。」

他們乾了一杯之後，兩人也就交談起來了，由當地談到江湖，話題似乎越談越近。

其實，高埈對他早生戒心，不過並未形之於色而已，交談他只是在應付，也想知道適才施展蟻語傳音的是不是這位姓顏的。

由於他不便主動詢問，顏丹也絕口不提，因而始終未獲結論，最後顏丹道：「向兄欲去何處？」

高埈道：「到孝感探親，順便到武漢一遊。」

顏丹道：「這敢情好，小弟也正想遊遊武漢，總算找到了一個伴兒。」

高埈淡淡一笑，並未再說什麼，他實在不喜歡與人同行，但又不便拒絕，因爲他們走在一起也許只是趕上一個巧字，他不能就此斷定別人沒有存着好意。

飯後他們各自回房，小南兒忍不住道：「公子！此人來路不明，他要跟咱們一起走只怕沒有存着好心。」

高埈道：「我也在懷疑他別有居心，但是咱們不便拒絕，否則他更要寃魂不散了。」

小南兒道：「哦，公子是否發現了什麼？」

高埈道：「咱們通過城門之後，曾經有人以蟻語傳音說我改名換姓，我當時裝着未聽到，只發現語聲來自身後，咱們進店他也接踵而來，我懷疑蟻語傳音之人就是他。」

小南兒一懍道：「虧得他是向公子傳音，如是換了小的只怕已露出馬脚了。」

高埈面色一整道：「我將這件事告訴你就是要你注意，今後無論遇到何等兇險之事都不能慌亂，否則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

小南兒道：「是，公子。」

翌晨他們正準備上路之際，顏丹又找了來。

「向兄，早，啊，你們沒有坐騎？」

「在下是想買兩匹，可是沒有找到合意的。」

「那就隨便買兩匹吧，以後找到好的再換，走長途沒有坐騎怎麼成？喂，伙記，那兒有賣馬匹的？」

顏丹最後呼叫伙記，是招呼店小二詢問有沒有購買馬匹之處，經過店小二指點，高埈也就選購了二匹坐騎。

出安陸二十里不到，一陣急驟的蹄聲忽然自身後傳來，高埈心頭一動，暗忖：「來騎如此之急，莫非是饒知府派來追捕的？」

他沒有猜錯，的確是饒知府派來的，因爲來騎由他們的身旁超越而過，並橫馬道中，攔着他們的去路。

這般人一共九個，只有一人與高埈是素識。

有一個相識之人就糟了，一經當衆指認，豈不是一樁天大的麻煩！

只是那相識之人馬兒還未立穩，他忽然一頭由馬上栽了下來，說起來當眞不幸得很，適才還是神氣活現的大活人，這麼輕輕一栽，竟然栽掉了他的老命。

這是一樁意外，只是意外得太巧了一點，他正待指認高埈，但一言未發就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其餘八人在一驚之後，立即散了開來，除了一人下馬去查看死者，另七人立即採取了包圍的態勢。

這八人全是江湖人物的打扮，其中一名年約四旬、滿腮虬髯的大漢好像是他們的頭兒。

此時虬髯大漢向高埈主僕及顏丹瞧了一眼，然後回頭詢問下馬查看的那人道：「老五！怎樣了？」

那人道：「大哥，他死了。」

「哦，怎麼死的？」

「小弟也弄不明白，我找不出他傷在那裏。」

「有這等事？」

「眞的嘛，大哥要是不信，你不妨親自瞧瞧。」

「不必了，你回來。」

語音一頓，目光再度掃向高埈等三個人。

「說，是那位下的手？」

小南兒道：「這位大爺你在說些什麼？咱們聽不懂。」

虬髯大漢目注高埈道：「他也許當眞

不懂，你總該不會不懂吧？」

高竣淡淡道：「我懂，你是說那人之死與咱們有關。」

虬髯大漢嘿了一聲道：「你爲什麼不乾脆一點，承認是你下的手呢？」

高竣道：「如果是在下下的手，在下當然承認，可惜閣下找錯人了。」

虬髯大漢哦了一聲，再投目顏丹道：「是你？」

顏丹冷冷道：「你如果一定要找一個人承認，就算是本公子下的手吧。」

虬髯大漢道：「有種，你是高竣？」

顏丹說道：「高竣？你要找高竣做什麼？」

虬髯大漢道：「朋友在隆中山刀傷九命，加上現在的一個，一共是十條人命了，走吧，朋友，跟咱們打官司去。」

顏丹道：「跟你走可以，不過你得先露兩手讓在下瞧瞧。」

虬髯大漢哼了一聲道：「朋友！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你知道咱們兄弟是誰？」

顏丹道：「閣下必然是大有來歷之人了，說說看。」

虬髯大漢道：「鬼谷八義，知道麼？朋友，難道還要咱們兄弟動手？」

顏丹啊了一聲道：「鬼谷八義的確是幾個出色的匪徒，在黑道之中，只有你們八個還懂得一點江湖道義，可惜你們不該找高竣，更不該遇到本公子。」

虬髯大漢道：「少說廢話，你到底跟不跟咱們走？」

顏丹一嘆道：「蠢材，你們都要到鬼門關報到去了，難道還要本公子跟你們去陰曹地府？」

他語音甫落，忽然銀芒暴漲，那銀芒像有靈性的銀蛇一般，伸縮騰挪，滿場遊走，扣人心弦的慘嗥之聲也不斷的傳來。

當銀芒收歛之後，地上不多不少擺着八具屍體，每一個的喉頭都開了一點小小的洞口，鮮紅的血水正在嘟嘟不停的往外冒出。

顏丹還是騎在馬上，面帶微笑，神色自如，適才一舉殺了八名黑道高手，好像跟他絲毫無關似的。

高竣長長一吁道：「顏兄好身手，在下當眞開了一次眼界。」

顏丹微微一笑道：「雕虫小技，難入向兄法眼，咱們走吧。」

高竣道：「顏兄請。」

他們繼續上路，誰也沒有出聲交談，似乎適才被鬼谷八義一攪，使他們失去了交談的興緻。

這一點也是眞的，但不是主要原因，高竣是在猜忖這位少年公子究竟是何許人物，此人功力之高，江湖上十分少見，而且他分明知道高竣的底細，却挺身而出，替他除去八名黑道上的煞星。

難道他也是不甘作奴隸的炎黃子孫？否則他爲什麼會這樣？

如果這項猜忖是對的，高竣就獲得一個有力的帮手了，那麼他們在同仇敵愾、惺惺相惜的形勢下，就應該坦誠相處，共同完成這一偉大的任務。

祇不過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人心的險惡，有時會超出人們的想像之外，如果這是一個苦肉計，誘使他暴露一切，並不是決無可能，他的責任太重大了，他不能冒任何風險。

「如果他當眞是一個有心人，如果他當眞願意盡一份炎黃子孫的心力，他會諒解我的。」

這是高竣的結論，他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暴露他的一切。

至於美少年顏丹，好像也在想着心事，他有時眉峯緊皺，有時却又笑意盈盈。

一直到達孝感，顏丹這才打破這一岑寂。

「向兄是住客棧，還是去找親戚？」

「由於道路修阻，舍親已很久不通音訊了，所以在下想先住店。」

「向兄顧慮的對，前面有一家客棧，咱們就住到那兒去，你看可好？」

「好的。」

這家客棧名叫「雲夢」，他們將馬匹交給店小二，訂了三間上房，然後要來酒菜，三人同桌而食。

高竣的酒量很好，但顏丹比他還要高明幾分，酒逢知己千杯少，如果飲酒碰到對手，同樣會飲得不醉無歸的。

酒後的顏丹，玉面微酡，眼波帶媚，他那副嬌滴滴的神態，活生生的就像一個女人。

而且他十指尖尖，美得像嫩葱似的，一個大男人，爲什麼會有這麼纖細的一雙玉手？

高竣原是一個花花公子，花街柳巷，秦樓楚館他是常客，對女人的鑑賞能力也較常人爲高，他覺得這位顏公子如果是一個女人，不僅花容月貌，具有沉魚落雁的姿色，而且風騷入骨，足可迷盡天下的男人。

他心中在想入非非，雙眼不由楞楞的瞅着顏丹，好像他當眞入了迷似的。

顏丹玉面一紅，雙眉一豎，似乎要斥責高竣，但他忽然又霽顏一笑道：「你喝醉了，向兄，伙記，算賬。」

高竣沒有喝醉，但以酒醉作失態的台階，自然再好不過，因而哈哈一笑道：「顏兄太小看在下了，再來個三五斤在下也不會在乎。」

他故意捲着舌頭說話，神態之間醉態可掬。

顏丹道：「現在時間巳晚，咱們明日再喝吧。」

小南兒也怕把事弄僵，因而扶着高竣道：「該去歇了，公子，咱們明兒還有事呢。」

高竣舉手向顏丹打了一下招呼，就隨着小南兒回到客房，小南兒道：「公子！你先躺一下，我去弄點水來。」

待高竣洗過臉脚之後，小南兒道：「公子，那姓顏的到底是何等人物？」

高竣道：「很難說，他像一個富家子，却又身負十分高明的武功，在當代武林世家之中，似乎並未聽到有一個姓顏的少年高手。」

小南兒道：「不管他是誰，小的就瞧他不順眼，一個大男人偏偏一副娘兒腔，像個女人似的，瞧着就叫人感到噁心。」

高竣哈哈一笑道：「那你就不瞧他好了，可是你別忘了，人家還帮了咱們不少忙呢。」

小南兒道：「小的就是想不通他爲什麼要帮咱們，憑他的武功，他一定能發現饒知府的狗腿子焦三是小的放倒的，咱們收拾鬼谷八義是輕而易舉，他却將事情攬在身上，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高竣道：「你那柳絮飄十分細小，他不一定能够瞧到，再說年青人都喜歡管閒事，也喜愛交朋友，也許這就是他帮咱們的原因吧。」

小南兒道：「咱們的任務十分重要，人心難測，公子可多加一份小心。」

高竣道：「我知道。」

翌晨早餐之後，高竣帶着小南兒到街上蹓躂，因爲顏丹知道他是來此探親的，明知無親可探，也得出來走走。

他出店時並未跟顏丹招呼，如果姓顏的走了，自然再好不過，可惜事與願違，他們返回客棧之時，姓顏的還在店內。

「找到貴親了麼？向兄。」

「眞不巧，舍親巳經搬走了，據隣居說他們搬走兩年了，好像是去了南昌，詳細地址他們也不明白。」

「那怎麼辦，向兄是去南昌，還是就此回去。」

「在下一時也打不定主意。」

「那麼向兄何不到南昌找找，縱然找不到，順便遊歷一下也是好的。」

「唔，顏兄說的不錯。」

「那咱們就走吧，店錢小弟巳經結算了。」

「怎好讓顏兄一再破費，還是由在下付吧？」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向兄這麼說就見外了，伙記牽馬來了，咱們走。」

「走，那有這麼容易，咱們縣太爺正在候駕，要走也得先去見了咱們縣太爺再說。」

聽那口吻，這位說話的必然是孝感縣的差人了，不錯，他正是本縣的捕頭王先登。

高竣面色一變，冷冷道：「爲什麼？咱們冒犯了貴縣的縣官？」

捕頭王先登道：「在安陸城外二十里連傷九命，可是你們做的。」

顏丹道：「原來爲了這點小事，不錯，是我做的，與他兩位無關，走吧，我去見你們縣太爺。」

高竣道：「顏兄……」

顏丹道：「向兄放心，我不會有事的，你們先走，咱們待會見。」

他不由高竣分說，就跟着王捕頭走了，倒令高竣好生過意不去。

小南兒道：「走吧公子，依小的看，這位相公不會有事的。」

高竣道：「哦，你怎麼知道他不會有事？」

小南兒道：「小的看他滿不在乎，好像很有把握似的，他不是傻子，該不會拿生命開玩笑吧。」

高竣點點頭道：「有點道理，不過咱們如果一走，在道義上就說不過去，這樣吧，你拿點銀子給店小二，叫他去打探打探，無論怎樣，咱們必須得知道他的確實消息。」

小南兒拗不過高竣，只得拿銀子請店小二去打探，不到一個時辰，他巳奔了回來，一進門就喊道：「客官，沒事，顏客官回來了。」

高竣奔到店外，正好迎着顏丹，忍不住一把抓着他的雙手，高興的搖撼着，道：「顏兄當眞沒事，那縣太爺怎麼會放你的？」

顏丹的雙手被握之際，忽然玉面飛霞，無端端的紅了起來，他曾經想將雙手縮回，最後還是忍住，只是有點忸怩的一笑道：「向兄忘記他們是强盜了，殺强盜是替民間除害，縣太爺又能將我怎樣？」

高竣放開他的雙手道：「顏兄說的有理，在下倒是白着急了。」

顏丹笑了一笑道：「平白就擱了一個時辰，咱們走吧。」

高竣道：「好的，顏兄請。」

他雖是在答着話，目光却一直在瞧着顏丹，因爲這位神秘俊美的少年，適才嬌然一笑，嬌態橫生，如果說他是男人，實在使人不易相信。

難道他是女扮男裝，易釵而弁？

如果他當眞是一個女人，是誰家會有一位如此出色的英雌？她如此接近自己，又存在着什麼意圖？

高竣是一個風流儒雅的公子哥兒，但他決不是一般所稱的紈袴子弟，他猜測顏丹接近他的意圖，決不會想到顏丹是喜愛自己，因此，對這位神秘少年他又增加了幾分戒備之心。

當晚他們趕到了漢口，在輔東街五湖客棧住了下來，顏丹的居處又是高竣的隣室。

高竣祇不過剛剛安頓好了行囊，就巳經傳來顏丹的呼聲：「向兄，客棧裏沒有什麼好吃的，咱們到外面吃晚餐，你看可好？」

高竣道：「好的。」

無論顏丹居心如何，在尚未揭開謎底之前，他實在不便拒絕與此人交往，再說，客棧中的食物的確不好，既然到了漢口，也應該去上上館子。

大三元是漢口有名的酒樓之一，距離五湖客棧不過百步，高竣顏丹帶着小南兒一逕走了進來！

他們選了一個臨窗座位，可以瞧看街道上的夜景，然後要來酒菜，一面吃喝一面閒聊着。

此時不遠之處响起一聲狂笑，接着一個破鑼似的嗓門道：「黃兄，你看這件事是不是有點邪門？」

另有一蒼老的聲音道：「孫兄說的不錯，此事的確不太尋常，虎嘯鏢局名噪江湖，局主高子儀從未遇到過對手，所以該局鏢車所至，道上的朋友總得賣點交情，這次是總鏢頭高端親自押鏢，居然有如此的人心生覬覦，難道他們押的是什麼人間異寶不成？」

破鑼嗓門道：「黃兄可能說對了，咱們要不要去湊個熱鬧。」

蒼老口音道：「瞧熱鬧可以，湊熱鬧不行，縱使虎嘯鏢局當眞押運異寶，也輪不到咱們兄弟。」

破鑼嗓門道：「好，咱們就去瞧熱鬧，聽說道上的朋友在武勝關設下埋伏，預定虎嘯鏢局後天中午到達那兒，咱們明天起個早，必然可以趕上！」

蒼老口音道：「就這麼辦。」

以上這一段對話，幾乎是以耳語交談，但高竣內力精湛，因而聽得明明白白。

他知道大哥高端在他之前便已離開襄陽，却不知道高端是押運重鏢，更想不到他們兩兄弟走的是同一路綫。

高端是不是明修棧道，由他來暗渡陳倉？

由老局主高子儀毀家抒難的决心推想，虎嘯鏢局不可能再接運鏢貨的，他們兄弟一明一暗，必然是老父的苦心安排。

聽適才那兩人的對語，高端的處境已是危殆萬分，他既已無意中聽到了，就不能不管。

馳救高端，可能影响他所負的任務，但兄弟骨肉相連，他如何能見死不救？

他在沉鬱不安之下，顏丹却輕盈的一笑道：「不必担心，高總鏢頭會安然過關的。」

高竣心頭一震，同時微微一笑道：「在下是想，虎嘯鏢局是江湖上一股安定的力量，如果被宵小毀了，豈不可惜？」

他知道適才那兩人的談話，顏丹也同時聽到，而且他關心鏢局的神色也未能逃過顏丹的雙目，他不能不承認他的確是在關心，祇不過換了一個堂皇的理由。

顏丹點點頭道：「向兄說的是，這樣吧，咱們明天也起個早，在後天中午之前趕到武勝關。」

高竣道：「好的。」

飯後回到客房，小南兒忍不住詢問道：「公子，總鏢頭出了什麼事？」

高竣將聽來的告訴了小南兒，然後眉峯一皺道：「不管這項消息的眞假，咱們必須在後天中午以前趕到武勝關。」

小南兒道：「公子可知道總鏢頭現在在那裏？咱們最好於事先找到總鏢頭，叫他早作準備。」

高竣道：「不知道總鏢現在在那裏，漢口地方如此之大，也有點無從問起，不過咱們明天只要走上了官道，就可以問出端倪了，鏢隊的目標很大，路邊的小店都會知道的。」

小南兒道：「公子說的是。」

翌晨天將破曉，高竣就約請顏丹上路，經過一日緊趕，趕到三叉埠已是夜幕深垂了。

高竣已查知虎嘯鏢局的車隊兩天前就已過去，在車隊的前後曾出現大批武林中人，由種種跡象顯示，高端的處境的確是危險已極。

但此去武勝關還有兩百餘里，一天半的時間如何能够趕到，就算曉夜兼程去趕，馬匹也會吃不消的！

馬匹吃不消就不用馬匹，憑兩條腿一樣可以趕到，祇不過要日夜兼程，多走一點夜路罷了。

他願意走夜路，用兩條腿去拚，人家姓顏的不見得會願意！

如果顏丹當眞不願意也沒有什麼要緊，最多不過分道揚鑣，各走各的，只是他必須說個明白。

因此，他們吃罷晚餐之後，高竣咳了一聲道：「顏兄，咱們今日走的路不能算少，但……」

顏丹微微一笑道：「但後天午前必然趕不到武勝關！」

高竣道：「正是這樣，所以……」

顏丹道：「所以向兄想走夜路，現在就走？」

高竣道：「除了這樣，在下已別無選擇。」

顏丹道：「以向兄的功力，走點夜路自然算不了什麼，不過對付虎嘯鏢局的全是當今黑白兩道的高人，向兄如果將精力浪費在路途之上，决不是聰明的辦法。」

高竣道：「顏兄說的是，可是……」

顏丹道：「別着急，向兄，小弟有辦法，不必浪費精力，並可提前趕到武勝關，祇不過……」

高竣道：「祇不過怎樣？」

顏丹道：「咱們只有一匹快馬，無法一次馱載三人。」

高竣道：「顏兄是說……」

顏丹道：「小弟這匹坐騎雖然不是寶馬，也是千中選一的大宛名駒，一天馳行兩百餘里，可以說遊刄有餘，但牠只能載馱二人，咱們必須有一個留在後面。」

小南兒道：「這好辦，兩位公子先走，小的可以隨後趕來。」

高竣道：「顏兄意下如何？」

顏丹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翌晨他們由三叉埠出發，按原定計劃由高竣與顏丹同乘大宛名馬先走，小南兒隨後跟來。

剛開始小南兒還能勉强跟上，後來就越拉越遠，終於瞧不到他們的踪影了。

當日色偏西，夜幕將臨之際，小南兒才趕到陸家山，他的兩匹馬已混身是汗，盡了全力了。

他知道再這麼趕下去，這兩匹坐騎可能會力竭斃命，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讓牠們稍作歇息。

於是他躍下坐騎，放牠們在路旁吃點乾草，他也取出乾糧慢慢的嚼食着。

忽然一片蹄聲由身後蓋地而來，小南兒心頭一動，立即掏出幾枝獨門暗器柳絮飄，暗中提神戒備。

來騎逐漸接近，敢情是三名女人，小南兒向領頭的紅衣女郎一瞥，竟然高興得跳了起來。

「饒小姐，等一等，我是小南兒。」

「啊，小南兒，是你，三公子呢？」

來人是饒靈珠、金佬佬，及瑤姑等三人，瞧到小南兒，饒靈珠心頭一喜，及運目四週一瞧，眉頭不由又皺了起來！

小南兒道：「小姐不必担心，公子跟顏相公趕往武勝關去了。」

饒靈珠道：「誰是顏相公，三公子趕往武勝關做什麼？」

小南兒道：「總鏢頭將於明天中午押鏢經過武勝關，聽說有不少黑道魔頭在那兒設伏將要對總鏢頭不利，公子聽到消息十分着急，因爲顏相公的是馬快，所以他們才同乘一騎馳往支援。」

饒靈珠道：「有這等事，那顏相公到底是誰？」

小南兒道：「小的不知道他是誰，是公子在安陸結識的。」

饒靈珠略作思忖道：「小南兒，咱們要去支援高家大哥不能等你，你不要急，慢慢來吧。」

小南兒噘着嘴道：「小姐請吧，只怪我的馬兒不爭氣，實在沒有法子。」

饒靈珠向小南兒擺了一下手，掌中韁繩一提，坐騎一聲長嘶，便像箭一般的射了出去。

她們的坐騎都是良馬，趕個兩三百里不歇息不會怎樣，但一直趕得武勝關在望，還沒有到見高竣的人影。

饒靈珠焦急的嘆口氣道：「佬佬，三哥該不會碰到什麼意外吧？」

金佬佬道：「武勝關好像有人在搏鬥，三公子也許就在那裏？」

饒靈珠自然也瞧到武勝關有人在搏鬥，自然也希望高竣在那裏，但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所以忍不住有此一問。

其實她早已在揮鞭急馳，恨不得脅生雙翅，一下就飛到武勝關去。

最後她終於到達關口，但經過一陣觀察，她的面色忽然變得難看已極。

那裏有幾十人在混戰，但這幾十人中就沒有一個是高竣。

難道他當眞發生了意外。

對高竣，饒靈珠是情有獨鍾，如若高竣遭到什麼不測之事，也就是斷絕了她的生機。

現在她背叛老父，拋棄家庭，追踪數百里，結果連高竣的面她都無法見到，傷心失意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據小南兒說高竣是與顏丹同乘一騎趕向武勝關的，難道是遭到姓顏的暗算。

想到這裏，她再也忍不住了，猛一回頭，道：「佬佬，咱們走。」

金佬佬道：「慢點，小姐，咱們去那裏？」

饒靈珠道：「三哥可能遭到姓顏的暗算，咱們回頭去找。」

金佬佬道：「縱使三公子遭到暗算，咱們現在去找也是遲了一點，眼前高總鏢頭被人圍攻，形勢危殆已極，咱們眼看着不管，如果高總鏢頭因而傷在賊人手裏，妳怎麼對得起高三公子。」

饒靈珠呆了一呆，道：「好，佬佬，咱們上。」

她的兵刄是鐵綫銀鞭，遠攻近打，全都十分霸道，她担心高竣的安危，急欲結束此一戰鬥，口中一聲嬌叱，銀鞭便全力擊出。

金佬佬數十年前已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後來金盆洗手，隱身饒家作饒靈珠的奶娘，但她一身功夫並未擱下，掌中一枝龍頭枴威力驚人，一枴揮出，如同地裂山崩，威勢之猛，可當得無與倫比。

瑤姑是金佬佬親手調教的，手中的一柄金劍，刁鑽潑辣，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物。

她們像三條猛虎向賊陣裏一衝，但見血肉橫飛，哀聲四起，虎嘯鏢局趁機全力反擊，立將賊人殺得屍橫遍地，除了幾個見機的逃得快，圍攻虎嘯鏢局的賊人，可以說全軍盡墨。

總鏢頭高端暨少夫人朱雪蘭奔過來雙拳一抱道：「饒小姐、佬佬、瑤姑，多謝三位了，妳們可曾見到我三弟？」

饒靈珠道：「謝什麼，自己人嘛，高大哥何必客氣，三哥與小南兒正向武勝關趕來，我見到小南兒却沒有見到三哥，聽說他是跟一個姓顏的同乘一匹快馬趕來的，也許有什麼事就擱了，小妹要回頭去找他，告辭。」她匆匆說完了這幾句話，彈身一跳，便已跨上馬背，抓起韁繩一抖，向山下急馳而去。

× × ×

高竣與顏丹同乘一騎，大宛名駒果然不同凡物，牠雖是馱着兩個人，跑起來依然輕快得很。

馬韁是由高竣控制，顏丹坐在他的身後，以一雙美似嫩葱的小手，環抱在他的腰際。

這沒有什麼不對，兩人同騎原來就是這樣的，祇不過他們貼得如此之緊，就難免氣息相通，香澤微聞了。

顏丹的裝扮是一個男子，但是他的身上却發着一股令人心醉的幽香，高竣如非担心高端的安危，他可能會將此事弄個明白。

現在他無暇他顧，又是縱騎狂奔，待坐騎將要到達花園鎮集之際，他忽然感到脅下一麻。

「顏兄，你這是作什麼？」

「對不起，我有點事，想跟你打個商議。」

「無論你要商議什麼，先解開我的穴道再說。」

「不行，捉虎容易放虎難，解開你的穴道，莫非我不想活了？」

「這是什麼話，難道咱們有仇？」

「這就要看你了，是仇是友，只在你一念之間。」

「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我就告訴你，只要你將懷裏的信交給我，咱們就是朋友，否則咱們就是敵人了。」

「你究竟是誰？」

「顏丹。」

「姑娘女扮男裝，原是爲了暗算在下，聽你的口音，好像來自東北，莫非妳是滿人？」

「好一個聰明的高三公子，可惜你知道得晚了一點。」

「姑娘！妳的胆量不小啊，妳可知道咱們脚下踏的還是大明土地，沿途所遇全是大明子民，在下只要叫出一聲，妳知道會是怎樣一個後果？」

「你不會叫的，因爲你只能叫出一個字，決不會有叫出第二個字的機會，想想看，一個字你能表達什麼？」

此時顏丹已用右手接過韁繩，左手依然抱在高竣的腰際，以免他跌下馬來，只是她的手指却罩着高竣的幾處重穴，只要眞力一吐，他就會立即死亡。

高竣一嘆道：「姑娘智計如海，可惜妳枉費心機了。」

顏丹說道：「哦，你是不肯交出那封信？」

高竣道：「根本就沒有什麼信，妳叫高某如何交法？」

顏丹撇撇嘴道：「不見棺材不掉淚，難道你高三公子也是這麼愚蠢？」

高竣冷冷道：「在下只是實話實說，信不信只好由妳了。」

顏丹哼了一聲道：「你到過隆中山，不錯吧？」

高竣道：「不錯。」

顏丹道：「也見到符威，接受了他臨終的委託？」

高竣心頭一懍，但依然否認道：「這一點妳就猜錯了，在下的確曾經經過隆中山，瞧到了八九具屍體，但那時天色昏黑，景象陰森，在下心生怯懼，爲恐惹上人命官司，根本未曾看清死者是誰，就急急離開了現場，誰是符威，在下都不知道，如何能夠接受委託？」

顏丹道：「好辯才，可惜你忽略了一點。」

高竣道：「哦，在下忽略什麼了？」

顏丹道：「你不該作賊心虛，既不敢去見饒知府，又匆匆逃離襄陽，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你這是不打自招。」

高竣道：「姑娘誤會了，饒知府將在下當做殺人兇犯，在下如何能去見他？如果姑娘遇到一個昏官而含寃莫白，請問妳該如何自處？」

顏丹道：「這個：：」

高竣道：「姑娘到中原來行間，將一個大明知府玩弄於掌股之上，手段的確高明，也作得十分成功，不過在下要給姑娘一個忠告，炎黃子孫有他優良的文化，傳統的精神，不是任何人可以征服的，貴國也許能够得意於一時，最後將難逃失敗二字。」

顏丹微微一笑道：「那是以後的事，咱們還是先顧眼前吧。」

此時她將韁繩一帶，馬頭向東一轉，逕向禮山縣境馳去。

高竣愕然道：「姑娘，咱們不去武勝關了？」

顏丹道：「想開一點吧，三公子，令兄不會有事的，再說咱們縱然趕往武勝關，你也幫不上忙，那又何必多此一擧！」

高竣不再說什麼，顏丹也不再追問那封密函，只是催動坐騎，向禮山放轡急馳，當日薄西山之際，他們已經趕得到禮山以東的七里坪了。

此地是一個山鎭，只有一家規模不大的客棧，顏丹要了一間上房，晚餐之後他們就回房歇息。

高竣向客房瞧了一眼道：「姑娘，咱們可是禮義之邦，這兒只有一張床，咱們如何睡法？」

顏丹道：「辦法是有，不過我還在考慮。」

高竣道：「哦。」

顏丹道：「我現在只是封閉了你的武功，如果要你無法行動，祇不過擧手之勞，但穴道封閉過久，血脈不能流通，你就會受到很大的傷害，所以我有點不忍，其次我可以用繩索將你綑綁起來，你就不能作怪了，你說，你喜歡那一樣？」

高竣面色一沉道：「士可殺不可辱，希望姑娘不要過份。」

顏丹道：「三公子，你忘記你的身份了，現在你只是我的囚犯，那能談到過不過份？」

高竣道：「既是如此，高竣只有悉聽尊便了。」

顏丹沉吟良久，忽然嘆息一聲道：「我原是不打算這樣的，只是你要講禮義之邦的大道理，這可不能怨我！」

高竣暗忖：「這才叫言多必失，今後一定要少說一點廢話。」

他不說話，顏丹可又再開腔了：「其實走江湖嘛，那裏顧得了那麼多的禮義，你說是麼？三公子。」

高竣道：「姑娘說的是，適才是在下失言。」

顏丹道：「那麼咱們就隨便一點，反正床舖很寬，你睡裏面，我睡外面，你可願意？」

高竣心裏駡了一聲「不要臉」，表面上却神色不變的說道：「我說過，悉聽尊便。」

他睡到床裏，心頭滿不是滋味，自己一個堂堂男子漢，却被一個韃虜女子所制，因而輾轉反側，久久無法入睡。

再說他身負重大使命，如果失敗在這個女人手裏，他如何對得起符威？如何對得起國家民族？

他不能入睡，顏丹却好夢正酣，只是她睡像並不太好，粉臂玉腿時常會擱到他的身上。

經過這一夜同床共睡，以後就成爲慣例了，他們經六安，合肥，一逕向着金陵奔去。

這一路之上，顏丹跟高竣寸步不離，食則同桌，寢則同床，當眞像一對最親密的夫婦似的。

在顏丹來說，她是無可奈何，因爲她搜查過高竣的衣物，查不出她所要的密函，除了將高竣押交滿人，她別無選擇。

高竣更不必說了，已經落在別人手裏，就只能聽人擺佈。

只是他們所經之處，大部還在明軍手中，高竣雖是武功被顏丹封閉，只要他喊出對方的身份，多半能够獲得解救，可是顏丹防得太緊，他根本就沒有說出眞像的可能。

打從越過大別山區之後，顏丹就放棄了她那匹大宛名駒，這是爲了同乘一騎有些礙眼，分乘兩騎，她又怕高竣開蹓，那麼跋涉千里，就苦了兩條腿了。

這天到達合肥以東的柘皐鎭，已經更闌人靜，人們都已進入夢鄉，總算被他們叫開了店門，否則飢疲交迫，這種罪如何忍受得了！

進過餐，冲過凉，他們立即就寢，但在酣睡中的高竣，忽然窒息得醒了過來。

一個人無論怎樣想睡，如果他的口鼻被人堵塞，他如何還能睡得下去！

祇不過當高竣醒來之後，發覺堵塞他口鼻的竟是一隻豪乳，這隻豪乳的主人自然是顏丹了，瞧到她這種睡像，實在使人啼笑皆非。

現在是暑天，他們的衣衫原本單薄，再加上店房低矮，房裏的溫度頗高，顏丹在不知不覺中鬆開衣襟，露出那一對巍巍雙峯，應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只是她的乳房竟堵着高竣的口鼻，此種睡像，就有點離譜了。

高竣憤恨得幾乎想咬她一口，不過他還是忍了下來，因爲他原是一個花花公子，整天在女人堆裏打滾，現在他巳經三月不知肉味了，這送到口中的乳峯，他怎能輕輕放棄，於是他手口併用，在那高山平原之間暢遊起來。

顏丹似乎好夢正酣，因爲她的雙眼始終都未睜開，而且她任憑擺佈，有時還有意無意之間配合高竣的動作。

最後顏丹的秀目終於睜了開來，適才高竣沒有咬她，現在她却在他的肩頭狠狠的咬了一口，道：「你欺負了我，你說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這的確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了，因爲他們立場不同，身份互異，雙方不只是尖銳的對立，而且是仇家，是敵人。

於是高竣一嘆道：「這話應該我來問妳才對，因爲妳們是侵略者。」

顏丹哼了一聲道：「可是現在你却是侵略者，難道你不該負起這項責任？」

是的，現在高竣的確是一個侵略者，而且對顏丹造成了傷害。

流丹滿席，落英繽紛，那觸目驚心的斑斑痕跡，是無可否認的鐵證。

在此以前，顏丹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現在高竣却使她變爲小婦人了，這項責任他怎能旁貸？

於是他面色一整道：「妳是要我負起做丈夫的責任？」

顏丹道：「怎麼，你想耍賴？」

高竣道：「大丈夫豈能辜負一個婦人女子，我怎會耍賴，不過丈夫是一家之主，對妻子具有絕對的權力，今後妳就得聽我的。」

顏丹道：「相公，你聽我說。」

高竣道：「好，妳說。」

顏丹道：「我會聽你的，也會服侍你，但只能限於閨房之內。」

高竣道：「丈夫的權力只能使用於閨房之內，天下那有這樣的道理？」

顏丹道：「相公，妾身皇命在身，不由自主：：：」

高竣冷冷道：「妳別忘了我是大明的子民。」

顏丹道：「相公，難道你瞧不出明廷君闇臣庸，士氣消沉，吳三桂眼看國事已不可爲，才迎請我皇上入關，如今我大清皇朝已奠都京師，大軍指日南下，金陵小朝廷也必然難保，識時務者爲俊傑，相公，只要你肯聽我的，我可以保證你榮華富貴。」

高竣道：「這只因國家昇平日久，邊防廢弛，再加上朝廷用人不當，才造成今日這種局面，不過妳應該明白，炎黃子孫能够數千年來子孫綿延，生生不息，自有他生存的條件，滿人的歷史文化，民族精神，却無法與咱們相比，你們縱能僥倖一時，最後必會被咱們所消滅，所以妳的好意我只有心領了。」

顏丹幽幽一嘆道：「你太倔强了，相公，好吧，咱們暫時不談這些，人生如朝露，咱們還是及時行樂吧。」

他們果然不再提及國家大事，只是追求閨房之樂。

顏丹是嬌美的，而且溫柔體貼，善解人意，在閨房之中倒也能爲高竣帶來一些樂趣。

顏丹的父親辰泰姓鈕祜祿氏，官拜寧南靖寇大將軍，顏丹深入南中，是經辰泰力保而奉有皇命的。

她在襄陽策反饒知府之時，就已經注意到高竣，而且愛上他了，所以他們的結合也非偶然。

翌晨他們由柘皐鎭起程，當晚歇住在古月鎭，次日住在金椒，以遊山玩水的姿態，緩緩向金陵進發。

這一路之上顏丹對高竣千依百順，她已換上了女裝，完完全全像一個賢淑的妻子，只是她並不替高竣解開封閉的武功，也避免提及軍國之事。

她將公私分得十分清楚，具有一種不易動搖的堅强意志，她雖是喜愛高竣，甚至將清白也獻了出來，但她決不讓私情影响公事。

高竣也不强求，因爲他已經瞭解顏丹的個性，不過他却在暗中運功衝穴，只要假以時日，他必然可以將穴道衝開。

因此，高竣對顏丹提出了一個唯一的要求。

「顏丹：：：」

「嗯，相公有什麼吩咐？」

「六朝金粉，秦淮風月，金陵是我久已响往的地方：：：」

「相公是要暢遊名勝，在此地多躭擱一些時日？」

「我正是這個意思。」

「好吧，我也想長一點見聞。」

於是，他們就在珠江街一家客棧之中住了下來。

此地是我國有名的古都之一，名勝古蹟自然十分之多，如果一處一處的仔細觀賞，就是花用三個月也不一定就能將它遊完。

但爲時不足兩月，竟然發生了一項意外的變化。

「相公：：：」

「唔。」

「我好像有點不對。」

「不對？什麼不對？」

「我：：：不來了：：：」

「不來了，顏丹，妳到底是在說些什麼？」

「哼，都是你害的，你還要裝傻！」

櫻唇一噘，纖腰一擰，再拋給他一記令人消魂的白眼，模樣兒嬌媚已極。

高竣忍不住捉住她的玉手道：「我的確不明白，顏丹，妳說，只要是我的錯，我一定向妳請罪。」

顏丹螓首一垂，緩緩偎到他的胸前，以只有他們兩人聽得到的聲音道：「我的月信不來了，怕是有了孩子。」

高竣啊了一聲，雙目瞧向顏丹的腹部，呆呆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們的關係已經複雜無比，將來的結果必然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悲劇，如果再有了一個孩子，這個悲劇豈不是要延及後代了。

顏丹見他悶聲不响，不由抬起頭來幽幽嘆道：「造化弄人，這該如何是好！」

高竣冷冷道：「找醫生弄掉它，咱們不能禍延後代。」

顏丹面色一變，一連後退幾步道：「不，我不能這麼做。」

高竣一吁道：「顏丹，妳想想，咱們會有怎樣的結果，這項結果豈不叫孩子痛苦終身！」

（未完待續）

武壇雜摭

防身絕技旋風轉

萬里傳·文

「旋風轉」又名「鬼風柱」，是西崆峒的鎮山絕技之一。

江湖上有「不怕刀劍山，就怕鬼風柱」之說。因爲這種武功詭異而又霸道。

奇異在它的基本步法與身法，手法很簡單，可簡單得婦孺皆可學習，人人一說就明白，只是它的變化多，就要靠名師指點秘竅心法，或自己熟能生巧的敏悟了。

在「力學」上旋轉之力巨大，越是旋轉得急快威力越猛，是符合物理定律的。

好比「馬力」越大，衝進力與速度也越快一樣！因此，被江湖人稱爲防身七大絕技之一。

那因爲，擅長此功夫者，在一旦和人動手時，固然威力驚人，在受到多人圍攻時，更能發揮威力，比單純的「夜戰八方」式更易尅敵與衝破圍攻缺口。

它的基本方式很簡單——

那就是，先學會左右脚板的旋轉自如與旋轉角度的變化熟嫻。

再練習單用脚跟旋轉。

繼而練習用脚前掌旋轉。

最後練習能使脚指也可旋轉自如。

直到雙脚的各部都有旋轉自如的力道，算是已經有了基礎了！

練習「旋風轉」者，都必須先有「立椿」的基礎，才可事半功倍。

因爲下盤很重要，必須有固若磐石，堅如精鋼的腿勁，才可發揮攻守威力。

基本動作練好了，再練第二步的角度變化。就由易而難，由簡而繁了。

綜合來說：「旋風轉」的原理來自「陀螺旋」，最重要的，是那沾地的「着力點」。它的霸道處，全是手、脚、肘、肩、拳指等全身配合得好，才可發揮最大的威力。

功力越高深，威力也更銳不可當。

大家不妨閉目細想一下，想通了，隨時隨地可以自己「施展」一下。

「假定」是有二個敵人或四個對手把你圍困在核心，或假想他們向你出手攻擊，你怎麼辦？

俗語說：「雙拳難敵四手，好漢只怕人多！」又說：「蟻多咬死象！」

行家都知道，當對手有二人以上時，就必須速戰速決，以最快最狠的手法各個擊破，或者搶佔先機，先衝出包圍圈再說，萬一反應遲鈍，被人圍困了，也只有先突破一個缺口爲上策。

因爲如果不這樣做，敵人會越來越多，圍上加圍，用車輪戰與圍毆方式對付你，任你功力再好也會被消耗得筋疲力竭，終必爲敵所傷，因對方人多力大，雖勇如楚霸王項羽，力可拔山舉鼎，萬夫莫敵，還有被困垓下，自刎而亡的慘痛結局呢。

如果你會施展「旋風轉」，就至少可以好比吃了「定心丸」一樣了。

那因爲，只要施展「旋風轉」，不但可以在刹那間閃避四面圍攻，還可以在轉動時攻擊對方，衝破一個缺口突圍而出。

——很明白，當一個人的身體和陀螺一樣疾轉猛旋之際，先使人眼花撩亂，無法看清出手攻擊的位置！

再因身形在急旋中，全身的角度也縮小到了最小限度了，形成了敵人不易打中要害的「死角」。

由於人在急旋時出手，力道也特別猛烈，決非一個對手可以對付得了的，不是被打倒，就是忙閃身閃避或後退——當然可以藉此突破包圍圈了。

要知道，精通「旋風轉」者，必有其他的手法配合，攻敵所難防。

筆者試舉一個簡明例子：

就算你不懂國術，如果你猛然旋身作陀螺旋轉，在旋轉時，同時拳隨身轉，橫掃過去，那麼，首當其衝的就是你拳頭落實方向，如有敵人在那個位置，挨了你這一拳——這一拳的力道，一定比你揮出的「平拳」的力道大過一倍——信不信，自行一試即知！

大家明白了這種力學運用的原理，試想想：西崆峒派的「旋風轉」是經歷代高人精心研創出來的，由步法基本到各種變化角度，都是盡善盡美，已到了無懈可擊的境界了，再加以他們本身內外兼修的武功（功力），在施展時當然威力絕倫，攻人防身，得心應手了。

而且專攻敵人防不勝防的角度位置。

「旋風轉」到了功力巔峯時，可以藉脚尖一點地之力而在半空旋轉如車輪，勢如一道急旋的「風柱」。

假如在這種猛烈急旋間，施展者又同時飛脚出拳，請問是何等的威勢呢？

而且，熟習基本旋轉步法、身法後，可以左旋、右旋、側旋、前後左右，得心應手，在閃避敵人攻擊時，反應迅速無比，只要脚下一旋，身形已經移開了原來的位置了，對手一定撲空、打空！

功力到了相當火候，才練習如何配合旋轉時怎樣出脚，如何出手。

筆者的八叔公，就是最擅長於「陀螺旋」步法的高手，他可以在脚下一旋或半旋之間，整個身形旋出二丈至三丈之外，正像脚底裝上了彈簧或滑軸一樣。

（旋風轉的原理是陀螺，運用變化又似我們穿了溜冰鞋在滑冰場或滑雪時穿了雪屐一樣的展靈活妙用。）

而八叔公的這門功夫又是由三叔公指點心法的，三叔公則正是他在八歲時，碰上西崆峒的一位高手路過，看中了他的天生練武根骨特異，收他爲徒，把他帶走而被大家當作「失踪」的。

筆者小時曾經練習過這門功夫的基本步法九式，能脚下一旋，身形滑出七尺左右，由於多年荒疏，現在反而只能一旋之下，滑出二尺之內了。（完）

劍氣長江故事

躍馬黃河（五）

温凉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東廣以掃帚作武器，擊斃在蕭家臥底了九年的辛虎丘。這時，蕭秋水才知道蕭東廣原來是他的親叔。由於蕭東廣以掃帚當劍，施展起來，出神入化，克敵致勝，輕而易舉。這一戰，令幾位青年人——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唐朋等人領悟到劍道的深奧。於是這四位青年人便在一起滔滔的談劍論道，自此，初到蕭家的唐朋與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等三人建立起更進一步的友誼。當下他們一行四人，邊走邊說，不經不覺已回到「長江劍寶」……

正邪攻防戰 結果兩俱傷

然而仇殺貞的已經在九天雲外嗎？

不。唐朋忽然蹙起眉尖道：「昨日我趕入劍廬時，穿過權力帮的包圍，彷彿聽見那一洞神魔已經到了，現在他們有一洞神魔、飛刀神魔、三絕劍魔，我們有蕭伯伯、蕭大俠、朱叔叔，正好可以一拚。」

蕭秋水憂慮地道：「他們增添了一大實力，反而不攻，只怕其中有詐——」

就在這時候，背後傳來勁急的衣袂之聲！

唐朋第一個查覺，立時回首。

來人不是誰，原來是蕭東廣。

只見「掌上名劍」蕭東廣含笑道：「你們到那兒去？」

蕭秋水恭敬地答道：「往『觀魚閣』，探看康先生病情。」

蕭東廣道：「很好，我有事跟你談，也要去『觀魚閣』，你我先走一步。」

蕭秋水當然答道：「是。」但心中不油然的生了一種依依之情，麗日高照，葉綠其綠，花艷其艷，池塘流水，各清澈見底，但蕭秋水，心中惻惻引起不悅之情。

當然他還是跟蕭東廣前行甚遠，鄧玉函等因知伯侄二人有事要談，所以也故意放慢了脚步，讓蕭東廣蕭秋水前行甚遠。

× × ×

蕭東廣第一句話就使蕭秋水愧無自容：「我看守『見天洞』近二十年來，這二十年來，你極少入『見天洞』拜祭祖先，縱隨父入祭，但仍心不在焉，你承認不承認？」

蕭秋水雖然慚愧，但坦然承認道：「是。」

蕭東廣却一拍蕭秋水肩頭，大笑道：「我就算喜歡你這種大丈夫做事敢作敢當的脾氣！是就是，否就否，對就說對，錯就認錯，有什麼了不起。」

蕭秋水猛抬頭，看見這當了二十年奴僕般生活的伯父，那飛揚的皺紋，依稀點出了二十年前席捲江湖的豪壯神情。

蕭東廣又道：「這二十年，你二哥開雁最誠心正意，每逢在堡，定必整衣正意

，恭敬拜祭，你大哥易人，每逢大典，亦堂皇出祭，已隱有目中無神之氣象，唯有你！」

蕭東廣目光如電，盯在蕭秋水面上，道：「你平時祭拜戲謔，但每逢禮典，或家裏有事，或祖先忌辰，你對比任何人都誠心誠意，如四年前你媽病重，你就認眞叩拜，一日三祭，亦不向外與人言，我才知道你非玩世不恭之輩。又平時觀察你拜祭時，祭詞全不是按照固定的格式，而是囈語一番，既求劍試天下，又求父母長生不老，亦求得如花似玉的好妻子……」

蕭秋水越發不敢抬頭，他萬未料到自己以爲又聾又啞的「廣伯」，竟把自己稟神時的願望，一一聽去。

只聽蕭東廣哈哈豪笑道：「何羞之此有？想我蕭東廣二十年前縱橫江湖，亦起自於好玩之心，雄圖天下，但權欲遮目，反被所誤，成不得大事，而今知錯，爲奴廿年，但平生仍厭極彬彬君子，虛僞小人，苟言苟行，無作無爲之輩！」

又補充一句：「你有童心，又有壯志，既笑傲不失其眞，很好，我很喜歡！」

旋又向天大笑道：「你爸爸向你吹鬍子，瞪眼睛，我還是很喜歡你！」

蕭秋水又驚又喜，斷未料到這「伯伯」竟知他如此深切，而他平日好玩喜遊，結交知友，蕭西樓常搖首歎說蕭秋水既心無大志，不似蕭易人，又無禮儀，不如蕭開雁。三兄弟中，蕭西樓最是歎說秋水無用，亂交朋友，遊而忘返，蕭秋水却不知有個「伯伯」如此相知於他，而且報賞於他，當下一時拙於言語，不知如何是好。

蕭東廣呵呵豪笑道：「哪，拿去——」伸手掏出一劍，遞給蕭秋水，蕭秋水慌忙雙手接過，却嚇了一大跳——

那是一柄劍。

劍無光澤，劍身長又窄。

扁諸神劍！

原是辛虎丘的扁諸劍！

× × ×

蕭秋水此驚未同小可，道：「這，這，小侄，這，受不起——」

蕭東廣一瞪目，道：「咄！什麼受不起！拿去，神劍無光，有光采的人用之，才有眞正的光澤，劍由心生，魔頭使劍，是以魔劍，但願有日你能使此劍，此劍有神光！」

蕭秋水聽得心頭一震，握劍的手不禁緊了一緊，蕭東廣道：「你用此劍，便使不得浣花劍派的『漫天花雨』——」

「漫天花雨」是「浣花劍派」三大絕招之一，這一招使出時，是運內勁震碎劍身，化作漫天花雨，飛襲敵人，令人無法可擋。

——扁諸是寶劍，當非內力可以震斷的，更可況震碎了。

只聽蕭東廣繼續道：「只是我們浣花蕭家，招式豈可用死？我們蕭家祖先，闖蕩江湖，各懷寶劍，也不見得用不上『漫天花雨』，這招依然世代相傳，只是用法各異罷了。」

蕭秋水不禁問道：「請敎伯伯，如何用法？」

蕭東廣依然前行，忽然一頓，仰天作沉思狀，一拍額角，道：「適才我與你父深談，長久在此守護，也不是辦法，必須派人通知桂林，一令桂林外浣花嚴密小心，切莫輕敵，二使人手調集，回救劍廬，岳老夫人在此，大家還是不要兵分兩路的好，保衞老夫人要緊啊。」

蕭秋水點頭道：「是。」

蕭東廣又道：「權力帮旣已遣人潛入劍廬，桂林外枝亦不可不防，正需要人通知，辛虎丘有一女弟子，前些時候寄宿於外浣花孟師弟處，恐怕有詐。」

——蕭東廣與蕭西樓之怨乃始自內、外浣花劍派之爭，蕭東廣雖一隱廿年，但心裏仍耿於懷，內外浣花雖已被蕭西樓一統成宗，但仍習慣稱桂林浣花爲外派。

——孟師弟即是孟相逢，「恨不相逢，別離長劍」孟相逢，是主持桂林浣花劍派支脈的總管。

蕭秋水會意道：「伯伯，爹爹與朱叔叔自當於此主持大局，小侄無能，在此亦成不了氣候，定當衝出重圍，報訊桂林，以安局勢。」

蕭東廣先是頷首，又是搖頭，長噓道：「你有此心意，殊爲難得。但不是你一個人去，一個人去太危險，可以跟你的兄弟們一齊去，而且不是現在去——現在孔揚秦、沙千燈、杜一洞在外面，你有三頭六臂，也衝不出去——要等我們在必至的一場厮殺中，要是我們勝了，那你就和兄弟們衝出去，出成都，渡黃河，趕赴桂林，在權力帮未及調集第二批人手全力攻浣花蕭家前，你先通報易人、開雁、雪魚他們！我料定他們還會有高手，截斷桂林與成都的聯絡，否則我們的鷹組，怎麼一都沒有回來？桂林那邊，怎麼也沒了訊息，飛鴿傳書，連一隻鴿子都沒有回來？李沉舟老謀深算，必截斷所有聯絡綫網，但他意料不到，我還未死，朱俠武、唐大又恰巧在劍廬，是以來了沙千燈、杜一洞、孔揚秦、華孤墳，辛虎丘五大魔頭，尚攻不下一個成都蕭家，哈哈哈哈……」

蕭秋水一揚眉，道：「伯伯，聽說還來了一個叫『無名神魔』的……」

蕭秋水語音忽歇——因爲正在此時，離他們不到三十丈遠的「觀魚閣」，猛地响起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呼——

康出漁的慘呼！

× × ×

蕭東廣一掠七丈，再掠五丈，足一點地，又翻出六丈，吸氣再奔，轉眼已到達「觀魚閣」！一到「觀魚閣」，一脚踢開了門，只見康刲生哭泣不已，康出漁臉孔赤黑，仰天而倒，已然氣絕。

蕭東廣疾道：「怎麼死的？」

康刲生嗚咽道：「有一個人來，一劍刺殺爹……」

這時蕭秋水已衝入「觀魚閣」，見此情狀，也是呆住。

蕭東廣叱道：「刺在那裏。」

康刲生道：「背後。」

蕭東廣怒道：「人在那裏？」

康刲生一指窗口，蕭東廣回頭望去，突然之間，地上的康出漁平平彈起，手上一亮，猶如旭日東昇，光焰萬丈，一時之間，蕭東廣什麼也望不見！蕭東廣立時想自帶中拔劍，突然有人按住他的手！

康刲生就在他背後！

他想到這一點時，那烈日般的光芒，已然全沒，全沒入了他的胸膛。

他只覺天地間一片烏黑，嘆了一聲，便仆倒下去，耳中聽到蕭秋水驚詫、憤怒、悲厲的聲音嘶道：「你們！——」

他很想再告訴蕭秋水些什麼，可惜已然說不出話來了。

× × ×

康刲生一手按住蕭東廣要拔劍的手，另一隻手，握着一柄劍，劍鋒平指蕭秋水的咽喉。

這時蕭東廣已倒了下去。

蕭秋水尖嘯道：「伯伯！——」

這時康出漁已站了起來。

他拔劍，烈日般的光芒又乍起，再神奇一般的「颼」消失在他腰間的劍鞘中。

烈日般的光芒，赤焰般的劍。

勞山頂，觀日峯，康出漁，觀日劍！

× × ×

蕭秋水撕心裂肺地叫道：「刲生——你——！」

康刲生臉無表情，道：「我會留着你，你還有用，可以要脅你爹媽。」

蕭秋水目眦盡裂般怒道：「枉我信任你——！」

康出漁忽然道：「你不必驚詫，我就是『無名神魔』，『無名神魔』其實就是有名的劍客，就是我，『觀日神劍』康出漁。」

蕭秋水只覺一陣昏眩：——權力帮旣能派出一個人來臥底，就可以派第二個人！——怎麼自己竟沒有想到，連深謀遠慮的伯伯也意料不及！——

康出漁笑道：「我們帮主知道辛虎丘不甘寂寞，常借酒出去，鬥劍比武，認爲蕭家必有警醒，所以再派我來，識得蕭老兒，再逐個收拾，然後來個一網打盡。」

康出漁笑笑又道：「李帮主本就算無遺策。」

× × ×

蕭東廣是蕭家的長輩。

蕭秋水當然要爲蕭東廣報仇。

康出漁成名極早，十五年前已名列當世七大名劍之列，蕭秋水年僅廿歲，但他一句話說出來，竟使康出漁心下也有一陣淡淡的寒意。

康出漁冷笑道：「你已被我們所制，只要刲生將劍往前一送，你必死無疑，我不必與你交手。」

蕭秋水怒道：「你想怎樣？」

康出漁道：「我要你喊救命。」嘿嘿笑道：「救命、救命，救命的不斷喊下去，喊到附近的令堂進來爲止，哈哈……哈哈……」

蕭秋水截然道：「我不喊。」

康刲生道：「你不喊我就——」作勢把劍往前一推，想先在蕭秋水喉嚨戮出點血來，以作恫嚇之用。

就在這時，他的手突然痲木了。

他的手臂上忽然多了十七八枚細如牛毛的銀針。

蕭秋水砰地推開震驚中的康刲生，大喜呼道：「唐朋！」

這時康出漁身前颼地一亮，如旭日般的亮烈光芒團又飛起，直撲蕭秋水。

却聽兩聲叱喝，一道白雪般劍光，一雙翻飛似蝶般的手，纏住了旭日神劍，鬥了起來。

蕭秋水一臉喜言，忍不住逕自叫道：「左丘！玉函！」

康出漁千算萬算，却不料蕭秋水原來便和鄧玉函等一齊來的，康刲生呼喊時，左丘超然等也在附近。

× × ×

左丘超然一上來就用大擒拿手，配進小擒拿手，招招後側攻進，牽制康出漁的攻勢，鄧玉函一出劍到現在就沒有歇過手，到現在已攻出三十七劍，一招比一招快，一劍比一劍狠辣。

康出漁猝吃驚下，手上長劍時亮時暗，亮如旭日，暗如夕照，一亮一暗間依然是殺着無窮，勢不可當的「觀日劍法」。

未幾，康出漁手上如光芒陡然更亮了，而且越來越亮，亮燦如烈日中天，在烈日的曝晒下，鄧玉函與左丘超然，汗濕透衫。

只聽一聲清嘯，亂紅飛處，劍氣縱橫，蕭秋水已拔出了扁諸劍，加入了戰團。

× × ×

泰山高，不及東海勞。

勞就是東海勞山，勞山有座觀日台，氣象萬千，在觀日台上，不少人有天下之志，但眞正在觀日台上觀了十年的日，練了十年的劍，只有康出漁一人而已。

鄧玉函的南海劍法，劍走偏鋒，而且辛險奇絕，往往從別人意料不到的角度進擊，但是却突不破那一團金亮或暗紅的劍芒。

蕭秋水的浣花劍法，意比劍先，寫意處比寫實處更無可抵禦，而且劍虹飛逸，劍快如電，却仍是突不破康出漁手上如烈日當空的驕厲凌威！反而，康出漁的劍勢越來越威猛，越來越盛，正是他仗以成名的劍法「九日昇空」。

一劍九變化，一招九劍式，蕭秋水、鄧玉函都反攻爲守，被一招又一招，一劍又一劍的威力與壓力，迫得喘不過氣來。

但是康出漁也覺得處處受制，難以發揮，除了前面兩柄辛辣、精奇的劍之外，還有他身側背後一雙巧手，招招不離他的要害死穴，給他莫大的牽制。

他心知若不能一鼓作氣，以凌厲的劍勢殲滅這些年輕人，再過些時日，這些年靑人，都將會有了不起的成就，甚至不必過些時日，只要再戰不下，這些人的精氣盛旺耐强，再要制住他們，也就更不容易了。

他心中暗自慶幸，「錦江四兄弟」果然名不虛傳，但幸好唐柔已被殺了，要不然這四人配合起來，自己今天都不知是否其敵。

他的劍芒盛烈，左丘超然施了七八種擒拿手，都苦於雙目難以看目，認拿不準要穴，無法制住康出漁。

蕭秋水、鄧玉函，也是同時感覺到那劍不是劍，而是烈日，而是太陽。

太陽的裔皇，烈日的威猛，令他們無法承受那巨大無匹的壓力。

太陽最猛烈，也有西下的時候。

康出漁劍如烈日，但日有東昇，亦有西沉。

康出漁知道唐柔已死，却不知還有唐

朋。

×　×　×

康刦生的手臂麻木了後，才知道自己中了暗器。

他一面大叫暗器，然而手已不聽使喚，劍往下落。

他慌忙想用左臂去拾，俯身的時候，忽然上望，只見一美麗如雪，傲拗而清定的女子，用雪玉一般的眼神，在望着他。

他只覺心中一寒，身子就頓在那兒。

只聽得這女子問道：「你是他們的朋友？」

康刦生情不自禁的點了點頭，這女子「哦」了一聲，輕輕搖了搖首道：「那你最好不要去拾劍，因爲我不想殺死他們的朋友。」

康刦生捧着傷手，頓在那兒，身子半蹲半站，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聽那女子柔聲道：「我姓唐，叫唐朋。」

康刦生全身頓如坐在冰窖裏，一下子全身都冷却了，不要說去拾劍，連站起來的勇氣，也消失了。

×　×　×

九個太陽，不僅驕厲於長空，而且不住躍動。

大地乾旱，宇宙荒漠，土地上的人民，遮袖遮不斷，揮汗揮不住。

康出漁的「觀日劍法」，已不是十五年前閒定觀日，而是自身成了太陽。

「喀嚓」一聲，鄧玉函的劍折爲二。

蕭秋水之所以不斷劍，因他所使的是扁諸神劍。

鄧玉函一折劍，情勢就更是凶險了。

烈陽恣威，無對無匹。

正在此時，一柄銀箭射來，正中劍身，叮地一聲，劍箭齊飛。

×　×　×

打蛇打在七寸，刺牛刺腦門。

這一箭却正中日心。

康出漁運力行劍的要害。

劍飛箭折，太陽不見了，康出漁呆立當堂。

箭當然是唐朋發出的。

唐朋一出箭，康刦生立時拾得了劍。

這下是同時發生的，唐朋一揚手，打出了三點星光！

康刦生一拾得劍，連舞七八道劍花，叮叮叮，碰開三點星光，長身而起，他一得劍後，第一件事竟不是協助老父力敵衆人，而是破窗而出。

但是唐家的暗器之精之奇，是他始料未及的。

那地上的三點星光，忽又彈起，康刦生反應再快，也中了一下，砰地摔跌下來了。

就在這一瞬間，康出漁也掠出。

掠出的同時，推出雙掌。

雙掌撞向左丘超然。

匆促間左丘超然無法刁手借力，只好硬接。

這兩掌是康出漁數十年內力炁氣修爲交關，全力施爲一接之下，左丘超然震飛丈外，破牆而出。

康出漁立時拾劍，少了「觀日劍」，就等於少了「觀日劍法」，少了「觀日劍法」，康出漁就不再是康出漁了。

鄧玉函立時滾身，撈劍，他撈起的是地上蕭東廣的「古松殘闕」。

蕭秋水立時出劍，他一劍劃出去，噹地一聲，康出漁臂上多了一道殷紅，蕭秋水第二劍劃出時，「噹」地一聲，劍身已被壓住了，只見一團金芒，却正是觀日神劍。

康出漁已一劍在手。

但同時間，另一劍已搶險刺到。

一柄斷劍，古松殘闕。

康出漁並沒有接劍，但他立時倒飛出去！

逃！

他的決定是：逃。

蕭秋水已被救，康刦生已被擒，這裏還有左丘超然、鄧玉函，還有一不知名的唐家子弟，再打下去，蕭家的人隨時會來，既無把握，便立刻撤走。

甚至連兒子都不顧了。

權力帮的人，都有這種「本色」。

狠、辣、毒、詭，必要時，什麼都可以做，任何東西都可以犧牲。

所以康出漁雖得劍，但他立時就走。

「追！」蕭秋水大吼一聲。

他自己也不肯定是否康出漁之敵，但如康出漁這樣的人，走出去無疑等於害更多的人，他更不能容他逃走。

鄧玉函也立時直追出去，南海劍派的人一向是急先鋒，劍法與性格相似。

唐朋一射倒了康刦生，她的人也如清風般消失了。

留下來的是左丘超然。

他要留下來，留下來制住康刦生。

他要問康刦生爲何要這樣做，這樣做對不對得起朋友。

精通擒拿手的人一向比較愼重，左丘超然比起鄧玉函，自然比較細心穩重。

蕭秋水却是因爲憤怒，爲被騙、爲被出賣，爲信任而憤怒，只要他覺得應該做的東西，明知九死一生，甚至必死無生，也會不惜一切，非做不可。

×　×　×

逃！

儘速的逃離！

既然事機敗露，又沒有把握把對方殺却，便唯有在未張揚開來之前，先逃離險地。

只要能逃離浣花蕭家，一出大門，便可以與權力帮的人會合上，沙千燈、孔揚秦，最重要的，還有一洞神魔左常生！

他深知左常生的武功絕技，只要他在，便絕對能尅住蕭西樓。

便在這時，他遇見了蕭西樓。

×　×　×

他已逃到聽雨樓外，只要穿越聽雨樓，便能逃離蕭家，然而他却在此時遇見了蕭西樓，康出漁心中自嘆倒霉，才發現自己劍未收起，而且手臂鮮血在淌着，而蕭西樓正在注視到這點。

蕭西樓身邊是朱俠武。

康出漁臉色立刻變了，但隨即又自然了起來。

因爲他知道蕭西樓並不知道他手刃蕭東廣的事。

他知道，而蕭西樓不知道，所以他是佔了上風。

因此他還可以猝不及防間制住蕭西樓，反而可以藉此立了個大功，他反而覺得自己幸運了起來。

朱俠武、蕭西樓都在，自己决非二人之敵，但在猝然間下手，制住一人，便可以威嚇另一人了。

他打的是蕭西樓的主意，對朱俠武深不可測的武功，他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　×　×

這時，蕭西樓閃身躍近，扶住康出漁，關情地問道：「康先生，因何……」

康出漁佯作喘息道：「我……我……權力帮中人已潛入莊內，我殺了幾個，賊子們好厲害，我也中了……中了孔揚秦一劍……」

說到這兒，忽然瞥見，樓下已奔來兩道人影，正是蕭秋水與鄧玉函。

蕭秋水與鄧玉函也看見蕭西樓在樓台上扶持着康出漁，正急欲大嚷，康出漁故意大聲喘息，讓自己的聲音壓下呼喊，道：「他們追來了……」用手一指。

這一指，正是指向蕭秋水與鄧玉函。

蕭西樓、朱俠武當然是隨他的手指一望。

正在此時，康出漁便出手了。

「颼」地一聲，紅日正熾，飛刺蕭西樓。

×　×　×

蕭秋水追近聽雨樓，猛抬頭，見自己父親與康出漁貼身而立，心裏一凉，才猛想起一天前張臨意遭暗算慘死時，父親縱論數大名劍時，論及康出漁的觀日神劍時，自己心中一動的原因。

陰陽神劍張臨意死時極其驚愕，一目意想不到的憤然，就算是辛虎丘猝施暗算，也不致如此，而是自己剛才還替他醫治過，眼看活不成了的病人——康出漁，當然出手如電，日躍芒起，刺殺自己，才教張臨意驚心動魄，死而不服。

刺殺自己和玉函，引開兩人，是康刦生，他武功與自己相仿，故不敢戀戰，却嫁禍於唐朋。

而康出漁却趁機狙殺唐大。

好辣的手段，好毒的陰謀。

蕭秋水猛抬頭，見康出漁與自己父親貼身而立，正欲高呼，但見一道厲芒，已自康出漁手上襲出，直刺蕭西樓。

蕭秋水的高呼變成了一聲撕心裂肺的厲喊！

×　×　×

大變猝然來！

就在康出漁手中一團光芒暴出之際，忽然一道七彩的虹橋，不偏不倚，架住了落日，利是燦麗！

這一劍，來得無蹤無跡，却發自蕭西樓。

蕭西樓却似早有防備。

又在此時，一朶雲出岫飛來，烏雲蓋日，一張大網，罩住康出漁，收縮，套緊，康出漁立時動彈不得。

康出漁如被裝在牢籠裏的野獸一般咆哮着，用力掙扎，但朱俠武手中的網，如他的手一般堅定，康出漁越是掙扎，網就收縮得越緊。

鐵衣鐵臉鐵手鐵羅網。

朱俠武。

朱俠武也像早有所備。

這時蕭秋水、鄧玉函亦已趕上城頭，驚喜交集。

而聽雨樓中，又輕俏俏的閃出一人。

一雪玉般輕柔的女子。

這一個美麗女子，康出漁一見之下，竟沒有再掙扎的勇氣，頹然鬆下了劍，把手自網外縮回來，觀日劍嗆然落地，暗如落夕。

只聽那女子道：「我先你而來的。」

×　×　×

蕭西樓望定康出漁，一字一句地道：「沒想到你是這樣的人。」

康出漁沒有說話。

朱俠武却說話了：「唐小姐輕功比你好，先你而到，不過也只是來得及說出一句話而已。你就來了，我們不及細辨，只好先叫她躲起來，然而你果眞出了手。」

蕭西樓接道：「唐小姐是說：『康出漁沒有中毒，他殺了廣伯伯——』」

康出漁低下了頭。

要不是他太有把握，全力施暗襲，反被人所趁，他還不致於一招就被人擒了下來。

朱俠武冷笑，連點他七處要穴，才呼地張了網，颼地收纏腰間，冷冷地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康出漁沒說話，他千算萬算，算漏了蕭秋水不止與蕭東廣來黃河小軒，還有鄧玉函、左丘超然，甚至唐朋也來了。

他更算錯了一步，唐朋年紀遠比他輕，輕功却遠比他高。

所以他無話可說。

×　×　×

蕭西樓道：「本來我們是朋友，爲了這點，我本來可以放你……可是你不該殺了廣哥！」

蕭秋水忍不住道：「爹！張老前輩、唐大俠也是他殺的！」

蕭西樓厲聲道：「是不是？」

康出漁垂下了頭，這時唐朋一揚手，打出一柄飛刀！

飛刀直奪康出漁的咽喉！

殺兄之仇，唐朋是非報不可的！

這時半空忽又多了一柄飛刀，叮地撞在一起，跌落地上。

只聽此起彼落的一陣呼哨，四面八方又出現百餘名權力帮衆，殺向大門。

浣花劍派的弟子也紛紛接戰，當先衝上來的三個人，其中一人正是飛刀神魔沙千燈。

那擊落唐朋飛刀的飛刀，正是沙千燈發出的。

朱俠武一見沙千燈，只說了一句：「你的燈呢？」

這一句話如一個毒招，打進沙千燈的心坎裏，沙千燈的臉色立時變了。

在昨夜的對壘中，沙千燈漸落下風，不得已破燈而遁，沙千燈以燈爲標誌，而今燈失人現，已是奇恥大辱，而今朱俠武輕描淡寫的提了一句，他却如被針刺，一時說不出話來。

只聽得一人冷笑道：「朱鉄臉，你別逞口舌之利！」

說話的人白衣如雪，背插長劍，態度洒若，正是三絕魔劍孔揚秦。

蕭西樓笑道：「不逞口舌之利，要逞刀劍之利麼？」

這句話含有很大的挑揚，孔揚秦的臉色也由雅儒，變爲憤疾！

因爲昨夜一戰，蕭西樓與孔揚秦尚未正式比劍，蕭西樓便以步法制勝，迫退孔揚秦，這也是三絕魔劍成名以來的畢生大恨。

却聽一人冷笑道：「你哥哥都給人殺了，你的掌門位子也坐穩了，自然不怕刀劍之利了。」

這一句話，浣花劍派的弟子們無不聽得勃然大怒，蕭東廣背叛，蕭西樓饒而不殺，而今這人這一說下來，彷彿是蕭西樓篡奪了掌門之位，唆殺兄長，眞是極盡蔑辱之能事。

大家都禁不住拔劍而起，但蕭西樓却反而鎭靜，一字一句地，問道：「一洞神魔？」

那人長袍闊袖，隨隨便便地，笑道：「左右的左，無常的常，生死的生，左常生。」

那人相貌生得隨便，衣著也隨便，舉止更是隨便，竟似沒有把朱俠武、蕭西樓一干武林高手看在眼裏。

× × ×

蕭西樓眼光似已收縮，道：「人說左常生是個人才，果然是個人才。」

左常生笑道：「更有人說左常生長生不老，豈止是個人才。」

蕭西樓道：「閣下是不是長生不死，待會兒便知分曉。」

左常生笑道：「待會兒老兄的蕭西樓，不要唸成蕭死樓才好。」

朱俠武忽然搶前一步，道：「蕭兄，此人交給我了。」

蕭西樓一怔道：「莫非朱兄覺得我非其所敵？」

朱俠武道：「不是非其所敵，而是這人，我選定了，你不該搶了我的生意。」

——其實誰都看得出來，在三個來敵中，左常生的武功最神秘莫測，亦即是最難應付的一個。

——然而一洞神魔却專挑蕭西樓。

——莫非他已有了必勝之把握？

——不管是不是，朱俠武却專挑上了他。

左常生忽然問，就是忽然問，忽然得自然，他那不在意的臉容，一下子變得如一條繃緊的弦！

彎弓射鵰，繃緊的絃。

× × ×

朱俠武突然就出了手。

就在左常生從不在乎到在乎，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之際，驟然出了手。

要是弓，弓尚未張。

要是弦，弦未拉緊。

朱俠武就一招出了手，那張網像天羅一般地罩了下去，左常生就是那網中的魚了！

可是這網忽然裂了。

左常生手上多了兩面鈸一樣的兵器，但在鈸沿上都是尖銳無比的齒輪。

網一落下時，左常生就推出雙輪，雙輪一轉，網索斷裂，寬大的袍影一閃，左常生破網而出！

× × ×

左常生與朱俠武的惡鬥方才開始，蕭秋水一方面着急，一方面估量情勢，發現頗不樂觀。

朱俠武戰左常生，誰勝誰敗？

要是父親力戰孔揚秦，那又有誰能制住沙千燈？

自己？還有玉函？或者加上左丘？

這時聽雨樓上又出現一個人，全身黝黑，面目蒼老，這個人一上來時，鄧玉函就震了一震。

然後鄧玉函就俯嘴在他耳邊，沉重地道：「南宮松篁，百毒神魔唯一弟子。」

——沙風、沙雲、沙雷、沙電，是飛刀神魔沙千燈的弟子，他爲人極其專橫，所以連他的弟子，也得改姓沙。其中三人已被陰陽神劍張臨意所殺。

——「無形」、「兇手」、秤千斤，管八方，是鐵腕神魔溥天義的助手，在「劍氣長江」一集中，已被「綿江四兄弟」所殲滅，但他們也喪失了唐柔。

——齊門金刀齊青峯、浪花刀客穆浪山、雪山快刀厲雪花、地趟刀手堂三絕、是「一刀斬千軍」長刀神魔孫人屠座下四大刀王，在「試劍山莊」一文中，已被言鳳江、汪勁草二使所摧毀。

——辛虎丘的女弟子，已派往桂林，康出漁的弟子，也正是他的兒子康劫生，爲左丘超然所擒。

——只是「一洞神魔」左常生的手下呢？還有「三絕魔劍」的三大劍手呢？

——他們來了，還是沒來？出現了，還是沒有出現？

——百毒神魔華孤墳的弟子南宮松篁，唐朋又應不應付得來？

蕭秋水想到這裏，思想就像在漩渦裏打轉，一直冲翻不出去：唐朋、唐朋、唐朋擋不擋得住南宮松篁？

就在這時，蕭西樓忽然在他耳邊低沉而迅急地道：「一有機會，你就衝出去，到桂林去，把分局的人全部調來集中，記住，不可意氣用事，以大局爲重！」

蕭西樓一說完，又退身注視場中的惡鬥，蕭秋水却整個人都呆住了！

× × ×

左常生裂網而出，朱俠武連眼也不眨一下，搶身而上，左掌、右拳、左腿、右腳、都打了出去，手脚的招式，都完全不同。

左掌是垂雲山的「穿天掌」，右拳是正宗少林伏虎拳，左腿是當年「千里獨行」左天德的「活殺腿法」，右腳是「掃堂腿」中的「狂風掃落葉」！

一個人要同時攻出兩手兩脚，是絕不容易的。

何況手脚所施的武功招式，門派宗別又全然不同。

左常生的面色變了！這次是眞的變了色！

他的雙鈸立時迎向朱俠武的雙手，狠狠的剁下去。

朱俠武雙手的攻勢立時隱滅，鐵手的手畢竟不是鐵鑄的。

但是朱俠武的雙脚還是踹踢出去。

兩脚一齊踢在左常生的肚子上。

× × ×

走？

蕭秋水是從來都沒有想過，在面臨大敵時，自己要先「走」！

不，他不走！

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都在這裏，他的敵人，他的仇人，也在這裏，他決不走，也絕不能走！

可是父親却要他走，「以大局爲重」啊！

面對溥天義時，蕭秋水沒有畏懼；面對康出漁時，蕭秋水沒有胆怯；而今遇見這一個抉擇，却讓他冷汗淋漓。

這時，他感覺到一雙眼睛，向他瞟了一瞟。

他急急看過去時，那劉海已如劉蘇一般低垂，那髮仍像黑色一般濃，那張側近的俏臉，蕭秋水沒有眞的望見唐朋的眼神。可是他肯定有一種關切，如一層輕柔的暖衣，披蓋在他的心上。

× × ×

朱俠武外號「鐵手鐵衣鐵臉鐵羅網」，這外號與他的脚無關。

一個殺手，往往無名的，比有名的更可怕，因爲無名的教人無從防禦。

朱俠武的雙腿，十九歲時已踢死一隻白額虎。

但是他足足等了十年，距離他兩脚踢死一頭白額虎整整十年，他才出道。

他一出道，就幾與震動武林的諸葛先生併排，是朝廷公門，公認的第一流罕見的好手。

他出道迄今十六年，只殺了十一人，這十一人無不是殺人不眨眼，十惡不赦，又無人能制的黑道高手。

朱俠武從來沒有敗過。

他又名「天羅地網」，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但是他的網，今日却破了。

他雙腿踢出去，也踢到了無可的名狀驚駭！

他兩脚踢中左常生的肚子，踢裂了衣袍，然而衣袍裏竟是一個空了的軀殼！

× × ×

左常生沒有肚子！

左常生沒有小腹！

朱俠武怎麼也料不到這一着，他雙脚踢了空！

像一個一脚踏在一個大洞裏，所不同的，朱俠武是兩脚一齊踩在一個陷阱裏！

衣衫裂開，閃電般一瞥，左常生是沒有肚子的人！衣衫掀處，他的肚子肉已腐毀，臭氣薰天，紫黑一片，只有腰脊挺在上下身軀！

誰也沒見過這種人，誰也沒見過這種事！

朱俠武雙脚踢空，左常生雙鈸衝出！右鈸上，打臉門。左鈸下，插前襟！一招必殺，一擊必死！

× × ×

朱俠武猝不及防，怎麼也避不了！鋼鈸打在他的臉上，打個正中！鈸刃刺入他的前胸，刺個結實！

但是驚人的是，鈸刃竟透不過朱俠武的衣衫，而朱俠武臉上吃了一記，五官溢血，却仍不倒下！

這不可能的！

只有左常生才清清楚地知道，他的鈸沿鋼刃，比利刀還鋒銳，他的鋼鈸威力，一記打下去，可以震碎石塊！

何況打的是朱俠武的臉門與前襟！

他馬上閃過朱俠武的外號「鐵手鐵臉鐵衣鐵羅網」。

「鐵羅網」已被他所毀，但鐵羅網只是朱俠武綽號中的最後一項而已。

還有鐵面，還有鐵衣！

他的鈸正打在朱俠武的臉上，他的鈸刃正割在朱俠武的衣上！

還有鐵手！

他驚覺已遲，朱俠武突然消失的雙拳又突然再出現，雙拳正打在他的左右太陽穴上！

少林正宗，「雙撞鐘鳴」！

他們距離本近，左常生又因得利大意，這兩拳，便要了他的命！

× × ×

大變驟然來！

由左常生遇險，到朱俠武中招，又到左常生喪命，大家一時都呆住了，怔住了，一時措手不及。

左常生倒下去後，朱俠武搖搖幌幌走了七八步，一個咕嚕倒栽了下去。

蕭西樓急忙撲出，撲住朱俠武，只見朱俠武七孔流血，臉色紫金，胸膛殷紅一片，已是出氣多，入氣少。

他的臉縱是「鐵臉」，也給左常生一鈸震碎了骨骼。

他的衣衫縱是鐵鑄，也給左常生一鈸割斷了血脈。

但他的鐵臉與鐵衣，却使他有餘力先擊斃了左常生，方才倒下。

蕭西樓含着淚，迅速點了他幾處穴道，把解藥抛給蕭秋水，要蕭秋水替他止血，然後緩緩地起身，緩緩地抬頭，一隻手，却已搭上了劍柄。

× × ×

孔揚秦一隻手，也搭上了劍柄，唏嘘嘆道：「可惜可惜。」

蕭西樓沒有說話，也像沒有聽到一般的。

兩天來，蕭夫人、康出漁、唐大、朱俠武在一起應敵，而今，蕭夫人受傷，康出漁背叛，唐大被狙殺。

而兩天前，朱俠武一直在他身旁，在他疲乏之時替他主持大局，在他應敵時替他擋前鋒。

而今，連朱俠武也身受重傷，生死未卜。

蕭西樓的心情是沉重的，也是孤獨與落寞的。

但他仗着劍，長髯無風自動，只要他在的一天，就算只剩下一個人，也絕不容人侵犯浣花劍派，蕭家劍廬！

× × ×

沙千燈却道：「可惜什麼？」

沙千燈是得意非凡的，令他挫敗的，讓他羞辱的，是朱俠武，然而朱俠武經巳倒下，縱犧牲了左常生，也是值得的。

孔揚秦道：「老左自小的腸子生滿了蛔虫，胃部又潰瘍蛀爛，所以被帮裏的『藥王』，把他的腸胃全都割去，但他利用了身體這個缺憾，而成了大名鼎鼎的『一洞神魔』，他的弱點反而成了別人的致命

…」

「藥王」是「權力帮」帮主李沉舟座下帮內七大天王：「鬼王」、「刀王」、「劍王」、「火王」、「蛇王」、「水王」與「藥王」。

「藥王」的醫術，是當今醫術排行第二的，他醫人的手段，確也匪夷所思。

昔稱華陀替曹操治頭痛，即開腦下藥，爲關羽療傷，也刮骨去毒，而今「藥王」切除左常生腸胃，居然還能生存，一方面是醫術令人咋舌，一方面是左常生的生命力，確也是够强够耐。

然而左常生却死於朱俠武雙拳之下。

孔揚秦嘆道：「可惜他大難不死，仍沒有後福，朱老兄的鐵拳，也未免太霸道一些了……」

左常生身患奇疾，居然殘身而活，並練成奇技，確實人間英傑，不少人是死於左常生這特奇的缺憾下，只可惜今天他遇到的是朱俠武。

一個人練功練到臉上，一個人能練成「鐵布衫」，一定花出過血汗，付出過代價。

左常生有耐力，但朱俠武更是一個有魄力的人。

左常生死在朱俠武手下，其實死得並不寃。

孔揚秦繼續道：「只是朱老兄一倒，我們這邊雖缺了左一洞，但我和沙兄是兩個，你蕭大俠却只有一人了……」一面說着，一面拔出了如白布一般的白劍。

× × ×

時過正午，巳近黃昏。

陽光自斜西射來，白劍一片雪亮如透明。

孔揚秦的臉色完全莊嚴、凝肅，說：「康兄，我的三絕劍法起手式，比起你的觀日劍法，如何？」

蕭西樓忽然道：「一齊上吧。」

孔揚秦揚眉道：「哦？」

蕭西樓整然道：「你不必指東話西，吸引我的注意力，其實，只要我一出手，沙先生的飛刀，絕不會在你長劍之後趕到的。」

孔揚秦一時倒是臉紅了紅，說不出話來，沙千燈却大笑道：「好！好！痛快！蕭西樓不愧爲蕭西樓，這就是我們剩下我和孔兄，而你只剩下你之不同了！」

忽然聽得一個清揚嬌俏的，而又有英俠之音的語聲道：「還有我，我是唐家唐朋。」

× × ×

沙千燈乜着眼睛道：「妳是姓唐的麼？我看妳是姓蕭的吧？」

唐朋的臉色變了，變得刹白，這白有一種驚心動魄的美，孔揚秦低聲向沙千燈疾道：「我們只對蕭家不必開罪唐門。」

唐朋作碎玉金聲，道：「你們殺我柔弟、唐大哥，蜀中唐門，將與權力帮不死不休！」

孔揚秦也變色道：「唐姑娘，這句話可是你唐門先說的哦！」

這句話本是唐朋怒極而言，但自古紅嬌也有一種傾國傾城的俏殺，四川唐家，四百餘年基業，子弟族親，已自成一城，暗器絕技，稱絕天下；權力之帮，爲天下第一大帮，門衆之多，遍佈天下，內堂得力者有上天入地，十九神魔，內堂鼎力者，還有八大天王，智囊柳隨風，嬌妻趙師容，帮主李沉舟，都是世間人傑；一帮一門，本不到非戰不可時，絕不致相互火拚，玉石俱焚，但唐朋一句言話，落地作金石之聲，竟亦有褒姒一笑的烽火，但比褒姒正氣，掀起的不是戲狎諸侯，而是江湖上火拚黑道的一場血腥風雨。

沙千燈冷笑道：「丫頭，妳道行再高，也高不過唐老大，現在跟我鬥，無疑是送死，只是妳這般嬌俏，我也捨不得殺，不如討來做個——」

唐朋的臉由白泛起了緋紅，她斷沒料到，以「飛刀神魔」沙千燈的前輩身份，居然說出了這種不顧廉恥的話來！

就在這時，只聽一聲斷喝，蕭秋水已連人帶劍衝了過去！

× × ×

蕭西樓要他趁亂逃了出去，但他沒有逃。

他不但沒逃，反而首先第一個衝了過去。

沙千燈開始是着實喫了一驚，隨而眼睛閃動着狡黠的厲芒，是他已有把握讓蕭秋水的衝來是等於送死？

就在此時，忽然一個低沉的聲音响起：「住手。」

蕭秋水衝到一半，居然止住了，不是因爲那一聲喝止，而是他瞥見了那喝止的人。

城樓的陰影下，立着一個人，他手上的劍，如陰影一般黝黑，又彷彿根本不存在。

這人竟是：

陰陽神劍張臨意！

× × ×

康出漁倒在地上，戛聲驚叫：「張……張臨意！」

這一聲呼喚，使沙千燈、孔揚秦變了臉色。

陰陽劍客張臨意，成名猶在當世七大名劍之先，出道也比沙千燈等人早，武功呢？

這情勢完全變了。

本來孔揚秦、沙千燈顧忌的只是蕭西樓，現在却多了張臨意！

何況還有唐朋、蕭秋水、鄧玉函！

孔揚秦，沙千燈的目光收縮，竟閃動着一絲惶亂之色。

就在這時，地上有一人突然躍起！

一躍起，手脚並施，解了康出漁身上的穴道！

這下事出猝然，蕭西樓不及阻攔，這人一解開康出漁的穴道，却又倒栽下來，力氣已竭，康出漁一旦得脫，一手扶起此人，一掠三丈，愴惶急道：「扯呼！」

「扯呼」就是逃的意思。

康出漁殺過張臨意，却見張臨意就在前面，眞是心魄俱寒，三魂嚇去了七魄，而且他吃敗在先，鬥志全消，這一聲「扯呼」，更使沙千燈、孔揚秦心亂意慌，不禁退了一步。

既退了一步，便忍不住返身就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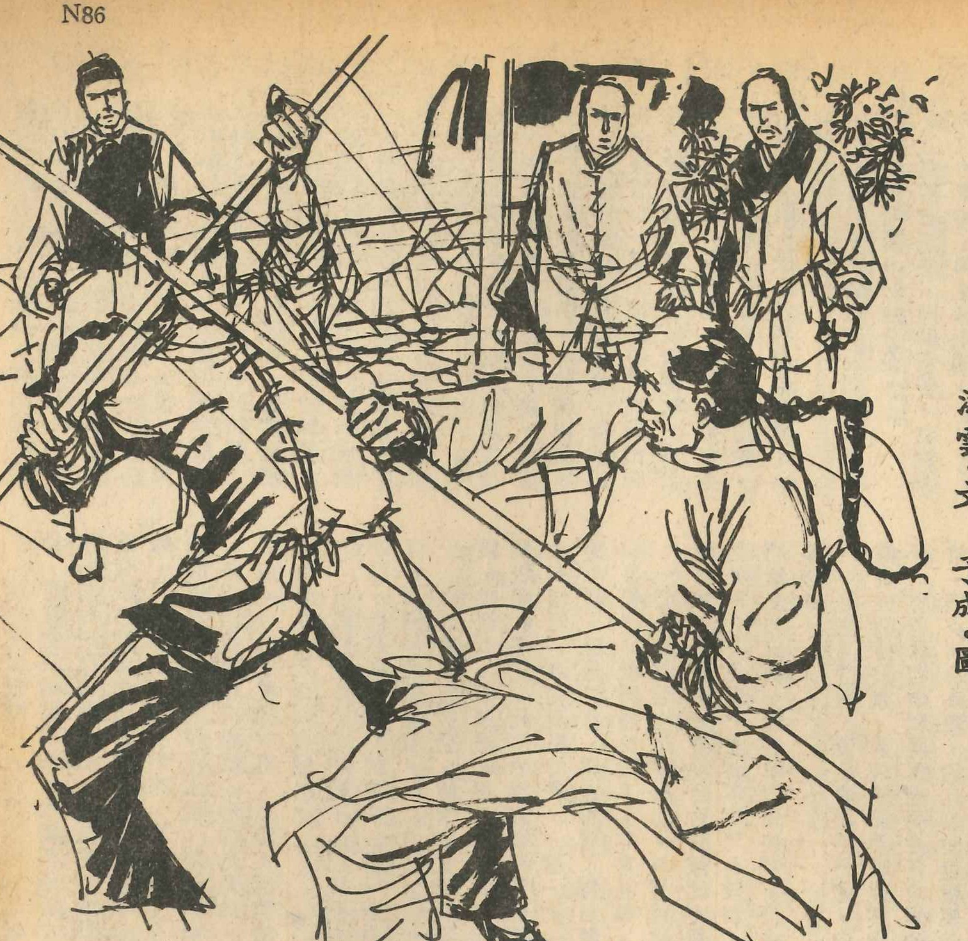
那地上躍起的人是左常生！

——未完——

武林軼事

凌雲階棍挑豆腐興

海雲·文　子成·圖



近代嶺南武林高手當中最爲受人欽仰的一個拳師就是黃飛鴻，他的門人林世榮、賣魚燦等，都是他的高足，林世榮有了很高的成就，賣魚燦仍未入門，至於賣魚燦投身在黃飛鴻的門下，查實因人踢盤，這件事反映出廣州武風之盛，值得一談。

賣魚燦是鍾洪山拳師的門徒，當時鍾洪山在廣州西關角名氣極响，一共有三名高徒，叫張來、李有、以及賣魚燦，鍾洪山死後，他們各自設館投徒，賣魚燦就設在洪昌大街，每晚他除了在武館之內演武廳練習拳脚，還叫徒弟在戶外練拳，表示勇猛，殊不料當時廣州有一名教頭叫做豆腐興，本來是賣豆腐的，後來變成拳師，因爲他擅長雙夾單流水棍法，神出鬼沒，十年以來，沒有對手，故此，享譽甚隆，他設館於紙行街，門下有數百人，比較賣魚燦威武得多。

本來他們二人並非同在一條大街設館，河水井水兩不相犯，不會打鬥起來，但因豆腐興門下有一人叫做太師二，偶然飲茶聽到別人談論賣魚燦的拳風，搬弄是非，因此引起打鬥。

當日十三行九如茶樓，既然有茶飲，又有酒飲，西關角有許多茶客喜歡在該處留連，一坐就是大半天，那天豆腐興的高徒太師二，偶然在九如茶樓品茗，順便喝一杯酒，忽然聽到隣座有兩名茶客縱談不已，討論拳師，盛讚賣魚燦，兩人非常壯健，仍然對賣魚燦讚不絕口，太師二聽了心上一動，先即停杯，暗中窺視，看見那兩個豪客離座，付賬出門，急隨其後，一路跟踪到洪昌大街，看見二人入屋，太師二向路旁的小販查問，知道此屋乃是賣魚燦拳師的武館，入夜之後按址前往該處，站在街上，遙見燦館之內燈火輝煌，門外還有十多支洋燭插在地上燃燒，二十多名壯夫上身赤裸，腰纏黑帶，至於賣魚燦，坐在太師椅上面觀看各人學習，稍有錯亂，隨即走來糾正，太師二不識其人，從別人口中獲知是賣魚燦，雜在人叢中觀看，細心默記他們所教的拳脚屬於何種派別，不久之後，又見賣魚燦持棍教授門徒，所教的棍法，雖然猛勇，但却虛疏，跟着聽見賣魚燦對門人稱述此種棍法如果有恆學習，天下之棍無能爲敵，太師二幾乎想挺身而出，向他挑戰，繼而轉念一想，孤掌難鳴，勝亦無益，索性忍住氣自行離去。

翌日他偶然到師傅豆腐興的武館坐談，談及洪昌大街賣魚燦所說的話，跟着對師傅說知，廣州夾棍法，無人能敵，單夾雙流水棍，賣魚燦所言，太過誇張，無異於向師傅挑戰，應該給他一點教訓。

豆腐興略爲沉思，便即吩咐太師二前往賣魚燦的武館，約他較量棍法。

太師二奉命而去，當晚他到洪昌大街，進入燦館，先行拱手爲禮，然後稱述，他是拳師豆腐興的門人，久仰燦師傅棍法奇妙，渴望增益，故此叫他到來，請即賜示較量棍法的日期。

賣魚燦聽了大驚失色，說：「我與尊師並未謀面，何必較量高下呢？」

太師二說：「我的師傅豆腐興，住在西關角的人，不論是否懂得武功，全部知道他的棍法高明，你不必認識他，只是說你答應較量棍法與否，讓我回去覆命。」

當時武館有許多人練武，亦有途人觀看，賣魚燦無法推辭，只好勉强說：「太師二，請你先行回館，三日後請尊師以及尊駕賜臨此街，到時我必然候教。」

太師二聽了欣然而出，他去後，賣魚燦非常焦躁，根本他就不知道豆腐興雙夾單流水棍是否逢棍必赢，自問拳脚雖精，棍法未算老練，不知如何應付，忽然想起他的同學師弟林世榮，在鍾館學過武藝，再到黃飛鴻門下學習，黃飛鴻一向有神棍之稱，大概林世榮學到相當高的棍法，不如向林世榮請教，想定之後，翌日專訪林世榮，談及此事。

當時林世榮並未開設武館，只是從黃飛鴻館內學習拳脚而已，至於白晝，他在迴瀾橋源記肉店做買賣手，綽號豬肉榮，瞥眼看見賣魚燦到來，料必有事，趨前細問，賣魚燦眉心一皺，把他的情況說出來，再說豆腐興派人來邀他較量棍法，等於踢盤，如果給他一棍打傷，不但面目無光，甚至先師的聲名由此盡喪，暗中思量，他自問棍法有限，未必是豆腐興的敵手，只好向他求助。

林世榮聽了，立刻對他說知，請即同往黃館拜會黃飛鴻，盼他分憂。

賣魚燦喜出望外，點頭稱善，立刻跟林世榮前往黃館，謁見黃飛鴻。

賣魚燦以後輩姿態出現，打恭作揖，非常客氣，黃飛鴻從林世榮中獲悉豆腐興踢盤之事，笑着說：「武林中人最忌的就是踢盤，一向並無仇恨，何必如此？不必我親自出馬，叫凌雲階出戰，已經能够對付他。」

說完，黃飛鴻叫人召凌雲階到客廳相見，並且當衆指點棍法，對凌雲階說：「我一向教授你各種棍法，現時有機會跟强敵交手？看看你是否應付得來，如果你打輸，我再出動，照我看來，豆腐興生平獨到的棍法就是雙夾單流水棍，專破釣魚棍，你切勿使用垂桿棍法，形如釣魚的一種棍法，可以把棍尾放斜，以四丈混清的棍法克制他，是否明白呢？」

凌雲階說：「弟子聽了，已經明白，不過，仍然在師傅臉前表演一番，看看有沒有漏洞，然後應戰。」

黃飛鴻點頭答應，便帶凌雲階入演武廳，叫他以「四象漏靑棍」的招式打出，果然棍風虎虎，此路的棍法跟平時的棍法大不相同，專從斜裏劈殺，一劈一挑，放棄中路，確是妙着，賣魚燦看了觸目驚心，自覺絕非凌雲階的敵手，非常高興，說：「現時幸蒙兩位前輩相助，料想豆腐興無法作惡，這兩天請凌師傅到敝館座鎭，豆腐興單人殺來，或者率領門人殺到，我們傾全力出擊，最好單對單決鬥，便會必操勝券。」

說完這番話，賣魚燦拱手爲禮，向黃館幾位師傅敬謝，黃飛鴻揮手叫凌雲階同行，於是林世榮和凌雲階同往賣魚燦的武館，朝夕談論武藝，兼且等候豆腐興前來挑戰。

殊不料數人在館內恭候，轉眼過了三天，豆腐興沒有到來，亦無派人到燦館談及此事，林世榮覺得奇怪，輾轉查探，終於獲悉，原來豆腐興知道自己的棍法比不上黃飛鴻，既然黃館有人到賣魚燦那邊協助，他也就不敢上門挑戰，實情如此，便對凌雲階說知，研究進退。

凌雲階狂笑一番，說：「黃飛鴻師傅的聲名如此厲害，豆腐興聽了裹足不前，我們亦當自豪，不過，如果我們就此離開燦館，萬一豆腐興獲悉此事，翌日即來尋仇，豈非誤了大事？」

林世榮亦有這種見解，事實上他們二人不能每日都在賣魚燦武館內坐談的，一來影响館務，二來誤了本人練武，故此，難以決定取捨，後來凌雲階冷笑一聲，說：「既然豆腐興有胆向我們挑戰，却又沒有勇氣登門搏鬥，顯然是拳脚有限，既然我們認爲必勝，何不自行上門打架呢？」

賣魚燦聽了，大喜不已，立刻贊成，林世榮亦點頭答應。

豆腐興的門人甚衆，其中有些門人是兩頭蛇的，白天在豆腐興武館學習棍法，晚上到賣魚燦館內學習拳脚，偷聽他們所談，知道三位武師殺奔豆腐興武館，看見他們携帶武器出門，立刻由後門奔出，發脚飛奔，走進豆腐興館之內，報告師傅。

豆腐興大驚失色，立刻召集門徒中有些武藝的人，商量對策，一名高手羅壽說：「他們已經到來，除非立刻散館，否則必須搏鬥，我們願捨命替師傅助戰，非勝不可，萬一失敗，我尚有另外一招，因爲我在軍營做事，有一種大頭槍，叫做豬脚仔，拔槍襲擊，任何勇猛的拳師也無法抵抗，故此，有槍壓陣，必操勝券，到時我預伏館內，另有師兄弟多人，分別散佈武館內外各處，嚴陣以待，相信對方僅有三名拳師，一定鬥不過我們。」

豆腐興聽了這番話，喜出望外，立刻依計行事，吩咐各人站穩崗位，稍停，賣魚燦、林世榮以及凌雲階三人已經到來，豆腐興的武館大開中門，絕無懼色，豆腐興笑容滿面，迎接三位武師，茶烟招待。

賣魚燦恃着黃飛鴻派兩位高手相助，佔盡上風，飲茶之後，拱手爲禮，說：「前幾天蒙兄台約弟較量棍法，非常榮幸，已經邀請凌雲階、林世榮兩位師傅作爲證人，敬候大駕降臨，但因大駕不到，料想兄台一定有要事必須辦理，無法抽身，故此今日燦某特別到來受教。」

豆腐興亦拱手作揖，說：「素聞燦師傅的拳脚高明，非常仰慕，現時既然師傅到來，當然領教，不過，一人與一人相鬥，才分得出高下來，可否請兩位師傅坐在較遠之處，讓我派人出戰呢？」

賣魚燦一向自負，認爲他的拳脚特別出色，聽了便想出擊，可是林世榮一躍而出，說：「照理師傅與師傅相較，如果豆腐興師傅出戰，就由燦師傅交手，既然你派高徒作戰，那麼我就替師傅出戰好了？」

這番話說得合情合理，豆腐興亦笑着點頭，派高徒宋光出戰，跟林世榮較量高下。

林世榮以前在鍾館學藝多年，已經有了根基，後來跟隨黃飛鴻師傅學習拳脚，更加出色，賣魚燦看見林世榮替他出戰，當然心裏暗喜，便即退後兩步，就是林世榮與宋光兩人站在演武廳內，分東西位企定，準備隨時發招。

宋光此人體格雄健，有如黑豹，林世榮不敢輕敵，先行以守勢迎戰，到時豆腐

興一聲令下，宋光便以金星掛角姿勢向林世榮左右兩邊太陽穴出擊，等於今日西洋拳的左勾拳與右勾拳，來勢非常勇猛，林世榮比他略爲矮些，索性將馬步坐低，左右兩手一齊向上迎格，以雙弓手托住對方兩拳，乘機搶入中門，扭馬發招，抓住他的右臂，往下一沉，同時把自己的肩膊往上提高，這一招叫做「手扳丹桂」，如果對方不明解救之法，右臂登時折斷。

宋光究竟是豆腐興的高徒，看見一手被扼住，知道形勢危急，便以左脚往對方右腿的後面使勁壓下，兩人同時倒地，突然分開，第一個回合打個平手，兩邊的師傅看見都認爲十分出色，可是，凌雲階却暗中對賣魚燦說：「再打下去，宋光必定輸。」

賣魚燦的武功有限，仍然看不出宋光輸在何處，及後兩人繼續交手，宋光頻頻以絕招出擊，連發幾招虎眼豹捶，直撲林世榮中上門，但因林世榮手法靈活，不但閃避及時，而且有空位就發招反攻，突然一招，「虎眼豹捶」，兩手直撲宋光雙目，宋光迫於將頭部往左偏側，然後以鞭捶劈下。兩人身體極爲接近，林世榮突然坐低馬步，一個手踭向宋光左邊肋骨打去，只是一踭，就把宋光打到退後七步，倒地掩着胸膛。

林世榮說了兩聲：「失禮！失禮！」緩步退下。

那時豆腐興看見門人受創，怒從心發，突然在演武廳的兵器架上拔出一條單頭棍來，突然飛步前往，直趨賣魚燦。

照情形看，他似乎想一棍傷了賣魚燦，變成雙方打個平手，賣魚燦早有防備，立刻閃身，即時抽出兩條銅棍來，兩枝銅棍擋住一條長棍，也是一個辦法，不過，凌雲階已經忍耐不住，飛步走到兵器架上，抽出另一單頭棍來，大喝一聲，叫賣魚燦退下，然後迎棍決鬥。

賣魚燦知道凌雲階係黃飛鴻第一名門徒，棍法最精，當然乘機退後，於是凌雲階與豆腐興交手，兩枝棍突然相接，變成交叉之狀，就此兀立不動，彷如石像。

當時興館以及自己觀戰的人紛紛退後，兩個大師傅以棍決鬥，不敢輕敵，互相把氣力藏在臂中，達於棍尖，於是兩人都用內力決鬥，希望僅憑一棍之力，壓倒對方之棍，順勢一標，棍尖直達對方胸膛，就此獲勝。

這一招是化棍爲槍的絕技，兩人心知肚明，既然不敢變招出擊，亦不敢棄棍退後，只好互相挺立，暗中以內力壓制對方，殊不料兩人內勁相同，不分上下，十分鐘過後，仍然兀立不動。

凌雲階以前聽過黃飛鴻指導棍法的微妙時，談及此事，但逢兩棍相交，切勿變招，如果對方變招，一定鬆棍，一鬆即行刺上，故此，任由別人竊竊私語，絕不變招出擊。

再過一會，豆腐興不能忍，喝道：「你只是用棍招架，久久不動，怎能分別高下呢？」

凌雲階說：「我此行只是想領教師傅的棍法而已，並非尋仇，如果分不出高下來，就此打個平手，便算了事，你意下如何？」

豆腐興覺得自己的門徒輸了一仗，面目無光，這一場用棍比試的決鬥，非赢不可，心上一急，便即改變作風，既然不是變招出擊，也非棄棍退後，而是忽然把渾身氣力集中在棍尾，向下一沉，使用流水棍中的「割」法，希望一棍割下，打斷對方前鋒手的手指，然後刺向對方咽喉，那就使對方受傷。

殊不料他剛剛用棍剷下之際，凌雲階已經反手以那條棍的另外一邊由下邊撥上，向他的小腹插去，豆腐興並非弱者，發覺對方變招出擊，向斜裏跳開，跟着用流水棍的棍法向凌雲階連續發招出擊，銳不可擋。

當時棍法當中多數分做兩派，一派是釣魚棍法，把棍垂直，有棍殺來，由下挑上，稱做釣魚棍法，另外一套棍法是由左右兩邊橫殺，稱做流水棍法。這兩派有長有短，沒有人學習過四象棍法，即是由斜裏劈殺，故此，豆腐興以爲對方必然用釣魚法出擊的，仗着流水棍壓倒的釣魚棍的經驗，索性散了兩棍交叉的一種攻勢，改用流水棍，攔腰殺上，忽左忽右，照他心裏暗想，對方如果把直棍擋住橫棍，一定挫敗。

怎料凌雲階已經得到黃飛鴻的指點，不必用釣魚棍對付，而是忽上忽落，忽左忽右的劈殺，而且用身形步法相隨，出手俱有法度，於是兩人攻守之間非常出色，簡直無懈可擊，看呆了所有門徒的一雙眼，林世榮與賣魚燦在旁目睹，亦覺兩人棍法奇妙，他們絕非敵手。

爭持當中，忽然聽到凌雲階大喝一聲，有如春雷驟响，豆腐興的耳朵幾乎震聾，手法略慢，左腰已給凌雲階刺去，登時倒地打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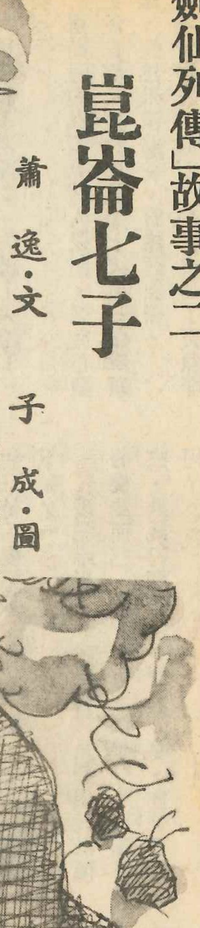
原來黃飛鴻另有一招，叫做「春雷破頂」，在苦鬥中，突然用强大的聲响在對方耳邊呼喝，隨手以棍尖向前衝刺，一招取勝。

凌雲階學習多年，當然懂得這種妙技，看見對方倒地呻吟，非常高興，正想轉身走開，突然聽見豆腐興大聲呼喝，於是幾個人都拔出武器應戰。

果然不出所料，豆腐興武館門內門外，伏兵齊出，賣魚燦殺得性起，索性在兵器架上抓住雙刀，亂刀砍劈，那些人立刻退後，賣魚燦追擊，凌雲階風捲落葉一招，用長棍掃出，門人更非其敵，林世榮沒有使用兵器，只用拳脚，也把他們打到東斜西歪，三個人在人叢中各出絕招，把對方殺到倒地呻吟，由於二十多人在武館之內混戰，羅壽雖然握着豬脚仔這種火槍準備出擊，不知射向何處，又怕打傷自己人，迫於把火槍向天射出，轟然一聲，屋瓦震動，門人疑是塌屋，奪門逃出，三位大師傅乘亂走出戶外，羅壽更加無法用槍追擊，於是這一塲登門挑戰的結果，就是黃飛鴻兩名高徒以及賣魚燦獲勝，事後豆腐興認爲失威，索性散了拳館，回鄉居住，黃飛鴻就此名揚百粵，威上加威。

賣魚燦看見林世榮與凌雲階打得如此出色，他立刻跪拜，黃飛鴻亦答應收他爲徒，於是，賣魚燦就變成黃飛鴻館的新秀，後來苦練了多年，與林世榮齊名。

—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二

崑崙七子

蕭逸・文　子成・圖

險境救恩人　合力誅毒蛟

霹靂連聲。

天搖地動！

一股紅色的火焰直起霄漢，把整個半邊天都染紅了，附近樹林子招着了一些火勢，頓時劈劈拍拍燃燒起來，剎時間蔚爲大觀——

此一霎，天紅地熱，樹燒土翻——一堵堵的山石倒了下去，土飛石濺，天崩地裂！

看上去整個的雁蕩後山，勢將毀於一旦！

在一陣悲淒的獸嘯之聲過後，大羣的山鳥拍翅而起，在彤雲密佈的天際低飛翱翔不去——眷念着牠們的故園家邦。

佇立在石峯上的兩個人——「玉樹眞人」桑羽和杜鐵池，在這裏已經觀看很久了。

桑羽唉聲嘆道：「想不到火勢會這麼猛烈，看起來整個後山都完了！」

杜鐵池悵惘的道：「七修眞人的洞府也可能完了！」

忽然他怔了一下，大驚失色的道：「不好——我一定要回去一趟！」

桑羽一笑道：「你莫是担心徐眞人的安危，我看大可不必，他是有辦法脫困出來的！」

杜鐵池急道：「前輩有所不知，弟子担心的不是那位徐雷前輩，而是七修洞府內的一羣無辜靈猿，如此巨變，看來牠們勢將喪生火海——這可如何是好？」

桑羽微微一驚道：「你不說我倒是忘了，看來我們勢必要冒險進去一趟了！」

說罷袍袖拂處，先是一片銀光，當頭將二人罩定，隨着桑羽嘴裏一聲叱道：「起！」

一團銀光已簇擁着二人，高高擲起，直向正面那片火海之中墜落下去！

在那片銀光方自落身的一霎，杜鐵池只覺得身上一陣清涼，可是這只是瞬息間事，頓時，二人所護身的那團銀光，已吃四週圍烈火所緊緊包住！

杜鐵池先時的輕快之感，頃刻間消失無存，代之而起的却是一種迫體炙身的奇熱之感，身外那團銀光在一片「嗞嗞」聲裏，立時散發出絲絲白烟，大有不勝抵擋形樣！

「玉樹眞人」桑羽神色一變道：「不好——」

只聽見「波！」的一聲，那團護身銀光，已自破開一孔，一道火舌，直由破口處，怪蛇似的伸了進來，大股熱氣，直向二人撲噬過來。

杜鐵池方自警覺得二人原來已墜入眼前那片雷火聲勢最猛的山谷之內，那番奇熱的程度，簡直非任何人所能抗衡，頃刻間，二人身上衣袍，頓時燃燒起來。

所幸桑羽事先已防備到了有此一着，慌不迭的用手一拍命門，自其頂門「百滙」穴口，像是泉水般的噴出了一道銀光，重複前狀般的，迅速把二人罩定！

也就在這道銀光罩體的一瞬，二人身上的火焰隨即爲之熄滅。

在迅速的一個滾翻裏，二人已相繼落身在一堵尖出的危峯之上！

耳邊是一片震耳的隆隆聲，目光所及，儘是滿空赤焰，火舌四濺裏，崩起了滿天的亂石，那裏能分得清眼前的一切？

「玉樹眞人」桑羽驚慌的道：「看來情形不妙，分明是地火已被勾動，這座峯頭，只怕保不住——」

話聲方住，只覺得足下猛烈的動了一下，「玉樹眞人」桑羽驚叱一聲，道：「起！」

袍袖揮處，一朶紅雲直由足下昇起，將二人身軀高高襯起，也就在此同時，只聽得驚天動地的一聲大响，足下山峯已陷塌下來。

一時間烈焰流竄，土飛石濺，情形好不驚人。

天空中閃電連爍，更有連串的霹靂，間助着此一刻無極天威——

二人身勢原已高高昇起，却被當頭密如貫珠般的霹靂震得一路急滾之下，上有霹靂，下爲狂焰火海，加以狂風飈烈，當眞驚心動魄，險狀環生！

「玉樹眞人」桑羽那般道行功力之人，一時也爲之慌了手脚，杜鐵池更是初經變故，驚嚇得無以名狀！

在一連串滾翻動盪之中，所幸桑羽緊握住他一隻右膀，足下運功釘住，否則先不要說赤焰狂飆，只是這一陣要命的滾翻之勢，也只怕當受不起。

大自然天籟，非人力所能抗衡，加以事出倉促，即使在桑羽看來，也有措手不及的感覺。

閃電更猛，霹靂益烈，亂石崩雲，赤焰流空裏二人一落千丈，直向衝天火海裏投身直下。

桑羽神色乍變，驚呼一聲，道：「不好！」

——他手掐眞訣，正待施展出無邊大法，與之抗衡，猛可裏，一道赤紅血光，有如雨後新霽的一匹彩虹，自側面倏地伸吐出來，不偏不倚的獨獨將二人那團護身銀光罩定！

頓時，有如磁石吸住了鐵球！——

銀色光團在這道紅光吸引之下，一時間固若磐石的定在了當空。

杜鐵池驚魂甫定，目睹着這道刺目紅光，正感驚駭，二人已身不由主的被這道奇亮刺目紅光吸得直飛而前。

如是，這道朱紅光華，恰似橫架在天空的一道紅色彩橋，接引着二人在雷火漫天中，强渡彼岸！

桑羽似已看出了蹊蹺，在前行約十餘丈時，驀地行法住定了身勢——

「何方道友仁心援手，請示尊姓！」

桑羽冷笑道：「否則不便承情！」

雖然眼前充斥着天籟之聲，而桑羽這幾句話，却有如黃鐘大呂，聲聲入耳而達於彼岸。

雷火漫天裏，對岸傳出一陣狂笑聲。

——這陣子笑聲，較諸桑羽的傳話更爲淸晰刺耳！

笑聲一頓，即聞得一人以着粗啞的嗓音道：「桑道友何必拒人盛情？在下更不敢托大，只是與杜恩人走在一路，理應一便接引，眼前不是說話時候，請過來再談吧！」

話聲一頓，紅光倏地爲之大盛，加諸在其上的吸力，更似突然之間大爲强烈，迫使得二人連帶着護身的那團銀光，一瀉如箭，直向對岸投去！

「玉樹眞人」桑羽自視甚高，在同道中身份尊貴，自是不願輕易搭人盛情，在他說話之初，已先施展「小六合金剛法力」將身軀定住，無奈對方法力深湛，那道用以接引的紅光，更不知是何路數，對方既屬善意，更不便出手抗拒，由是倉促間，已被紅光所發出的强烈吸力吸向彼岸！

出人意外的，在漫天雷火之中，唯獨這裏方寸之地，却現出了難得的一片寧靜——翠翠青山，幽幽流泉，似乎都不曾爲這場浩刼所波及，顯現出一種超越常情的寧靜。

自此坐望眼前的這番雷火浩刼，眞有「隔岸觀火」之勢——

即見面前有畝許方圓的一塊平地，背後一脈青山，瀑布倒掛，泉聲潺潺，對面是萬丈懸崖，一抹長天，那雷電風火，天崩地裂之勢，正自如火如荼的在眼前持續着，靜中觀變，更具驚心動魄之勢。

二人被那道朱虹强接來到崖前，即見正面一棵古松樹下，盤膝趺坐着一個直眉豎髮的魁梧紅臉漢子——

那人身着一襲火紅色長袍，正自平胸作勢推出右掌，那道赤紅色的光柱，即是由他掌心內發出，待到二人身形落地站定之後，隨着他揚動的手勢，那道朱色長虹遂即一閃即收，紅衣人也就遂即站起！

杜鐵池定目一看，不禁大喜，道：「原來是徐前輩！」說着他忙爲桑羽介紹道：「這位就是徐雷，徐老前輩！」

桑羽這才知道面前這個紅衣人，竟是聞名甚久的徐雷，有關徐雷身犯戒律，爲七修眞人鎖禁在後山之事，他也曾有過耳聞，自從遷居此地以後，也曾多次細心探訪，却是碍於七修眞人當年禁制，竟無從發現，心中甚是懊惱，後來由於杜鐵池之仙緣遇合，才使後嶺部份禁地自然開放。

桑羽因而才得以仙法測知「七修洞府」與徐雷隱身之地，其間曾三次暗圖登臨，均爲暗中「五行眞氣」擊退，因而使他測知必係徐雷所發——

這時雙方見面，想起前情，桑羽情不自禁的有些面上訕訕，他爲人向稱自負，輕易不受人恩惠，此番接渡之情，在對方不過是舉手之勞，在他來說，也與情面攸關。

當下忙自上前見禮道：「多謝道友援手盛情，此番脫困，料必功業圓滿，飛昇在即了，可喜可賀之至。」

徐雷哈哈笑道：「桑道友不必多禮，你我多年隣居，只是天涯咫尺未曾謀面而已——」

桑羽猝然想到多次暗訪，必爲對方所見。

心中一動，遂即向對方臉上看去，果見徐雷臉上含着一脈淺笑，微微向着自己頷首不已。

桑羽自是會意，不禁臉上一紅，正要自承唐突，徐雷却已轉向杜鐵池面前深深執上一禮！

「恩人受驚了——」

杜鐵池道：「那裏，幸虧你的援手，我和桑前輩因見後山發難，想到了前輩你的安危，才特急來此，却想不到你却這般安然無事，這場刼難來得好突然，桑前輩正待施展仙法，却被你發出的紅光接引來了，說起來還要謝謝你呢！」

他自從精參七修仙法之後，功力靈性大爲精進，復飲靈石仙乳，再爲徐雷石鏡寶光透視，乃得洞悉以前數代因緣，這徐雷正是他前世一個奴僕，其中因果，眞有不足爲人道及的苦衷，也有外人難以想像的悲情怨結！

說起來，徐雷負他正多，只是杜鐵池雖生仙緣遇合，集數世之功德靈智大成，過去之事已不再計較，對於徐雷非但無怪罪之意，反而禮敬有加。

這麼一來，更使得徐雷大大心生懺悔、敬仰。

當時，聆聽之下，徐雷趨前一步，忽

地跪倒在地：「恩人這麼說，老奴更是惶恐無地了，恩人對老奴兩世宏恩，即使粉身碎骨以報亦不爲過，更不要說舉手之勞了！」

桑羽見狀大是驚異不解，不免轉向杜鐵池，後者却已上前一步，親手把徐雷參起。

「前生之事不提也罷！」杜鐵池道：「今日是你脫困之日，理當好好慶祝才是，當着桑前輩更不宜如此，快快起來！」

徐雷仍然行過大禮，才行站起！

桑羽已然聽出了一個大概，自己是局外人，自不便插口多言。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道：「噢——糟了，只顧得我們說話，倒忘了那羣畜牲！」

杜鐵池亦爲之大驚，道：「對了，這可怎麼是好？」

徐雷一笑道：「恩人與桑道友說的可是那羣靈猿？」

杜鐵池道：「不錯，你可知道牠們怎麼了？」

徐雷道：「不勞恩人費心，老奴早已將牠們妥善安置在這裏——只是我等坐談之處，四週設有禁制，局外人萬難看出罷了！」

說罷用手向四外一指，禁制立撤！

頓時只聽得一聲尖銳猿嘯，面前白影連閃，數頭白猿已臨近前！

這些靈猿，與杜鐵池多日相處，感情極深，一旦相逢又適當大刦之後，更不禁流露出無比親熱，歡欣鼓舞神態。

一時間羣猿聚集，將杜鐵池團團圍在當中，啫哩呱啦吵叫一處，大有刦後慶生，閑話家常神情。

桑羽看到這裏，不禁笑道：「難爲這些畜牲，倒也有一份眞情！」

徐雷道：「道友不知，這些靈猿，原係七修老前輩當年所豢養的兩頭神猿『大白』『二白』之後，大白二白當年曾受七修老前輩開頂大法，取出愚骨，並以仙法點化，業已深通靈性，不亞常人，牠們的這些後代，稟承先代遺傳，自是深具悟性了！」

桑羽點頭道：「貧道曾見過眞人當年一張坐畫，於眞人礡前發現過道友所說的兩頭靈猿，火眼金睛，質稟根骨，果然頗有仙氣，經道友這麼一說，原來是眞人曾施之開頂大法，這就難怪了！」

徐雷道：「這場浩刦其實也原在眞人當年妙算之中，他老人家當年留於石壁，曾經關照我於本年『霜降』後三日揭示靈帖，是我啓示之後，已事先知道，只是其時已至爲倉促，想到速速知會杜恩人，那知我到達洞府時，恩人外出未歸，接着這場浩刦已然引發，是我速施仙法，將這些猿類引渡至此，再回頭到洞府時，整個洞府已在浩刦中炸成粉碎——」

說到這裏，他重重一嘆道：「洞府之內，留有眞人當年苦練心性妙法，俱都刻留在石壁之上，除去杜恩人之外，多不爲任何外人所見，實在甚爲可惜，這大概就是神仙所謂的『法不傳六耳』了！」

桑羽也不勝惋惜的嘆道：「誠然，誠然——」

二人說話時，杜鐵池只在調弄着一羣白猿，聽到這裏不禁大爲驚恐的道：「這麼說，七修洞府此刻已不復存在了？」

徐雷道：「豈止是眞人洞府？整個後山方圓百十里內外，當此浩刦，俱已化爲飛灰，高山峻嶺，也都夷爲平地，這些俱都在當年眞人神機妙算之內。」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又道：「據眞人留帖所示，這片山谷當此大刦之後，已爲一片新生福地了，有待後世有緣人駐錫光大！」

他頓了一下，眼睛看了杜鐵池一眼，欲言又止。

桑羽會意道：「這麼看來，今後這場功德，莫非尚與杜道友有所關連不成？」

徐雷點頭道：「道友說的不差，正與杜恩人有關，而此一段復興重建之功，老夫亦是責無旁貸，照留帖所示，當在從旁相助之列，即使道友也在借重之列呢！」

桑羽愕了一愕，心中暗喜，蓋以道家所謂的「四九」天刦，不久即至，凡是仙道中人，無不心生畏懼，生怕至時難以渡過，如得前輩眞仙如「七修眞人」之流，暗中關懷，即可不愁，反倒深所獲益。

——他早有請七修眞人托庇之意，只以無緣進身，難得有此報效機會，自是欣慰異常。

當下微微笑道：「難得道友今日平安脫困，理當有所慶賀，且容貧道暫爲東道，與道友略盡賀忱！」

徐雷道：「這就不敢當了！」

桑羽興頭甚高，勸促道：「來來來，我們這就走吧！」

徐雷正自笑允答應，忽似想到了什麼，眉頭一皺道：「有一件大事，我倒幾乎忘了。道友與杜恩人來得正好，尚請各助一臂之力，了結一場功德才好！」

杜鐵池驚訝道：「什麼事？」

徐雷道：「恩人有所不知，老奴才剛敬問眞人當年柬帖，始知道這雁蕩後嶺之下，藏有一個極爲厲害的毒物，照眞人帖上顯示，這個毒物當在這場雷火大刦平息之後出世，特差我就便殲除，眞人雖未明說這毒物是什麼東西，但是以其語氣看來，可以測知必爲一厲害東西，到時老奴一個人是否能夠對付得了尚還不知，如有恩人與桑道友從旁相助，我就可放心了！」

杜鐵池不禁心中一動！

桑羽却發話道：「這就難怪了！」

徐雷奇怪的道：「道友是否有什麼見地？」

桑羽道：「徐道兄不提我還不曾想起，這麼一提，我倒想起來了，這山裏的確隱藏着一個怪物——」

杜鐵池驚道：「什麼怪物？」

桑羽搖頭道：「到底是什麼東西，一時還弄不清，不過觀其氣勢，這怪物已有千年氣候，每逢春秋佳日則見其噴雲吐霧，所練丹氣，色作暗紫，每於驟雨新霽之時噴出，人見之俱以爲是彩虹經天，而生忽略——我也是無意發現，方自駕遁光意圖找到牠藏身處，不意却被這東西事先察覺，即時將丹氣收回，以後即未曾再發現過了！」

徐雷點頭道：「道友這麼一說，我就知道了，如果這怪物所練丹氣已呈紫色，必然已具千年氣候，一旦爲禍人間，必成大害，莫怪乎七修老前輩竟特意爲此事對

我關照，倒是大意不得！」

說話時，外面風雷地動之勢已漸漸收歛——

幾處破陷的山口，無聲的冒着彩烟，天空呈現出一片菊紅，先時地動山崩之處，早已夷爲平地，巨石林立，染目處一片狼藉殘烟。

經過這麼一番改造之後，整個雁蕩後山，已經完全改了面貌，却有一道濯濯淸泉，穿行成溪，幾隻白鳥低飛翺翔其上，發短鳴，雪羽繽紛！

那時景緻，竟然是出奇的美！

「玉樹眞人」桑羽看到這裏，情不自禁的喟嘆一聲，道：「雁蕩後山，僅此改造之後，眼前已是祥瑞岔集，這塊地方日後必將發揚光大，爲吾道大放異彩，只是難免惹遭惡人覬覦，只怕將要生出許多事端——」

徐雷笑道：「道友所見極是，老朽也正爲這件事心生隱憂，七修老前輩既以此見託，少不得勉爲其難，也盡些力量！」

方說到這裏，只聽見杜鐵池嘴裏「咦！」了一聲，道：「二位前輩請看，這是什麼……？」

二人順其指處看去，只見兩彎長虹，交插在瀑布之前，光澤一般無二！

這倒不奇，奇的是那道垂掛的瀑布，原是銀白色，而此刻看起來，却是色作暗紅，乍看上去，就像是一道紅水晶柱子，半垂在山壁之間！

徐、桑二人也不禁怔了一下。

桑羽冷笑道：「道兄可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

徐雷點頭道：「不錯，是那話兒要出來了！」

杜鐵池一驚，道：「你說的是那個怪物？」

「不錯——」徐雷由坐處緩緩站起道：「我們先過去看看再說！」

言罷雙手合着微微搓動了幾下。

杜鐵池立刻覺出足下有異動之勢，等到他抬頭再看時，此身已來到瀑布之前，同行的徐雷與桑羽也都仍然保持着原來的站姿，像剛才一樣的站在身邊左右。

他心知必屬徐、桑二人之一的仙法所致！

却見「玉樹眞人」桑羽含笑道：「道兄的『小都天千里戶庭』功力，微妙至此，足見高明！」

徐雷笑道：「桑道友不必取笑，這都是老夫長年囚禁時，閑得無聊所鑽營出來的！」

是時，三人併肩站立在瀑布正前方一塊凸出的大石，前瞻飛泉，更具有無限的氣勢。

空中兩彎長虹依舊，泉水仍然色作暗紅，雖知有異，表面上絲毫却也看不出什麼端倪！

「玉樹眞人」桑羽冷冷一笑道：「道兄可曾看出這兩道長虹，其中之一是假的麼？」

徐雷點點頭，道：「不錯，道友所指的是左面這一道？」

桑羽鼻子裏哼了一聲，忽然手拍脇下，怒叱一聲道：「何物敢爾——」

一道銀光，矯若游龍，直起身側，銀河倒掛般地直向對面山壁間瀑布飛去！

徐雷乍見此情，正要喝阻，其勢似已不及！

但只見隨着桑羽劍光墜落之處——也就是對嶺那道瀑布源頭處，忽地現出了大片紫光，正好迎着了桑羽發來的劍光。

紫、白兩道光華乍然交接之下——但聞得「吱！」的一聲尖叫，一個大腹尖頭的四角長物，忽地划空而起！

也就在這一霎，徐雷怒喝一聲，揚手發出神雷，霹靂一聲，直朝怪物當頭打下來！

却有一片靑色霞光，漁夫撒網般地，兜頭蓋頂般，直向那怪物全身罩來！

那大腹長體怪物，原思騰空而起，却吃碧光、神雷阻住了去勢，中間又有桑羽所發出的劍光阻住去路，一時情急，「吱吱！」連聲尖叫中，一頭撞向對面石崖，遂即隱身不見！

桑羽收回劍光，怒叱一聲，正待飛身而上，却被徐雷拉住！

「桑道友性子太急了一點！」徐雷顯得很失望的道：「這麼一來，只怕再逼牠現身就不容易了！」

桑羽還未說話，却聽得當頭嶺上，一人老聲老氣的道：「可不是麼，好像只有他一個人聰明，別人都是瞎子看不見！」

說話聲，就在頭上不遠。

桑羽正自覺察到自己行事莽撞，有些面上訕訕，吃這人話聲一激，大是掛不住，怒叱道：「什麼人？」

空中那人笑道：「何必發火，我跑不了的！」

話聲一落，眼前靑霞閃動，一個頭梳道髻，紅臉尖腮的道人已現身面前。

道人身上穿着一襲大紅色袍子，上着同色披褂，袍褂上一色赤紅的描繡着各種火焰，足下一雙芒鞋，紅髮紅髯，乍然看上去，全身上下，簡直就像是一朵燃燒着的紅色火焰！

這人手上持着一桿紅鬚拂塵，背後斜背着一口長劍，腰間繫着一個朱漆葫蘆！

雙方乍一見面，這人嘻嘻笑道：「三位道友請了——莫非也是來打那個怪物的念頭來的？」

徐雷點頭道：「足下莫非是『玄都山』的『赤鍊老人』仇一龍仇道兄麼？」

紅袍道人微微一驚，目光盯在徐雷臉上，點頭道：「老夫正是仇一龍，道友何人？請恕仇某眼生！」

徐雷嘿嘿笑道：「仇道友何以健忘如此？尚還記得當年百巒山火海之戰否？」

道人頓時一怔，不覺後退一步，着實的打量了他幾眼，這才長長的「哦——」了一聲。

「這麼說……」他吶吶的道：「足下敢莫是……徐恩兄……？」

徐雷哈哈一笑道：「這就對了，恩兄不敢當，當年不過是適逢其會，順便助你一臂之力，難得道兄尚還記在心裏未曾忘記！現多年不見，道兄依然風采依舊，看來還是這般瀟洒，眞個羨煞！」

「赤鍊老人」仇一龍哈哈一笑，臉上原先現有的不快一掃而空。

當下他急上幾步，執握着徐雷雙手，興奮的道：「風聞道兄你……？」

徐雷道：「不必忌諱，事實上我被七修老前輩囚禁之事，早已膾炙人口，無人不知——今日正是我期滿脫困之日，思及當年所爲，確是過於任性……今日想起，眞是不勝懊悔之至！」

赤鍊老人呵呵笑道：「那裏，那裏，道兄期滿脫困，這是天大的好事，理當大大慶賀一番才是！」

說到這裏，目光一掃桑、杜二人，含笑道：「這兩位道友是……？」

徐雷笑道：「正要爲道兄引見！」

說着先引見桑羽道：「這位是苗疆玉樹屏的『玉樹眞人』桑羽道友——」

「赤鍊老人」仇一龍驚得一驚，道：「久仰，久仰！足下原來就是桑眞人，眞正失敬！」

桑羽鼻中哼了一聲道：「仇道兄的大名，桑某久仰了，久仰仇道兄練就七煞神火，嫉惡如仇，想不到嘴下更是刻薄，眞個領教了！」

顯然他還記掛着方才仇一龍的口出不遜，仇一龍當然省得，聆聽之下，哈哈大笑道：「方才老朽口出不遜，眞人萬請海涵！」

桑羽心中雖是怪不得勁，却礙於徐雷情面，不便發作，須知他等修爲有道之士，素來極爲自愛，却也不容任何人言語唐突！

「赤鍊老人」仇一龍這一句氣頭上的無心之失，幾乎爲自己日後種下了殺身之禍，這且不言。

接着徐雷又爲赤鍊老人介紹杜鐵池道：「這位道兄，乃是七修前輩仙長的衣鉢傳人，杜鐵池杜道友！」

「赤鍊老人」仇一龍大吃一驚，連道失敬，却把一雙怪異的眸子注視着徐雷！

徐雷明白他的意思，遂道：「仇道兄不必置疑，杜道友年歲雖輕，但五世慧根，與七修老前輩有三世師徒情誼，此生出道不久，却蒙七修老仙師破格成全，將無上道統相傳，復得前輩仙長破月神君所留三寶，未來成就眞是不可限量——」

仇一龍聆聽之下，不勝驚惶的嗟嘆不已，遂道：「怪不得老朽月前在東海途遇前輩散仙『可可上人』時，請其指引，上人告以七修道統將光大同儕，領袖羣仙，吾輩同道將蒙其恩澤，化凶爲吉，是我返回之後，百思不得其解，今日幸遇杜道友，復聽道兄這麼一說，才恍然大悟，眞正失敬了！」

杜鐵池雖不知眼前這個「赤鍊老人」仇一龍是何等人物，但是看其眉宇倒也不是什麼惡人，當下極口謙遜，略道寒暄！

徐雷遂笑問仇一龍道：「道兄不在玄都修爲，跑來此間作甚？」

仇一龍嘆道：「這話說來就長了，改天再與恩人你詳細說吧，今日經過雁蕩，正逢這裏造山運動，一時好奇按下遁光，却無意間發現了這裏竟隱藏有一個修爲千年的毒物，經我多所觀察之後，認出了乃是一頭世所罕見的『藍面毒蛟』，因知此物奇毒，每於雷火地動之後，便是出世時候，料必其必將出世爲害，是以刻意在此守候，打算將牠生擒，帶回玄都——」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有意無意的看了桑羽一眼，才又接道：「我因怪物蟄伏千年，必成氣候，而我出來匆忙，並未帶有什麼法寶，生怕擒牠不住，一個擒牠不住，勢將反爲所傷，是以久經思慮之下，才躍身山頂，暗施『青霞鎖空大法』，將怪物藏身山勢上空，百十里內外，全行以法力鎭鎖住，防其逃竄，又因知道這怪物雖是生相奇醜，却偏有風雅之愛好，性喜彩虹——是我遂以所練『氤氳六合雲氣』，幻化一道彩虹叠架在原有之彩虹之上，如此一來，雙虹叠架，頓現奇觀，果然將怪物引出來！

三人聽他說到這裏，這才知道原委！

仇一龍遂接道：「這類毒蛟生性通靈，却喜多疑，我爲恐牠看出端倪，乃在瀑布前，事先設下禁制，由是任何人獸現身附近，俱不愁爲其看破行藏，即使大聲說笑，也不會被牠聽見！」

徐雷聽到這裏，不禁深爲欽佩的點頭笑道：「道兄對此罕世毒物，竟能精通至此，實在令人深深折服！」

仇一龍道：「恩兄過獎，恩兄當能記得，先師『五毒尊者』這個綽號，家學淵源，焉能有不識之理？」

徐雷這才想起，連口道：「高明！高明！」

「赤鍊老人」仇一龍遂又道：「是我費了半天力道，好不容易將這頭毒蛟誘出，這怪物目注彩虹，一時是禁不住，遂即也將丹氣徐徐噴出，惟恐有變，乃將丹氣滲合入瀑布之內，頗是自得其樂！」

仇一龍說到這裏，乾咳了一聲，才又接道：「——我因見牠噴出了丹氣，心中大喜，原打算等到牠忍不住將丹氣化爲長虹噴向空中時，再給牠一個措手不及，那時怪物必然現身而出，我當雙管齊下，一方斷其退路，再以所練劍炁，將牠丹氣隔斷，強收入葫蘆之內，那時一任牠道行深厚，也必然進退維谷，當可爲我所擒。」

說到這裏，忍不住苦笑了一下，看向「玉樹眞人」桑羽道：「想不到桑道友一時冒失，放出飛劍將牠驚走，如非我事先佈好了仙法，只怕早已爲牠騰空而去，說起來眞是功虧一簣，看來再要誘牠出來，勢將要大大花費一番功夫了！」

「玉樹眞人」桑羽臉上一紅道：「桑某却是冒失了，不過一個區區毒蛟，也不致就如道友說得這麼厲害，且容在下略施仙法，即可將牠逼出，生擒之後，執還道長，也就是了！」

「赤鍊老人」仇一龍赫赫一笑道：「桑道友說得輕鬆，要是這麼容易，老夫也就不必這麼費事了！」

徐雷生怕他們雙方爲此弄僵，忙自插口道：「我原不知怪物名字，聽仇道兄這麼一說，才知是這個東西，有關『藍面毒蛟』的傳說，我倒知道道一點——」

仇一龍忙道：「那好極了，不瞞恩兄，我對牠所知道的也祇是如此，恩兄如果知其習慣，或可對生擒於牠深有所助！」

徐雷道：「我也只是昔日聽人傳說罷了，究竟是否如此，尚還不知！」

仇一龍道：「道兄不必謙虛，就請快快說出吧！」

徐雷道：「我聞知這藍面毒蛟生性喜虹，正如道兄所說，更聞這類毒蛟仇恨心極强，一經發覺有敵人加害，必欲以全身

之力，制對方於死命而後已，不知道兄知道與否？」

仇一龍緩緩點頭道：「恩兄這麼一說，老朽彷彿也曾聽先師這麼說過……」

徐雷道：「如果這個傳說是眞的，道兄只須要撤消眼前禁制，現出我等四人行踪，即不愁那怪物不現身復仇，倘得如此，我等豈不可合力將其拿下！」

「赤鍊老人」仇一龍哈哈笑道：「還是恩兄想的週到，只是這東西修爲千年，所練丹氣，奇毒無比，我等却要防上一防呢！」

徐雷道：「道兄對牠知道得可謂之既精又徹，尚希事先爲我等解說一下，免得我等一時失察受害！」

仇一龍微微一笑：「恩兄說那裏話，三位道友法力怕不高過老朽數倍，何容妄置一詞，不過，既蒙垂詢，敢不知言！」

桑羽冷冷一笑，心知此人外表雖甚爲謙虛，其實內裏却極是自負，他因一時莽撞，驚走了毒蛟，受了一肚子窩囊氣，決計憑一己之力，生擒毒蛟，然後慨贈與他，當面臊一臊他的皮，也好扳回面子，眼前且容他風光，不與計較。

「赤鍊老人」仇一龍遂即洋洋得意的道：「方才三位道友也曾目睹了那怪物一個大概，其實怪物形樣更不止此，更擅變幻，軀體可大可小，三位道友大概還不知道，那怪物腹下尙還生有一隻小腿，專司守護其腹臍要害；所練丹氣，即是由臍內噴出，除了臍下那處要害以外，通體上下都有密鱗保護，即使是尋常飛劍也難以加害！」

三人之中以杜鐵池閱歷最爲淺薄，聽他這麼說，不禁對那個「藍面毒蛟」深深存下了戒心！

徐雷點頭道：「知道了，道兄且把隱身制止撤開，容那怪物現身再說吧！」

「赤鍊老人」仇一龍道：「我等四人，最好分作四個方向，這樣可防止怪物情急時逃脫，又可聯合圍攻！」

徐雷道：「原該如此！」

他因知杜鐵池雖然已得悉七修秘功，但是到底歷練不足，前生功力尙未回復，因恐其一時大意，爲怪物所乘，是以特意照顧！

當下遂向「玉樹眞人」桑羽道：「桑道友法力精湛，就請敵當正面如何！」

桑羽決計要生擒這頭「藍面毒蛟」，好在赤鍊老人眼前找回面子來，一聽徐雷建議，正合心意，當下應了一聲，道：「遵命！」

手舉處，霞光一閃，已遁跡在對面山頂！

徐雷遂笑向赤鍊老人道：「道兄就在原地不動，我與杜道友往那邊去了！」

說罷手拉杜鐵池，足頓處，化爲一道長虹，起落之間已達彼岸！

落地之後，杜鐵池窘道：「我看還是跟你在一塊吧，我怕對付不了，我那兩下子，你是知道的！」

徐雷道：「恩人不必担心，只憑破月之寶，對付這怪物已是足足有餘，等一會那怪物如出現恩人這一面，只管以破月仙劍敵牠便了！」

杜鐵池點頭道：「好吧！」

自從與桑羽聯手合敵劍髯公，會晤「碧溪仙子」師徒之後，他心裏一直都惦記着瑩瑩的倩影，盼望着能有機會，好好的跟她談上一談，偏偏瑩瑩師徒，看來個性都是一般偏激，尤其是「碧溪仙子」吳嬪，這個人更難說話，有些不盡情理，日後是否能與她合好相處，却還難說！

須知他對瑩瑩一往情深，瑩瑩對他更是柔情如水，原是一雙兩好，偏偏這當中加上了一個吳嬪作梗，致使兩地相思，咫尺天涯，情意不遂，日久魔生，後來幾乎爲此着了魔相，壞了道基——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徐雷數百年修爲，如以百年來囚禁，靜中參悟，已然深具悟性！杜鐵池心裏想些什麼，他雖是不知，可是那副失意寡歡的樣子，却是難逃他的法眼，微微一驚，遂即留在心中。

當下向杜鐵池道：「恩人你就留在這裏，我往左面看看去！」

言罷，頭肩微幌，遂即不見！

轉瞬間四個人分向四方！

杜鐵池守護的這個方向，正是兩處山峯交合的一個隘口，穿過這處不算寬的隘口，百十丈後視野遂即開擴，一片朗朗晴空！大可乘風萬里！

他站定之後，遠遠看見峯上一片紅光閃過，現出了「赤鍊老人」仇一龍的身形，這才知道他已運功將原先的隱形禁制收回！

也就在這一霎，只聽得一聲怪異尖銳的嘷叫聲——

聲音似起自左面崖壁之間，聲如牛鳴，只是却比牛鳴聲要尖銳得多！

緊隨着這聲怪異的鳴聲之後，崖壁間陡然興出了大片雲霧——

一個長軀大腹，狀若鱷魚般的怪物，已自雲霧中現身而出！

杜鐵池心中一驚，彷彿看出那怪物生有一張尖出的嘴臉；色作純藍，通體上下果如「赤鍊老人」仇一龍所說，生有一層魚般的密鱗，而在這層鱗片之外，隱隱繞護着一片紅光！

這怪物通體約有丈許長短，大小亦如鱷魚，只是生有一個遠比鱷魚要大上兩倍的肚子，那副形樣簡直奇醜無比！

大股腥羶氣味，隨着怪物的出現，立刻散佈了開來，一經入鼻，幾令人作三日嘔！

杜鐵池因知怪物毒性劇烈，是以連忙閉住呼息！

是時守護在下方的「赤鍊老人」仇一龍見狀已然是先行發難！

只見他右肩幌處，斜揹在背後的那口長劍，陡地化爲一道赤焰，在一片隱隱風雷聲中，直向怪物頭上落去！

仇一龍爲恐怪物再行遁回，是以在怪物甫行現身之初，遂即行法斷絕對方後路，雙手十指交叉着向外作扇面狀散開來，即有一片青霞在怪物身後閃過！

怪物似乎警覺到不妙，發出了極爲刺耳的一聲尖叫，陡地掉過身來，向崖壁間力撲過去。

但見青霞大作，已阻住了牠的去勢，怪物連聲怒鳴着，正待再次撲上時，身後風雷聲中，仇一龍所發出的劍光已自來到

了！

看來情勢恰到極點！

赤鍊老人所發出的那道劍光，原已絞在了怪物身上，卻礙於緊緊包護在怪物身上的那片紅光，未能得勢，劍光落處，就像絞在了一根精鐵柱子上一般，「錚鏘！」一聲，冒了幾點火星，僅僅砍掉了那怪物身上一片鱗甲！

那口飛劍，非但未能將怪物長軀斬斷，卻反倒倒彈了起來！

可是儘管如此，那怪物卻負痛發出了刺耳的尖叫聲。

就在那道赤焰般的劍光，第二次將待向牠軀體上落下之時，卻由那怪物的一雙眸子裏，驀地射出了兩道灰白色的光華，交叉着向上一迎，已把劍光迎住！

眼看着那怪物長軀在雲霧中一陣子打轉，已盤作一團，通體上下逆鱗全張，卻由張開的鱗片之間，發出了大片的紅光！

「赤鍊老人」仇一龍的那道劍光，居然在怪物眸子所放出的兩道灰白光華抵擋下，相持不下！

這老頭兒看到這裏大是震怒，雙手一搓一揚，遂即發出了一團雷火，紅光一閃，接着是震天價般的一聲霹靂，四山都為之震動了一下。

怪物軀體在這聲雷震之下，高高被震到了半天之上！牠厲嘯一聲，原思就此脫身，卻不意仍然受阻於仇一龍佈置在天空的禁制，一片青霞閃過，遂即又把牠身子反彈了下來！

這頭毒蛟怪嘯一聲，四足划動着，帶着一片雲霧，其勢如箭矢般的直向另一個方向疾竄出去——

這一面正是「玉樹眞人」桑羽所守護之處！

事實上桑羽早已躍躍欲試，如何能容得怪物脫身！

迎着怪物的來勢，桑羽右手擊出，即由其掌心間，發出了密如貫珠般的一串雷聲。

雷火萬丈裏，青顫顫的一道長虹，直向着這頭「藍面毒蛟」頭口捲到！

這頭「藍面毒蛟」，雖然深居千年，但是卻從來不曾有過與人交手的經驗，見狀急嘯連聲！

一時情急之下，只見牠大腹向外霍地揚起，現出了腹上的臍眼！

果如「赤鍊老人」所說，在牠臍眼邊側，生有一隻怪足，看起來一如人掌，色作深紅，原是覆遮在臍眼之上，這時卻霍地揚起——

隨着他揚起的掌勢，即有一道鮮紅若怒血般的凝形光華，直由那個大小有如鷄卵般的臍眼裏怒噴而出！

這道鮮紅如血的光華，正是怪物深居地層千年，晝吸地磁夜感月華，千年來念茲在茲，所苦苦練成的內元丹氣！自是威力無匹！

天空中頓時如同閃電般的照亮，百十丈內外，紅光大盛！

那道紅色丹光，甫一與桑羽所發出的青色光華一交接，桑羽只覺得身上一陣發冷，頓時覺出了不妙，連忙行法想招回那口仙劍，其勢已是不及！

先是青光一陣大顫，搖散出一天星光，緊接着有如大星天殞般的墜落下來——

叮噹！一聲脆響，落地的仙劍，已化為一把頑鐵！

「玉樹眞人」桑羽作夢也不曾想到怪物所練丹氣，竟是這等厲害！平白的喪失一口仙劍，好不心疼，卻不禁為此激起了無邊怒火。

當時大吼一聲：「好個妖畜：看本眞人的厲害！」

說話時，怪物所發出的內元丹氣，已如同長鯨噴水般地，直向着他身前噴了過來！

那道紅色丹氣，先時看上去不過杯口般粗細，那知一經伸展開來，簡直如同江河倒轉，血光瀰空裏，有如紅海一片，直向着桑羽全身上下怒捲了過來！

桑羽已嚐知對方丹氣厲害，這時見狀慌不迭右肩幌處，自肩後倏地昇起一片銀光。

那銀光如一幢銀色的光罩，陡地將自身幢定！

儘管如此，在對方丹氣所幻化的血海怒潮中，卻也難當其鋒，整個身子被衝得向後倒翻過去！

桑羽驚怒中不待身子站定，雙手連連搓揚着，發出一串神雷！

電光交錯，霹靂連聲。

那頭「藍面毒蛟」在對方劈面雷火裏，一時被擊退在百十丈外，霍然化作一大蓬紅雲，改向東面逃去——

這一面的對頭更厲害！

負責這一面攻勢的是徐雷！

那頭藍面毒蛟方自來到，徐雷已飛身迎阻上空，只見他手拍腦門，一顆大如鵝卵的紅色明珠，倏地昇空而起。

正是他用以防身的至寶——「火雷神珠」！

由於多年來功力的反哺浸淫，這顆火雷神珠事實上已與他本命相接合，可以隨思念千變萬幻，而達成各種攻防任務！

「火雷神珠」碰上了那怪物的「內元丹氣」！

看上去，兩般都是一色的紅！

紅光迎對之間，其勢端的驚人！

最先是徐雷的「火雷神珠」被那怪物所噴出的一片血海奇光所吞噬。

連帶着徐雷的整個身軀也被這片血海所包裹住，可是不旋踵間，內裏的徐雷在珠光罩身之下，卻已脫出了對方丹氣所幻化的血海之外。

那顆「火雷神珠」一經突圍外出，即刻泛起一片更大的紅潮，反過來將怪物以及所噴出的丹氣，通通包在其中。

只是這也是很短的一霎——

乍看上去，那顆「火雷神珠」所幻化的紅光，像是把怪物連帶數十丈方圓的丹氣血海通通包裹住了，只是內裏的怪物卻並不就此安寧；甘心雌伏！

在一陣翻江倒海般的掙扎興動之後，陡然間；那珠光所幻化的帷幄，興起了一個極大的氣泡，緊接着「波！」的一聲大震！炸破開來！

怪物口發尖嘯，通體赤紅，那樣子簡直就像是一條火龍，陡地箭矢般的由裏面射空而出——

想是被困在珠光裏吃盡了苦頭，一出

來遂即爆發如雷，巨口頻張，噴出了一天的紫色光雨，直向空中「赤鍊老人」仇一龍所設下的禁制撲了過去！

徐雷大喝一聲，急縱遁光，自後面趕過來，大袖揮處，「霹靂」一聲自其袖中飛出了一個梭形的物體！

這物體才一出手不過尺許左右，隨着那響動人心魄的震聲之後，倏地暴長了千百倍，狀若方舟，金霞萬道，銳氣千條，循着匹鍊般的一道奇光，直向怪物護身紅雲噴射了過去！

杜鐵池遠遠看見，認出了這梭形物體，正是徐雷所擅施的「雷火金梭」！知道威力無匹，心中大為激動！

果然，金光射處，怪物丹氣所化的火雲，迅速的滾盪開來，錚，然一聲，正中怪物背上，緊接着一聲雷鳴，爆炸開來！

那怪物像是受創頗重，發出了淒厲的一聲哀鳴，大腹突挺，那隻生於肚腹正中的短足，倏地揚起，只聽得「波！」的一聲輕响——

一顆長圓形狀若橄欖；大小如同「金瓜」般的紅色物體，如同一枚彈子般的由其肚臍內噴了出來！

霎時間，天空中就像出了一輪旭日那般的明亮，紅色的光華，映射得每個人面髮皆赤，更似有萬斛寒冰，當空傾倒下來，平添出無比的寒意！

——正是怪物積千百年；苦心積慮所練成的那顆內丹眞元！

這顆成形的內丹眞元一經出體，頓時如同車輪般的急轉起來，瞬息間大如車盤，卻由其內噴出了百丈紅光，霍地迎住了徐雷所發出雷火金梭！

這頭「藍面毒蛟」對於這顆所練內丹，簡直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一經噴出之後，全身即暴長數倍，形若一條盤龍，將空中那顆內丹團團護住，張牙舞爪，形樣至為猙獰！

徐雷乍見怪物將內丹噴出，想來也知道厲害，當下用手一指空中金梭，化為一蓬金光，敵住了來犯的丹氣，同時將先時放出的「火雷神珠」化為大片霞光，將通向這邊空中完全隔斷——

是時，「玉樹眞人」桑羽，以及「赤鍊老人」仇一龍皆由不同方向，雙雙駕遁光趕到面前。

「赤鍊老人」仇一龍大聲嚷道：「徐道兄千萬守住了，不要讓這畜牲跑了！」

說話間揚手發出萬丈金光雷火，直向怪物身上擊去！

桑羽也由掌心發出了青濛濛的一道光氣，一出手即若飛虹天瀉，一下子將怪物全身罩定。饒是如此，那怪物卻並不曾現出了敗態！

只見由牠盤護下的那團紅色內丹裏，滋生出千百道橘色的紅光，緊緊將牠身軀包住，一經雷火金光爆珠般在牠身側四週炸射，卻休能傷牠片鱗枚甲！

徐、桑、仇三人各立一方，雷火金光聯手齊攻，眼看着怪物抱着一團珠光，在劍光雷火裏跳動不已，卻是無奈牠何！

那怪物想是知道遇見了足以致命的厲害對頭，一時卻也不急於攻敵，只圖護珠保命，容得敵方稍自鬆懈，再圖脫身！

三人聯手猛攻，足足有半盞茶之久，卻未能見功，俱都不勝駭異。

徐雷忽似想起了什麼，回頭向地面大聲嚷道：「杜恩人暫且莫作壁上觀，快來助一臂之力！」

杜鐵池正自看得觸目驚心，被他這麼一叫，陡地憶及，心念出劍法訣，左手指處，那口七修仙劍，霍地化為一道經天長虹，劃空直起，直向空中怪物飛去！

匹鍊般的一道白光，衝天直起，迎向怪物當頭直落下去——

那頭「藍面毒蛟」乍見杜鐵池所發出的劍光，想是大為驚嚇，嘴裏怪叫一聲，即見由那顆成形的內丹裏，射出洗面盆大小粗細，血紅色的一道奇光。

這道光華甫一射出，即與空中杜鐵池所發出的白色劍光絞在了一塊。

杜鐵池頓時覺出對方那道血色丹氣內，附合着極大的一種吸力，似乎所發出的那口七修仙劍，隨時都將要捲入對方丹氣之內！

然而這口當年七修眞人的鎮山之寶，畢竟不同凡响，雖數度被對方所發出的血光攏吸住，最終都能自行解脫，虹飛電閃，聲東擊西，一時給怪物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使之大為狼狽！

其他各人見狀大喜，紛紛發出劍光神雷。

一時之間，奇光飛馳，霹靂連天，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那頭惡蛟想是知道大難當頭，不易逃生，情急之下咆哮連聲，長軀霍地展開來，通體鱗甲爆射出千百點紫色玄光，在一片血紅丹光罩體之下，有如凍蠅衝窗般的向着四面八方急衝猛攻不已——

只是徐、桑、仇三人各守一方，當頭迎以神雷，使得怪物無以得逞。

杜鐵池的那口「仙劍」更似附骨之蛆，有幾次已攻入紅光之中，險些傷中了怪物軀體，益加的使得這頭怪物怪嘯連天，情急暴怒不已！

四人合力聯手之下，那怪物兀自如此猖狂，徐等三人，雖然道法精純，只出一人就足可制怪物於死地，但是卻因為仇一龍有生擒怪物之意，而不思下手殲除，這麼一來無形中就有了顧慮，放不開手，才得致此！

這頭藍面蛟，蟄伏在地底足有千年，所練元丹，集有地熱元磁精能，融以本身特具的異毒，固是威力無匹，即是他本身的那千萬片鱗甲，也無不生具異能，必要時更可如意散發，傷人於頃刻之間，更是令人防不勝防。

眼前怪物顯然已被激怒，只見牠口發異嘯，在遍體丹光籠罩之下，怒發如狂，想是被杜鐵池的那口七修仙劍追逼得無路可遁，一時遷怒在杜鐵池身上，身形一掉，直循向杜鐵池身上俯衝下來！

徐雷距離杜鐵池身形較近，見此情景，急呼一聲道：「恩人小心！」

話方出口，只見那頭惡蛟頭頸怒搖，上半身千百片鱗甲突地脫落，幻化為千百點紅紫光星，直向杜鐵池全身上下籠罩過來！

杜鐵池見狀一驚，他原先手捫「破月仙鏡」，正待施為！這時見狀驚慌之中，也不管鏡光效果如何，心念着徐雷所傳授

長篇武俠故事

幽靈四艷

臥龍生・文
子成・圖

的出鏡口訣，陡他以鏡面向外一揚，一道彩光直射而出。

怪物原先是一個俯衝的姿式，在千百點紅紫光星的率先之下，口發狂焰，如是正好迎着了那股衝天直起的鏡光，只聽得一陣子劈拍火燎之聲，怪物環身四週的那片紅光，首先在鏡光之下，化為飛烟，隨身而來的千百點紅紫光星，發出連珠串般的一陣子爆响，就像是燃點了一串小鞭炮似的，頓時化為烏有——

那怪物在鏡光當頭之下，更是無所遁形，吃鏡光劈面射中，頓時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尖嘯，全身一陣子急顫，就像是斷了綫的風箏般的，一路墜空直下，直向着山谷中落下來！

「赤鍊老人」仇一龍大吼一聲，急駕遁光，追落下去，各人亦隨後縱身直下。

杜鐵池亦拾回七修劍，念思身劍合一口訣，白光一道，傾空自落——

他身子方一落下，即見那頭藍面惡蛟正自怒發如狂的與「赤鍊眞人」仇一龍戰在一團，一時咆哮連天，山搖地動！

原來那怪物吃杜鐵池鏡光一照之下，傷了雙目，變成了一頭瞎蛟，是以益加怒火狂發，牠因視力喪失，不辨敵踪，只是盲目的向四週胡亂攻擊，乍看之下，像是一隻全身赤紅的穿山甲，身過處樹倒石穿，地動山搖，隨着牠舞動的下軀，數十百丈赤紅火焰，漫無邊境的橫掃直瀉，其聲勢較諸先前更是有增無已。

「赤鍊老人」仇一龍到了此刻，仍然姑息着不肯對這頭惡蛟下殺手！

只見他雙手連連搓動，自其掌心內如烟似幕的飛起了大片紫色光霞，迅速的向着怪物身上包捲過去，只是每每為怪物所突破。

杜鐵池身方落地，正好迎着怪物怒衝的一個來勢，不由心中一驚，喝叱一聲，手指處再次發七修仙劍，即見由其指尖上匹鍊般的飛出了一道白光，迎着怪物長虹貫日般地飛絞了出去。

怪物雙目已瞎，反應自是大為遲鈍，待到感覺冷氣襲身不妙時，急忙翻身怒捲，已是慢了許多，登時吃劍光自背部削過，一時間鱗片翻落，鮮血四濺，只痛得怪嘯一聲，巨口張處，再次把那顆內丹飛出去——

紅顫顫的一顆丹丸方經噴出，尚還來不及施展的當兒，却為「玉樹眞人」桑羽陡然間出手，飛出了一面烏絲小網，直網下去。

那面顏色烏黑的小網，名喚「兜率網」，乃是桑羽百十年前在元江所收取萬載金蛛，以其所吐之絲精製而成，後來送交苗疆「鳩盤婆」，請其以本身所練地肺心火，祭煉了七七四十九天，煉成之後，非但用時可大可小，且可以地火之力，熔化任何五金之物。

怪物久蟄地底，所收丹氣，乃係至陰，碰到了地肺的陽火，正為所懼！

偏偏怪物失去雙目，無以為見！

「玉樹眞人」桑羽「兜率網」一經出手，叱了一聲：「疾！」

驀地那面烏黑網袋，變成了丈許方圓大小，迎着那怪物所噴出的內丹，有如漁伕撒網般的，一下子網了個正着！

桑羽再叱一聲：「小！」

「兜率網」倏地一收，已把怪物那顆內丹收攏其中，藍面蛟發出了淒厲震耳的一聲怪嘯，巨嘴張處，吐出了尺許長短的一條長舌！

大股的紫色陰火，由牠嘴裏噴出，緊接着牠全身猛烈的抖動一下，千百片鱗甲，幻化為千百點火星，直向「玉樹眞人」桑羽身上襲來。

桑羽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大袖揮處，一片光霞閃過，迎住了來犯的一天火星，他身子更不再作絲毫停留，在霹靂一聲雷鳴裏，挾持着匹鍊般的一道經天長虹，連同着前發出的「兜率網」，一併遁出千百丈以外。

那怪蛟淒厲的怪叫着，正自騰空撲追過去，徐、仇、杜已各縱遁光迎面攔在了前面！

徐雷揚手發出神雷，霹靂一聲大震，怪物身方騰起，復遭震落在地——緊跟着杜鐵池大喝一聲，手拍腰間，那口束紮在腰身上的「破月仙劍」，連同着那口「七修劍」一併飛出！

一紅一白兩道奇光，形若「神龍剪尾」般地齊飛而出——猛可裏，「赤鍊老人」仇一龍大吼一聲道：「杜小友——施不得！」

話聲出口，手指處飛出一道劍光，直向杜鐵池所發的紅白光華上迎阻過去，那裏攔阻得住?仙家神兵，果然威力無匹，況乎雙劍合併！更加神武不可一世！

赤鍊老人所發飛劍，固具威力，却是難為七修、破月雙劍合併之威，杜鐵池新通劍術，却不知此二劍威力至大，見狀呆得一呆——

就只這麼一眨眼的當兒，「赤鍊老人」仇一龍那口放出的飛劍，已吃紅白兩道光華雙龍出海般的迎住一絞，頓時成為數截，化為一天殘星。

紅白二光更不少緩須臾，追循着怪物「藍面蛟」龐大的軀體只是一絞，登時成為一堆肉泥！

眼看着紅白二光殺死怪物後迤邐當空，呼嘯生風的盤舞不去，景象瑰麗壯觀之極！杜鐵池方始念及收回口訣，同時運動功力，信手一招，兩道光華長鯨吸水般的收了回來，只是一閃，已隱形不見！

他心中方自驚喜不置，却發覺到「赤鍊老人」仇一龍那一張臉現出老大的不高興模樣，心中一怔，這才想到自己一時失手，毁了對方的飛劍，其實以對方法力，損失一口飛劍倒也沒什麼大不了，倒是當着人掃了他的面子，却是使他難以忍受。

杜鐵池心中甚為過意不去，正想上前向他賠上一個禮，「赤鍊老人」仇一龍已閃身而前。

只見他圓瞪着一雙大眼，兩朵紅髯像是刺蝟般的炸開來，怒視向杜鐵池道：「杜小友你好厲害！連老夫的賬都不賣?」

杜鐵池抱拳一揖道：「前輩休要誤會，小可一時張惶失措，毁了前輩的飛劍，事出無心，尚請不要見責才好！」

仇一龍嘿嘿一笑，冷面道：「這口仙劍倒也不去提它，只是道友你不該將怪物運劍殺死，使得老夫一番苦心白費。」

（未完）

子夜行大典 仙女門開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蓮子命總護法羅統與岳湘一同外出捉拿丐帮帮徒，他們來至一處，遇見丐帮劉長老及鐵劍大俠葛松月，於是雙方展開搏鬥。羅統奮戰劉長老，岳湘則與葛松月拚搏，結果岳湘不敵受傷。羅統與劉長老打成平手，因見岳湘敗落，急得將岳湘救走，敗陣而歸。青蓮子見他們歸來，問及羅統的經過情形，羅統不答，推由岳湘報告，便不顧而去。岳湘見狀，只得將一切經過情形向青蓮子詳細說出。並告訴她羅統對她存有企圖……

岳湘道：「如若沒有人拆穿我是在僞裝，我相信，我可以應付得很好。」

青蓮子道：「我不會拆穿你，問題在羅統如若向他老人家請教，那就有些麻煩了。」

岳湘暗暗忖道：在這仙女廟中，有一個極受敬重的人物，包括九陰鬼母在內，都對他有着畏懼，受其控制。

他才是這裏的眞正首腦。

青蓮子雖然常常提到他，但却用一種代號暗示他的身份。

那人是誰呢?

他在仙女廟中，也許沒有一個正式的身份。除了廟中幾位重要人物之外，認識他的人，只怕就不多。

摹仿着青蓮子的口氣，岳湘緩緩道：「羅統能够很輕易的見到他老人家麼?」

青蓮子道：「能，所以，我對他才有三分憚忌。」

岳湘暗道：如若我再問一句，她可能會多說出不少的隱密，但也可能使她提高了警覺，似是不應急在一時。

只聽青蓮子長長歎息一聲，道：「岳兒，現在，集聚在揚州地面上的武林人物，都已經知道仙女廟了。」

岳湘道：「現在揚州來的武林高手，只怕都是為你們仙女廟而來。」

青蓮子道：「你們這一次出動，不但沒有露了鋒芒，反而使人家對咱們仙女廟，更提高了警覺，對麼?」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站起了身子，道：「岳兄，下去休息吧！也許羅統不甘心，他會耍出別的花樣來。」

岳湘低聲道：「蓮兒，總護法是不是有很大的勢力。」

青蓮子道：「勢力倒沒有，不過，他有很好的靠山。」

這時候，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奔了進來。

只聽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道：「主持在內，不可亂闖。」

另一個女子聲音道：「杏姑娘，我有要事求見主持，煩請你給我通報一聲。」

青蓮子道：「杏花，讓她進來。」

一個十八九歲的素衣少女，快步行了

進來道：「稟告主持，有人持帖求見。」

青蓮子道：「什麼人？」

素衣少女道：「一共四個人，三個大漢，一個叫化子。」

岳湘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是風塵三俠和楊衡來了？」

青蓮子道：「帖子呢？」

素衣少女道：「帖子被金嫗留下了，要弟子盡快通報主持。」

青蓮子道：「金嫗已經代我接見他們了？」

素衣少女道：「沒有，但如主持事務繁忙，不能接見來人，金嫗就只好代主人接見了。」

青蓮子一揮手，道：「去告訴金嫗，我自己接見。」

素衣少女轉身快步而去。

青蓮子轉望了岳湘一眼，道：「你要不要跟我去一趟。」

岳湘道：「方便麼？」

青蓮子回答道：「對我沒有什麼不方便……」

微微一笑，接道：「他們來的很好，今夜子時，我們正要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他們也許就是首當其衝的人！」

岳湘道：「什麼儀式？」

青蓮子說道：「你沒有見過的，但那儀式的含意，却是仙女廟一種神秘的力量，正式介入江湖，過了今夜子時之後，我們就不會再像過去一樣，那般畏首畏尾的了。」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過了今夜，再有人侵入仙女廟，我們就會大開殺戒了。」

岳湘道：「大開殺戒。」

青蓮子道：「這些時間，我們一直對一些武林同道的入侵，一直有着相當的容忍，但過了今天之後，就不會再有這樣的情景了，對於入侵仙女廟的人，我們會給予最嚴厲的懲罰。」

一面舉步向外行去，一面接道：「接待客人的地方，有一處密室，只要你躲在那間密室中，就可以看到了外來的人，但他們却不會看到你。」

岳湘道：「好！在下識人不少，也許能看出來人的身份。」

×　　×　　×

在一間雅緻的小房中，青蓮子接見了來人。

來人完全在岳湘的意料之中，正是風塵三俠和丐帮八府總舵主楊衡。

青蓮子雖然還保持了迎客的禮貌，但神情間的冷漠和語氣，却使人有着不易忍受的感覺。

直來直往的鐵大鵬，冷笑一聲，道：「咱們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見貴主持，是要請教一件事情。」

青蓮子冷冷說道：「我可能不知道，所以，你最好還是別問。」

鐵大鵬道：「在下還未問，主持，怎知不能回答。」

青蓮子道：「那是因為，我不願你太難看，明白點說，就算我知道的事，我也不會回答你，說的够明白吧？」

鐵大鵬霍然站起身子，說道：「主持，咱們問你的事，是關係着很多人的事，所以，你非說不可。」

青蓮子道：「哦！有這等事，我如不說，你又能如何？」

鐵大鵬道：「不說麼，咱們就只好對不住了。」

青蓮子道：「鐵大鵬，這是清靜勝地，閣下如若準備在這裏逞強鬥狠，只怕會身受天譴。」

鐵大鵬哈哈一笑，道：「我鐵某人走南闖北，數十年捫心自問，沒有作過一件對不起良心的事，如若這世間，眞有什麼鬼神，也找不到在下的頭上。」

青蓮子淡淡一笑，道：「鐵大鵬，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鐵大鵬道：「沒有！」

青蓮子道：「我忙得很，閣下的話如是太多，那就出去說吧！」

鐵大鵬道：「咱們要問的就是你青蓮主持！」

青蓮子站起了身子，道：「各位要求相見，我已經見過諸位了，現在，你們請便吧！」

鐵大鵬道：「咱們來見主持有事的，如若主持沒有辦法給咱們一個答覆，那就很難交代了。」

青蓮子道：「諸位來這裏問，但我對諸位不一定要有答覆，對麼？」

鐵大鵬本來脾氣很壞，但他面對着青蓮子，却有些發作不出，搖搖頭，歎一口氣，道：「青蓮子，你是婦道人家，在下不便對你發作。」

青蓮子道：「你發作又能如何？」

鐵大鵬回顧了任天豪一眼，道：「老三，你來。」

任天豪笑一笑，說道：「青蓮主持，咱們來和主持相見，只不過希望向妳領教一些事情，妳又為什麼要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青蓮子道：「男女有別，我想不出我們有什麼好談。」

任天豪道：「哦！」

青蓮子道：「我們好見好散，諸位既然是來到了此地見我的，我也不便太過失禮，……」

語聲一頓，接道：「我不會答覆你們什麼，別說我不知道了，就算我知道吧，也不會告訴你們。」

任天豪苦笑一下，道：「老大，看樣子，是很難有個結果了。」

鐵大鵬道：「老三，應該有別的辦法吧？」

任天豪道：「有！但除了强迫他就範之外，只怕很難有別的好辦法了。」

青蓮子目光突然轉到楊衡的身上，道：「楊總舵主，風塵三俠萍踪無定，但你們丐帮却是很好找一個龐大組合，你和風塵三俠，一起找上來仙女廟，我就不明白用心何在了，是仗憑風塵三俠之勢呢？還是替風塵三俠撑腰。」

楊衡道：「言重，言重，老叫化只不過登門拜訪青蓮主持罷了。」

青蓮子道：「只是拜訪，那很好，現在諸位已經見過我了，仙女廟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廟會剛完，我的事情很多，現在，諸位可以走了。」

楊衡怔了一怔，道：「姑娘，這是在

下逐客令了。」

青蓮子道：「不論你們怎麼想，我無暇再招待諸位，諸位請吧！」

鐵大鵬按耐不住了，冷笑一聲，道：「姑娘，咱們拜訪，是一片好意，也是按着江湖規矩行事，姑娘如此無禮，不覺得有傷江湖道義麼？」

青蓮子道：「險詐江湖，我想不出有什麼道義可言，諸位進入仙女廟，也是別有用心，所以，我不用和諸位客氣了。」

於是站起身子，接道：「諸位可以隨便請了。」

鐵大鵬道：「咱們既然來了，如是問不出一點內情，豈不是白來了麼？」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現在我請你們走，是跟你們客氣，如是你們不肯走，我已經盡了江湖禮數，諸位有了什麼麻煩，那就別怪我了。」

鐵大鵬道：「風塵三友，在江湖上跑了幾十年，見過了不少大風大浪，別說是仙女廟了，就算是龍潭虎穴，咱們一樣敢來。」

青蓮子道：「哦！那很好，諸位試試看，能不能闖得出去。」

楊衡急急說道：「鐵兄，咱們來這裏，只是想請教青蓮主持一件事，又不是打架來的。」

鐵大鵬脾氣剛直，寧斷不彎，此刻，已經上了火，那裏還會聽楊衡的勸告，冷笑一聲，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楊兄如是有事，不妨先走一步。……」

目光轉對青蓮子的臉上，接道：「不管妳劃下什麼道子，我們風塵三友，全接下了，不過，這些事和楊衡無關，可以放他走了。」

青蓮子柳眉一揚，道：「好！楊衡，你站在一邊去，不論風塵三俠是勝是敗，都和你無關。」

楊衡道：「青蓮主持，最好是大家別傷了和氣，自然，日後我們可能免不了一戰，但今天似乎是用不着動手。」

青蓮子搖搖頭，道：「鐵大鵬太狂傲，今天，非要讓他受到一點教訓不可，你不用多管了。」

楊衡苦笑一下道：「只怕不行，如是一定要打，叫化子也得算上一份。」

青蓮子道：「你自己要找上來，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突然舉手，互擊一掌。

只見人影閃動，四個身着白衣少年，緩步行了進來。

這四個人的年紀都不大，不過二十三四的年紀，但每個人的神情，却很冷厲，一望即知，是訓練有素的高手。

鐵大鵬低聲道：「你過來，咱們各佔一個方位。」

青蓮子說道：「一開始，就準備羣毆了。」

鐵大鵬道：「客隨主便，青蓮主持怎麼吩咐怎麼好？」

青蓮子回顧了四個白衣人一眼，道：「你們出手吧！」

四個白衣劍手應了一聲，同時一抬右腕，四柄長劍出鞘。

鐵大鵬冷笑一聲，道：「老二，老三，你們退下來。」

原來，李三奇和任天豪已經迎向了四人，準備應戰。

但鐵大鵬却喝止了兩人，一躍而上，面對四人。

一把青銅古刀，已然出鞘。

風雲刀，名動天下的青銅刀。

四個白衣人的長劍，已經出手，像四道閃電般，激射過來。

鐵大鵬不是浪得虛名的人，刀劃半圓一刀接四劍。

四劍雖被刀接下，但鐵大鵬還是沒有還手的機會。

四個白衣人的劍招很快，一眨眼間，每人攻出了八劍。

四八三十二，三十二劍的快攻，雖未把鐵大鵬逼的手忙脚亂，但他却感受到了一種强大的壓力，心中暗暗震驚。

他已明白，在四人的聯手合攻之下，如若想搶到反擊的機會，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幸好，四個人攻出了八劍之後，竟未再出手。

耳際間却傳過青蓮子的聲音，道：「仙女廟中，不願鬧出流血慘事，你們可以走了。」

鐵大鵬一擺手中青銅刀，還未來得及開口，李三奇却搶先說道：「大哥，咱們先回去吧！青蓮子說得不錯，這地方，不宜鬧出流血慘劇。」

任天豪也低聲接道：「大哥，咱們先離開這裏，小弟有事禀告。」

鐵大鵬點點頭，回刀入鞘，大步向外行去。

青蓮子和四個白衣劍手都未攔阻，目睹四人，離開了仙女廟。

鐵大鵬像一張拉滿的弓，臉色一直很冷肅，出了仙女廟的大門，已忍不住，道：「老三，咱們來查問一件事，但事情還未說出口，就跑了出來，你們說，這該有多窩囊？」

任天豪悄聲地道：「大哥，小弟聽到了……」

李三奇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大哥，我們聽了青蓮子的話，覺得她說的不錯，神壇淨地，萬民朝拜，他們不願在那裏殺人，咱們也不能够隨便施出殺手，對麼？再說，咱們今日進去仙女廟，並未有準備動手，來日方長，又何必急於在這一時呢？」

鐵大鵬道：「如若他們不能在廟裏殺人，為什麼要幾個劍手出來。」

李三奇道：「這個麼？我想是……」

一時之間，倒是很難想出適當的理由解說。

幸好楊衡接上了口，道：「鐵大俠，咱們既然沒有準備動手，能够不戰離去，豈不是很好麼？」

任天豪道：「大哥，咱們走吧！」

鐵大鵬脾氣火爆，但絕對不是傻子，三個人都主張走，他也發覺情形不對了，不再多說一句話，轉身就向外行去。

出人意外的青蓮子並未下令攔阻！

一口氣回到了徐宅大廳，鐵大鵬才緩緩說道：「你們是怎麼回事？」

任天豪歎息一聲，道：「大哥，除了那四個白衣劍手之外，仙女廟中，還有很

多高手，如是眞的動上手：：」

鐵大鵬冷冷接道：「咱們就不能生離仙女廟了，對麼，老三，你幾時學會這樣怕死了。」

任天豪苦笑一下，道：「大哥，不是兄弟怕死，而是死的値與不値，咱們如若戰死在仙女廟，使此事傳揚江湖，死而何懼。」

鐵大鵬道：「你的意思是，咱們非死不可了。」

任天豪道：「大哥，一葉知秋，單是那四個劍手出擊，咱們也應該明白了，那四個劍手，遠只是二流人物，他們隱伏的第一流高手，還沒有出動。」

鐵大鵬道：「你怎麼知道？」

任天豪道：「我：：」

李三奇低聲接道：「大哥，有人在暗中通知了咱們。」

鐵大鵬道：「是誰。」

李三奇道：「那人是誰，大哥也不用追究了，他要我們留下有用的性命，今夜不妨摸近仙女廟開開眼界。」

最後這句話，似乎是吸引了鐵大鵬，哦了一聲，道：「開甚麼眼界？」

李三奇道：「仙女廟所以沒有人出手攔阻咱們，他們也有一個顧慮。」

鐵大鵬道：「顧慮甚麼？」

李三奇道：「他們要在今夜子時，正式成爲一個江湖上的組合，在此之前，他們也不願意殺人，如若咱們的機會好，很可能今晚就會看到了他們的眞正面目和實力。」

鐵大鵬道：「有這等事？」

李三奇道：「所以，咱們勸大哥忍耐，老三和我久年追隨大哥，闖蕩江湖，豈是貪生怕死的人，只是想留下有用的生命，以揭發這個神秘組合的內情。」

鐵大鵬道：「原來如此。」

目光轉注到楊衡的身上，道：「楊總舵主，你們的打算如何？」

楊衡道：「不瞞鐵大俠說，丐帮也有很多人趕來了此地，而且，敝帮主還約了幾位武林名宿，一齊趕來揚州，只是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在今夜三更之前趕到。」

鐵大鵬點點頭，道：「楊舵主，很抱歉，咱們不但無法證實這件事，而且，連問也沒有問出口。」

楊衡笑一笑道：「鐵大俠，其實叫化子根本也沒有打算問出甚麼，不過，這一次，我們仍是有着很大的收穫。」

鐵大鵬道：「甚麼收穫？」

楊衡道：「咱們已經確實證明了他們是一個實力很龐大的黑道組合了。」

鐵大鵬道：「可是，咱們沒有問出來，貴帮長老，是否在他們的手中啊？」

楊衡道：「就算咱們問了，他們也不會說出來，但這已經够了，所以，咱們用不着再問甚麼，有三位給我證明，老叫化已經可以向敝帮主交代了。」

鐵大鵬道：「哦！」

李三奇道：「楊舵主，貴帮主未到之前，貴帮會不會參與甚麼行動。」

楊衡道：「李兄的意思是：：」

李三奇道：「今夜三更，咱們準備到仙女廟去開開眼界，楊兄能不能去？」

楊衡道：「這個，只怕是有些問題，兄弟要接待敝帮主。」

李三奇道：「哦！」

楊衡道：「但我這次到揚州，帶了幾個人來，他們的經驗、武功，都還過得去，如是諸位需要，我立刻調他們過來。」

李三奇道：「那倒不用了，楊兄還是接待貴帮主要緊。」

任天豪道：「二哥，今夜如若仙女廟有所擧動，必然有着很嚴密的佈置，咱們是不是要改扮一下。」

鐵大鵬道：「不用改扮了，如是被他們發覺了，咱們改不改扮都是一樣了。」

任天豪不敢再說。

×　×　×

今夜無月，只是滿天繁星。

鐵大鵬等雖然沒有改扮，但他們的擧動，仍然十分小心。風塵三俠，都換了深色的夜行衣！

借夜色掩護，行近了仙女廟。

雖然，會期已過，但仙女廟大門外仍然高挑着兩盞紅燈。

夜色沉沉，仙女廟四週一片冷凄！

鐵大鵬等停身在十丈外一株大樹之旁，默查仙女廟中形勢。

快近子夜了，但仍瞧不出一點異樣，聽不出一點異聲。

鐵大鵬輕吁一口氣，道：「老二，看起來，咱們如不摸入仙女廟，只怕很難看到甚麼。」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對！既然來了，總該開開眼界啊！」

聲音就在幾人停身處的頭上發出。

鐵大鵬吸一口氣，抬頭望了大樹一眼，道：「誰？」

一條人影，由濃密的枝葉中飄落地，正是羅統！

不待風塵三俠開口，羅統已搶先說道：「在下羅統，仙女廟中的總護法。」

仙女廟中的總護法，身份應該是相當的高了。

鐵大鵬說道：「仙女廟裏也有總護法了。」

羅統冷冷一笑，道：「仙女廟今日公開，有不少人趕來道賀，不但有很多江湖高人到場，而且，也有奇景給你們見識一番。」

鐵大鵬回顧了李三奇和任天豪一眼，問道：「老二、老三，咱們要不要進去瞧瞧？」

李三奇說道：「老大，既來之，則安之，我們已經到了，也應該進去開開眼界了。」

羅統道：「請諸位進去，是客氣，如是大家變了臉，諸位不進去也不行了。」

鐵大鵬道：「風塵三友，經過了不少的大風大浪，別說是仙女廟了，就算是龍潭虎穴，咱們也要進去見識一番。」

羅統道：「既然如此，諸位也不用鬼鬼祟祟了，請入廟中。」

當先擧步，向前行去。

鐵大鵬等被一股好奇所吸引，擧步行入了廟中！

神秘的玄女殿，此刻却燈火通明。

青蓮子穿着一襲青綢子道袍，端坐在大殿正中一張太師椅上。

但她頭上，却戴了一頂金冠，手中抱着一個太極牌。

在青蓮子的兩側，還排列着不少的木椅。

木椅都是一般大小，但椅子上的坐墊顏色，却有不同，靠近青蓮子左右的兩座椅墊，都是黃色，其他是紅色、白色不同的坐墊。

羅統低聲道：「本門中的門主，已經就位，大典就要開始，三位不可喧嘩。」

一面引導三人，行入了大殿一角處，那裏有特設賓客席位。

現在，賓位席位上，還完全空着，風塵三俠，也不客氣的就坐在前排。

羅統引三人入座之後，竟然轉身而去，隱入神像之後不見。

鐵大鵬低聲道：「老二，咱們是唯一的賓客了。」

言猶未了，只見殿門口處，魚貫行入了一羣人來。

鐵大鵬目光轉動，發覺來人中大部份相識，大部份都是雄踞一方的霸主。

但最令風塵三俠吃驚的，內中竟有出身少林，名動中原的一代大俠黃鎭山，和武當名宿桑木道長。

十幾個人中，有一大半人認識風塵三俠！

但這些人中，却沒有一個人和風塵三俠打招呼的。

人家既是不和風塵三俠打招呼，風塵三俠自然也不便找沒趣。

這些人魚貫就位之後，鐵大鵬輕輕吁一口氣，道：「老二，這些人，一個個都跟木頭一樣，不知道甚麼意思。」

李三奇低聲道：「大哥，咱們先看青蓮子道長就任了門主之後，咱們再作計議如何？」

鐵大鵬歎息一聲，道：「世道人心難測，想不到啊，想不到。」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家靜肅：：」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仙女門門主就位大典開始。」

忽然間，響起了一陣弦管樂聲，飄入耳際。

玄女殿雖然燈火通明，但是並沒有完全揭露它的神秘，神壇前面，仍有着一幅黃綾帷幕掩遮着，看不見幕內景物。

那悠揚的樂聲，就從那帷幕中飄傳出來！

黃色帷幕的一角，突然飄起，一行人魚貫而出，分別佔據了青蓮子兩側的椅位上。

李三奇希望能在這羣人中，看到岳湘，所以，看的特別的留心。

只見青蓮子兩側的黃墊坐椅上，是兩個長衫道人！

九陰鬼母和另一個馬臉中年，分坐在兩張紅色坐墊的椅子上。

湘西鬼王，只是敬陪末座，被安排在白色坐墊的木椅上。

李三奇也在坐位上找到了羅統。

但却沒有看到岳湘。

想來，也許岳湘的身份，還不够坐到這排木椅上的資格。

以李三奇的豐富經驗而言，自然能瞧得出來這排座位的身份。

最接近青蓮子的黃墊坐椅上，自然是仙女門中身份較高的人！

但那兩個長衫老人，面目陌生，從來沒有見過。

九陰鬼母的身份只算第二等身份，可以和九陰鬼母並坐紅色椅墊的馬臉中年，又是江湖上名不見經傳的人。

事實上，除了九陰鬼母，湘西鬼王，和剛才見過的羅統之外，分坐在青蓮子兩側的十二個人，李三奇都不認識。

但是他却把這些人的形貌一一記入腦際。

樂聲突然停止。

四個不同衣色的少女，緩緩由黃綾的帷幕之後，行了出來，排列在青蓮子的身後。

李三奇看清楚了四個少女，正是那神出鬼沒，幽靈一般的四大神女。

四大神女，分着紅、黃、藍、白、四色衣服。

但她的們繫腰帶子，却是相同的五彩顏色。

青蓮子端正的坐着，美麗絕倫的臉兒上，一片莊嚴。

一個聲音，由帷幕傳了出來，道：「獻聖血。」

一個青衣女婢，抱着一幅木架玉盆，緩步行了出來，放在青蓮子的身前。

青蓮子緩緩站起身子，行到那玉盆前面。

玉盆上，覆着一面黃色的緞面。

青蓮子緩緩揭開黃緞一角，把左手伸入了玉盆之中。

沒有人知那黃緞覆蓋的玉盆中是甚麼東西，但見青蓮子緩緩收回的左手中，滴着鮮血！

那黃緞蓋的玉盆中，可能是利刀，尖針，才會使一隻好好的手，伸進去之後，就變得鮮血淋漓。

青蓮子望望手上的滴着的鮮血，緩緩退回原位，臉上仍然是一片冷肅。

指破血流的痛苦，在具有武功基礎的江湖人而言，不會放在心上，他們長期習練的自我控制，忍受疼痛的力量，勝過常人十倍，但那黃緞子覆蓋下的玉盆中，究竟放的甚麼？怎會使人手上流出血來，却叫人心中不安得很。

神秘形成了一種莫可預測的恐怖。

這時，坐在黃色坐墊上兩個長衫老人，站了起來，行近玉盆，也把左手伸了進去。

片刻之後，兩個人收回了左手。

這一次之後，李三奇看的很細心，發覺這兩個長衫人一個是中指，一個是無名指上，鮮血外滴。

明白點說，就是這兩個人，一個無名指破了，一個中指流血。

兩個人回顧了端坐在正中的青蓮子一眼，微微頷首，退回原位。

九陰鬼母和那馬臉中年，也緩緩站了起來，行到玉盆前面，左手伸入了玉盆之中！

一樣的結果，每個人，把手指伸入了玉盆中之後，就被刺破，不是中指，就是無名指！

青蓮子的身側，一共坐了八個人，而

這些人中，風塵三俠，只認識三個。九陰鬼母、湘西鬼王，加上剛剛見過的羅統。

鐵大鵬暗中數了一數，青蓮子兩側分擺的木椅，共有十張，但却只有八張坐了人，空了兩張。

是不是還有人沒有趕到。

但是很快的就證明了鐵大鵬的想法錯了。

帷幔後，傳出了一個清朗的聲音道，：「請兩位客座護法獻血。」

客座護法，在武林中，倒是很少聽到的名詞。

賓客的席位上，站起了兩個人。

鐵大鵬頭一暈，急於要開口大罵。

但他，還是忍了下去。

敢情站起的兩個人，竟然是黃鑌山和桑木道長。

這兩個在江湖上極受敬重的高人，竟是仙女門的客座護法。

鐵大鵬雖然是親眼看到了，但他還是不敢相信。

黃鎮山和桑木道長，行近玉盒，把左手伸了進去，然後，左手指上，帶着鮮血，坐在青蓮子身側空下的兩個位置上。

鐵大鵬深深吸一口氣，壓制下去激動的心情，低聲說道：「老二，這十個人，大概就是仙女廟中的重要人物了。」

李三奇應道：「小弟的看法是，那四個排列在青蓮子身後的少女，才是仙女門中的重要主力。」

鐵大鵬皺了皺眉頭，還未來得及開口，一個冷冷的聲音，已傳入耳際，道：「仙女門的事，不能外洩，所以，進入這仙女廟中的人，都要獻血。」

在場之人，全都聽得一呆，但却沒有人開口多問。

鐵大鵬終於忍不住了，冷冷說道：「咱們不是仙女門中人，爲什麼要獻血。」

那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但你們看到了仙女門中的秘密，各位不願獻血也行，那就把性命留下來。」

羅統巳然站起身子，冷冷說道：「鐵大鵬，你過來，你是仙女門成立之後，第一個被殺的人。」

鐵大鵬哈哈一笑，道：「走！老二、老三，咱們先去鬥鬥仙女廟中的人。」

這時，端坐在正位的青蓮子，突然冷冷說道：「羅總護法，你先坐下。」

羅統呆了一呆，緩步退回坐下，臉上是一片激忿之色。

青蓮子的目光，轉注到了鐵大鵬的身上，淡淡一笑，道：「你們既無意投入仙女門，就不該來看門戶之中的隱密，但你們看到了，却又不肯投入本門，不知諸位作何打算？」

鐵大鵬道：「咱們只能答應門主。不把今夜所見之事，公諸江湖。」

青蓮子哦了一聲，道：「那幾位願意留在本門的，請過來。」

賓客席上，站起了不少的人，緩步行了過去。

留在坐位上的，算上風塵三俠，也不過只有八個人。

鐵大鵬黯然歎息一聲，道：「江湖上有骨氣的人，竟然是如此之少。」

青蓮子緩緩說道：「兩位客座護法，我看這件事交給兩位了。」

桑木道長和黃鎮山齊齊欠身一禮，道：「屬下遵命。」

青蓮子站起身子，轉入了帷幕之中。分坐在兩側的人，也跟着他轉進去。

玄女殿中，忽然間恢復寧靜，仙女門的人，只餘下了桑木道長，和黃鎮山。

鐵大鵬回顧了身後五個人一眼，只見他們靜靜的坐着，看樣子，並無和三人聯之意。

這五個人的面目很陌生，以風塵三俠交遊之廣，識人之多，竟然也瞧不出來，這些人，是何許人物。

黃鎮山冷笑一聲，道：「三位，咱們四五年沒見了吧？」

鐵大鵬起身離位，一拱手，道：「黃大俠名滿中州，想不到，唉……」

黃鎮山接道：「想不到什麼？」

鐵大鵬道：「想不到，竟甘願投入仙女門中作一個護法。」

黃鎮山道：「仙女門有什麼不好？」

鐵大鵬呆了一呆，說道：「這個，這個……」

他只感覺到，仙女門這個組合，有些不正經，但却又無法說了那裏不好。

事實上，仙女廟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惡跡。

鐵大鵬道：「黃大俠，只看仙女門中人物，就不難想到這個組合，不是什麼正大門戶了。」

黃鎮山淡淡一笑，道：「鐵大鵬，你一向自負剛正，你認爲不好的事，大約也很難解說得讓你改變主意。」

鐵大鵬道：「我鐵大鵬擇善固執，江湖上是無人不知。」

黃鎮山道：「你如不想李三奇、任天豪跟你一同送命，就自己赴死吧！」

鐵大鵬道：「風塵三俠，一向是同生共死，我不能丟了他們不管，他們也不會離我而去，我尊重你，在中原一帶的俠名卓著，但如閣下不要咱們尊重，咱們也不用尊重閣下了。」

黃鎮山道：「李三奇，任天豪，你們怎麼說？」

李三奇淡淡一笑，道：「鐵老大巳經說的很明白了，風塵三俠，生死同命，閣下要留我們，那就請劃出道子來。」

黃鎮山道：「李三奇，識時務者爲俊傑，你想想看，今日的情形，你們能走得了麼？」

鐵大鵬道：「就算走不了，咱們還可以放手一戰。」

黃鎮山道：「放手一戰，你可算過勝算幾何？」

鐵大鵬哈哈一笑，道：「至少，咱們可以戰死此地。」

黃鎮山點點頭，道：「好！好！果然是豪氣萬丈。」

李三奇低聲道：「大哥，咱們闖出去吧？」

鐵大鵬點點頭，說道：「好！咱們走吧！」

當先舉步向前行去。

黃鎮山一橫身攔住了去路，道：「鐵老大，留下來，和我們一樣，担任客座護

法。」

鐵大鵬道：「大丈夫，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咱們絕不會留在這裏當什麼客座護法。」

口中說話，人却舉步向外行去。

黃鎮山冷笑一聲，道：「鐵大鵬，我也尊敬你是一條好漢，但如你執迷不悟，那就別怪在下了。」

鐵大鵬道：「你有什麼手段，盡管施展出來就是。」

人又舉步向前行去。

黃鎮山右手一揮，道：「停下來。」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鐵大鵬冷笑一聲，右手一揚，還了上去。

雙掌接實，蓬然一聲大震。

鐵大鵬向後退了一步，黃鎮山也向後退了一步。

雙方盡力拚了一掌，保持個秋色平分之局。

鐵大鵬一皺眉頭，一上步，又劈出了一掌。

黃鎮山大喝一聲，又是一掌劈出來。

雙方一連拚出了十餘掌，仍然難分勝敗。

但雙方却變了臉色，汗水滾滾而下。

黃鎮山和鐵大鵬，互拚十餘掌後，雙方心中却巳經有了一個感覺，兩人再打下去，也只是這樣一個結果。

在內功、掌力的造詣上，兩人的距離太過接近了。

就算是有距離，那也是極度微小的距離。

鐵大鵬生性倔强，寧折不彎，是那一諾千金重，生死等閒事的人，黃鎮山强力拚來一掌，他就硬接掌勢。

他巳經感覺到內腑五臟，都有些不對勁了，但他仍然是不肯示弱。

黃鎮山停下了攻勢。

鐵大鵬輕輕地吁了一口氣，也停下了手。

事實上，雙方都受了很重內傷。

李三奇低聲說道：「大哥，先坐下調息。」

鐵大鵬苦笑一下，道：「老二，老三，我剛想到了一件事！」

李三奇道：「什麼事，晚一會再說，你先穩住傷勢要緊。」

風塵三俠，畢竟是英雄人物，李三奇雖然早巳看出了鐵大鵬受傷很重，但仍然沒有出手相助。

自然，以鐵大鵬的爲人剛强，也不允許李三奇等出手助拳。

鐵大鵬道：「不要緊，我不會先倒下去……」

任天豪道：「大哥，你……」

鐵大鵬接道：「聽我說，我們在江湖上闖了幾十年，每個人，對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我活的時候，你們尊重我這個作大哥的，什麼事，都依着我，我自己知道，我對是非的看法，不會有錯，但我的方法，也許有點問題，我如死了之後，你們可以按你們自己的方法辦事。」

身子搖了兩搖，但却强自撑持，未倒下去。

因爲，黃鎮山還好好的站着。

桑木道長行過來，低聲道：「坐下，這不是逞强的事。」

黃鎮山一閉雙目，突然向地上倒去。

鐵大鵬如斯響應，也向地上倒去。

任天豪及時扶住了他。

低頭看去，只見鐵大鵬面色發青，雙唇緊閉。

只聽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李三奇，任天豪，你們作何打算？」

是羅統，不知何時，他又出現在大殿之中。

李三奇怒道：「咱們三兄弟，現在才拚倒下去一個，還有兩個可以拚，閣下請上吧！」

桑木道長冷笑一聲，道：「李大俠，也是個徒逞血氣之勇的匹夫。……」

李三奇怒道：「你是玄門有道之士，怎麼出口傷人。」

羅統冷冷說道：「出口傷人，總比出手取命好一些。」

李三奇回顧了黃鎮山、鐵大鵬一眼，道：「名動中原的黃鎮山，也沒有勝過鐵老大。」

羅統道：「黃鎮山，只不過是一個護法，再說，他也沒有輸給鐵大鵬。」

李三奇道：「但他也沒有勝。」

羅統道：「兩敗俱傷。」

李三奇道：「咱們能殺一個就不賠，能多殺一個，就算賺了。」

羅統道：「哦！」

李三奇道：「閣下是……」

羅統接道：「仙女門的總護法……」

目光一掠桑木道長，接道：「他！黃鎮山，都是本座轄下的護法。」

桑木道長道：「咱們客座護法，說好的，不受總護法的管轄。」

羅統冷冷地說道：「總護法在仙女門中的地位，只在門主一人之下，只要是護法，不論什麼護法，都要在本座的管轄之下。」

桑木道長默然。

李三奇淡淡一笑道：「你只是仙女門中一個總護法，是麼？」

羅統道：「怎麼樣？」

李三奇道：「就是仙女門的門主，也一樣不放咱們眼中。」

羅統道：「李三奇，你死定了。」

李三奇道：「最好你自己出手。」

羅統道：「該我出手的時候，自會讓你大開眼界，桑木道長，殺了李三奇！」

任天豪迅快的放下鐵大鵬，冷冷接道：「別忘了，風塵三俠只躺下一個。」

李三奇，任天豪，暗暗估算眼下形勢，似乎只有拚命一途了。

桑木道長緩緩向李三奇行來。

他終於還是聽從了羅統的令諭，雖然他並非是很情願遵從。

李三奇吸一口氣，笑道：「武當名宿，一向受江湖同道敬重，想不到，竟然還甘爲仙女門的爪牙。」

桑木道長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而且，死去之後，就一無所有。」

李三奇道：「世上沒有長生人，死後留名，那才能傳諸後世。」

桑木道長道：「暮鼓晨鐘，驚不醒痴呆之人，也只好成全你了。」（未完）

八仙鬥八魔

好戲連台齣齣新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秘魔莊舉行賽寶選美會，黑白兩道巨頭多踴躍參加。開會時，先行賽寶，輪到莫邪島主冷威登台獻寶與賽，他獻出的是一個奪命神環，爲顯露該環奪命的奇效，當場命他一個手下登台試驗，他備了一把淬毒的七步斷魂刀，射在那手下的臂上，立時毒發，即將喪命，當走了六步時，他才一縱而上，將神環壓在傷處，旋即毒退腫消，主客同聲讚歎。由於韓劍平在那手下危急時曾扶了一把，因此引起冷威不滿，雙方幾至動武……

冷威勃然變色，目射寒芒，左右一掃，凝注韓劍平，叱道：「閣下是否看不順眼？」

韓劍平本來也在奇怪，不知出手之人是誰，聞言之下，頓時觸起適才對冷威殘酷行爲的不滿，遂冷然答道：「是又怎樣？」

冷威厲聲道：「閣下既敢犯我戒條，我這部屬應受的刑罰，便要落在你的身上。」

韓劍平劍眉雙軒，縱聲大笑道：「好個狂妄的匹夫，你有甚麼道兒儘管劃出來，韓某無不奉陪。」

冷威臉色連變，略退一步，方待開口……

卻聽「魔心秀士」古玉奇在台上笑聲說道：「兩位請看兄弟薄面，不論有甚過節，都請等待大會開完再說如何？」

冷威「哼」了一聲，目注韓劍平，悻悻道：「且看古大莊主金面，讓你多活些時，大會過後，你可有胆量到我『莫邪島』來領死？」

韓劍平朗聲笑道：「荷蒙寵召，韓某屆時有暇，一定到貴島拜望。」

冷威冷哼一聲，便自轉身押着黑衣大漢，返回原位。

一切復歸平靜之後，台上那文案老夫子便又高聲道：「祁山『雙龍堡』大堡主，『入雲龍』公孫昇，參加的珍寶，是『芭蕉鐵扇』一柄。……」

話聲甫歇，「魔心秀士」古玉奇突然雙眉微微一皺。

祇見一個身穿藍綢長袍，頭戴方巾，脚登福履，貌相清奇的長髯老者，雙手捧着一個長長的黃布包裹，緩步走上平台。

「魔心秀士」古玉奇在座上微一欠身，含笑對長髯老者道：「難得公孫大堡主也來捧場，兄弟先道謝了。」

「入雲龍」公孫昇欠身還禮，朗聲哈哈笑道：「古大莊主領袖冀魯羣雄，聲威遠播，老朽久欲趨府拜望，是以借着這場盛會之便，帶了一件不成名堂的小玩意，來湊個熱鬧，還望古大莊主不要見笑。」

「魔心秀士」古玉奇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公孫大堡主富甲一方，堡中珍玩堆積如山，祇要隨便選一樣出來，便足價值連城，兄弟敬候一飽眼福。」

「入雲龍」公孫昇略一謙遜，便將黃布包袱放在長案上，解了開來，露出一柄形式奇古，顏色黝黑的「芭蕉扇」。

李玄目光何等銳利，這一瞥之下，立即看出這柄「芭蕉扇」乃是寒鐵精英所鑄，不由心頭一動，暗用「蟻語傳音」對藍啓明說道：「小五，這柄扇兒，正好拿來給未來的那位『鍾離權』使用，待會你可要千萬留意了。」

藍啓明傳音答道：「不勞二哥囑咐，小弟早就打好主意的了。」

說時，祇見「入雲龍」公孫昇已將「芭蕉鐵扇」拿在手中，含笑目注「魔心秀士」古玉奇，道：「古大莊主，你看這柄扇兒，是否堪入法眼？」

古玉奇微笑道：「若論這柄扇兒的質料與手工，的確算得上是一件既可當珍玩鑒賞，又可當作兵刃使用的罕世奇珍，但不知是否還有其他妙用，望公孫大莊主不吝賜教。」

「入雲龍」公孫昇神色一整，左手揑指一豎，說道：「古大莊主眞不愧是一方之雄，單就這份觀察入微的眼力，便非常人可及。」話聲微頓，又道：「這柄『芭蕉鐵扇』，妙用頗多，最寶貴的是煽出的扇風，能夠冬暖夏凉，去寒祛熱，當眞是一扇在手，便能寒暑不侵，故又名『溫凉如意寶扇』。」

此言一出，台下的來賓當中，立時響起一陣竊竊私語之聲，似乎是讚羨，又似乎是有點不大相信。

「魔心秀士」古玉奇微笑道：「這樣說來，公孫大莊主的這柄扇，的確是件罕世奇珍，無價之寶，不過……」倏然住口，沉吟不語。

台下，李玄他們這一席上，悶了半天沒有開口的于洪蛟也禁不住好奇地對黃戎問道：「老爺子，你看這位公孫大莊主是否在吹牛？」

黃戎瞪了于洪蛟一眼，低聲道：「胡說，公孫大莊主是何等人物，豈有吹牛之理？何況在這種場合，又豈能騙得了人的麼？」

說時，台上的「入雲龍」公孫昇已朗聲一笑，目注「魔心秀士」古玉奇，含笑說道：「古大莊主，要不要當面試試這柄扇兒的神奇妙用？」

「魔心秀士」古玉奇點頭笑道：「公孫大莊主若能使小弟一開眼界，當然求之不得。」

「入雲龍」公孫昇聞言，微退半步，朗聲笑道：「古大莊主請留意了。」

話聲一落，右手一揮，對着古玉奇一扇撥去。

祇聽「呼」的一聲，這柄「芭蕉鐵扇」一撥之下，撥出來的並不是甚麼溫風冷雨，而是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色光芒，疾如閃電，朝「魔心秀士」古玉奇當頭射去。

這倉卒之變，頓令台下屛息靜觀異寶妙用的無數來賓，爲之驚呼出聲，即連李玄等人也

大出意料地愕然站起身來。

豈料，「魔心秀士」古玉奇似乎早已有備，祇見他冷笑一聲，連人帶虎皮交椅，「嗖」地暴退三尺。

說時遲，那時快，侍立在椅後的「皓首陰煞」西門韋及「陰陽奇煞」墨非仁已同時袍袖雙拂，捲出兩股奇強勁風，將那一蓬藍光，震得倒射回去。

「入雲龍」公孫昇大喝一聲，「芭蕉鐵扇」奮力一揮。「蓬」然一聲，扇風與袖風一接之下，頓時夾在當中的那蓬藍芒，激盪得分向兩邊飛散開去。

坐在長案兩旁的八名老夫子，早已藏頭縮頸，伏在案下，倖免一刦。

「入雲龍」公孫昇則被對方拂出的袖風震得蹬蹬蹬，倒退三步，那還敢再怠慢，厲喝一聲道：「便宜你這惡賊！」振臂騰身，破空斜掠而起。

祇聽「魔心秀士」古玉奇冷笑一聲，說道：「公孫大莊主請留步！」

笑語聲中，倏地招手，五指微彈，便見「入雲龍」公孫昇的身子微微一顫，颼然凌空下墜。

同時，「皓首陰煞」西門韋已飛掠而出，右手一伸，恰將「入雲龍」公孫昇下墜的身子抓住，凌空微一擰腰，便飛落長案前面。

這一連串事情的經過，僅僅是瞬息之間，容得台下的來賓驚魂稍定時，一切業已恢復平靜。

「魔心秀士」古玉奇連人帶椅亦已回到原來位置，目注那宛若鬥敗公鷄一般的公孫昇，含笑說道：「公孫大莊主，你這一手是否也是表演這柄『芭蕉鐵扇』的神奇妙用？」

「入雲龍」公孫昇忽地怒目圓睜，厲聲道：「惡賊，老夫已落你手，殺剮任便，嚕嗦則甚？」

「魔心秀士」古玉奇搖頭微笑道：「公孫大莊主說那裏話來？兄弟今日舉辦這賽寶選美大會，並無絲毫惡意，何必說得那樣難聽。」

「入雲龍」公孫昇厲聲道：「你這人面獸心的惡賊，我二弟被你害得屍骨無存，我恨不得食你肉，寢你皮，豈止說話難聽而已！」

「魔心秀士」古玉奇恍然大悟地面露同情之色，嘆道：「原來公孫大莊主手足情深，刺激過甚，所以才這般語無倫次，兄弟感到萬分難過。」話聲微頓，對「皓首陰煞」西門韋一擺頭，和聲說道：「煩大總管送公孫大莊主到後面靜室休息一會，以免他心中激憤難平，氣壞了身體。」

「皓首陰煞」西門韋躬身應命，用手扶着「入雲龍」公孫昇，緩步繞過長案，走進錦幔裏去。

李玄低聲對黃戎道：「黃老兄也是山東道上朋友，可曉得他們之間究竟是爲了甚麼？」

黃戎搖頭道：「這個……兄弟也不清楚，反正事不干己，李大俠何必煩心？」

說時，台上那文案老夫子，又在高聲報告下一個參加賽寶之人的名字，和珍寶的名稱。

時間慢慢消逝，陽光逐漸偏西，上台賽寶之人一個接一個，大會進行得十分順遂，再也沒有事故發生。

但所有展出的各種珍寶，也無非是些頗具價值的古玩之類，並無一件夠得上世間罕見的水準。

黃戎臉上的神情，也隨着這般平凡的珍寶一件一件地展出，而漸漸露出一股失望之色。

李玄冷眼旁觀，心中暗忖：你所要的東西，已深藏在鍾離漢的腰包，你到此處來打聽消息，豈非緣木求魚？

李玄心裏雖是這樣想，但口中却笑道：「黃老兄，目下快要輪到你了，不知你可曾發現甚麼綫索？」

黃戎失望地搖了搖頭道：「兄弟還有最後一手，或者有希望收到一點效果。」

說時，祇聽台上的文案老夫子又在高聲報道：「黃河『龍門帮』總舵主，『濁水神龍』黃戎，參加的珍寶是『水火明珠』兩顆，『辟邪玉佛』一座。」

此言一出，李玄、韓劍平、藍啓明俱不禁爲之一愣。

一旁的于洪蛟更是心快口快地「咦」了一聲，搶着說道：「老爺子，你不是說過……」

黃戎瞪了于洪蛟一眼，低聲喝道：「不許多嘴。」

隨即起身離座，朝平台走去。

當他行經「藍面魔君」呼延西這一桌前之際，那「蛇丐」孫三忽地勃然變色，作勢欲起，却被呼延西用眼色止住了。

黃戎瞧在眼裏，却裝做不見，便自緩步走過，登上平台，對「魔心秀士」古玉奇抱拳笑道：「古大莊主久違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欠身還禮，笑道：「聽說黃總舵主當年做這票買賣時，着實費了不少的手脚，難得也拿來參加，兄弟實在感激不盡……」

黃戎撚鬚微笑道：「古大莊主有此盛舉，兄弟自應竭力捧場，但不知我這兩樣小玩意，是否能獲古大莊主的欣賞罷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笑道：「久聞『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這兩樣至寶，妙用無窮，價值連城，兄弟那有不欣賞之理，快請讓兄弟及衆位來賓一開眼界。」

黃戎笑應一聲，便探手入懷，取出了一大一小的兩個紫檀木匣，捧在手中，却轉過身來，面對台下，兩道如電的目光，連連朝四下採掃……

這時，台下衆來賓當中，心情最迷惑最緊張的要算李玄、韓劍平和藍啓明了，六道眼神瞬也不瞬地緊盯住那兩個木匣，恨不得黃戎立刻打開來一看究竟。

因爲，他們明明知道這兩樣至寶，乃是在鍾離漢身上，此刻怎會突然跑到黃戎的手中？

照這樣情形看來，其中必有一方是贋品，如果說鍾離漢所得到的是假貨，則藍啓明和他打賭的事，便沒有甚麼價值，同時，黃戎所說過的話，便值得懷疑，更說不定他就是刼殺藍啓明族叔一家的眞兇。

但反過來說，若黃戎手中的是假貨，他這樣安排，究竟有何打算？

除了李玄等人目不轉睛地瞪着黃戎手中的木匣，連那邊的呼延西，也在雙目圓睜，緊盯不瞬。

祇見黃戎朝台下掃視了幾遍，目光一斂，失望地緩緩轉過身子，將兩個木匣放在長案上，伸手便待揭開匣蓋……

陡聽一陣爽朗的「呵呵」大笑，傳了過來，並聽到連聲說道：「慢來，慢來，且讓老漢也來湊個熱鬧……」

韓劍平與藍啓明乍聽之下，俱不由心中一喜，韓劍平暗用「蟻語傳音」對李玄說道：「鍾離漢這老傢伙來了。」

隨着笑語之聲，祇見一個面泛紅光，柳髯飄拂的矮胖老者，快步穿過花壇而來，此老正是那笑口常開的鍾離漢，但却不見狄長青同來，他經過李玄這一桌時，朝韓劍平與藍啓明含笑點了點頭，便自跨上台去。

那「藍面魔君」呼延西眼見鍾離漢現身，臉上頓時浮起一抹得意又帶着幾分詫異之色，嘴皮亂動，用「蟻語傳音」對「蛇丐」孫三及「神棍震天」孫化石說了幾句。

此際，黃戎已自聞聲縮手，轉身朝鍾離漢上下打量。

同時，「三眼煞神」楊九思也已迎了過來，攔住鍾離漢，抱拳說道：「朋友上姓大名，如是來參加賽寶大會，便請到這邊登記，待這位黃總舵主的珍寶評審完了之後，再……」

鍾離漢不待楊九思說完，便連連搖手截住笑道：「用不着登記了，老漢名叫鍾離漢，我的寶貝必須與這位黃朋友的，齊拿來比較，才可以分得出高低的。」

楊九思搖頭道：「鍾離朋友這話未免欠通，須知東西不同，價值自然也不相同，怎能同時比較，朋友還是……」

鍾離漢再次搖手截住，笑道：「正因為老漢這寶貝的名稱，和這位朋友的完全相同，故此才引起我的興趣，打算和他比一比價值是否相同，免得我上當吃虧。」

楊九思說道：「怎麼？鍾離漢朋友的也是水……水火……」

黃戎更是激動地跨前一步，目注鍾離漢道：「怎麼？你的也是……」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不錯！不錯！老漢的寶貝，也是兩顆『水火明珠』和一座『辟邪玉佛』。」

此言一出，台下的來賓聽見賽寶之舉竟鬧出雙包案來，眼看便是一場熱鬧，俱不由紛紛站起，定睛望去。

祇有隨着黃戎前來的「奪魄神判」獨孤喬和「朝陽堡」大堡主馬騰，仍自聲色不動，但暗地裏却在凝功蓄勢，準備應變。

李玄、韓劍平、藍啓明互相一使眼色，也各自暗作準備，以防萬一。

那「魔心秀士」古玉奇乍聽案鬧雙包，開頭也怔了一怔，隨即拍案大笑道：「妙極！妙極！這樣一來，正可讓大家一飽眼福，請兩位快將寶物拿出來，一同比較便了。」

誰知黃戎聽了，眼珠子轉了兩轉，竟回身對「魔心秀士」古玉奇抱拳笑道：「在這情形之下，兄弟深覺還是以不參加為宜，請恕兄弟棄權之罪。」

言罷，將兩個木匣收起，也不等「魔心秀士」古玉奇是否同意，便匆匆走下平台，返回原位。

這一突然的轉變，不但大出古玉奇及鍾離漢的意料，更使台下等着看熱鬧的來賓大失所望，好不掃興地紛紛坐下，交頭接耳，嘈作一片。

「魔心秀士」古玉奇眼望着黃戎的背影，沉思了一會，這才轉面對鍾離漢笑道：「可惜我們沒有這大眼福，還望鍾離漢朋友千萬不要像黃總舵主那樣謙遜才好。」

鍾離漢「呵呵」笑道：「古大莊主放心，老漢此來，乃是誠心獻寶，決不會讓古大莊主有所失望的。」說完，緩步上前，從懷中取出兩個也是一大一小的紫檀木匣，放在長案上。

這時，台下衆賓客的目光，又復全部集中，朝台上凝望，靜待一睹這罕世至寶。

李玄、韓劍平、藍啓明三人，更是睜大了眼，望着那紫檀木匣，一瞬不瞬。

正當數百對目光齊向賽寶台上注視之際，藍啓明忽然眼珠一轉，對「濁水神龍」黃戎悄聲笑問道：「黃總舵主，你棄權的原因，是否因為目的已達？」

黃戎含笑點頭道：「不錯，祇等這胖老兒把東西拿出來，如果當眞是那『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時，我便找他算賬。」

藍啓明道：「這樣說來，黃總舵主適才拿出來的兩個匣子，裏面裝的莫非是假貨式？」

黃戎微微一笑，點了點頭。

藍啓明笑道：「既是假貨，可否暫借小弟一用？」

黃戎詫異地望了藍啓明一眼，隨即將大小兩個紫檀木匣，從桌底下遞了過去。

此際，突聞四週響起了一片讚嘆之聲，李玄等人舉目望去，祇見台上的鍾離漢，早已將兩個紫檀木匣的蓋子揭開，取出一尊比拇指畧大的翡翠玉佛，以及一顆其紅如火，一顆翠綠晶瑩，俱是大逾龍眼的明珠來。

這三件珍寶，那尊玉佛除了雕刻精細之外，尚不覺有何異處，而那一紅一綠的兩顆明珠，却是光芒四射，耀人眼目，的確是罕世奇珍，人間至寶。

黃戎一見之下，眼中立時射出兩道貪婪憤怒的光芒，閃爍不停，太陽穴的青筋也不停跳動，顯見得他內心正翻騰着無數的念頭。

另一桌上的「藍面魔君」呼延西，眼中也是精光暴射，藍面上浮動着一抹難以形容的神色。

台上，「魔心秀士」古玉奇緩緩掃了台下一眼，然後目注鍾離漢，含笑問道：「鍾離朋友，你這尊玉佛，以及兩顆明珠，從外表上看，的確是件奇珍，但不知除了好看之外，是否尚有其他妙用？」

鍾離漢「呵呵」笑道：「我這三件寶貝，當然大有妙用。」說時，拈起那顆其紅如火的明珠晃了一晃，又復笑道：「這顆名為『滅火神珠』，乃北海千年神龍的內丹，凡是此珠所到之處，不論多猛多强的烈火，無不立時熄滅，而此珠却絲毫無損。」

話聲微頓，又拿起那顆碧綠晶瑩的明珠，笑道：「這顆是蠻荒異寶『辟水寒犀』的內丹，名為『犀寶』，又名『避水珠』，能使人入水不溺，蹈海不沉……」說至此處，轉頭環顧羣豪，「呵呵」笑道：「無論何人，若是身懷這兩顆稀世奇珠，則赴湯蹈火，便如履平地，毛髮不傷，試問這般妙用，世間尚有何物，能與比擬？」

話聲一落，台下立時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魔心秀士」古玉奇微微一笑，說道：「若照鍾離朋友說來，這兩顆明珠，的確可稱得上罕古絕今的奇珍異寶，但不知這尊玉佛的妙用又如何？」

鍾離漢撚鬚大笑道：「這尊玉佛，用處更大，祇要把它佩在胸前，便能萬邪不侵，乃練武之人行功入定時保護心神至寶，故名『辟邪』……」話聲一頓，收起笑臉莊容又道：「若論它的價值，在一般普通人看來，或許比不上這兩顆明珠，但我輩武林中人，若想參修上乘玄功，則它的用處，便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了。」

這一番話兒，祇聽得在座諸人，個個心頭癢癢地，恨不得把這三件奇珍，都據為已有才好。

但也有一部份人，却懷疑鍾離漢似乎吹得太以神奇，過於玄虛，遂紛紛站起來，同聲說道：「這位朋友既然把這三件奇珍，說得如此神妙，可否當場試驗一番，也好讓大家一開眼界？」

「魔心秀士」古玉奇也笑道：「鍾離朋友意下如何？」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有何不可！有何不可！請古大莊主立即命人準備一缸清水，一爐烈火，老漢便當場試給各位看看。」

古玉奇遂吩咐楊九思下去準備，又復笑問道：「那麼，這『辟邪玉佛』又怎樣試法？」

鍾離漢聞言，撚鬚沉吟道：「這個——這個便比較麻煩了……」忽然抬頭，目注「魔心秀士」古玉奇，含笑說道：「古大莊主既是以魔為號，則對於邪門玩意，相信必有兩套，如果你願意表演一手，便不難試出這尊『辟邪玉

佛』的妙用了。」

古玉奇笑道：「好說好說！待會兄弟少不免要獻醜一番，領教領教這至寶奇珍妙用。」

說時，那楊九思已領着四個大漢，分抬着一大缸清水和一大爐熊熊烈火，走上台來，放在當中。

鍾離漢先拿那顆「滅火神珠」，面對台下，笑聲道：「諸位朋友請仔細看清了。」

言罷，便待把「滅火神珠」朝火爐擲去。

藍啓明忽地高聲喝道：「且慢！」

鍾離漢聞聲縮手，目注藍啓明，愕然問道：「老弟有甚麼意見？」

藍啓明道：「閣下這樣試法，我覺得實在難以分出眞假。」

鍾離漢詫異道：「咦！老漢倒有些不明白朋友的意思？」

藍啓明冷笑道：「我懷疑閣下在試驗過程中，很可能摻上一點手法？」

鍾離漢怫然道：「笑話，衆目昭彰之下，老漢能玩甚麼手法？」

藍啓明冷冷道：「很簡單，譬如，閣下將「滅火神珠」擲入火爐之際，指掌之上，同時發出幾成內家眞力，便不難將火焰壓滅；又譬如……」

鍾離漢「呵呵」一笑，打斷藍啓明的話鋒，笑道：「然則，依老弟之見，應該怎樣試驗才不會摻假？」

藍啓明朗聲道：「眞金不怕紅爐火，閣下敢不敢讓我來試一試？」

鍾離漢沉吟不語。

那「魔心秀士」古玉奇已自笑道：「好主意！好主意！鍾離朋友就讓他上來作一試驗，也好教衆位來賓去掉心中的疑惑。」

鍾離漢祇好點頭笑道：「既然古大莊主也有這個意思，老漢若不答應時，便當眞顯得有假了！」當下，轉頭對藍啓明道：「請老弟上台親自試驗，但老漢鄭重警告你，可不准亂打歪主意，否則，大家難看。」

藍啓明縱身上台，笑道：「笑話，衆目昭彰之下，我有甚麼歪主意好打？」

這時，那楊九思已匆匆走近「魔心秀士」古玉奇身旁，低聲把藍啓明的姓名來歷說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詫然注視了藍啓明一眼，隨即笑道：「這位藍朋友，可以開始試驗了。」

藍啓明對鍾離漢手掌一攤，笑道：「拿來吧！」

鍾離漢目光如電，在藍啓明臉上和手上來回掃視了一遍，方才愼重地將「滅火神珠」放在藍啓明掌心上。

藍啓明微微一笑，跨前兩步，掌心微微用力一送。

一道紅光，直投入那一爐熊熊烈火中，但聞「絲」的微響過處，數百道烱烱目光之下，頓現奇觀。

祇見那原來火焰高達三尺的一爐熊熊烈火，此刻竟完全熄滅，連一絲烟氣也沒有起來，比用水潑還要澈底。

台下的一千來賓，立時發出一陣喝采之聲，並熱烈鼓掌。

藍啓明走到火爐旁邊，探手在爐中將「滅火神珠」取出，但見此珠依然光彩奪目，絲毫無損。

台下又是一片讚美喝采的掌聲。

藍啓明把「滅火神珠」擲在掌心，對鍾離漢笑讚了聲：「好寶貝」，便送到「魔心秀士」古玉奇面前，讓他審視一遍，然後愼重地放入紫檀木匣裏去。

鍾離漢緊跟在藍啓明後面，直看到將珠放進木匣，這才滿意地鬆了口氣。

藍啓明放好了「滅火神珠」，便又對鍾離漢把手掌一攤。

鍾離漢這時似乎已沒有那樣緊張，祇對藍啓明看了一眼，便將那顆功能避水的「犀寶」放在藍啓明掌心上。

藍啓明仍自跨前兩步，掌心朝外，微微用力一送。

一道碧綠光華，疾投入那一大缸清水之中，祇聽「花喇」一聲，奇景頓現。

但見一股水柱，蓬蓬不絕地從缸口冒起一丈多高，然後四散開來，瀉落地上，將平台濺濕了一大片。

頃刻之間，水柱驟歇，大缸裏面，已然滴水無存。

台下頓時又復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藍啓明走到水缸旁邊，探手在缸中取出「寒犀寶珠」，擲在掌心，對鍾離漢又笑讚一聲：「好寶貝。」

然後將寶珠送到「魔心秀士」古玉奇面前，讓他審視一遍，方才愼重放進紫檀木匣中。

鍾離漢這次不等藍啓明伸手來要，已自己將一尊「辟邪玉佛」遞了過去，得意地笑道：「這尊『辟邪玉佛』的妙用，要怎樣試驗，老弟不妨問問古大莊主。」

藍啓明接過「辟邪玉佛」，攤在掌心，目注「魔心秀士」古玉奇，微笑問道：「古大莊主，你要怎樣試這辟邪妙用？」

古玉奇微微一笑，接口說道：「我打算請藍朋友聽一曲『腐心魔音』，看看這『辟邪玉佛』是否能保得住你的心神。」

藍啓明一伸舌頭，笑道：「乖乖！誰不知道古大莊主的『腐心魔音』，能令人心臟腐朽，肝腸寸斷，血枯髓乾，萬一這『辟邪玉佛』佛法失靈，豈不是要了我的命？」話聲微頓，轉身將「辟邪玉佛」遞至鍾離漢面前，笑道：「這種玩命的事情，閣下最好另請高明了。」

鍾離漢「呵呵」一笑，把「辟邪玉佛」拿回去，睨視藍啓明，哂然笑道：「老弟這樣胆小，豈不辱沒了你的師門威望？」

藍啓明笑道：「抱歉之至！家師並沒有教過我替人墊背這一套，閣下的胆子夠大，不妨自己試試。」

說完，微一抱拳，便自縱落平台，回到原席坐下。

鍾離漢望着藍啓明的背影，「呵呵」笑了幾聲，便轉頭對「魔心秀士」古玉奇笑道：「古大莊主，你當眞要施展『腐心魔音』，來試我這『辟邪玉佛』的妙用麼？」

古玉奇含笑點頭道：「不錯，鍾離朋友意下如何？」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不成問題，不成問題，我有『辟邪玉佛』護身，隨便古大莊主施展甚麼都可以……」話聲微頓，笑聲一收，神色一整，沉聲又道：「但是這數百位來賓又如何？」

古玉奇微微一怔，沉吟道：「這個……兄弟倒忽略了……」

鍾離漢撚鬚笑道：「古大莊主身懷罕世絕學，胸羅萬有，難道就不能夠另外換一種花樣麼？」

「魔心秀士」古玉奇微笑道：「鍾離朋友過獎了，嗯！那麼，等下一塲選美大會結束，兄弟便請幾位名列前茅的美人兒，為鍾離朋友表演一場『九天魔舞』如何？」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妙妙！簡直妙透了，古大莊主這個提議，可謂正合吾意。」

「魔心秀士」古玉奇笑道：「原來鍾離朋友也是頗好此道，實在令兄弟意料不到，這樣看來，咱們還是同志哩！」

鍾離漢眉飛色舞地撚鬚大笑道：「老漢生

平無大嗜好，就是喜歡蒐集一些珍奇的玩意和漂亮的姐兒……」笑話之聲一頓，正色道：「那麼，老漢暫且告退，靜候大飽眼福便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點了點頭，便吩咐楊九思道：「楊三總管，你趕快叫人給這位鍾離朋友準備一處比較好的位子，並且代我妥爲招待。」

楊九思躬身領命，對鍾離漢抱拳道：「鍾離朋友請。」

鍾離漢收拾好兩個紫檀木匣，揣在懷中，便待跟隨楊九思走下平台。

「濁水神龍」黃戎霍地站起來，叫道：「鍾離朋友慢走。」

鍾離漢愕然停步，轉頭朝黃戎打量了一眼，笑道：「這位兄台有何指教？」

黃戎沉聲道：「兄弟想請問一句，朋友這一件珍寶是怎麼得來的？」

鍾離漢「呵呵」笑道：「老漢爲人，一向循規蹈矩，這三種玩意兒既不是搶來，也不是偷來，乃是一位朋友所餽贈的禮物。」

黃戎霍地跨近台前，目注鍾離漢，沉聲又道：「請問這位出手如此大方的貴友，又是何人？」

鍾離漢略一沉吟，含笑道：「這個嘛……老漢似乎沒有奉告的必要吧！」

黃戎厲聲道：「你以沒有奉告的必要，兄弟却認爲有此必要。」

鍾離漢一捋長鬚，呵呵笑道：「兄台怎樣認爲，那是你的事情，老漢自也無權干涉……」笑語聲中，對楊九思作了個手勢，請他繼續帶路，笑吟吟地走下平台而去。

黃戎氣得臉孔鐵青，一躍上台，厲聲叫道：「站住！」

鍾離漢却充耳不聞，睬也不睬，便自隨了楊九思，下了平台，在靠近「藍面魔君」呼延西右首一座小小花壇旁邊新設的席位坐下。

這個悶釘，祇碰得黃戎無名火冒三千丈，兩排鋼牙挫得山響，大喝一聲道：「老匹夫欺人太甚，來來！你且上台來和我見個眞章。」

那同着黃戎一道而來的「奪魄神判」獨孤喬，和泰山「朝陽堡」大堡主馬騰，此際也一齊站起來，以壯聲勢。

但鍾離漢却在座上笑吟吟地嗜着楊九思命人送上來的美酒佳肴，對這洶洶的聲勢，竟似視若無睹。

「魔心秀士」古玉奇眼看雙方就要弄僵，遂乾咳了一聲，哈哈笑道：「黃總舵主請暫息雷霆，聽兄弟一言如何？」

黃戎爲人本極深沉，適才不過是關心奇珍太甚，又接連碰了兩個悶釘子，所以一時控制不住，這時，耳聽「魔心秀士」古玉奇如此一說，心中立時轉過彎來，換了一副笑臉，轉身抱拳道：「古大莊主有何見教？」

「魔心秀士」古玉奇笑道：「沒有甚麼，兄弟不過想請黃總舵主把這場誤會，暫時看在兄弟面上，留到大會完了再說好麼？」

黃戎這一心氣略平之後，自然十分瞭解，在這種場面之下，越是暴躁，越不容易討好，於是，故意稍作思量之狀，半晌，方才勉强點頭道：「好吧，我就看在古大莊主的份上，權且把這筆賬兒記下，但我要鄭重聲明，在這場糾紛沒有解決之前，古大莊主可不能與他作任何交易。」

黃戎話了，李玄怪笑道：「黃兄，我要分你一杯羹兒，也與呼延老魔了斷一筆舊債。」

楊九思笑道：「黃總舵主與李大俠心小一些，莫要過於托大，常言道：『善者不來』，呼延魔君此番可能把他那最厲害的……」

說至此處，「藍面魔君」呼延西一聲厲吼：「住口！」目閃兇光，注定楊九思，厲聲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楊九思乍聽呼延西發話喝問，方警覺自己一時說溜了嘴，得罪了這個魔頭，但衆目睽睽之下，勢又不能裝出笑臉來加以認錯，當下祇得冷冷說道：「沒有甚麼，兄弟祇不過藉此對黃總舵主暨李朋友略加警告而已，呼延魔君難道認爲有甚不妥？」

呼延西「哼」了一聲，方欲開口。

「魔心秀士」古玉奇已自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都不是外人，何必爲這點小事，弄得不愉快呢……」

「魔心秀士」古玉奇語聲微頓，莊容沉聲又道：「兄弟知道今天的來賓當中，有幾位的確是另懷目的而來，但橋歸橋，路歸路，可不能掃了其他以誠心來觀光的高朋貴友的興，且等大會完了，慢慢再談如何？」

呼延西「哼」了一聲，不再開口。

李玄怪笑一聲，拇指雙翹，敞聲笑道：「古大莊主端的是快人快語，那就請你快些吩咐競選的美人們出來，讓我們大飽眼福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含笑道：「選美大會，豈能這般草率，必須重新佈置，才可以增加諸位的情趣。」側顧楊九思，吩咐道：「趕快燃燈，並替來賓們擺上晚宴。」

楊九思躬身領命，下台而去。

「魔心秀士」古玉奇站起身來，對台下抱拳笑道：「兄弟暫時失陪了。」

說完，便率了「陰陽奇煞」墨非仁，「皓首陰煞」西門韋，以及九名老夫子，退入錦幔而去。

平台上，立刻走上來一羣大漢，將長案及座椅搬走，在台上加鋪一層紅色地氈，並在兩側掛起錦幔，佈置成戲台的形式。

這時，天色已然垂暮，但見楊九思指揮着莊丁，在花樹林間懸掛上各式五彩紗燈，並全部點燃。

祇見千百道五顏六色的燈光，柔和地掩映於盛開的奇花異卉之間，把這座花壇，點綴得令人有如置身仙境。

同時，另有一批服飾整齊的大漢，一面將各處席位上的殘餚剩酒撤去，重新擺上精美豐盛的晚宴。

李玄祇樂得眉開眼笑，口沫四濺地連聲怪笑道：「妙！妙！妙！眞想不到有不花錢的漂亮娃兒可看，還有不花錢的美酒佳餚可以大快朶頤，這種機會，千載難逢！來來來，不要讓菜涼了。」

他一面嚷着，一面已自拿起筷子，像雨般落向盤中的佳餚，送進口中恣情大嚼。

韓劍平一面藉着飲啖的機會，嘴皮亂動，一面暗用「蟻語傳音」，對李玄說道：「二哥，今日除了狄長青和鍾離權未見踪影以外，該來的差不多都已到齊了，眼前的局面大致已定，二哥肚中除了酒菜之外，是否已有妥善的對策？」

李玄怪笑連聲，暗中也用「蟻語傳音」回答道：「我們的目的，除了要救出白姑娘之外，同時還要搗一搗這馬蜂窩，據目前的局勢，都對我們大爲有利，所以我們祇須在適當的時機，多放上幾把野火便了。」

韓劍平會意地點點頭，便跟着舉筷大嚼。

轉眼間，天色已然黑盡，半輪明月，緩緩從山後湧現，洒下一片清光，更使這座萬花壇，愈覺氣象萬千，幽美絕倫。

忽聽「刷」的一聲，但見兩道强烈的孔明燈光，照向平台當中，光圈之下，現出那楊九思來，他抱拳環揖，高聲說道：「選美大會開始，請諸位來賓仔細品評。」

說完，只見他身形一閃，便自進入錦幔裏去。

台下，立時爆起一陣熱烈的掌聲，同時，那兩道孔明燈光，便在掌聲中緩緩移動，停止在台後面的錦幔上。

半晌，掌聲方漸漸歇息，隨聽錦幔後面傳出一個富於抑揚頓挫的聲音，清晰地說道：「第一號，芳蘭姑娘出場。」

話聲一落，花壇中又復轟雷似地爆起一陣掌聲。

但見兩幅錦幔，從當中徐徐分開，在孔明燈光照射之下，姍姍走出一位絕色美人兒。

祇見她，芳齡最多不過二九，額際斜插一隻鳳步搖，眉似遠山含黛，眼如秋水籠烟，清秀的瓜子臉兒，襯着小巧挺秀的鼻子，紅唇恰似櫻桃初綻，纖細的身材，穿了一襲淡綠宮裝，蓮步細碎，搖曳生姿地在燈光照射之下，走到平台中央。

這時間，台下的掌聲兀自響個不停，並摻着聲聲由衷的讚嘆，與無數冒出火來的目光。

她卓立台上，靜待掌聲稍歇，便又輕移蓮步，朝前走了幾步，曼妙地轉了一圈……

此際，錦幔後面又傳出那司儀之人的聲音，抑揚有致地說道：「芳蘭姑娘，芳齡二九，擅長音樂，現在，她爲諸位來賓演奏一曲，敬請靜靜聆聽。」

語聲一止，這位芳蘭姑娘已自理一理長裙，在旁側一隻錦墩坐下來，從袖中取出一根玉短笛。

這時，掌聲已隨着她的舉動，完全停止，週圍靜寂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也可以聽見。

芳蘭姑娘微微欠一欠身，便玉手輕舒，將玉笛湊近櫻唇，星目微闔，美妙的笛音，立時盪漾空際。

韓劍平原是此道中妙手，這時傾聽之下，覺得她演奏的技巧，雖未達爐火純靑之境，同時中氣亦似嫌不足，但在她這妙齡而言，則頗屬難得。

至於其他的來賓，十有八九都是刀頭舐血，劍底爭雄的武林豪客，是以聽了這美妙的笛音，便都認爲是人間仙樂，一個個聽得如醉如痴地，直到最後一個音符戛然消失之時，方才爆起一陣如雷的掌聲，及喝采叫好之聲來。

那芳蘭姑娘便在掌聲中盈盈起立，面向台下，微微斂衽一禮，便轉身姍姍退入錦幔裏去了。

於是，那司儀之人的聲音，便又在嘈喧之中，再度響起。

「第二號香梅姑娘出場。」

語聲一落，那剛剛歇下去的掌聲便又如雷爆發。

台後的錦幔，遂在掌聲中緩緩分開，清麗無比的美人兒，在孔明燈光照射之下，姍姍步出台來。

她也照着規定，走到了台口，徐徐轉了一圈，然後在台中央面對來賓，俏生生地卓然而立。

但聽那司儀之人又朗聲說道：「香梅姑娘芳齡二八，擅長歌唱，現在她爲諸位貴賓清唱一曲『雪海飄香』，敬請欣賞。」

報告完畢後，台下立時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那香梅姑娘微一斂衽，兩道澄如秋水的眼神，緩緩朝台下一掃，於是，一切聲音，登時都靜了下來。

祇見她櫻唇輕綻，空際便彷彿有一雙黃鸝鳥兒，在翩翩飛舞，唱出悅耳的啼聲。

這一闋「雪海飄香」，祇聽得數百名武林豪客，心曠神怡，恍惚置身香雪海中，眼看萬樹梅花，鼻嗅沁人幽香，飄飄然不知其所以。

嫋嫋餘音，仍自繞耳縈懷，而台上的香梅姑娘芳踪已杳。

直到司儀之人聲音傳出來時，衆來賓方如夢初醒地，爆起一陣狂烈的采聲和掌聲，震撼着全場，使那司儀之人，不得不暫時住口，避過這一陣如雷的聲浪。

待到掌聲稍歇，那司儀之人這才敞開喉嚨，報告道：「第三號柳黛姑娘出場。」

但見錦幔開處，一位體態輕盈，身穿霓裳羽衣的絕色佳人，在掌聲中翩翩而出。

同時，錦幔後面，隨着她的脚步，飄出一陣美妙悅耳的音樂。

這位柳黛姑娘，便也在音樂聲中，翩翩起舞。

但聽仙樂飄飄，祇見舞影翩翩，那幾道孔明燈光亦已轉換了幾個顏色，從各個不同的地方，投射在她的身上，更顯得那曼妙的舞姿，宛似九天仙女，瑤宮獻舞。

直看得台下一班武林豪客，個個目瞪口呆，靈魂兒早隨着那曼妙的舞影，飄飄盪盪地飛向九霄雲外了。

李玄更是怪笑連聲，大叫過癮道：「妙！妙！妙！今天算是耳福、眼福、口福，三福俱到，但願再來兩福，湊個五福臨門，便功德圓滿了。」

黃戎含笑問道：「李大俠所盼望的其餘兩福是甚麼？」

李玄搖頭笑道：「天機不可洩漏，到時便知。」

說話之間，台上的一曲「霓裳羽衣」已然奏罷，燈光一暗一明，那位柳黛姑娘已自退入錦幔裏去了。

台下，自然又是一陣熱烈的鼓掌和喝采的震天暴響。

接着，那司儀之人的聲音，又從錦幔後面傳了出來……

時光在樂聲、歌聲、掌聲、喝采聲與評頭論足聲中迅快地消逝，大半輪明月，已漸近中天……

午夜將臨，而數百位武林豪客仍然興高采烈地，沒有人感到疲乏和厭倦，更沒有人願意把目光從台上移開。

因爲台上出場亮相的姑娘，是那樣地一個比一個美，所表演的節目，更是一個比一個精彩，令人有目不暇接之勢。

但是其中自然也有幾個例外，那就是韓劍平、呼延西、鍾離漢等另懷目的而來之人，他們祇希望能够從這許多美麗的姑娘當中，發現一個所要找的人來，可是，他們失望了。

因爲，當那第十八號芳名美蓉的姑娘在一陣如雷聲中退下去之後，錦幔後面便奏出了樂曲的尾音，同時，並聽見那司儀之人，高聲報道：「選美大會結束，敬謝諸位貴賓。」

此言一出，台下四週立時響起一陣意猶未盡的嘈雜聲音，惋惜這場大會時間安排得太短了些。

韓劍平眼望李玄，皺眉說道：「二哥，白姑娘不見出場，這事你看該怎麼辦？」

李玄怪笑道：「愁甚麼？先瞧瞧他們怎麼辦再說。」說時，嘴角朝呼延西和鍾離漢那邊一呶。

韓劍平閃目望去，瞥見這兩個人竟然穩坐不動聲色，都彷彿胸有成竹一般，不由大爲奇怪，方待開口詢問李玄，却見楊九思已緩步走出台來，台下立時又是一陣熱烈鼓掌。

楊九思走到台口，目光四下一掃，待掌聲稍停，便微抱雙拳，羅圈一拱，朗聲說道：「敝莊今天舉行的賽寶選美大會，到此已全部結束了，下面便是優勝名次的審查與選舉，請諸位……」

話未說完，李玄已自縱聲怪笑道：「慢來，慢來！我老花子有話說。」

楊九思本待不加理睬地繼續說下去，可是，李玄這幾句話兒，乃是用了幾成「先天罡氣」說出，故而雖是笑語之聲，也無異雷鳴，不但掩蓋了他的話聲，並且也震得在座之人，耳鼓嗡嗡作響。

楊九思當衆吃了這個暗虧，不由氣得七竅生烟。

等到李玄話聲一落，立即怒目圓睜，厲聲喝道：「李老花子，有屁快放！」

李玄伸出兩個指頭，揑住鼻孔，連聲怪叫道：「好臭！好臭！」

叫聲一出，立時逗得四週響起一陣「吃吃」笑聲。

楊九思情知在口舌上實在鬥不過李玄，當下，祇好氣在心頭，狠狠地瞪着李玄，猙笑一聲，恨恨說道：「你究竟有甚麽話便趕快說，須知大會的秩序，不可能任你搗蛋。」

李玄怪笑道：「我認爲貴莊舉辦這次賽寶選美大會，固然辦得有聲有色，熱鬧非常，不過嘛……貴大莊主似乎有點不够大方……」

楊九思「哼」了一聲，截住他的話語，喝道：「放……」

他「屁」字未說出，覺得有些不妥，急忙改口道：「哼！我家莊主有甚麽不够大方？難道你吃喝的還不够，你看的還不够？」

李玄連連點頭怪笑道：「不錯不錯，我老花子的確是覺得還沒有看够癮呢！」

楊九思又「哼」了一聲，瞪目道：「候選的姑娘本來就祇有這些，你沒有過癮那是你的事，怪得誰來？」

李玄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據我老花子所知，適才出塲的姑娘們，實在僅是些二流脚色，還有幾位漂亮的，貴大莊主却加吝嗇，不讓我們欣賞，豈不是不够大方麽？」

此言一出，週圍立時有人起鬨道：「原來還有精彩不曾出塲，太不够意思了。」

楊九思雙手頻搖，大聲道：「諸位休聽賊花子胡說八道．．」轉頭猙視李玄，厲聲喝道：「李老花子，你知道還有甚麽最漂亮的姑娘沒有出塲？你說。」

李玄怪笑道：「我老花子最少也可以說出一位來。」

楊九思瞪目厲喝道：「是誰？」

李玄悠悠說道：「那就是大名鼎鼎，曾是『藍面魔君』呼延西的愛妾，艷名人稱『美人狐』的白牡丹姑娘。」

衆來賓聽了，頓時又響起一陣驚詫、懷疑之聲。

楊九思怒道：「李老花子，你這樣胡說八道，究竟是何用心？」

李玄怪聲笑道：「胡說八道？嘿嘿，難道那位呼延魔君千里迢迢地來到貴莊，僅僅是欣賞那些二流脚色的姑娘不成？」

此言一出，數百道眼神，登時集中在「藍面魔君」呼延西的身上。

楊九思長長地「哦」了一聲，目注呼延西，陰森地笑道：「難怪魔君前天在諸城對兄弟那樣不客氣了，原來是聽了李老花子的無稽之言……」

「藍面魔君」呼延西霍地站起來，厲聲喝道：「住口！」

楊九思冷笑道：「怎麽，魔君當眞爲這事生氣了？」

呼延西「嘿嘿」冷笑道：「你不配和我說話，快叫古玉奇出來，把這事情弄個清楚。」

楊九思臉色微變，方待反脣相稽，却聽一聲朗朗長笑，「魔心秀士」古玉奇已率了「皓首陰煞」西門章，掀開錦幔，步出台來。

楊九思眼見主人出來，祇好把這一口惡氣嚥下肚去，狠狠瞪了呼延西一眼，垂首退至一旁。

「魔心秀士」古玉奇緩步走到台口，對呼延西拱手笑道：「呼延兄生這樣大的氣兒，究竟爲了甚麽？莫非兄弟招待不週，或是屬下無知，有甚得罪的地方？」

呼延西冷笑道：「咱們是你知我知，少來這一套。」

「魔心秀士」古玉奇含笑道：「可是兄弟的確不知道有甚麽對不起呼延兄的地方，呼延兄何妨明白指教，也好讓兄弟反省反省。」

須知，呼延西這時候縱然滿腔怒火，恨不得把「魔心秀士」古玉奇一掌劈死，但他也是個有頭有面，雄踞一方的黑道魁首，又怎好意思當着數百名武林豪客，說自己的愛妾落在別人的手中。

是以一時之間，他空自氣得七竅生烟，口中竟說不出半個字來。

李玄縱聲怪笑道：「呼延魔君，你既然不好意思說出來，我老花子看你可憐，替你說出來便了。」笑語之聲一頓，目注「魔心秀士」古玉奇怪笑道：「呼延魔君是氣你不够朋友，割他的靴腰子，把他的小老婆『美人狐』白牡丹姑娘搶去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聽得微微一怔，訝然對呼延西道：「這位朋友的話，可是眞的？」

呼延西「哼」了一聲，也不開口。

「魔心秀士」古玉奇搖頭嘆息一聲道：「月前聞說呼延兄的『九疑魔宮』被毁，尊寵白姑娘也隨之失踪的不幸事件，兄弟至今尙覺得難過，假如白姑娘被兄弟尋到，兄弟早就會派人護送回去了，還用得着驚動呼延兄親自來接麽？」

呼延西冷冷笑道：「嘿嘿！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魔心秀士」古玉奇臉色微微一變，隨即恢復原來的笑容，道：「呼延兄若是不信，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但兄弟却要請問一句，呼延兄究竟有何憑據，認定白姑娘是在兄弟的莊中呢？」

呼延西「哼」了一聲，說道：「我雖然沒有憑據，但座中却有人見。」

「魔心秀士」古玉奇目光一閃，笑道：「是那一位朋友？」

呼延西隨即掉轉頭朝鍾離漢望去，正待開口……

鍾離漢已笑嘻嘻地站了起來，笑道：「是我！」

「魔心秀士」古玉奇向鍾離漢看了一眼，揚眉問道：「閣下有何憑據，如此說法？」

鍾離漢從懷中取出一張黑色柬帖，向古玉奇凌空擲去，嘻嘻笑道：「古大莊主請看。」

古玉奇見這黑色柬帖，四平八穩地冉冉飛來，彷彿有人托住一般，不禁心頭微凜，遂絲毫不敢怠慢地勁聚指尖，輕輕將柬帖接住，注目一看，哂然笑道：「這就是憑據嗎？」

鍾離漢「呵呵」笑道：「除了這個之外，還搭上老漢家中的八條人命呢，難道這還不够麽？」

古玉奇微笑道：「若論證據，當然綽綽有餘，但不知閣下府上的八條人命，又復有誰看見？」

鍾離漢伸手一指韓劍平和藍啓明，撚鬚笑道：「請問這位韓大俠與藍啓明老弟，便知端的。」

古玉奇瞧了韓劍平和藍啓明一眼，長長地「哦」了一聲，微笑道：「這樣看來，閣下的物證人證俱全，確令兄弟有口難辯，不過嘛，我實在還看不出這些證據，與呼延兄有何關係呢？」

「藍面魔君」呼延西厲聲道：「古玉奇，你是不是一號人物？」

古玉奇笑道：「兄弟有名有姓，有家有業，多少總算得上吧？」

呼延西厲聲道：「你既然自認爲是個人物，爲何不敢承認？」

古玉奇故作不解道：「這就奇了，兄弟倒不知道有甚麽事令我不敢承認的，呼延兄可否指教指教？」

呼延西魔眼圓睜，注定古玉奇，厲聲道：「白牡丹賤婦是否在你莊中？我祇要你答覆一句『是』或『不是』，其他也用不着嚕嗦！」

「魔心秀士」古玉奇微微一笑，說道：「這個答覆倒還簡單，不過兄弟想要知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藍面魔君」呼延西厲聲道：「是便請將那賤婦交出來；不是，我便拍腿就走。」

古玉奇聽罷，突然仰首縱聲大笑起來。

這笑聲乍聽之下，似乎與常人發笑無異，但其中却暗蘊了幾成「腐心魔音」的功力，是以在座羣豪中，一些功力較淺的人，笑聲剛一入耳，俱覺心神驟然大震，血脈沸騰，驚駭之下，莫不紛紛用指頭將耳孔堵住，以避其鋒。

呼延西聞聲，也是心頭一凜，連忙默運魔功，鎭住心神，一面眞氣凝聚，張口厲聲喝道：「古玉奇，你有甚麽好笑？」

語音從口中一字一字吐出，便有如一聲一聲霹靂，撞入那排空激盪的笑聲中，登時將笑聲衝得起了一陣波動。

古玉奇倏地笑聲一歛，目注呼延西，哂然微笑道：「兄弟是笑呼延魔君，活了這一把年紀，說話却恁地天眞。」

呼延西怒道：「我的話有何不妥？」

古玉奇含笑道：「若照魔君方才所說，如果尊妾是在兄弟莊中，兄弟便須得將人交出，如果不是的話，魔君拍腿就走，對不對？」

呼延西冷然道：「不錯！」

「魔心秀士」古玉奇倏地臉孔一扳，沉聲道：「但兄弟這『秘魔莊』並非客棧旅店，由得魔君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魔君這種想法，豈不是有點天眞麽？」

呼延西厲聲狂笑道：「原來古大莊主的意思是打算把我們留住了。」

古玉奇冷冷道：「如果魔君堅持要兄弟交出尊妾的話，兄弟祇好這樣辦了。」

呼延西怒喝道：「你嚕嗦了半天，究竟要怎樣才肯把人交出來？」

古玉奇冷笑道：「很簡單，兄弟這『秘魔莊』的大門，今晚便爲魔君大大打開，任從魔君盡情搜索，如果將尊妾搜到，便聽憑魔君處置；如果搜不到時，嘿嘿！那就得看兄弟的高興了。」

呼延西縱聲狂笑道：「好好好，就算『秘魔莊』是座虎穴龍潭，呼延西也要搜他個天翻地覆。」

古玉奇哂然點頭，轉對鍾離漢笑道：「鍾離朋友的意思怎樣？」

鍾離漢笑道：「老漢倒不打算攪出甚麽火爆場面，祇想用兩粒『水火明珠』，一粒向古大莊主將白姑娘換回來，另一粒與古大莊主換點小玩意，不知可否俯允？」

「魔心秀士」古心秀玉奇笑道：「鍾離朋友這番話兒，兄弟倒可以考慮考慮。」說完，又轉對李玄等人，含笑說道：「諸位對此事有何打算？」

李玄怪笑道：「我們乃是爲了看熱鬧而來，祇要有熱鬧可看，無論在甚麽地方表演，都一律照看不誤。」

「魔心秀士」古玉奇道：「好，這場熱鬧，準定有得給諸位看就是……」話聲微頓，目光一掃全場，又復朗聲道：「兄弟現在便將這次賽寶選美大會的優勝名次宣佈，然後大會便告結束……」

話聲再次一頓，咳了一聲，肅容續道：「不過，兄弟所宣佈的優勝名次，或許有欠公允之處，諸位高朋貴友若有異議，請不必客氣，儘量發表意見。」

話聲一落，台下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魔心秀士」古玉奇待掌聲稍停，便側顧楊九思，微一頷首，楊九思立即跨前兩步，從袖中取出一張柬帖，朗聲道：「賽寶第一名『滅火神珠』，第二名『辟水犀寶』，持有人鍾離漢。」話聲微頓，又道：「以上兩件奇珍已列爲正取，寶主如願割愛，敝莊主願以相當代價交換。」

說完，台下立時響起一陣掌聲，顯見得所有來賓，都認爲這兩件奇珍名列前茅，的確十分公允。

但是，其中自然也有不服之人，祇聽掌聲中爆出一聲大吼，猛地站起一個人來，叫道：「俺的『歡喜佛』，有那裏比不上這兩粒珠兒，俺倒要請教請教。」

楊九思聞言，臉色微微一變，方待開口說話……

「魔心秀士」古玉奇搖手止住，目注那起立發話的「賽玄壇」朱公明，含笑道：「朱當家，請問你的寶貝，除了好看以外，還有甚麽其他的神奇妙用？」

「賽玄壇」朱公明頓時張口結舌，吶吶道：「這個……這個……」再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了。

來賓中，登時又響起了一陣「吃吃」笑聲，「魔心秀士」古玉奇望着那窘態畢露的「賽玄壇」朱公明，微笑道：「不過，如果朱當家願意割愛的話，兄弟準備出價五千両銀子交換，朱當家意下如何？」

「賽玄壇」朱公明正在無法下台，聞言也未加考慮，便點頭大聲道：「好吧！反正是不要本錢的東西，祇要古大莊主以後多關照關照兄弟就够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方自謙謝了幾句，那「莫邪島主」冷威已緩緩站起身來，冷冷問道：「兄弟的『奪命神環』，排名第幾？」

楊九思應聲接道：「冷島主的『奪命神環』，排名第三，列爲備取。」

冷威「哼」了一聲，說道：「這是甚麽意思？」

楊九思道：「這就是說，冷島主的珍寶如願割愛時，敝莊主可以出價購買，但冷島主却無權像鍾離朋友那樣地提出交換條件。」

冷威聽罷，面色一沉，冷然又問道：「我的『奪命神環』能生死人，肉白骨，難道還比不過鍾離朋友的寶貝？」

楊九思道：「這個……」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答話。

「魔心秀士」古玉奇笑着道：「不錯，若論冷島主『奪命神環』的妙用，的確世間罕見，但是對兄弟而言，却是用處不大，所以才把它屈列第三。」

冷威「哦」了一聲，冷冷笑道：「何以見得我那『奪命神環』，對古大莊主就沒有多大的用處？」

「魔心秀士」古玉奇微笑道：「這倒不是兄弟誇口，皆因兄弟自知受傷中毒的機會極少，所以不大需要冷島主的珍寶。」

冷威「哼」了一聲，冷然道：「好吧！不過，在何種情形之下，我的『奪命神環』才能够列爲正取？」

楊九思接道：「第一是鍾離朋友不願將珍寶割愛，第二是兩件奇珍當中，有一件失踪或損毁，那時，冷島主的珍寳，便可以補列爲正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顧炎武（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

顧炎武，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明亡，與歸莊等起兵抗清，失敗後，繼續復國運動，足跡遍於南北，至死未嘗稍忘光復故國之志。康熙間，清廷屢欲徵為所用，亭林誓死不從。嘗謂刀繩俱在，無速我死。民族大義，照耀千古。亭林痛明末理學日趨空疏，倡言「經學即理學」。為學目的全在「經世致用」。講學則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宗旨。學者公認亭林為清學之開山祖。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亭林詩文集等。

孫會文敬撰　葉公超拜書

取了。」

冷威略一沉吟，嘴角露出一絲詭笑，冷冷說道：「既然如此，我便暫緩提出交換條件，等候機會再說吧！」

楊九思道：「悉聽尊便。」話完，便自朝手中柬帖瞥了一眼，高聲說道：「選美大會，參加的姑娘共計十八名，評選結果，以柳黛姑娘得分最高，名列第一。」

台下立時爆起一陣如雷的掌聲，而那位羣芳之首的柳黛姑娘，便在掌聲中姍姍步出台來，接受來賓的歡呼。

楊九思待掌聲稍歇，便又高聲道：「第二名是玫紫姑娘。」

話聲一落，那位一身淡紫宮裝的玫紫姑娘，遂在喝彩和鼓掌聲中，從錦幔後面姍姍而出，與柳黛姑娘並排兒站在台口。

一對美人兒，秋波四射，嬌靨上流露着興奮的光彩，雙雙襝衽，朝衆來賓福了三福，方才盈盈旋轉嬌軀，輕移蓮步，退進錦幔裏去。

一場賽寶選美大會，便在喝彩與鼓掌聲中，總算功德圓滿地結束了，楊九思如釋重負地吐了口氣，朝台下抱拳一禮，便退至一旁。

「魔心秀士」古玉奇接着朗聲說道：「謝謝諸位高朋貴友光臨捧場，現在大會結束，凡是專誠前來觀光及參加賽寶的來賓，就請隨敝莊招待之人，前往莊外的賓館歇息，恕兄弟不克親自奉陪了。」

此言一出，大部份來賓便紛紛起身，跟隨招待之人，往莊外走去，另有一些人稍爲猶豫觀望了一會，也就不再逗留，隨同退了出去。

那于洪蛟也在黃戎再三催促之下，才萬分不樂意地離開了。

李玄眼看黃戎等人並沒有離開的打算，遂怪笑說道：「黃老兄，你們似乎犯不着非要參加這場熱鬧不可吧？」

黃戎笑道．「兄弟和那位鍾離朋友的賬尚未算清，怎能不留下來看個究竟？」

李玄聽了，自是不便多說，遂轉頭縱目四望，但見就在這片刻工夫，數百來賓已然去了十之八九，目光所及，祇剩下鍾離漢，「莫邪島主」冷威和呼延西這一撥，另外還有幾個面目陌生，大概是打算看熱鬧檢便宜之人。

這時，「魔心秀士」古玉奇又復朗聲說道：「鍾離朋友，你的兩顆寶珠，是否願意割愛相讓？」

鍾離漢「呵呵」笑道：「祇要條件合適，老漢無不願之理。」

「魔心秀士」古玉奇抱拳笑道：「那就請鍾離朋友上台，我們談談條件如何？」

鍾離漢笑道：「古大莊主既是誠心看中老漢的寶貝，老漢便和你談談交換的條件便了。」說時，已自起身走上平台。

黃戎冷笑一聲道：「那有這樣便當的事……」一邊說，一邊朝獨孤喬及馬騰兩人一打手勢，齊地縱身而起，躍上平台。

古玉奇皺眉道．「黃總舵主，你這是甚麼意思？」

黃戎莊容道：「適才我已鄭重聲明，在我和鍾離朋友的事情未解決之前，請古大莊主暫時不要與他作任何交易，難道古大莊主忘記了麼？」

「魔心秀士」古玉奇略一沉吟，方待開口，却見呼延西也率了「蛇丐」孫三和「神棍震天」孫化石躍上台來，不由大爲不悅，冷哼了一聲，說道：「呼延兄，你又是爲了甚麼？」

呼延西冷然道：「因爲鍾離朋友的寶貝，與我也有很大關係，所以我當然也不能讓他把東西隨便轉手。」

黃戎「嘿嘿」冷笑道：「虧你還有臉說得出口，這兩件奇珍，與你有甚麼關係？」

呼延西勃然變色道：「好說！當年若不是你這老匹夫從中作梗，這兩件奇珍早就是我囊中之物，那有今天的麻煩？」

黃戎怒道：「放屁！那時候你的手下倘若講一些江湖道義的話，根本就不會有這事發生，現在你還有甚麼資格來此伸手？」

呼延西厲聲道：「你打算怎樣？」

黃戎冷冷的說道：「那就要看魔君的意思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雙手亂搖，含笑說道：「不要吵，不要吵，有話好好商量……」話聲微頓，掃了呼延西及黃戎一眼，沉聲道：「不論過去如何，眼前這兩件奇珍乃是鍾離朋友所有，兩位不妨先問問，他到底是願意與兄弟談交易呢，抑或是願意交出來，給你們去爭去奪呢？」

鍾離漢「呵呵」笑道：「老漢與這兩位兄台，素無來往，當然是願意與古大莊主談交易了。」

「魔心秀士」古玉奇眼望黃戎與呼延西，微微一笑道：「如何？難道兩位當眞要動手去搶？」

黃戎冷笑道：「這個倒用不着古大莊主費心！」

古玉奇笑道：「這倒不是兄弟要費這個心，因爲兩位如果要動手去搶的話，不知將採取如何搶法？是兩位同時動手，抑是抽籤排定先後？同時，因爲鍾離朋友是在兄弟莊中，故此兩位必須把動手的時間和地點，預先安排妥當才對。」

這一番話兒，祇說得黃戎與呼延西一時間都不知怎樣開口，二人你看我，我瞪你，心中念頭疾翻，却眞的想不出一個十拿九穩的辦法來。

李玄在台下看得直搖頭，唉聲嘆氣地低低對韓劍平及藍啓明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眞是一點不錯，最可嘆的是呼延西這魔頭居然爲了兩粒主權尚未分明的珠子，而把此行目的攪忘了。」

韓劍平目注藍啓明，低聲道：「其實，五弟你也應該不讓鍾離老兒和古玉奇談交易才對呀。」

藍啓明微微一笑，搖頭不語。

韓劍平若有所悟，正待開口，忽聽「魔心秀士」古玉奇在台上「哈哈」一笑，朗聲道：「既然二位覺得如果同時動手去搶鍾離朋友的珍寶，恐怕傳揚出去有失面子，而抽籤排定先後又怕吃虧，同時又顧慮兄弟這個作主人的不好應付的話，那就由兄弟來替大家安排安排，各位意下如何？」

那「藍面魔君」呼延西因適才在沉吟考慮之際，耳中已聽到李玄等人的對話，因而心中立時有所警惕，這時聽罷古玉奇之言，遂冷笑連聲道：「古大莊主有甚麼巧妙安排，是不是打算坐收漁利？」

「魔心秀士」古玉奇搖頭笑道．「非也，非也，兄弟這個安排，乃是面面俱到，無偏無私，不但可以解決二位與鍾離朋友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關於白姑娘是否被藏在敝莊的疑問。」

黃戎冷冷道：「我祇針對鍾離朋友一人，其他一概不管。」

鍾離漢目注古玉奇，「呵呵」笑道：「老漢祇和古大莊主談交易，旁人的事最好不要扯到我身上。」

「魔心秀士」古玉奇含笑道：「兄弟想來想去，覺得這事情到頭來也是要扯到我的身上，所以便索性大方一點也參加上一份，把兄弟的『秘魔莊』作爲戲台，供給諸位表演一場熱鬧好戲。」

——未完——